

范文正公集

二

范文正公別集目錄

後學時兆文校正

後學黃姬水校正

後學李鳳翔校正

十五世孫啓又同校

十六世孫惟元同校

第一卷

古詩

寄石學士

江樓寄希元上人

酬和黃太博

滕子京以真錄相示因以贈之

送徐登山人

匣劍

南園

行歌

明月

南樓

送陳瓊秀才遊金陵

過方處士舊隱

律詩

送歐伯起

九日

送虎丘長老

寄潤州龐籍

送湛公歸四明講席

和龐醇之見寄

依韻和胡使君書事

贈吳秀才

依韻和龐殿院見寄

依韻和魏介之同遊玉仙壇

依韻酬池州錢綺翁

寄題溪口廣慈院

第二卷

堯舜率天下以仁賦

君以民為體賦

六官賦

鑄劍或為農器賦

任官惟賢材賦

從諫如流賦

聖人大寶曰位賦

賢不家食賦

窮神知化賦

乾為金賦

王者無外賦

第三卷

易兼三材賦

淡交若水賦

養老乞言賦

得地千里不如一賢賦

體仁足以長人賦

陽禮教讓賦

天驥呈才賦

稼穡惟寶賦

天道益謙賦

聖人抱一為天下式賦

政在順民心賦

水火不相入而相資賦

第四卷

十六羅漢因果識見頌序

實諫議錄

上張侍郎

上大名府主王侍郎啓

賦林衡鑑序

賀胡侍郎致仕

知杭州謝兩地啓

移蘇州謝兩府

謝夏太尉

謝賀王啓

論西事劄子

道服贊

釣臺詩

送饒州董博士

送徐允升歸九華

遺文

范文正公集目錄終

范文正公別集第一

後學時兆文校正

後學黃姬水校正

後學李鳳翔校正

十五世孫啓又同校

十六世孫惟元同校

古詩

奇石學士

家有清白志所實甌中塵休去無生涯老來猶苦辛一
麾了婚嫁萬事靈精神與君嘗大言定作青山降贈贈
未携手得無羞故人

江樓寄希元上人

清言一以遙默默江樓上安得如白雲無心兩相忘

酬和黃太博

古籍東南美蔚蔚中議懿行希聖賢高文粲游賜伊
余髮已禿偶繼立朝士何以宣王政甘為時所棄附以
廣州泉不易伯夷志直哉心如絃安慮道邊蹙窮官力
於古秉筆庶幾至孰為未聞達聊以道幽秘夫君辭以
名尤為世之器贈我百餘言升堂出而示土木朽且陋
黼黻認增賞毋益煩刻畫返朴吾所愧華勛愛士心蓬
壺延才地何人薦於子當彼得言位吐以胸中奇落漆金
玉繼九虛高可游凌厲垂天翅吾將退而隱尚得榮其視
滕子京以直錄相示因以贈之

泰山采芝人吏隱清淮濱金函秘寶蘇奉之如高真謂
子有仙志興言一相示叩頭鳴天鼓玉書粲然異白雲
引輕素朱絲聞靈篇題云天寶歲傳於任鳳仙兵火換
九州千茲三百年非有靈物持此書安得全綠字起龍
蛇丹文掛星斗六甲當奉行百神迴奔走密密天上語
忽忽人間有與君置青山解冠松桂間服此上清籙上
清庶可攀無為塵土中草草凋朱顏

送徐登山人

重君愛詩書孜孜不知老白髮未理生惟談聖人道愛
君妙山水所得是神氣尺素寫林巒邈有千里意今日
江南行孤雲無繫程直指九華峰去掃先君坐却來華
陽川與我溪上盟行歌紫芝秀坐嘯清風生練真變金
骨飄飄朝玉京結成物外游忘此天下情

匣劍

靈劍經年匣決雲誰為高報人如有道何處問吹毛

南園

南園萬樹花極目春芳麗林下老成人相招植松桂

行歌

行歌春滿路坐歌春滿園花前人自樂桃李豈須言

明月

明月照前扉朱絃奏流水清風如未回敢望無雲起

南樓

南樓百尺餘清夜微埃歇天會詩人情遣此高高月

送陳瓌秀才遊金陵

君有江南行為君歌以喜龍盤山萬曲練靜江千里江山不可空台星照吳中相國西公古來主謝地今有周召風而間揚詩與鄭萬文光相映煌煌聚幸府金陵一何盛此去知己賢雅客情無邊白雲起江樹明月逐江船雲月共徘徊優哉如遊仙歸來笑春風白日登青天

過方處士舊隱

某景祐初典桐廬郡有七里頽子陵之釣臺在而乃以從事章岷往構堂而祠之召會稽僧悅躬圖其像於堂洎移守姑蘇道出其下登臨徘徊見東嶽絕碧白雲徐生云方干處士之舊隱遂訪焉其家子孫尚多儒服有楷者新策名而歸因留一十八言又圖處士像於殿堂之東壁借請刊詩于其左詩見

送歐伯起

天與神女忽解携一溪風月更同誰自慙蕭酒如猿鶴却向周郎怨別難

九日

欲賦前賢九日詩茱萸相闕一枝枝可憐宋玉情無限爭似陶潛醉不知綠髮愛隨風景變黃華能處歲寒期登高迥處狂多少笑殺襄陽拍手兒

送虎丘長老

暫向天台參聚真虎丘風月遠隨身瓊臺肯便長棲去無限人間未度人

寄潤州龐籍

北固高樓海氣寒史君應此凭欄看春山雨後青無限借與淮南洗眼看

送湛公歸四明講席

滿面南風指四明山長水曲不勝情自言此去雲林下惟辭華嚴報太平

和龐醉之見寄

北樓千尺午猶寒冉冉飛塵不可干橫望滄溟了無際貴人休向畫圖看

依韻和胡使君書事

都督再臨橫海鎮集仙遙轍內朝班清風又振東南美好夢多親咫尺顏坐嘯樓臺凌皓月行春鼓吹入青山太平天子尊耆舊八十五祥未賜閑

贈吳秀才

萬戶侯家幾葉孫弟兄紅旆獨烏巾携琴又入廬山去誰信朱門有逸人

依韻和龐殿院見寄

二十年前已定交而今鵬鷲各逍遙但能賈傅親前席何必蕭生意本朝直節羨君如指佞孤根憐我是髮霄生且南莊其將富貴移平昔彼此清心髮半凋

依韻和魏介之同遊玉仙壇

雲壇共上百神清碧瑤紅霞相照明幽草欲迷丹井處亂峯依舊白雲生亭亭翠蓋高杉矗險險狂雷落石轟待得九霄鸞鶴馭玉書應改地仙名本傳云玉作遊地仙也

依韻和介之未開菊

本非桃李色佳節敢先開席上無言晚霜前幸未摧芳
心應有待真賞直須催願上金樽壽何傷蝶不來

依韻酬池州錢綺翁

天涯彼此勿冲冲内樂何須位更崇白髮監州身各健
青山遶郭景多同日高窓外眠方起月到樽前宴未終
况在江南佳麗地重陽猶見牡丹紅四帶開者

寄題溪口廣慈院

越中山水絕纖塵溪口風光步步新若得會稽藏拙去
白雲深處亦行春

范文正公別集卷第一

范文正公別集卷第二

堯舜率天下以仁賦堯舜仁化天下從矣

穆穆虞舜巍巍帝堯伊二聖之仁化致四海之富饒協
和萬邦蓋安人而為理肆觀羣后但復禮以居朝當其
如天者堯繼堯者舜守位而時既相接行仁而性亦相
近内睦九族善隣之志咸和外黜四凶有勇之風遐振
聰明作聖潛祐如神一則命義和而欽曆象一則舉稷
契而演絲綸孰謂各行其道但見同致於仁謗木設時
惻隱之情旁達薰絃奏處生成之惠皆臻民保淳和政
無譎詐實博施而可大亦無為而多暇茅茨何耻方不
富以為心璿璣有倫惟罕言而自化故得兆民就日萬
國慕禮誠同心而同德又何後而何先水泝久憂肩三
月而違也朝綱歷試非一日而用焉然則帝者民之宗
馬仁者教之大也帝居大於域内仁為表於天下諮詢
四岳何異崇山之情統御八元允謂長人之者美夫五
帝之最百王之宗物無不遂賢無不從于以見昭德於
文思于以見播美於温恭殊途同歸皆得其番衣而治
上行下効終闡乎比屋可封大哉光宅無私文明由已
稽陶唐之道法有虞之理是則萬彙熙熙咸頌登而作
矣

君以民為體賦君有體民如彼身軀

聖人居域中之大為天下之君育黎庶而是切喻肌體
而可分正四民而似正四支每防怠墮調百姓而如調
百脉何患糾紛先括格言明王佩服愛民則因其根本

為體則厚其養育勝殘去殺見遠害而在斯勸農勉人
戒不勤而是速善喻非遠嘉猷可稽謂民之愛也莫先
乎四體謂國之保也莫大乎羣黎使必以時豈有嗟於
盡瘁治富未亂寧有悔於噬臍莫不被以仁慈躋於富
庶教禮讓而表其修飾立刑政而防其逸豫蒸人有罪
諒責已之情深慶澤無私許潤身之德著豈不以君也
者舒慘自我體也者屈伸在予心和則其體儼若君惠
則其民晏如未賀休戈依若息肩之際乍聞擊壤樂如
鼓腹之初彼以芻狗可方草芥為比一則強名於老氏
一則見譏於孟子曷若我如屬辭而比事終去此而取
彼觀其可設猶指掌以何疑視之如傷豈髮膚而取毀
大哉一人養民四海咸實求瘼而膏盲局有采善而股
肱必臻修兆人之紀綱何殊修已觀萬民之風俗豈異
觀身今我后化洽風行道光天塔每視民而如子復使
臣而以禮故能以六合而為家齊萬物於一體

六官賦冰職無難王道行矣

伊六官之設也所以經綸庶政輔弼大君治四方而公
共宅百揆而職分克勤干邦同致皇王之道各揚其職
以成社稷之勲王者富有八絃君臨萬國何以致熙熙
之化何以崇巍巍之德欲行其教必舉賢而援能將致
其功故列官而分職乃立冢宰委命司徒一則執掄衡
之柄一則掌土地之圖總其庶官位定而上下皆正敷
于五教民成而怨惡曾無至若宗伯執事而惟和司馬
論功而無曠典三禮而稽古統六師而安上祖臣之事

登降而不失其宜軍旅之容征伐而無有不當又若司
寇之治可畏司空之政惟常主憲綱而有典有則勸農
功而無怠無荒御百姓於五刑罔敢作亂宅兆人於九
土孰不來王惟茲六官邦國是保叶贊王業恢張聖造
所以均天地之化所以全君臣之道軒皇六相稽其義
而弗違舜帝五臣比其功而可考夫如是則六官之任
也司二儀之理法四時之名于以平天下之政于以安
天下之情得其人則聖政咸若失其人則王化不行雖
乃武而乃文各從其理體亦同心而同德共輔於文明
今國家博采遺賢陟明多士將五帝以齊邁命六官而
共理有以見萬國一家頌聲作矣

鑄劍戟為農器賦天下無事兵器歸農

兵者凶器食惟民天出劍戟而鑄矣為稼穡之用焉我
武不施當四海和平之後公田盡闢答兆民富庶之先
蓋以理定區中文經天下知無用於利器俾改作於良
治以謂前王鋒鏑不得已而用之此日鐵鑄有以多為
貴者於是施巨橐發洪鑪索矛盾斂千戈鏤耶之鋒冰
銷於條忽韓門之器金鏐於斯須露穎者惟變所適餘
刃者復歸於無務材訓農假工人之鼓鑄備物致用取
田畷之規模不知我者謂我前功借棄故知我者謂我
欲善其事蘇是星陳畎畝之具日新錢鑄之類好戰者
隨之而挫銳力穡者因之而受賜器非求舊委六師征
伐之資日用不知增百姓耕耘之利足使上敦淳朴下
無戰爭三農以之勸萬國以之平去故從新茂百穀而

寧同百戰深耕易耨闢五土而何愧五兵况乎清淨是
崇聲教遐被任甲冑於忠信施干櫓於禮義去彼取此
息南征北伐之勞小往大來變東作西成之器是知偃
武者除其禍亂勸農者臻乎庶饒五野之豐登時至四
方之戰鬪聲銷與世作程鄙黃帝弦弧之智去惡務本
笑夏王鑄鼎之朝大哉聖政惟新文德來遠務三時而
倉箱日益却十德而華夷草偃有以見我后易俗移風
敦天下之大本者也

任官惟賢材賦分職求理

官也者名器所守賢也者才謀不羣當建官而公共惟
任賢而職分大則論道經邦帝賚之猷允著小則陳力
就列家食之嘆無聞王者臨萬邦之民列百揆之職將
政理而有載故掄材而不惑示以好爵惟皇之士攸臻
致于周行命世之才盡得始其精選不貳明揚勿休察
其言之所謂觀其行之所脩苟進者不可不慎待用者
予取予求勸農勉人咸委循良之德處煩理劇悉咨瘡
哲之謀豈不以官者一人之股肱兆民之綱紀厥用也
雖各司其局厥功也蓋同歸于理非其人則貽民之憂
得其人則致君之美是故每孜孜於仄席屢在進焉俾
濟濟以盈庭野無遺矣蓋以非賢不以得士則昌度其
才而後用授其政而必當上以見知人之道下以見稱
職之方亦如大厦構興惟美材而是取良工制作得利
器而允臧自然譏邪知禁惟君子之是任政教昭宣致
王業之不愆庶績咸若羣方晏然其或未精黜陟弗辯

嫺妍素飡之誚必作嘉魚之詠莫傳曷若我命以鈞衡
乃負隅之明拒升乎諫諍必及雷之忠賢大哉考古典
之訓諷觀前王之取捨魏魏堯帝得五臣而治域中赫
赫軒皇用六相而光天下故 我后法二帝之垂衣舉
多賢者

從諫如流賦王者從諫

聖人以治歷乾綱思邁前王從忠諫而弗逆觀流水以
堪方每行補過之言曾無凝滯或得輿邦之議罕昧激
揚矧夫內守宗社外臨華夏臣不與諫則君道有虧君
不從諫則臣心莫寫所以遵啓沃之致理若汪洋之就
下設樽以進似使其押而玩之折檻弗誅寧見其蹈而
死者豈不以君之德也貴納諫而溫恭水之性也美隨
流而順從故周旋而納善如蕩漾而朝宗詢彼芻蕘豈
愧束薪之詠聽諸藥石更疑浮磬之容莫不洞達四聰
旁求五諫上既資於獻替下寧生於諂訕聞善必信不
爭之勢何殊擇善以從就濕之情無間于以見萬乘之
主納賢以虛七人之職竭節而居又何煩於斷鞅豈有
悔於觀魚由是忠諫咸臻信智者之所樂俊賢是效見
臣心之亦如又何必博聞取規從繩為軌但見弗違於
替乃自可偕行於污彼所以明虛受之功所以得上善
之旨及雷之士雖濡首而何傷補袞之臣思澣衣而可
美夫如是則咸聞不諱但見寡尤上下莫聞於闢政大
小皆罄於嘉謀威王之三賞屢行恩波下施晏子之一
言見用德澤旁流 我后光被群方柔懷多士陳諫不

而聽政建善旌而求理所以彰從諫之心率疏通而如水

聖人大寶曰位賦仁德之守大君位

聖人以正茲盛位御彼兆民故稱之於大寶實守之於至仁保干城中既永綏於南面貫乎天下自可象於北辰當其穆穆承乾巍巍立極必先安之於位然後崇之以德屬茲神化既天啓於一人固此鴻基方君臨於萬國念茲在茲高而不危于以見大人之造于以見王化之基是謂國之實也故得人皆仰之九五之尊求忠信而為助德兆之上與慈儉以同施故能上配三無下安九有且無反以無側誠可大而可久慎終如始若難得以為思持盈守成契不貪而是守則知稟其聖者於焉位昌實其位者於焉化光斯位也既首出於庶物其化也乃日聞於四方亦如位於高明者天故生成而其極位於博厚者地則養育於無疆夫如是則遐邇具瞻上下交泰言其實則非常之寶謂其大則強名之大寧懸希代間千載以居尊豈止連城鎮萬邦而攸賴大哉君以守位位以居君能辨方而是處則行教而有聞聖域旁建想善隣而是比皇圖斯啓親王度以爰分 我后執契嗣文垂衣有位並光華於日月齊長久於天地赫赫鴻猷萬斯年兮九祚

賢不家食賦尊尚賢者寧有家食

國家廣開四門推賢可尊俾進身於祿位寧退食於丘園出仕文明萬鍾之榮自足不居側陋一簞之樂奚論

當其王道勃興聖人在上納忠良而罔怠庶弼諧而無曠軟三接而何善不臻達四聰而無遠弗訪思舉之士效明試於敷庸崇德之人耻素飡而高尚莫不濯纓交進束帶相先上既諧於輔聖下絕見於遺賢克勤于邦自重茵而列鼎不出其位寧整井而耕田遂使獻替無虧經綸是假外兼濟於黔首內盡忠於王者行爵出祿但見其聖人養賢論道經邦詎聞乎君子在野豈不以天下之政也惟賢是經天下之情也得賢而寧所以宅茲百揆所以康彼萬靈靡吟故故之駒已縻好爵宜誼啣啣之鹿盡宴明庭彼茹蒸而隱者亦士之醜飲泉而居者何樂之有曷若我美祿是千良時是偶如蛟龍兮得雲雨異鱗鳳兮在郊敷是以子牙就聘求魚豈戀於水濱伊尹逢時執來寧思於田畝美夫聖主斯在明賢不遐咸管纓而奉國豈非薄而在家端冕之前既協鹽梅之用衡茅之下誰與葵藿之嗟士有學稟素風運逢皇極方勵入官之業獲訟養賢之德幸奏藝於堯階庶無慙於家食

窮神知化賦窮彼神道然後知化

惟神也感而遂通惟化也變在其中究明神而未昧知至化而無窮通幽洞微極萬物盛衰之變鉤深致遠明二儀生育之功大易格言先聖徵旨神則不知不識化則無終無始在乎窮之於此得之於彼苟精義而入焉如至誠而感矣原其不測識陰陽舒慘之權察彼無方得寒暑往來之理莫不廣生之謂化妙用之謂神視其

體則歸於無物得其理則謂之聖人必先曠其具宰然後識其鴻鈞載審聰明見日居月諸之象寧迷斯蠶合春生夏長之仁仰止天倪探諸神造扣寂之情斯至觀妙之言可考不疾而速思左旋右動之機不怒而威悟福善禍淫之道豈不以化之布也無黨無偏神之理也自然而然亦猶究彼靈著審萬象而無失推茲妙律測四時而罔愆若然則形觀虛無遐觀妙有知微妙而斯在欲擬議而何後所以虞舜運璇璣之日不冥昭回仲尼窮易象之年自明休咎念茲在茲不可不知稽惡盈而是則將應變以何疑以此觀天通乾道而明矣以斯教教勸人文而用之是以聖人德合乾坤道通晝夜法至神而有要臻大道而多暇有以見秉堯智以無為而民自化

乾為金賦其象金也

大哉乾陽稟乎至剛統於天而不息取諸金而可方外者元亨想有英而可觀中含變化知從革之靡常原夫聖人之作易也八卦成文百代為憲索隱而神道可極取象而物形何遁立夫乾也所以體乎高明為彼金焉所以尚乎剛健觀其交繫斯者擬議有倫此則端四德而成象彼則列五行而效珍非同體於煥耀實比德於貞純畫而成三三品之容可玩統而用九九牧之貢斯陳况乎運太始之極履至陽之位冠三才而中正秉一氣而純粹萬物自我而資始四時自我而下施其動也直誰觀躍冶之姿其靜也專更想藏山之義豈不以乾

之德也至健於斯金之性也純剛在茲察之則宛若配之則宜其我道易知喻披沙而既得我功不拔如在礪以焉磨則知為水未良喻馬安仰一則消釋而可待一則老瘠而何往局若我取難得之寶匹始亨之象乾之運矣蓋造物而罔愆金之鑄焉亦制器而不爽有以見確然成務昭乎若金首萬化而道廣方百鍊而旨深始終不雜於陰父寧虞衆口上下皆稟於剛德若遇同心美矣哉易之取捨有如此者仰運行之在上荷生成之親下故 我后法乾元而居專致王度之如也

王者無外賦王者天下何外之有

穆穆皇皇為天下王宅六合而化何有外育兆民而道本無疆廣若乾坤曷有能喻之者明借日月曾無不照之方當其保安宗社混同夷夏運德車而無不至焉關義路而何其速也普天率土盡關宵旰之憂九夷八蠻無非臣妾之者其仁蕩蕩其道平平視之不見尋之無邊誠厚載之象地亦洪覆之配天今出惟行寧分乎遠者近者德廣所及但見乎無黨無偏若然則包括八紘牢籠九野惟善守於域內乃化成於天下萬邦同式執謂乎限壘隔夷四海為家莫聞其彼眾我寡故得五兵不試四國是訛于以見上下交泰于以見遠近咸和九霄之皇澤下施無遠弗屆萬國之黔黎受賜其樂如何故知單及鬼方守在海外書同文而車同軌地為輿而天為蓋如春之德廣育而萬物咸亨若海之容處下而百川交會大矣哉自南自北覆之育之見兆民咸賴信

一人不遺五霸何知據山河而一戰三王有道流聲教於四夷 今我后寅奉三無光宅九有播皇風於無際守鴻圖而可久夫如是四海九州咸獻無疆之壽

范文正公別集卷第二

范文正公別集卷第三

易兼三材賦通說天地人謂之易

大哉易以象設象由意通兼三材而窮理盡性重六畫而原始要終二氣分儀著高卑於卦內五行降秀形動靜於爻中所以明乾坤之化育見天人之會同者也昔者有聖人之生建大易之旨觀天之道察地之紀取人於斯成卦於彼將以盡變化云為之義將以存潔靜精微之理極其數也必在乎兼而兩之定其位焉由是乎三者備矣若乃高處物先取法乎天所以顯不息之義所以軫行德之權保合大和純粹之源顯者首出庶物高明之象昭宜此立天之道也御陰陽而德全又若卑而得位下蟠於地所以取沉潛之體所以擬廣博之義宛然不動既伴厚載之容感而遂通益見資生之利此立地之道也自剛柔而功備於是卑高以陳中列乎人剛而上者宜乎主柔而下者宜乎臣慎時行時止之間寧迷進退察道長道消之際自見屈伸此立人之道也敦仁又而有倫既而明三極之端知八象之謂存擬議而先爽周變通而冒既君子用之而消息聖人執之而經緯亦由璇璣測象括運動於七辰玉瑄候時含慘舒於四氣豈不以易之為書也範彼二儀易之為教也達乎四維觀其象則區以別矣思其道則變而通之上以統百王之業下以斷萬物之疑變動不居適內外而无滯廣大悉備包上下而弗遺至矣哉无幽不通唯變所適準天地而容日月畜風雷而列山澤鼓之舞之以盡

神統三才而成易

淡交若水賦君子求友恬淡為上

伊淡交之相愛論柔水於前聞惟久要之情不瀆而靈長之德爰分如通潤下之功同行其道似得朝宗之便相薦於君原夫大禮立言後賢是擬將敦切切之契必察湯湯之理非敢乎狎而配之蓋懼乎數斯疏矣彼以甘而壞者允謂小人此以淡而成焉實惟君子莫不就父若渴從善如流甘言者不可不畏深行者予取予求冀獲有中之美免貽中輟之羞義協斷金髮鬢淘金之利譽稱連壁依倚沉璧之秋惟德是依因心而友游泳而學海同齊兢慎而禮防共守實其忠信懷珠之象寧賒志在琢磨穿石之功自有則知甘而交者何能別嫌淡而交者常如養恬進弗違於汎受退不失於流謙同氣相求將益潤身之德見利而讓必揚絮已之廉故得久而不渝誠然可覽論心而肩有疑滯投分而每存澄淡情深結綬遠思誓帶之流志在彈冠潛動濯纓之感念茲在茲恬為淡為舍已類不爭之勢親仁浮就濕之基如切如磋自契激揚之義同心同德孰分清濁之安士有遠慕前修聿希今望每定交而不雜必推義而為上考同人於易象見賢必親法上善於禮文書紳无妄

養老乞言賦東善言之用

年高者不可不養言善者予取予求奉黃髮以无怠垂清問而弗休主善為師尊縱心之耆舊既飽以德咨逆耳之謀猷仰彼前王垂茲令典謂仁者所以能受則言

也於斯可選肆筵授几聿修尚齒之宜論道經邦必採无瑕之善莫不崇其威禮納以明恩登上岸而有則躋大學以居尊待以常珍用貴皓然之士裨其闕政是詢爵矣之言養老之美於斯有以一則崇孝悌之本一則求善教之旨式宴且喜蔑聞大耋之嗟切問近思屢逆聖人之耳豈不以老者倍年之長言者善人之資養其老則惟賢是擇乞其言則愚已不知識君臨之所重見父事之依宜不素養矜實舉無毛之禮善待問者當陳補袞之詞是知拾此則無以尊德遵此則足以守國大禮載之而為美前王行之而不忒漢朝定嗣延四皓以咨謀周伯與邦奉太公而取則恩斯勤斯故舊不遺孰侮桑榆之暮景每求藥石之良規祝釐無虧何患乎老夫老矣沃心有取但見乎聖人則之 今國家治歷萬邦緝熙庶政納老成之嘉話闡誕敷之休命予以見至道勃興與唐虞而比盛

得地千里不如一賢賦賢實邦本何地能及

地廣千里功高一賢故開基之大矣寧命世以生焉附益我疆雖有邦畿之遠發揮王業難居家食之先得不戴考諫猷旁稽士實延表之境以雖衆擬特之才難可失疆吞是戒豈一千乘之多為禮聘斯行在五百年之間出又何取險包絕壑深控燈江非形勝於十二貴國士之无雙尋師之道路咸歸何能翼聖展驥之途程盡入詎可經邦是以攻掠无聞東求可考匪煩開拓之力唯取爾諧之道秦商於而齊即墨非我之求傳巖野而

渭水濱是吾所實唯賢也其功莫料唯地也於用如何
自欲得人之盛豈須拓地之多爵舉之流可進之而授
賞目極之所難獻之而請和斯蓋意切求賢事非避地
雖沃野之成在諒奇才之足聽任附庸之國象胡比盡
忠策兵賦之數多固加餘智豈不以賢之得雖少必貴
地之有雖多易能捨地得賢乎邦基以立失賢有地乎
國難隨興是故治亂成繁古先足徵鴻溝割而楚云惟
賢不用昌國去而燕奪何地堪矜在乎啓土罔資虛祿
是急皇明由是以彌遠鴻業於焉而九錫若然則讓賢
者之深功何百城而能及

體仁足以長人賦君體仁道

聖人受天命體乾文既克仁而是務遂長人而不辭法
元善之功可虞域中之大奉博施之德宜為天下之君
原夫易象洞分乾元光啓謂元之德也莫大乎始生之
道生之善也莫若夫至仁之體所以法而用也既不由
幹事之貞體以長焉又不預亨嘉之禮君子乃時法斯
道力行乎仁仁伴剛健之克著致惻隱以昭陳救惠愛以
為心肯出庶物得慈和而示化利見大人莫不與合化
權潛符天造蓋本生成之禮益見尊崇之道安仁為念
我則俯視於黎氓克已存誠我則上居於大寶豈不以
體其仁則物皆尊戴居其長則民咸悅隨君非仁則曷
事於推戴人非長則罕致於淳熙鉅三月之違焉道之
行也致一國之與矣人皆仰之足可以首四德以居斯
冠兆人而在彼不曰仁何以見為生之妙不曰長何以

見居上之美故得萬民以濟咸承煦育之恩百豈不知
盡荷發生之理不然何以握圖在上御宇居尊伴乾道
之用息酌仁恩而不煩念茲為器之人未足與議者彼
樂山之士始可與言 方今道化惟微神功至廣用乾
剛而不素奉仁道而无爽所以吾皇體斯道而御寰中
故是尊而是仰

陽禮教讓賦修射樂飲

先王制陽禮於百姓與民讓於九州親射飲之斯在知
政教之所由我予既張觀德之風選被朋酒斯繁序賓
之義咸修觀其司徒之職既揚王者之教云下使穉穉
而蘇飲伴濟濟而燕射將以弧矢之利習彼威儀復於
樽俎之間宜其教化至若洞林澤澤官射夫來同内叶和
平之志外教廉順之風揖讓而升非尚六鈞之勇進退
可庶不矜五善之功此射之讓也邦教攸崇又若以年
以品會於鄉飲存廟酬之无謬居長幼而必審貴賤位
矣三賓之象不踰和樂與焉百拜之容弗寢此飲之讓
也國人是稟則知邦禮循循以教萬民所以安天下於
不競所以教域中之有倫射不主皮息爭心於君子酒
以成禮導和氣於鄉人是知用之而在化可久廢之而
其化則不斯射也可以止其暴亂斯飲也可以樂其富
壽所以反當仁之義以勸四方遵成規之規用寧九有
然則謂其陽也取其吉而為名謂其讓也取其和而不
爭予以見其善於禮予以見與世作程侯以明之用替
君臣之義禮無違者遂諧賓主之情遂使德藝可觀念

肆通已知公事以興教蓋因時而立紀故聖人務焉則
達之者寡矣

天驥呈才賦君德通達
天馬嘶見

天產神驥瑞符大君偶昌運以斯出呈良才而必分眸
迴紫電亂吳紅雲星精效祥聿歸三五之聖龍姿挺異
不涸三千之羣是何降靈霄極薦夢中國啓天之命光
帝之德包蓋芳御閑之十二屏跡兮驚駘之萬億曳吳
門之練不足以比容竭燕市之金不足以爲直徒觀夫
汗血流精連錢拂颯瘦筋路鶻肥臆豐矯矯焉鯨躍
乎滄海昂昂焉鶴出乎煩籠契瑞圖之表述昭神化之
感通卒使伯樂居前駭千載之有得王良處右悲一日
之无功得以馴致皇家駿奔帝苑厥生也足比乎房駟
之異其來也寧憚乎溼注之遠雖稱德於絕羣豈代勞
而一混首登華廐嘶風休憶於窮邊高騁康衢逐日詎
思於長坂豈徒矜半漢銜連乾必也瑞乎聖通乎天騰
志千里飛聲入挺歷金埒以腰馭奉玉勒以周旋日馭
如親合亞六龍之列理池若去請登八駿之先異乎哉
神物來宜天意統椒掩逸足於千駟章嘉祥於一馬方
馳六轡且殊歸岳之流儻駕皇輿曷如負圖之者是知
造化之奇鍾馮在斯祥麟生而美匹馴犀至而曷爲寶
於大邦寧徇晉臣之請出於有道豈惟漢帝之時容有
感而歎曰馬有俊靈士有秀彥偶聖斯作爲時而見
方今吾道亨而帝道昌敢昧呈才之便

稂穡惟質賦王者崇本
民食爲貴

資時者稼穡務本者惟王顧民食而可貴爲國寶而九
減田疇播殖之時豈慙種玉倉廩豐登之際寧讓清室
稽彼前賢垂諸大雅謂養民而可取必重穀而無捨惟
農是務誠天下之本歟以實爲名表物中之貴者耒耜
死廢黍稷是崇舞訓耕耘之績如敦追琢之功闢五土
之時披沙豈異載千箱之處照乘攸同蓋以順彼天時
美茲政本觀艱難而有獲稱瓊奇而何損年多膏澤連
城之價可期瑞有嘉禾希代之姿奚遠是知寶金璧者
見棄於聖人實稼穡者克濟於生民得之則九年利用
闕之則百姓食貧多既如雲寧愧白虹之氣折於元日
似求赤水之珍其或剖巨蚌以勞心攻他山而竭力在
寒暑則非民之服在饑饉則非民之食徒聞買鵝之辱
莫見作甘之德曷若我東作可嘉西成不忒既堅既好
亞父欲碎而何能如京如坻季子比多而莫得念茲在
茲百王不移此盈疇而是貴彼輶櫛而何爲見三時之
有倫如分三品與四民之共給胡畏四知今國家崇后
稷之功廣神農之道既豐年以爲瑞蓋惟穀而是寶故
能富庶之風告成亨昊

天道益謙賦天道漸益
謙損之美

士有探造化之真筌察盈虛於上天雖秉陽之功不宰
而益謙之道昭宣萬物仰生否者由斯而泰矣四時下
濟屯者自我而亨焉原夫杳杳天樞恢恢神造損有餘
而必信補不足而可考是故君子法而爲政敦稱物平
施之心聖人象以養民行衷多益寡之道豈不以謙者

物之自損益者時之與昌龍蛇螫而後震草木落而還
 芳子以見其物理子以見其天常月既虧而中盈於時
 不昧陽盡剝而求復其義爰彰然則高明之運也善行
 无迹盛衰之應也惟變所適苟守之以謙必受之以益
 有中之士我則錫元吉而弗違罪已之君我則助勃興
 而无戮雅契姬文之述何煩太史之占處幽晦者日星
 必照在焦枯者雨露必霑取類而信如江海之潤下殊
 塗同致若鬼神之福謙得不觀庶物之情究至理之本
 貴必始之於賤益乃生之於損既人事之在斯又天道
 之美遠高者抑而下者舉一氣无私往者屈而來者伸
 萬靈何道大哉覆受无遺神之聽之執虛者不言而應
 用壯者雖猛何為卑以自牧之人實受其福貴而能降
 之者不失其宜 我后上德不矜至仁博施實兆民之
 是賴死一物之不遂貴退讓而黜驕盈得天道益謙之
 義

聖人抱一為天下式賦薄一教

巍巍聖人其教如神抱一而萬機無事為式而庶彙有
 倫乘乎天得之樞羣氓作則立乃道生之化八表還淳
 老氏有云聖皇无失保環中而可久率天下而守一蓋
 以一之妙也冠四大而强名式之用焉正萬靈而咸秩
 莫不冥符妙有脗合虛无察察之機悉去淳淳之理誕
 敷于以見清淨而不擾于以見易簡而不踰遵黃帝之
 求珠我真未喪契莊生之齊物我化皆乎无臭无聲是
 則是効包自然之禮樂畜无親之仁孝去奢去泰惟存

至道之精自西自東咸被不言之教豈不以一者道之
 本式者治之筌苟能持於罔象自可制於普天亦若大
 衍依虛為四營之本也太陽无二作七政之首焉豈比
 夫昧於希夷煩其用捨滋彰之法著矣冲寂之猷遠也
 曷若我靜守權輿克寧華夏執此惟精之旨得自窈冥
 俾諸咸有之風播於上下大矣哉上德不德無為而為
 保谷神而不宰宵芻狗以何私政復結繩罔有二三之
 令理敦執契自為德兆之規 我后超五帝之功邁三
 王之德化育而四時為柄恭默而萬邦承式故得兆人
 熙熙登春臺而躋壽域

政在順民心賦明王施政

王者廣育黔首誕布皇明闡邦政而依叙順民心而和
 平振窮恤貧必俯從於衆望發號施令實允叶於羣情
 昔管子以祖述太猷發揮明主垂教之言斯著為政之
 方可觀以謂逆其民而理者雖令不從順於民而化焉
 其德乃普是以究其所病察其所宜禮應時而必襲教
 隨俗以彰施欲求乎廣所及也必在乎俯而就之彼患
 困窮我則躋之於富庶彼憂苛虐我則撫之以仁慈于
 以見百姓為心萬邦惟慶无一物不得其所无一夫不
 遂其性所以感其和氣所以謂之善政故得上下欣合
 莫聞不協之謀遐邇悅隨每觀易從之命豈不以政者
 為民而設民者惟政是乎遠之則事悖順之則教興乃
 古今之必重實聖賢之所能亦猶梓匠任材因曲直而
 制作化工造物隨大小而陶蒸是以布政從民者黎元

克信驅民從政者寧心不徇思乘遠而能邁必去逆而
効順舉刑罰罪因衆棄而方行列爵養賢由僉諧而後
進懿夫施此爰倫洽彼生民在上者弗私其欲居下者
孰敢不遵務材訓農皆因民之所利布德行惠常捨己
以從人今我后稽古省方順時察俗上克承於天道下
弗違於民欲有以見善與物之咸亨實允幽而不燭

水火不相入而相資賦其性相反同濟於用

水火之性也偏其反而水火之利也一以貫之居惟異
處動必相資始則死自入焉受諸朕而已矣中則往有
功也取既濟以宜其原夫兩儀肇生五行並命水以流
而順火以明而盛一彼一此自分燥濕之情知和而和
匪間炎涼之性烈烈湯湯曰陰曰陽其數六者柔而勝
其數七者熾而昌六以陰而習乎坎位七以陽而配彼
離方離坎誠非其一致陰陽安得而兩忘雖天生之材
本四象而區別蓋日用之利合二體以交相道非獨善
功不相遠翻疑乎方以類聚何患乎體與情反作賦作
苦始殊同氣之求曰澗曰炎豈宜相得之晚施之無窮
和而不同亦猶天地分而其德合山澤乖而其氣通日
月殊行在照臨而相望寒暑異數於化育以同功則知
質本相達義常兼濟六府辯盛德之美九鼎洽大亨之
惠分而爲二曲直相入以誠難會之有元胡越異心而
自契象則遠爾理必依於當異位而有別終同功而靡
疎從政者寬猛相須體茲至矣爲道者恬智交養觀此
行諸是故躁以靜爲君有以無爲用相薄類風雷之益

遵行殊天水之訟我道也不相入而相資與天下之公
共者也

范文正公別集卷第三

范文正公別集卷第四

十六羅漢因果識見頌序

余嘗覽釋教大藏經究諸善之理見諸佛菩薩施廣大慈悲力啓利益方便門自天地山河細及昆蟲草木種種善論開悟迷徒奈何業結障蔽深高著惡昧善者多見性識心者少故佛佛留訓祖祖垂言以濟羣生以成大願所以隨函類衆聖之詮摠爲大藏凡四百八十函計五千四十八卷錄而記之俾無流墜余慶歷初任知政事時西虜背惠侵擾邊隅勞師困民以殄兇醜聖人愛民卹士命余宜撫河東公邊居民將士塗中寓宿保德水谷之傳舍偶於堂簷辨間得故經一卷名曰因果識見頌其字皆古隸書乃藏經所未錄而世所希聞者也余頗異之啓軸而觀乃十六國大阿羅漢爲摩拏羅多等誦佛說因果識見悟本成佛大法之頌也一尊七頌摠一百一十二頌皆直指死生之源深陳心性之法開定慧真明之宗除煩惱障毒之苦濟生戒殺誘善祛邪立漸法序四等功德說頓教陳不二法門分頓漸雖殊合利鈍無異使羣魔三惡不起於心萬法諸緣同歸於善余一句一嘆一頌一悟以至卷終曾臆豁然頓覺世緣大有所悟儻非世尊以六通萬行圓明慧鑒之聖則無以至此方知塵世之中有無邊聖法大藏之內有遺落寶文謹於府州承天寺命僧歸依別錄藏之厥後示諸講說高僧通證者達皆未見聞莫不欽信後於戊子歲有江陵老僧慧詰見訪因話此頌諸聖秘密世所

希聞詰傳之於武陵僧普煥處寶之三十餘年未逢別本余因求副本正其舛駁以示善知故直序其事以紀其因時戊子仲春高平范仲淹序

實諫議錄

寶禹鈞范陽人爲左諫議大夫致仕諸子進士登第義風家法爲一時標表馮道贈禹鈞詩云燕山寶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人多傳誦禹鈞生五子長曰儀次曰儼侃傳儀至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皆爲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傅左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儼起居郎初父禹鈞家甚豐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修行緣汝無子又壽笑不永禹鈞唯諾禹鈞爲人素長者先家有僕者盜用過房廊錢二千僕慮事覺有一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於臂上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逃禹鈞見女子券甚哀憐之即時焚券收留此女視付妻曰養育此女及事日當求良匹嫁之及女笄以二百千擇良匹得所歸後舊僕聞之歸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問由是父子圖禹鈞像日夕供養晨興祝壽公嘗因元夕往延慶寺燒香像前忽於後殿增側拾得銀二百兩金三十兩遂持歸明旦侵晨詣寺守候失物主須臾見一人泣漣至公問所因其人具以實告曰父犯刑至大辟徧懇至親貸得金銀若干將贖父罪昨暮以一相知置酒酒昏忽失去今父罪已不復贖矣公驗其實遂與同歸以舊物還之加以惻憫復有贈賂其同宗及外姻甚多貧困者有喪不

能自舉公爲出金墓之由公墓者凡二十七喪親戚故舊孤遺有女未能嫁者公爲出金嫁之由公嫁者孤女凡二十八人故舊相知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則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興販自後由公而活族者數十家以至四方賢士賴公舉火者不可勝數公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惟素儉器無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於宅南構一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置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貧無供須者公咸爲出之無間識不識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凡四方之士由公之門登貴顯者前後接踵來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禮及公之亡蒙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其遺德先是公之亡祖亡父夢中告以無子及壽數不永後十年復夢其亡祖亡父告之曰汝三十年前實無子分又壽促我嘗告汝今汝自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延筭三紀賜五子各榮顯仍以福壽而終死後當留洞天充真人位言訖復祝禹鈞曰陰陽之理大抵不異善惡之報或發於見世或報於來世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無疑也禹鈞愈積陰功年八十二沐浴別親戚談笑而卒五子八孫皆貴顯於朝廷後之稱教子者必曰燕山寶十郎云

某祖與寶公故人祖嘗錄於書冊以示子孫爲法惜其不傳天下故錄以示好善者庶見陰陽報應之理使惡者知所戒焉叅知政事范某述

上張侍郎

某啓聞漢相出守遂彰集鳳之仁蜀客寓言適起夔鴻之志是則感深者惠來而熟問希遠者景附以誠宜矧嘗赫赫之瞻取昧菁菁之樂恭惟留守侍郎崇宣古道茂冠人彙濟雅量於玉淵耀華勳於金冊經緯抗魯雲之作論思傾丹石之衷仁助南薰下解吾民之愠道倅東易旁洗庶物之心繇是仙貫日升天姿晝接皇墳帝典奉國府之諮詢周紀漢綱振憲司之風議臺霜載厲心水彌清故得穆穆頤懷師師屬望杰萬微之景業升九序之康歌象先以清淨加人元崇以應變成務梓人之政大斲於周邦金鑑之功景鏘於唐室翊宣帝問欽叙嗜倫義興載焚既觀於烹養管卮在廟俄鑒於歌盈不盡君子之餘迺起達人之觀劇言瀟戾牢讓台衡天章開均逸之慈團論仰知榮之躋今則倚毗載重名教荐登鳴玉北門寔奉觀書之座分珪南關崇司受錄之都彌重國威益嚴廟寄蕭侯閔內鬱隆炎漢之基且相陝東雅布崇周之化一人爲之安撫四國爲之承流莫不凝養粹靈惠綬美俗東陽之扇動指清風武昌之樓靜延明月儀刑乎仁壽之域嘯歌乎逍遙之墟浩氣載盈仁聲允塞然而三輔之隕適質帶安麻邦之懷未忘高仰佇見日圓迅命星駕嚴歸兔苑風移愛甘棠而益茂龍池天近著溫樹之重芳泱屢澤於百靈藹英聲於億載如某者藝疎芳潤行愧直清蟬之術未允蠲疑之嘲美辭依經敏學耻讀非聖之書約史徇名勉附青

雲之士實偶登三之盛獲從旅百之先洽呦呦之鳴誤
 膺於宸選循婉婉之書謬廁於賓榮詎與沈後之嗟尚
 冀騰夷之遇伏遇留守侍郎燕金募秀蔡挺延才鐸宣
 百世之文旌集四方之善遠者近者鼓之舞之其願若
 望風惠然入國六經之教郁郁成文三月之詔洋洋在
 耳而况其將趨列鎮實附宏都弗違鷄犬之音密奉馬
 牛之境小國之仰大國疊疊誠敦先知之覺後知循循
 豈倦竊效封人之請願觀魏相之威雖才異唐英未入
 晉公之幕而時同漢秀庶登梁孝之困如此則慕孤飛
 之雲或為霖而有助效百年之翰幸構厦以無遺跡預
 洪鈞惠聞函夏某卑情無任俟恩激切知歸之至

上大名府主王侍郎啓

某啓聞樂府宏開金石有發揮之望靈臺峻立風雲無
 隱晦之姿延群奏以咸宣俯多祥而益辯其况當具瞻
 之際凝直覽之明激揚駕說之音妍醜思皇之俊咸歌
 樂育孰議密藏恭惟知府侍郎聲盈天淵道潤金壁儼
 神鋒而不耀蘊寶器以難名稟自誠之德之純賦將聖
 之才之美明明詔下諸侯修北海之書穆穆實來天子
 得平津之策自是蹈揚仙室遷歷帝闈青簡婉微謹周
 孔之垂法王書雅奧含虞夏之遺風故能輔翊天家恭
 脩皇極沃心必符於舜好論思豈止於曹隨萬化景彰
 諸華砥定一宥是問屬博陽之有憂六府既瞻異延平
 之不懼密辭若座遜請藩庭周人詎有於流言魯括曾
 無於慍色今則屏臨三輔岳鎮萬封輟妙筭於廟中抗

雅歌於闈外束兵之伍樂壽域以何長含哺之氓賞春
 臺之不足佇見下從僉論上迪宸謀金堤啓途黃樞正
 位大明禮樂不貽唐相之慚蓋養聖賢更廣周文之意
 神明百揆舞踊萬邦如某者善遠之蘭言疎黼黻靜忘
 窺圖顧玉器之未成進異括囊愧金聲之不振景高山
 而詎至騰夷路以何稽幸以亨會景炎賁搜寒俊方領
 矩步入拜侍郎之庭載纒垂纓出預將軍之幕當瓜期
 之未及猶蓬累之斯行伏遇侍郎啓闈聖門儀形俊域
 實斯文之東道乃吾黨之南車是興請見之辭稍露盍
 歸之志雖拳拳希聖曾無日月之階而肅肅之賢富有
 神仙之歎庶乎韓宣此日得言在魯之文吉甫異時願
 上維嵩之頌冀親黃閣永戴洪鈞下情無任

賦林衡鑑序

人之心也發而為聲聲之出也形而為言聲成文而音
 宣言成文而詩作聖人稽四始之正筆而為經考五聲
 之和鼓以為樂是故言依聲而成象詩依樂以宣心感
 于人神穆乎風俗昭昭六義賦實在焉及乎大醇既醜
 旁流斯激風雅條散故態屢遷律呂脈分新聲間作而
 士衡名之體物聊舉於一端子雲語以雕蟲蓋尊其六
 籍降及近世尤尚斯文律體之興盛于唐室貽于代者
 雅有存焉可歌可誥以條以貫或祖述王道或褒贊國
 風或研究物情或規戒人事煥然可警鏘乎在聞
 國家取士之科緣於此道九等斯辨寸長必收其如好
 高者鄙而弗攻幾有肴而不食務近者攻而弗至若以

廷而撞鐘作者幾稀有司大患雖炎其火玉石可分而滔滔者流涇渭難見曷嘗求備且務廣收故進者豈盡其才而退者愈惑於命臨川者鮮克結網入林者謂可無虞士斯不勤文何以至撰述者既昧於向趣題品者復異其好尚繩墨不進曲直終非仲淹少遊文場嘗

稟詞律惜其未獲竊以成名近因餘閑載加研玩頗見規格敢告友朋其於句讀聲病有今禮部之式焉別析二十門以分其體執叙昔人之事者謂之叙事頌聖人之德者謂之頌德書聖賢之勲者謂之紀功陳邦國之體者謂之贊序錄古人之意者謂之緣情明虛無之理者謂之明道發揮源流者謂之祖述商榷指義者謂之論理指其物而咏者詠物述其理而詠者謂之述詠類可以廣者謂之引類事非有隱者謂之指事究精微者謂之析微取比象者謂之體物強名之體者謂之假象兼舉其義者謂之旁喻叙其事而體者謂之叙體總其數而述者謂之總數兼明二物者謂之雙開詞有不羈者謂之變態區而辯之律體大備然古今之作莫能盡見復當放次無所檢索聊取其可舉者類之于門門各有序蓋詳其指古不足者以今人之作者附焉略百餘首以示一隅使自求之思過半矣雖不能貽人之巧亦庶幾辯惑之端命之曰賦林衡鑑謂可權人之輕重辨已之妍媸也所舉之賦多在唐人豈貴耳而賤目哉庶乎文人之作由有唐而復兩漢由兩漢而復三代斯文也既格乎雅頌之致斯樂也亦達乎韶夏之和臣子之

心豈徒然耳若國家千載特見取人易方登孝廉舉方正聘以伊尹之道策以仲舒之文求制禮作樂之才尚經天緯地之業於斯述也委而不論亦吾道之志歟時天聖五年正月日高平范仲淹序

賀胡侍郎致仕

伏審侍郎進清崇之爵諧高尚之風耆德尊隆眷恩深厚榮映之下處仰居多恭以侍郎誠明自天進退由道宜三德於夙夜被四紀於龍光赫有華名密多陰施難險阻盡力乎三朝富貴崇高致身乎五福而乃起達人觀引大夫之年聰明不衰止足自處國家典廉讓之節疏渙汗之仁寵數優賢休聲載路耀錦南國邑子榮太守之歸掛冠東門都人藹丈夫之歎為儒及此其樂何涯伏惟上為聖朝倍保崇重舜好清問方體貌於宿賢國有老成尚爾繼於顯道其久荷鈞錄卑情無任榮觀景仰之至

知杭州謝兩地啓

某啓三月二十一日敕差知杭州軍州事東南得請夙夕越程地重寄優感深愧集竊念某生稟迂拙進當威明述不臻於聖門跡久塵於策路領出師之重任曾莫有功參論道之近司亦惟無狀清光旋遠昧昧所宜爰假會藩即從便道過于桑梓見故老以相築屢茲江湖與嘉魚而共樂允為天幸出自陶成茲蓋集賢相公權衡以誠神明其照俾蒲柳之微質被霖雨之大私惟寅奉於官箴庶欽崇於鈞造感懼激切依歸之至

移蘇州謝兩府

罪布四方大不可掩寵分千騎得之若驚仰雷霆之曩
威加霖雨而蒙潤報君何道殺身有宜竊念其生於唐
虞學於鄒魯一簞之樂素伏於丘園四庫之遊濫升於
臺閣而自踐揚諫列對越清光允出遭逢誠當感繫事
君無隱必整狂夫之言涉道未深終乖智者之慮俟竄
居於楚澤尚假守於桐廬風俗未殊足張條教江山為
助寧慕笑歌鶴在陰而亦鳴魚相忘而還樂優落吏隱
謝絕人倫豈謂蒙而克亨幽而致顯屢改劇藩之寄莫
非名部之行宗族相榮搢紳改觀此蓋相公仁鈞大播
量澤兼包示噩噩之公朝存坦坦之言路道茲優渥屈
彼典彛茂揚天子之休純彼幽人之吉其敢不龜勉王
事審察政經佩黃裳之文庶揚於易教詠朱繩之直無
忝於詩人上酬乃聖之知旁蒼具瞻之造過此以往不
知所裁

謝夏太尉

其蒙恩授前件官者金石之言方形於清舉絲綸之命
遽被於鴻私深惟山野之材曷副英豪之薦斯蓋某官
棟梁王室篳鼓天聲痛么麼之戎夷敢虔劉於封鄙是
求參贊將肆殄夷謂其經術相通可以識國家之體謂
某愚衷素慙可以盡兵民之心奏達九重增輝多士敢
不竭其素蘊輔之至誠震耀我國威張皇我帝筭晉公
之幕力希唐士之謀能虞帝之庭誓獻有苗之俘誠英
儀所激狂言不誣

謝賀正啓

某啓伏以青衿布職珠繡窮天授歲律以端時建斗杓
而首序賀牘未馳於便置繁文遽枉於園封荷勤懇之
相先輒佩歲而無數履茲令且倍納殊休

論西事劄子

臣聞兵家之用在先觀虛實之勢實則避之虛則攻之
今緣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三二分若
吳賊知我虛實必先脅邊城不出戰則深入乘關中之
虛小城可破大城可圍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緣邊
懦將不能堅守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為今之計莫若且
嚴邊城使之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西則邠州鳳
翔為環慶儀渭之聲援比則同州河中府扼鄜延之要
害東則陝府華州據黃河潼關之險中則永興為都會
之府各須屯兵三二萬人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
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五路脩攻取之備張其軍
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集三
二年間彼自困弱待其衆心離叛自有間隙則行天討
此朝廷之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竊計之
恐未可以輕舉也太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
歲月終未收復緣大軍之行糧車甲乘動彌百里虜騎
輕捷邀擊前後乘風揚砂一日數出進不可前退不可
息水泉不得飲沙漠無所獲此所以無功而有患也况
今承平歲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與深入之謀係難
制之虜臣以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則唐漢之時能

拓疆萬里者蓋當時授任與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與之稅賦而不求速效故養猛士延謀客日練月計以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聞有司之責觀變乘勝如李牧之守邊可謂善破虜矣惟陛下深計而緩圖之

道服贊

平海書記許兄製道服所以清其意而潔其身也同年范仲淹請為贊云

道家者流 衣裳楚楚 君子服之 逍遙是與

虛白之室 可以居處 華胥之庭 可以步武

豈無青紫 寵為辱主 豈無狐貉 驕為禍府

重此數師 畏彼如虎 荏陽之孫 無忝於祖

釣臺詩

漢包六合周英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

雲臺爭似釣臺高

送饒州董博士 諱淵黠鹿鳴燕之後舉送詩

番國英豪富魯儒同時舉送起鄉閭文章恥學楊雄賦

議論羞談賈誼書喜得明珠三十六恨遺壯士二千餘

送君直上青霄去行看歸乘駟馬車

送徐允升歸九華

重君樂詩書孜孜不知老白髮未治生惟設聖人道愛

君妙山水所得是神氣尺素寫林壑邈有千里意念日

江南行孤雲無繫程直指九華峯去掃先君笠却來華

陽川邀我溪上盟行歌紫芝秀坐嘯清風生鍊真變金

骨飄飄朝玉京結成物外游忘此天下情

鄱陽在江左歸古郡昔之為守者固多以賢稱者僅九人而傑出於九賢之中又止唐之顏魯公 本朝之范文正公可謂難得也已二公名氏在史官大節在天下至於文章散落人間雖華端游賦之餘而典雅純實可以經世而出治垂久而行遠蓋其所養得天地之正氣故文亦如之然是邦實二公舊治獨無墨本而問見於他處誠闕典也翊攝乏此來首訪而得之鳩工鏤板以傳不朽斯人之眷眷二公雖不繫於文集之有無然使學士大夫家有其書如潮人之於退之柳人之於子厚因書以致其師仰敬慕之意不猶愈於甘棠之恩乎軌道丁亥五月既望邵武俞翊謹識

番陽郡齋州學有

文正范公文集奏議歲久板多漫滅殆不可讀判府太

中先生嘗謂此郡太守名德如日月之照終古不泯者

在唐則顏魯公本朝則范文正公文正之集士大夫過

郡者莫不欲見其可不整治乎於是委屬察以舊京本

冊陽集參校且捐公帑刊補之又得詩文三十七篇為

遺集附于後其間尚有舛誤更俟後之君訪善本訂正

焉淳熙丙午十二月日郡從事北海蔡煥謹識

朝奉郎通判饒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宋 鈞

朝請大夫知饒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趙 同 撰

嘉定壬申仲夏重修 范文正公別集卷第四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目錄
卷上

治體

荅手詔條陳十事

再進前所陳十事

奏乞下審官院等處應官負陳拆定奪進呈

奏乞定奪在京百官差遣等第

奏乞差官看詳投進利見文字

奏乞救濟陝西飢民

奏乞罷陝西近裏州軍營田

奏乞擇臣僚令舉差知州通判

奏乞將先減省諸州公用錢却令依舊

奏乞差官陝西祈雨等事

奏為災異後合行疎決刑獄等六事

荅手詔五事

奏乞重定三班審官院流內銓條貫

奏議尹洙轉官

續奏乞於職官令錄中舉充京官知縣

奏為赦後乞除放祖宗朝欠負

奏乞指揮國子監保奏武學生及令經略部署司講

說兵書

奏為置官專管每年上供并軍須雜物

奏乞兩府兼判

再奏乞兩府兼判

奏乞令兩府詳議百官起請條貫如何經久即令施行等事

奏議葬荆王

奏議許懷德等差遣

奏重定臣僚奏薦子弟親戚恩澤

奏重定職田頃畝

奏重定臣僚轉官及差遣體例

奏乞於陝西河東沿邊行贖法

奏災異後合行四事

奏贖法等三事

卷下

邊事

奏陝西北攻守等策一和策二陝西守策

奏陝西河畫一利害陝西入事

奏元昊求和所爭疆界乞更不問

奏為陝西四路入中糧草及支移二稅

奏論陝西兵馬利害

奏乞陝西主帥帶押蕃落使

奏乞宣諭大臣定河東捍禦策

奏乞拒契丹請元昊和約

奏為契丹請絕元昊進貢利害

奏乞將邊任官員三年滿日乞特轉一資

奏乞重定轉功賞格

奏乞編錄沿邊部署司條貫宜勅

奏乞差新轉京官人充沿邊知縣

奏乞免關中支移二稅却乞於次邊入中斛斛

奏乞許陝西四路經畧司回易錢帛

奏策試方畧等人各與沿邊差遣

奏乞減武臣充提刑及令樞密院三班選人進呈

奏乞揀選往邊上屯駐兵士

奏乞揀沿邊年高病患軍員

奏乞於散直等處揀有武勇心力人

薦舉

奏為薦胡瑗李觀充學官

奏邊上得力材武將佐第等姓名

再奏乞蔣偕轉官知原州

奏乞舉雷蘭夫充邊上通判

奏舉姚嗣宗充學官

奏馬懷德乞轉閣門祗候青澗城都監

奏乞酬獎張信

奏乞差宣撫副使

再奏乞召試前所舉館職王益柔章岷蘇舜欽

奏殿直王貴等

奏杜曾張沔

奏乞張去惑許元
奏杜杞等充館職
奏乞將所舉許元張去惑下三司相度任使

雪滕宗諒張亢

再奏重張亢

奏辯陳留移橋

奏為劉滄董士廉修永洛城乞委魚周詢等勸

奏葛宗古

雜奏

奏乞罷參知政事知邊郡

奏乞互換巡邊

奏乞免參知政事錫賚

再奏乞免錫賚

奏避蔡稟嫌

奏乞選差河北州縣官員

奏乞在京并諸道直醫學

奏乞召募兵士捉煞張海等賊人

奏乞指揮管設捉煞賊兵士

奏乞發兵往荆南捉賊

奏乞差人部送吳遵路家屬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目錄終

丙終甲戌
憲賢必家
歲臘堂形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上

後學時光文校正

後學黃姬水校正

後學李鳳翔校正

十五世孫君又同校

十六世孫惟元同校

治體

荅手詔條陳十事

伏奉手詔今來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
 次拔擢韓琦暫往陝西范仲淹富弼皆在兩地所宜盡
 心為國家諸事建明不得顧避兼章得象等同心憂國
 足得商量如有當世急務可以施行者並須條列聞奏
 副朕拔擢之意者臣智不逮人術不通古豈足以奉大
 對然臣蒙陛下不次之擢預聞政事又詔意丁寧臣戰
 汗惶怖曾不獲讓臣聞歷代之政又皆有弊弊而不救
 禍亂必生何哉綱紀寔壞制度日削恩賞不節賦歛無
 度人情慘怨天禍暴起惟堯舜能通其變使民不倦易
 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言天下之理有所窮塞則
 思變通之道既能變通則成長久之業我國家華五代
 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墜于
 下民困于外夷狄驕威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
 然則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臣敢約
 前代帝王之道求今朝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條奏願
 陛下順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幾法制有立綱紀再振

則宗社靈長天下蒙福一曰明黜陟臣觀書曰三載考
 績三考黜陟幽明然則堯舜之朝建官至少尚乃九載
 一遷必求成績而天下大化百世之後仰為帝範我祖
 宗朝文武百官皆無磨勘之例惟政能可旌者擢以不
 次無所稱者至老不遷故人自勵以求績效今文資
 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內外不問勞
 逸賢不肖並進此豈堯舜黜陟幽明之意耶假如庶僚
 中有一賢於眾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思典利去害而
 有為也眾皆指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
 失隨而擠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禄安然而莫有為也雖
 愚暗鄙猥人莫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歷
 歷皆是誰肯為陛下與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
 之弊葺紀綱之壞哉利而不興則國虛病而不救則民
 怨弊而不去則小人得志壞而不葺則王者失賢不肖
 混淆請託僥倖遷易不已中外苟且百事廢墮生民久
 苦群盜漸起勞陛下肝具之憂者豈非官失其正而致
 其危耶至若在京百司金穀浩瀚權勢子弟長為占據
 有虛食廩祿待闕一二年者既臨事局挾以勢力豈肯
 恪恭其職使祖宗根本之地綱紀日隳故在京官司有
 一貪闕則爭奪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則有私居待闕
 動踰歲時往往到職之初便該磨勘一無動效例蒙遷
 改此則人人因循不復奮勵之由也臣請特降詔書今
 後兩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則特加爵命無大功大善更
 不非時進秩其理狀尋常而出者祇守本官不得更帶

美職應京朝官在臺省館閣職任及在審刑大理寺開封府兩赤縣國子監諸王府并因保舉及選差監在京重難庫務者並須在任三周年卽與磨勘若因陳乞并於中書審官院願在京差遣者與保舉選差不同並須勾當通計及五周年方得磨勘如此則權勢子弟肯就外任各知艱難亦有俊明之人因此樹立可以進用如今日已前受在京差遣已勾當者且依舊日年限磨勘其未會交割勾當却求外任者並聽其外任在京朝官到職勾當及三年者與磨勘內前任勾當年月日及公程日限并非因陳乞而移任在道月日及陞朝官在京朝請月日並令通計其遠官近地勞逸不同并在假待闕及公程外住滯或因公事非時移替在道月日委有司別行定奪聞奏如任內有私罪并公罪徒以上者至該磨勘日具情理輕重別取進止其庶寮中有高才異行多所薦論或異畧嘉謀爲上信納者自有特恩改選非磨勘之可滯也又外任善政著聞有補風化或累訟之獄能辨冤沈或五次推勘人無翻訟或勸課農桑大獲美利或京城庫務能革大弊惜費鉅萬者仰本轄保明聞奏下尚書省集議爲衆所許則列狀上聞並與政官不隔磨勘或有異同各以所執取旨出於聖斷仍請詔下審官院流內銓尚書考功應京朝官選人逐任得替明具較定考績結罪聞奏內有事狀猥濫并老疾愚昧之人不堪理民者別取進止已上磨勘考績條件該說不盡者有司比類上聞如此則因循者拘考績之限

特達者加不次之賞然後天下公家之利必興生民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綱紀之壞必葺人人自勸天下興治則前王之業祖宗之權復振於陛下之手矣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樞密院比附文資定奪聞奏二曰抑僥倖臣聞先王賞延于世諸侯有世子襲國公卿以德而任有襲爵者春秋譏之及漢之公卿有封爵而歿立一子爲後者未聞餘子皆有爵命其次寵待大臣賜一子官者有之未聞每歲有自薦其子弟者祖宗之朝亦不過此自眞宗皇帝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廣大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聖節各奏子充京官少卿監奏一子充試銜其正郎帶職員外郎并諸路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充齋郎其大兩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明異於庶僚大示區別復更每歲奏薦積成冗官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陞朝此濫進之極也今百姓貧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輕政事不舉俸祿既廣刻剝不暇審官院常患充塞無闕可補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府并兩省官等遇大禮許奏一子充京官如奏弟姪骨肉即與試銜外每年聖節更不得陳乞如別有勲勞著聞于外非特賜一子官者繫自聖恩其轉運使及邊任文臣初除授後合奏得子弟身事者並候到任二年無遺闕方許陳乞如二年內非次移改者即許通計三年陳乞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卿監以上並同兩省過大禮各奏薦子孫其正郎帶館職員

外郎并省府推判官外任提點刑獄以上遇大禮合該
奏薦子孫者須是在任及二周年方得陳乞已上有該
說不盡者委有司比類聞奏如此則內外朝臣各務久
於其職不爲苟且之政兼抑躁動之心亦免子弟充塞
銓曹與孤寒爭路輕忽郡縣使生民受弊其武臣入邊
上差遣并大禮合奏薦子弟者乞下樞密院詳定比類
聞奏又國家開文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秘庭覽辭書
以待顧問以養器業爲大用之備今乃登進士高等者
一任纔罷不以能否例得召試而補之兩府兩省子弟
親戚不以賢不自輒自陳乞館閣職事者亦得進補太
宗皇帝建崇文院秘閣自書碑文重天下賢才也陛下
當思祖宗之意不宜甚輕之臣請特降詔書今後進士
三人內及等者一任回日許進于教化經術文字十軸
下兩制看詳作五等品第一第一第二等者即賜召試
試又優等即補館閣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不得陳乞
館閣職事及讀書之類御史臺畫特彈劾并諫院論奏
如館閣闕人即委兩地舉文有古道才堪大用之士進
名同舉并兩制列署表章仍上殿稱薦以充其職如此
則館閣職事更不輕授足以起朝廷之風采紹祖宗之
本意副陛下慎選矣三曰精貢舉臣謹按周禮卿大夫
之職各教其所治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乃獻賢
能之書于王賢爲有德行能爲有道藝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天府太廟
藏也蓋言王者舉賢能所以上安宗社故拜受其名藏
于廟中以重其事也卿大夫之職廢既久矣今諸道學

校如得明師尚可教人六經傳治國治人之道而國家
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趨
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者十無一二况天下危
困乏人如此將何以救在乎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
之才庶可救其不逮或謂救弊之術無乃後時臣謂四
海尚完朝謀而夕行庶乎可濟安得晏然不救坐俟其
亂哉臣請諸路州郡有學校處奏舉通經有道之士專
於教授務在興行其取士之科即依賈昌朝等起請進
士先策論而後詩賦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使人不
專辭藻必明理道則天下講學必興浮薄知勸取爲至
要內歐陽修蔡襄更乞逐場去留貴文卷少而考校精
臣謂盡令逐場去留則恐舊人扞格不能創習策論亦
不能旋通經旨皆憂棄遺別無進路臣請進士舊人三
舉以上者先策論而後詩賦許將三場文卷通考互取
其長兩舉初舉者皆是少年足以進學請逐場去留諸
科中有通經旨者至終場別問經旨十道如不能命辭
而對則於知舉官負前講說七通者爲合格不會經旨
者三舉已上即逐場所對墨義依自來通粗施行兩舉
初舉者至於終場日須八通者爲合格又外郡解發進
士諸科人本鄉舉里選之式必先考其履行然後取以
藝業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詞藻墨義取之加用封彌不
見姓字實非鄉里舉選之本意也又南省考試舉人一
場試詩賦一場試策人皆精意盡其所能復考校日久
實少舛謬及御試之日詩賦文論共爲一場既聲病所

拘意思不遠或音韻中一字有差雖生平苦辛即時擯逐如音韻不失雖末學淺近俯拾科級既鄉舉之處不考履行又御試之日更拘聲病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而乃言命運者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也豈國家之美事哉臣請重定外郡發解條約須是履行無惡藝業及等者方得解薦更不封彌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經本鄉詢考履行却須封彌試卷精考藝業定奪等第進入御前選官覆考重定等第訖然後開看南省所定等第內合同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移改若等第不同者人數必少却加封彌更宜兩第分校然後御前放榜此爲至當在三人已上卽於高等人中選擇聖意宜放其考校進士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爲優等策論平詞賦優者爲次等諸科經旨通者爲優等墨義通者爲次等已上進士諸科並以優等及第者放選注官次等及第者守本科選限自唐以來及第人皆守選限國家以收復諸國郡邑乏官其新及第人權與放選注官今來選人壅塞宜有改革又足以勸學使其知聖人治身之道則國家得人百姓受賜四曰擇官長臣聞先王建侯以共理天下今之刺史縣令卽古之諸侯一方舒慘百姓休戚實繫其人故歷代咸明之時必重此任今乃不問賢愚不較能否累以資考陞爲方面懦弱者不能檢吏得以蠹民強幹者惟是近名率多害物邦國之本由此凋殘朝廷雖至憂勤天下何以蘇息其轉運使并提點刑獄按

察列城當得賢於衆者臣請特降詔書委中書樞密院且各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共十人大藩知州十人委兩制共舉知州十人三司副使判官同舉知州五人御史臺中丞知雜三院共舉知州五人開封知府推官共舉知州五人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各同舉知州五人知縣縣令共十人逐州知州通判同舉知縣縣令共二人得前件所舉之人舉主多者先次差補仍指揮審官院流內銓今日以後所差知州知縣縣令並具合入人歷任功過舉主人數聞奏委中書看詳委得允當然後引對如此舉擇則諸道官吏庶幾得人爲陛下愛惜百姓均其徭役寬於賦斂各獲安寧不召禍亂天下幸甚五日均公田臣聞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此言聖人養民之時必先養賢養賢之方必先厚祿厚祿然後可以責廉隅安職業也皇朝之初承五代亂離之後民庶凋弊時物至賤暨諸國收復天下郡縣之官少人除補至有經五七年不替罷者或纔罷去便入見闕當物價至賤之時俸祿不輟士人之家無不自足咸平已後民庶漸繁時物遂貴入仕門多得官者衆至有得替守選一二年又授官代闕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貴之後而俸祿不繼士人家鮮不窮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喪不得葬者比比有之復於守選待闕之日衣食不足貸債以苟朝夕到官之後必來見逼至有冒法受贓賂舉度日或不耻賈販與民爭利既非負罪之人不守名節更有姦賊而不敢發民有豪猾而不敢制姦吏豪

民得以侵暴於是貧弱百姓理不得直寃不待訴徭役不均刑罰不正比屋受弊無可奈何由乎制祿之方有所未至真宗皇帝思深慮遠復前代職田之制使中常之士自可守節婚嫁以時喪葬以禮皆國恩也能守節者始可制姦賊之吏鎮豪猾之人法乃不私民則無枉近日屢有臣僚乞罷職田以其有不均之謗有侵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綠而侵民者有矣比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衆怨思亂而天下受弊豈止職田之害耶又自古常患百官重內而輕外窳外官月俸尤更豐足簿尉俸錢尚二十貫今窳於財用未暇增復臣請兩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給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喪葬之禮不廢然後可以責其廉節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廢可誅且使英俊之流樂於為郡為邑之任則百姓受賜又將來陞擢多得曾經郡縣之人深悉民隱亦致化之本也惟聖意深察天下幸甚六曰厚農桑臣觀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政必先務農農政既修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膚體愛膚體則畏刑罰畏刑罰則寇盜自息禍亂不興是聖人之德發於善政天下之化起於農畝故詩有七月之篇陳王業也今國家不務農桑粟帛常貴江浙諸路歲糶米二百萬石其所糶之價與輦運之費每歲共用錢三百餘萬貫文又貧弱之民困于賦歛歲伐桑棗鬻而為薪勸課之方有名無實故粟帛常貴府

庫日虛此而不謀將何以濟臣於天下農利之中粗舉二三以言之且如五代群雄爭霸之時本國歲飢則乞糶於隣國故各興農利自至豐足江南應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為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而埋之雖有堤塘可以禦患惟時修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管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糶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悞於農政不復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文者比於當時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京東西路有平濕積潦之地早年國家特令開決之後水旱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已湮塞復將為患臣請每歲之秋降勅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之間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合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委本州軍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絕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飢歲上無貴糶則東南歲糶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課之

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及面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縣令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七曰修武備臣聞古者天子六軍以寧邦國唐初京師置十六將軍官屬亦六軍之義也諸道則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每歲三時耕稼一時習武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戎臣兵伍無一逆亂至開元末聽匪人之言遂罷府兵唐衰兵伍皆市井之徒無禮義之教無忠信之心驕蹇凶逆至于喪亡我祖宗以來罷諸侯權聚兵京師衣糧賞賜豐足經八十年矣雖已困生靈虛府庫而難於改作者所以重京師也今西北強梗邊備未足京師衛兵多遠戍或有倉卒輦輟無備此大可憂也遠戍者防邊陲之患或緩急抽還則外禦不嚴戎狄進奔便可直趨關輔新招者聚市井之輩而輕器易動或財力一屈請給不充則必歎為群盜今生民已困無可誅求或連年凶飢將何以濟騰軍之策可不預圖若因循過時臣恐急難之際宗社可憂臣請密委兩地以京畿見在軍馬同議有無關數如六軍未整須議置兵則請約唐之法先於畿內并近輔州府召募強壯之人充京畿衛士得五萬人以助正兵足為強盛使三時務農大省給贖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患其召募之法并將校次第並先密切定奉聞奏此實強兵節財之要也候京畿近輔召募衛兵已成次第然後諸道效此漸可施行聖慈留意八曰減徭役臣聞漢光武建武六年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

以為人也今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天下至治臣又觀西京圖經唐會昌中河南府有戶一十九萬四千七百餘戶置二十縣今河南府主客戶七萬五千九百餘戶仍置一十九縣主戶五萬七百客鞏縣七百戶僱師一千一百戶逐縣三等而堪役者不過百家而所供役人不下二百數新舊循環非鯨寡孤獨不能無役西洛之民家為窮困臣請依後漢故事遣使先往西京併省諸邑為十縣其所廢之邑並改為鎮今本路舉文資一員董權酷關征之利兼人烟公事所廢公人除歸農外有願居公門者送所存之邑其所在邑中役人却可減省歸農則兩不失所候西京併省稍成倫序則行於大名府然後遣使諸道依此施行仍先指揮諸道防團州已下有使州兩院者皆為一院公人願去者各放歸農職官廳可給本城兵士七人至十人替人力歸農其鄉村耆保地里近者亦令併合能併一保者耆亦減役十餘戶但少徭役人自耕作可期富庶九曰覃恩信臣竊觀國家三年一郊天子齋戒袞冕謁見宗廟乃祀上帝大禮既成還御端門肆赦天下曰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欲其王澤及物之速也如此今大赦每降天下歡呼一兩月間錢穀司存督責如舊桎梏老幼籍沒家產至于寬賦飲減徭役存恤孤貧振舉滯淹之事未嘗施行使天子及民之意盡成空言有負聖心損傷和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赦書

內宣布恩澤有所施行而三司轉運司州縣不切遵稟者並從違制徒二年斷情重者當行刺配應天禧年以前天下欠負不問有無侵欺盜用並與除放違者仰御史臺提點刑獄司常切覺察糾劾無令壅遏臣又聞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故有巡狩之禮察諸侯善惡

觀風俗厚薄此聖人順動之意今巡狩之禮不可復行民隱無窮天聽甚遠臣請降詔中書今後每遇南郊赦後精選臣僚往諸路安撫察官吏能否求百姓疾苦使赦書中及民之事一一施行天下百姓莫不幸甚十曰重命令臣聞書曰慎乃出令出惟行準律文諸被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徒二年失錯者杖一百又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十五疋絞蓋先王重其法令使無敢動搖將以行天下之政也今觀國家每降宣勅條貫煩而無信輕而弗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蓋由朝廷采百官起請率爾頒行既昧經常即時更改此煩而無信之驗矣又海行條貫雖是故違皆從失坐全乖律意致壞大法此輕而弗稟之甚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百官起請條貫令中書樞密院看詳會議必可經久方得施行如事干刑名者更於審刑大理寺勾明會法律官負參詳起請之詞刪去繁冗裁為制敕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錯亂誤有施行仍望別降勅命今後逐處當職官吏親被制書及到職後所受條貫敢故違者不以海行並從違制徒二年未到職已前所降條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者並從本條失錯

科斷杖一百餘人犯海行條貫不指定違制刑名者並從失坐若條貫差失於事有害逐處長吏別見機會須至便宜而行者並須具緣由聞奏委中書樞密院詳察如合理道即與放罪仍便相度別從更改

再進前所陳十事

臣前兩次所上共十事曾奉聖旨更進一本今寫錄進納一曰明黜陟為重定文武百官磨勘將以約濫進責實效使天下政事無不舉也二曰抑僥倖為重定文武百官奏蔭及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將以革濫賞省冗官也三曰精貢舉為天下舉人先取履行次取藝業將以正教化之本青卿士之材也四曰擇官長為舉轉運使提點刑獄并州縣長吏將以正綱紀去疾苦救生民也五曰均公田為天下官吏不廉則曲法曲法則害民請更賜均給公田既使豐足然後可以責士大夫之廉節庶天下政平百姓受賜也六曰厚農桑為責諸道溝河并修江南野田及諸路陂塘仍行勸課之法將以救水旱豐稼穡強國力也七曰修武備為四方無事京師少備因循過日天下可憂請密定規制相時而行以衛宗社以寧邦國也八曰減徭役為天下徭役至繁請依漢光武故事併合縣邑以省徭役庶寬民力也九曰覃恩信為赦書內宣布恩澤未嘗施行并請放先朝欠負以感天下之心也十曰重命令為制書忽而行違者請重其法以行天子之命也臣之所陳蓋欲周悉故言辭之間有涉細碎而於國體甚大乞聖慈再加詳覽一行

之則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

奏乞下審官院等處應官真陳訴定奪進呈

臣竊見京朝官使臣選人等進狀或理會勞績或訴說過犯或陳乞差遣其事理分明可行可罷者則朝廷便有指揮內中書樞密院未見根原文字及恐審官三班院流內銓別有條例難便與奪者多批送逐司其逐司為見批送文字別無與奪便不施行號為送款以此官真使臣三五度進狀不能結絕轉成住滯臣欲乞特降聖旨今後京朝官使臣選人等進狀理會勞績訴冤過犯陳乞差遣朝廷未有與奪指揮只批送審官三班院流內銓者仰逐司主判子細看詳如內有合施行者即與勸會具條例情理定奪進呈送中書樞密院再行相度別取進止如不可施行亦仰逐司告諭本人知悉所貴逐司主判各揚其職事無漏落亦免官員使臣選人等重疊進狀紊煩聖聽

奏乞定奪在京百司差遣等第

臣竊見內諸司并百司顯有緊慢高下事體不同今來臣僚不拘官職大小各取便乞勾當紊亂綱紀深屬未便欲乞特降指揮令入內侍省定奪內中諸司高下等第令三司定奪在京百司高下等第各合係何等官職及合入何差遣人勾當既定高下等第則陳乞之人不敢踰越所貴百司有倫不至輕授

奏乞差官看詳投進利見文字

臣竊見天下官員使臣諸色人日有投進并奏到利見

文字中書樞密院以公事文字至多不暇子細看詳其中須有民間利濟及干邊機可行之事恐有漏落雖自來曾差兩制臣僚各有主判去處不得精專動經歲時不能與奪臣欲乞特降聖旨權於館閣選差官二員就近置局看詳官真使臣諸色人所投進及奏到利見文字內有合行事件兩府臣僚更加詳酌逐旋取旨施行所貴下情盡達庶政有補其看詳官每季或半年一替所看文字須旋旋了當不得交割後人所有機密文字即兩府依舊自行更不送看詳官處

奏乞救濟陝西飢民

臣等竊見陝西永興軍同耀華州陝府等處今夏災旱得雨最晚民間秋稼甚無所望官中倉廩亦無積貯若不作孽晝即百姓大段流移殍亡者眾兼軍食闕絕臨時轉漕不及臣等欲乞朝廷速降指揮委本路都轉運使孫沔速相度上件州軍向去救濟飢民及辦給軍食有何次第如難為孽晝即便於黃河內搬葦自京以來斛斗往彼應副仍速行相度沿路如何計綱即不至艱阻事狀聞奏候到乞朝廷早賜施行慶曆三年七月四日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罷陝西近裏州軍營田

臣等竊見陝西昨來興置營田本欲助邊以寬民力除沿邊有空閒膏腴地土處可以開墾外其近裏州縣官吏不能體朝廷之意將遠年瘠薄無人請佃逃田抑勒近鄰人戶分種或令送納租課又自來人戶租佃官莊

地土每畝出課不過一二斗今亦勒令分種每畝須收數斗致貧戶輸納不前州縣追擾無時暫暇緣人戶自用兵以來科率勞弊至於已業尚多荒廢實無餘力更及營田其所出租課多是抱虛送納切視編勅指揮不得將逃戶田土抑勒親隣佃時蓋恐害民况今歲災旱尤甚理當優卹不可非理煩擾使之重困臣等欲乞特降指揮應陝西近裏州軍營田一切廢罷如元係租佃即今依舊額出課如元係遠年瘠薄逃田舊稅額重無人請佃者即與減定稅額召人請佃所貴疲民受賜歸感睿仁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擇臣僚今舉差知州通判

臣等竊以天下郡邑牧宰為重得其人則致化失其人則召亂推擇之際不可不慎國家承平以來不無輕授應知州通判縣令因舉薦權任者少以資考序進者多才與不才一塗並進故能政者十無二三謬政者十有七八國家詔今程式天下一體何則能政之處民必蒙福謬政之下民常受弊非國家法令之殊蓋牧宰賢愚之異也今四方多事民日以困窮將思為盜復使不才之吏臨之賦役不均刑罰不當科率無度疲乏不卹上下相怨亂所由生若不急於求人早革其弊誠國家之深憂也然自來雖曾詔臣僚各舉所知或舉主非賢則多謬薦臣等欲乞聖慈特降詔書委中書樞密院臣僚各於朝臣中薦堪充舉主者三人候奏到姓名即逐人各賜勅一道今於通判內舉成資已上一員充知州知

縣內舉成資已上一員充通判簿尉中舉有出身三考已上無出身四考一員充職官知縣或於職官今錄中舉五考已上之人充京官知縣仍於勅明言所薦之人若將來顯有善政其舉主當議旌賞若賦汙不理苛刻害民並與同罪所貴生民受賜寇盜自息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將先減省諸州公用錢却今依舊

臣竊見朝旨下陝西省罷同解軋耀等九州軍公使錢共一千八百貫文切以國家逐處置公使錢者蓋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還行役之勞故今郡國饋以酒食或加宴勞蓋養賢之禮不可廢也謹按周禮地官有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特頒之此則三王之世已有屬傳之禮何獨聖朝顧小利而亡大體且今瞻民兵一名歲不下百貫今減省得公用錢一千八百貫只養得兵士一十八人以一十八人之資廢十餘郡之禮是朝廷未思之甚也况今來遂州使命之外各有軍管每年春後邊兵歇泊動經半年軍中人員並無要稿之具雖條貫有旬設之名逐州每月一次舉行軍員各給得錢壹佰文已來官務薄酒二升既無公用更不赴筵亦不張樂豈朝廷宴饗將校之意州郡削弱道路咨嗟當全盛之朝豈宜如此或謂有公使錢處收買食物搔擾戶民殊不

知郡守得人自能約束如非其人更出已俸買物慰民愈甚是見其小而不思其大也伏望聖慈速降指揮下陝西河北河東路轉運司昨來經減廢公用錢處並今依舊庶協典禮稍息物論况朝廷用武之際於此一事尤宜照管臣等久在邊任深知此事近貳樞庭豈當減默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差官陝西祈雨

臣今月五日至華州華陰縣入西嶽廟燒香切見本廟有老醫官一員監當其廟廷闊遠舍屋甚多只有刺員一十四人盡是老年病患供應灑掃不前在國家崇奉五嶽之意似非嚴謹今來關中大旱永興同華陝號以來無二三分秋苗粟米每斗一百五十文足兼鄉村無可收糴人心嗷嗷賊盜不少欲乞聖慈選精謹使命至西嶽廟專行祭告并於陝西靈湫等處祈雨澤以救生民仍乞委轉運使一員赴西嶽廟點檢廟貌祭器法物并添差兵士洒掃防護所貴崇奉之禮不至廢墜

奏為災異後合行疎決刑獄等六事

臣今早親聞德音謂復有災異當修德以及民并詔臣等謹省刑法此實見聖人憂畏之心合於天意臣今條奏數事皆陛下增修明德之要一齋誠發誠特降詔命明言災變屢見敢不罪已祇畏以告中外群臣同心修省二遣使四方疎決刑獄非害人者悉從減降三詔天下州縣長吏訪問民間孤獨不能存活者特行賑卹四詔逐處籍出陣亡之家察其寡弱別加存養五邊陲之

民被戎狄驅虜者量支官物贖還本家六詔諸處欠負已該赦恩除放者官司更不得催理違者官吏科違制之罪遇赦不原仍差近臣置司與奪陛下力行此數事下悅民心上答天戒昔商中宗桑穀共生於朝權而修德撫綏百姓三年而歸者十六國號為中興陛下今日因災修德則福及兆人道光千載天下幸甚

答手詔五事

臣等伏奉六月一日手詔云云臣等各蒙獎用待罪二府不能燮理彌縫致化天下過煩聖慮特降德音上以宗廟為憂下以生靈為念臣等不任慚恐戰汗死罪詔旨謂合用何人鎮彼西方臣等思之今元昊遣人到闕名體稍順其如戎人難信止可權宜如翻覆未寧則當擇節制之帥若和好且合亦須藉鎮撫之才經度邊陲以防來患見選人具名聞奏次詔旨謂民之困弊財賦未強臣等議之國家革五代諸侯之暴奪其威權以度支財用自贍天下之兵歲月既深賦歛日重邊事一舉調率百端民力愈窮農功愈削水旱無備稅歛不登減放之數動踰百萬今方選舉良吏務本安民修水旱之防收天地之利而更嚴著勉農之令使天下官吏專於勸課百姓勤於稼穡數年之間大利可見又山海之貨本無窮竭但國家輕變其法深取於人商賈不通財用自困今須朝廷集議從長改革使天下之財通濟無滯又減省冗兵量入以出則富強之期庶有望矣詔旨謂軍馬尚多何得精當近韓琦范仲淹所上備邊文字內

有河北五六事陝西七事精擇兵馬及攻守之策已在其中臣等見商量施行次詔旨謂將臣不和如何制樞密院先因許懷德張亢不協曾指揮戒勵然將佐之中性情不類愛惡相攻全在主帥別白撫過隨才任用使各得其所則怨惡不生故長帥之才不敢輕易選用詔旨謂躁進之徒宜塞奔競臣等謂躁進懷貪之人何代無之由朝廷辨明而進退之如責人實効旌人靜節貪冒者廢之趨附者抑之如此則多士知勸各生廉讓之心

奏乞重定三班審官院流內銓條貫

臣竊見審官三班院并銓曹自祖宗以來條貫極多逐旋衝改久不刪定主判臣僚卒難詳悉官員使臣莫知涯涘故司屬高下頗害至公欲乞聖慈特降指揮選差臣僚就審官三班院并銓曹取索前後條例與主判官負同共看詳重行刪定畫一聞奏付中書樞密參酌進呈別降勅命各令編成例策施行

奏議尹洙轉官

臣竊見尹洙才業操行搢紳所推由臺閣進用便可直入兩制若邊城驟遷則有未便緣去年春是太常丞在路分都監許遷張肇之下去年秋轉司諫管句經略司公事遷在銓轄安後之上才方半年若就除特制又遷在部署狄青之上既不因功勞又不改路分偏受寵擢衆情非便於體未安如須合進擢即今將入夏邊上無事且乞召尹洙赴闕今條奏邊事觀其陳述可采即與

改職却令馳往邊上亦未為晚既因啓沃面受殊恩邊臣聞之不為越次

續奏乞於職官令錄中舉充京官知縣

臣近與韓琦上言乞擇舉主今逐人於通判中舉知州一員於知縣中舉通判一員於簿尉中舉職官知縣一員官蒙降勅至密院入遞次臣看詳勅頭名署臣等上言於理未便欲乞只作朝廷憂勞之意特選臣僚舉官其體甚重仍乞於簿尉中舉職官知縣一員下添入或於職官令錄中舉五考以上之人充京官知縣計添一十九字庶無遺才

奏為赦後乞除放祖宗朝欠負

臣伏觀國家每一降赦萬人歡呼一兩月間錢穀司存將欠負之人依舊督責桎梏老幼籍沒家產既失大信且虧至仁蒙聖恩已差楊日嚴王質與三司詳定不係侵欺盜用該赦欠負次臣舊曾在三司定放欠負見滑州酒務有少欠雜物係專副四十餘界計八十來年登戴少數又不顯侵欺其勾當人亡歿年深只追貧弱子孫理納並不知祖父如何少欠似此刻剝傷民豈陛下愛育生靈之德臣欲特出聖意應祖宗朝天下欠負更不問侵欺盜用並與除放如省司更不舉行許三司知次第一人陳告干繫人吏並坐違制決停告事人與轉一資諸處承受施行官吏並科違制之罪

奏乞指揮國子監保明武學生令經略部署

司講說兵書

臣竊聞國家興置武學以來苦未有人習藝或恐英豪
隱晦恥就學生之列儻久設此學無人可教則慮外人
窺覘謂無英材於體未便欲乞指揮國子監不須明立
武學之名如學生中有好習兵書者令本監官員保明
委是忠良之人即密令聽讀臣切見邊上甚有弓馬精
強諳知邊事之人則未曾習學兵書不知為將之體所
以未堪拔擢欲乞指揮陝西路河東逐路經略司於將
佐及使臣軍員中揀選識文字的有機智武勇久遠可
以為將者取三五人令經略部署司參謀官員等密與
講說兵馬討論勝策所貴邊上武勇已著之人更知將
略或因而立功則將來有人可任即不得聲張多教人
數

奏為置官專管每年上供并軍須雜物

臣竊見兵興以來天下科率如牛皮筋角弓弩材料箭
幹鎗幹膠鏢翎毛漆蠟一切之物皆出於民謂之和買
多非土產之處素已難得既稱軍須動加刑憲物價十
倍吏辱百端輸納未前如負重罪一年之中或至數四
官中雖給價直豈能補其瘡痍蓋是國家不能素備禍
及生民伏望聖慈委三司選差官并有行止心力司屬
三五人別置一司專管天下科率應副每年合要上供
并軍須雜物先勘會諸處見在數目置簿拘管如朝廷
取索并外處奏乞之時即先點檢見在物色支撥應副
外將少數下諸處和買亦大段減得分數仍於土產處
許將二稅沁納錢并場務課利依市價取人戶情願折

納不得抑勒據納到數目如尚少闕亦只就土產處置
場收買如此百物有備更無非時科率其非土產之處
自無煩撓國家大計須為經久豈可逐度須索旋行誅
求蘇息萬民無切於此如允臣所奏即乞特降勅命指
揮

奏乞兩府兼判

臣謹按三代之制皆立三公建六卿太周公召公周
之三公也以論道經邦為師傅又天官冢宰掌邦治地
官司徒掌邦教春官司宗伯掌邦禮夏官司馬掌邦政秋
官司寇掌邦禁冬官司空掌邦土此周之六卿也各帥
其屬以佐王理邦國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亦以三
公兼六卿之職取其重也周用此制而王道大興世祚
綿久至八百年我國家有周之天下未能行周之制亦
當約而申之以治天下則可卜長世之業矣今中書乃
天官冢宰之任樞密院乃古夏官司馬之任其地官春
官秋官冬官之職各散於群有司皆無六卿之正又無
三公兼領之重而兩府間惟進擬差除多循資級評論
賞罰各遵條例之外上不專三公論道之職下不專六
卿佐王之業雖庶政不修天下不理咎將安歸臣請朝
廷於百職中選其務之重者命輔臣兼領其綱要體周
之三公下兼其六卿法周之六卿各帥其屬以佐理邦
國唐貞元中詔宰相齊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劉滋判
吏部崔造判戶部工部又嘗命宰相兼諸道鹽鐵轉運
使是宰相下兼其職以重其事也其不修舉者朝廷得

以責之輔臣任責則庶政之弊可救天下之治可期惟陛下裁擇

一審官是京朝官所集之府固當區別善惡黜陟幽明使賢者知勸歲終書其一歲黜陟之數以何等功而進者幾人以何等罪而退者幾人各分其類具目進呈

一吏部流內銓條詔程式頗聞煩碎權勢之與孤寒優便之與遠惡在乎均平惻隱方協至公况群材所聚倚在銓品亦天官冢宰之任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每至歲終書其一歲之黜陟以何等功而進者幾人以何等罪而退者幾人各分其類具目進呈

一國子監又諸道郡學聚天下之士講議詩書服習禮樂長養賢俊爲國器用此地官司徒之職也臣請命輔臣兼判以檢天下郡學每遇科場開日或有德行文學之士鄉里所推重者不以應舉不應舉許郡學士衆舉履行善狀詣所屬薦舉逐處官負更體量名實相副者保明聞奏當議別行敦遣以勸天下之士

一三司天下金穀之府今窘於財用經費以艱刻剝既深生靈重困宜疏通利源以救天下之弊此地官司徒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此當今之急務每至歲終盡其減省冗費之數增息財利之數蠲放困窮之數具目進呈

一司農寺管天下常平倉本欲凶歲用濟生民今逐處弛慢不爲急務倉廩漸虛災傷無備赤子之命委于溝壑又勸農之政新頒詔令其天下官負勸課勞績並合委本寺考校以聞此亦地官司徒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每歲終以諸道常平倉增損之數并親民官勸課功狀之優者具目進呈

一太常禮院用歷代之禮或不謹於典法隨時絲蘿綱紀寢壞制度日曠太常寺用歷代之樂或八音失序慢於大祀則神祇不享禍罰可召此春官宗伯之職朝廷之所重也臣請命輔臣兼判至歲終具禮樂有所損益或廢墜有所修舉畫一進呈

一三班院使臣數千人其品流至雜難於區別磨勘差遣日有榮悴臣請命輔臣兼判常選可用於邊陲或可委以錢穀或可付以親民或可任以殄寇至歲終以所選人數具目進呈

一殿前馬步軍司檢轄諸軍其體最大更戍邊鄙要在均平揀擢材勇責其精當至於戰陣之法號令之要皆須服習此夏官司馬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至每歲終以將校選擢之數軍旅服習之效具目進呈

一審刑大理寺評天下之法生死榮辱繫於筆下禍及非辜怨動天地故五帝三王盡心此道即秋

官司冠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每至歲終具天下斷案中大辟流罪以特恩減放并法寺辨明出入數進呈

一刑部一司詳覆天下已斷文案凡天下訴寃之奏盡委刑部辯之此亦秋官司冠之政也今官屬寡弱與審刑大理寺勢不相敵豈敢盡行駁正故沈寃之人十無一雪臣請命輔臣兼判至每歲終具天下斷案詳覆到差失公事并辯寃過負寃人數進呈

右伏望聖慈各委輔臣兼判前件職司其創置新規更改前弊官吏黜陟刑法輕重事有利害者並令兼判輔臣與奪其大體者別具奏呈令中書樞密院更從會議然後奏取勅裁其逐司常務即主判官負依舊兼行

再奏乞兩府兼判

臣昨上愚見乞詔兩地輔臣兼領要務蓋欲朝廷綱紀並舉以救因循之弊伏以三代命官以三公論道六卿分職按於書傳則三公兼卿事又漢以三公分部九卿唐以六尚書分部二十四司亦嘗命宰相兼領事任著於方冊我國家承五代破散之弊未能復三代漢唐之制事多權宜今中書是冢宰之任而四人或五人共司一職樞密院是大司馬之任亦四人或五人共司一職上不專三公論道之事下不兼六卿分職之業其六尚書九卿之位皆無正官並是權假如三司審刑大理寺審官院流內銓司農寺之類是朝廷六官九卿之職而

皆用人權知權判無一正官莫安其職臣到闕數月間見審刑院梁適宋祈丁度三人權判其審官院經富弼王拱辰孫抃三人權判本曹盡非正官數易無定大臣又不任責豈是永圖今二虜至強四方多事兵戈未息財利已乏生民久困苛政未寬設有飢饉相仍盜寇競起將何以定天下可憂國家當令大臣各竭其力以持危墜之勢如欲復三公九卿六尚書之位則體大難舉卒不可定願陛下從臣前議且詔兩地輔臣兼領要務庶幾可濟陛下既能責兩地之職業大臣必能振百司之綱紀綱紀備用則政令既行政令既行則天下自理使吏安其職民樂其業雖有夷狄而中國明盛彼不我輕雖有水旱而百姓富庶自不為亂然後社稷可久生靈無禍臣非才多難分甘遠棄蒙陛下擢居輔列夙夜思報臣願為百司中領一最重難處如朝廷不以職業責於輔臣而伺其私有過咎然後廢黜臣恐人人自全但求免過無補國家之政不為社稷之福臣無任再三冒昧懇切之至

進呈周朝三公六卿漢朝宰相兼判事

三公

太師天子所

太傅天子相

太保天子安

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其官不必備員惟其人

六卿

六卿

天官卿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今中書之任也

地官卿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春官卿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夏官卿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今樞密院之任也

秋官卿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冬官卿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屬謂大夫也每以倡九牧

阜成兆民以倡導九州牧伯大成兆民之性命歲終天子齋戒受

諫諫當有百官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質猶平

百官齋戒受質受平然後休老勞農食成歲

事勸計制國用

周禮大司徒職云二卿則公一人鄭注云三公者內

與王詢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

周禮正義云三公下兼六卿

尚書孔安國注曰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

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

之此周時三公各兼一卿之職

漢制三公分部九卿

太尉所部太常衛尉光祿三卿

司徒所部太僕鴻臚廷尉三卿

司空所部宗正少府司農三卿

唐太宗朝宰臣兼職事

蕭瑀內外考績委之司會唐之尚書省今之三司

高士廉攝太子少師特令掌選

杜如晦知選事

馬周為中書令兼右庶子

戴胄專掌選事

中宗朝宰臣崔湜與鄭愔同知選事

代宗朝宰臣元載領度支轉運使劉晏充度支鹽鐵

諸道鑄錢等事使

德宗朝宰臣喬琳兼京畿觀察使竇參兼轉運使齊

映兼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崔造判

戶部工部

文宗朝宰臣楊嗣復李珣同領諸道鹽鐵轉運使李

珣依舊判戶部鄭覃判國子祭酒

武宗朝宰臣杜琮判度支鹽鐵轉運使曹確充延資

庫使

皇朝開寶中宰臣薛居正領淮南嶺南湖南等路都

提舉三司水陸發運司同列沈義倫兼荆南劍

南等道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使

開拓輔臣兼領職任條目

三司司農寺

今戎事未息三司主天下大計而財力已困又

司農寺管天下常平倉以備水旱賑救生民亦

可督天下勸農之政今委輔臣一負兼掌重為

經制取天下歲入之利并歲給之數較之有所

不足則須專置農官以廣天地之利大變商法

以行山海之貨每至歲終具天下減省冗費之

目增息財用之法蠲放困窮之數并常平倉增收賑發之數及取天下官吏勸農課績之優者畫一進呈

群牧司

今諸路騎兵絕未精強諸軍關馬人多相與咨怨今委輔臣一員兼領專修馬政較之漢唐增葺苑監庶於多中選擇可得精強每至歲終具括買并滋息之數及揀選搭盡筋骨必可帶甲衝突者方得均與諸軍

三班院

今三班使臣數千人品流至多難於區別今委輔臣一員兼領常切選擇可任邊陲或可擒寇盜或可幹錢穀或可委親民每季具所選到人數進呈則人品自分用無不當

太常寺園子監

太常寺掌歷代禮樂上以奉天地宗廟次則正朝廷序人倫也園子監并天下學校是國家育材之府今委輔臣一員兼領以重其事每至歲終具禮樂損益之事并天下教育之數進呈

審官院流內銓

審官院流內銓是天下掄材之府今委輔臣一員兼領每至歲終具旌擢過京朝官若干黜陟過選人若干進呈

審刑大理寺刑部

經曰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天下之人生死榮辱繫於筆下禍及非辜怨動天地刑部覆較天下已斷文案并天下訴寃之奏盡得辯正今委輔臣一員兼領以重其事每至歲終具天下斷過大辟徒流若干人并特恩寬減及法寺辯雪人數并刑部覆校過公案若干道辯正寃訟若干件進呈

奏乞令兩府詳議百官起請條貫如可經久即令施行等事係刑部所陳十事內重命今一門再作劉子進呈

臣聞書曰慎乃出令出惟行在律文諸被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徒二年失錯者杖一百又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十五疋絞蓋先王重其法令使無敢動搖將以行天下之政也今觀國家每降宣勅條貫煩而無信輕而弗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蓋由朝廷近來百官起請率爾頒行既昧經常即時更改此煩而無信之驗矣又海行條貫雖是故違皆從失坐全乖律意致壞大法此輕而弗稟之甚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百官起請條貫令中書樞密院看詳會議必可經久方得施行如事干刑名者更於審刑大理寺勾明會法律官員參詳其起請內有能合律意可以久行者委中書將起請之詞刪去繁冗裁為制勅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錯亂誤有施行仍望別降勅命今後逐處當職官吏親被制書及到職後所受條貫敢故違者不以海行並從違制徒二年未到職以前所降條

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者並從本條失錯斷決杖一百
餘人犯海行條貫不指定違制刑名者並從失坐若條
貫差失於事有害逐處長吏別有機會須至便宜而行
者並須具緣由聞奏委中書樞密院詳酌如合理道即
與放罪仍便相度別從改更

奏議葬荆王

昨日奉聖旨令中書熟議荆王葬事者臣謂此議有三
其一曰年歲不利此陰陽之說也其二曰財用方困此
有司之憂也其三曰京西寇盜之後不可更有搔擾此
憂民之故也臣又別有四議乞陛下擇之其一曰諸侯
五月而葬是自古不易之典今年歲不利之說非聖人
之法言也其二曰天下財利雖困豈不能葬一皇封耶
陛下常以荆王是太宗愛子真宗愛弟雖讒惑多端陛
下仁聖力能保全使得令終豈忍送葬之際却惜財利
而廢典禮使不得及時而葬恐未副太宗真宗之意臣
為陛下惜之豈不防天下之切議哉更乞檢會先朝諸
王之薨有無權厝之者其三曰自來勅葬多是旋生事
端呼索無算臣請特傳聖旨令宋祈王守忠與三司使
副并禮官聚議合要物色務從簡儉畫一聞奏與降勅
命依所定事件應副更不得於勅外旋生事節枉費官
物仍出聖意特賜內藏庫錢帛若干備葬事使三司易
為應副如此則陛下孝德無虧光于史冊其四曰自來
勅葬枉費太多半道路供應民不聊生臣請特降嚴旨荆
王二子并左右五七人送葬外其餘婦人合存合放便

與處分更不令前去自然道路易為供頓大減冗費既
減得費耗又存得典禮此國家之正體也乞聖慈從長
處分臣待罪政府不敢不盡

奏議許懷德差遣

臣竊見許懷德在延州為不進兵擊賊及軍民虛驚拋
棄隨軍糧草遂送永興勦劾該赦釋放授秦州部署近
又西賊侵邊破蕩却熟戶一千帳不能保護却合重行
朝典以其在邊無效降充永興部署郭承佑降知相州
為轉運使糾奏充北京都部署此二人一面責降一面
遷轉天下聞之是朝廷賞罰顛倒取笑四方何以激勸
勲臣何以鑒戒情將如王信狄青實有武勇堪任管軍
亦恐未有大功遷轉太速祖宗朝任用邊將賞賜至厚
使用度充足委信至重使生殺在已惟惜官職不令滿
志恐有懈惰不思立功實前王馭將之術也又朝廷嘗
降詔所關都虞候等更不循轉候有邊功除授今却不
因功勞衝改此詔而今後國家之命全無信矣惟用兵
命將之令尤要取信繫之安危與其它號令不同如須
合轉起亦候過郊禮使作該恩方可進爵願陛下再三
思之仍乞丁寧指揮兩府今後議論賞罰不可輕易須
是有所激勸不招旁議方可施行臣謂國家承五代之
弊賴祖宗威德陛下仁聖保守四海久無禍難今四夷
已動百姓已困倉庫已虛兵旅已驕國家安危實未可
保惟賞罰之柄駕馭天下如賞罰頓失將何以保太平
之業臣切思之願陛下裁擇

奏重定臣僚奏薦子弟親戚恩澤事

宰相使相舊制子除將作監丞弟兄孫姪並授太祝奉禮
今後親弟兄孫姪并其親尊屬依舊制其餘親屬
並等第與試銜

樞密使參知政事樞密副使舊制子除太祝奉禮弟兄
孫姪并弟守秘校

今後子孫并其親尊屬並依舊制其餘親屬並與
試銜

僕射尚書舊制子除守秘校弟九孫姪並授京主簿
今後子孫并其親尊屬依舊制其餘親屬並與試

銜

三司使翰林學士侍讀侍講學士龍圖閣樞密直學士
丞郎舊制子除正字弟兄孫姪並授京主簿

今後子依舊制其親尊屬授主簿其餘親屬並等

第與試銜并齋郎

給諫舍人龍圖閣直學士知制誥大卿監龍圖天章閣
待制三司副使知雜舊制子與京主簿弟兄孫姪並授

試銜

今後長子除京主簿其餘親屬並與試銜并齋郎

正郎至帶館職員外郎遇南郊大禮合奏薦親屬者若
降在監當不得陳乞曾犯正入贓罪至追官該恩叙用
後來累官正郎者只得奏蔭子孫一名諸路轉運使提
點刑獄遇南郊大禮內有正郎帶館職員外郎自合奏
薦外餘並須於郊禮日前到任一年者方得奏薦親屬

一已上臣僚奏薦子弟親屬內長子長孫皆不拘年

甲雖本非長子長孫諸子諸孫須年十五以上弟
兄在居長者亦是姪等並須二十以上方得奏薦所奏親屬並須在

五服內者如虛增年甲并妄冒服紀並以上書詐
不實論其合奏異姓之時即不問服紀應曾奏得

子孫恩澤後其子孫亡歿本官別無孫食祿者並
許再奏子孫親屬一名更不拘年甲

一應奏蔭選人年二十五以上遇南郊大禮限半年

內許令赴銓投狀差兩制以上官三員於尚書省
鎖院置封彌謄錄司考試內習辭業試一場或論

一首或詩賦各一首詞理可采不犯不考式者為
及格與放選注官習經業者春秋禮記毛詩周易

尚書逐人各專一經並兼習律文試一場墨義十
道只問正文不問註疏五通者為及格與放選注

官剝落者且守選限經三度試不中者選限滿日
與司士參軍內有京朝官三人同罪保舉有行止

堪守官者注遠地判官簿尉如不赴試又無上件
舉主并雖曾三度就試詞業純繆對義不及格更

不理選限

一奏蔭京官候年及二十五每年春一度赴國子監
投狀差兩制已上官三員於太學鎖院依選人考

試內及格者方與差遣候兩任無私罪有本路轉
運提刑知州通判三人同罪保舉即入親民經三

度試不及格者如有三人朝臣同罪保舉有行止

可以差任者與小處監當候兩任無私罪本路轉運提刑知州通判五人同罪保舉方得親民其不赴程試又無上件官舉并雖曾三度就試詞業純繆對義不及格者未得差使如却願班行者與等第安排

奏重定職田頃畝

州職田

長吏

大藩府二十頃

防團以下州軍十頃

通判

大藩府八頃

防團以下州軍六頃

幕職官

大藩府判官五頃餘並四頃

防團以下州軍監判官三頃餘並三頃

縣職田

令

萬戶以上六頃

不滿五千戶並四頃

簿尉

萬戶以上三頃

不滿五千戶並兩頃

發運轉運使比節鎮長吏

節鎮十五頃

京軍監七頃

節鎮七頃

節鎮判官四頃餘並三頃五十畝

五千戶以上各五頃

五千戶以上各二頃

武官職田

部署頃畝比節鎮長吏

鈐轄比防團州長吏

路分都監比節鎮通判

都監比大藩府判官

監押比節鎮判官

州軍監當官員使臣職田不得過本處職官之數在縣鎮監當不得過簿尉之數

錄事參軍比本州判官判司比倚郭縣簿尉

一無職田處及有職田而頃畝少處并元標得山石積滌之地不可耕植者限三年內檢括官荒田并

戶絕地土及五年以上逃田支撥添換其係官庄田見有人戶出納租課者不得一例支撥如逐縣

職田比今來所定頃畝數目不足即據見在重與上下衆官等第均分如地內有桑棗蔬果之利者

即以所收宜利約度比附逐處地利折充職田頃畝其田許逐廳自差公人勾當并招置客戶每頃

占客不得過三戶即不得令州縣差人勾當及招客戶或遇災傷並令檢災傷官員依例檢覆的實

分數減放子利如逐處官員為恐減下職田子利却一例不肯收接人戶灾傷詞狀者並從違制定

斷其本官職田上見收子利盡底納官如將地土影庇令免却合入差徭及抑配虛作租佃令出課

利入己者並以受所監臨財物贓罪論所差勾當

人亦行嚴斷仍今提點刑獄司專切覺察轄下官
負職田欺弊犯者畫時勒鞠施行內情理頗重失
於覺察者本司官負當議勒劾各降差遣或有該
說不盡事理仰逐處起請聞奏

奏重定臣僚轉官及差遣體例

一今後兩地臣僚非有勲德善狀即不得非時進秩或
非次罷免者仍不以轉官帶職為例

一兩省以上自來四年勒會轉官今後並具履歷取旨
一舊制京朝官三周年磨勘私罪并曾降差遣者四周
年職罪者五周年今後內外差遣京朝官無職私
罪者依舊三周年磨勘磨勘年限內犯私罪并公
罪曾降差遣者四周年有入已職罪者五周年每
遇磨勘仰審官院先具元犯情理入已不入已因
依輕重并今度磨勘年限內有無勞績及舉主人
數進呈取旨如經兩度取旨磨勘各有勞績及有
同罪舉主三人以上又無私過者即依常例三周
年磨勘更不先取旨其到關守候差遣入於指射
路分內未有闕以前并受差遣以後待闕及得替
赴任公程月日水計綱並許通計磨勘如守候差
遣入於元指射合入路分內有闕不就則將守候
差遣半年後月日并假限外及得替赴任公程外
住滯日數並不得理入磨勘之限

一今後京朝官上章陳乞并於中書審官院求就在京
差遣者此後各須投狀並五周年磨勘所有前後資考即

許通計如因省府等處保舉及准條貫差入在京
勾當者依舊三周年磨勘即不得保舉及選差見
任兩地并大兩省以上及省府臺諫官有服紀親
屬入在京差遣

一已上差遣京朝官并陳乞在京勾當京朝官自降勅
以前轉官及一周年者將來且依舊制年限磨勘
一次其已得在京差遣未曾勾當却求外任者並
聽

一今後文武臣僚善政異績可為衆範或勸課農耕厚
獲美利或差鞠獄累雪冤枉或在京監當庫務能
革大弊因省得錢物萬數多者委所屬保明聞奏
量事跡大小特與改官不隔磨勘或陞陟差遣其
幕職州縣官未該磨勘而有上項勞政者亦與比
類升擢如保明不實以上書詐不實論

一朝官轉至員外郎須自任陞朝官後有安撫轉運使
提點刑獄或清望官共五人同罪保舉并三周年
內無私罪者方得磨勘員外郎轉至正郎須自任
員外郎後有上項官五人同罪保舉并三周年內
無私罪方得磨勘已上如舉主不足五周年無公
私過犯者亦與磨勘郎中轉少卿監亦依此施行
少卿監轉大卿監并轉諫議大夫並取聖選指揮

一今後京朝官幕職州縣官到審官院流內銓差注日
仰銓院體量如有事狀很濫老疾愚昧之人不稱
事任並別取旨本司不舉仰御史臺彈劾

奏乞於陝西河東沿邊行贖法

臣竊見陝西河東邊計不足遂鑄鐵錢以助軍費而民多盜鑄日犯極典為法之弊久將不堪臣觀舜典曰金作贖刑又呂刑曰五刑不簡正于五罰注謂不應五刑是虞舜周公皆用贖法孔子刪書垂于後世明其可行之法也歷代嘗行今久不用人或疑之臣欲乞且於陝西河東沿邊次邊州軍行之候戎事稍息官不闕用則別從朝旨今具條如後

舜典曰金作贖刑出黃金以贖罪

呂刑曰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不簡按謂不應五刑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於五過從赦免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荆辟疑赦其罰倍差官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

罰千鍰

漢惠帝民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今民出買爵之數直錢一萬

文帝輪粟縣官得以除罪

武帝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梁高祖詔依周漢舊典有罪入贖外詳為條格以時

奏聞

齊武時以尚書令王亮侍中王瑩僕射沈約等參定

刑書其制刑為十五等之差棄市以上為死罪

梟其首其次棄形二歲已上為耐罪言各隨仗

能而任使之也有髡鉗五歲刑笞三百收贖絹

男子六百疋又有四歲刑男子四十八疋又有

三歲刑男子三十六疋又有二歲刑男子二十

四疋罰金一兩已上為贖罪贖死者金二斤男

子十六疋贖髡鉗五歲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

二兩男子十四疋贖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

子十二疋贖三歲刑者金一斤四兩男子十疋

贖二歲刑者金一斤男子八疋罰金十二兩者

男子六疋罰金八兩者男子四疋罰金四兩者

男子二疋罰金二兩者男子一疋罰金一兩者

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

罰不服正于五過以贖論故為此十五等之差

一徒以上罪不贖

一杖以下罪依下項

一侵損於人者皆不贖侵謂使物損

一兵士公人不贖內公人不因公事私自失誤者亦

聽贖

一為盜并造作詐偽及誣告論不干已事者皆不贖

一捕捉賊盜公人違限等罪不贖

一與販私茶鹽醞賣私酒并賭博人並不贖

一所犯罪新條該贖至第三犯者不贖

一眾人共犯一事合贖富貴不均者不贖內有物力

願與眾人納罰錢者即皆聽贖造意人不可以貧

富不贖

一軍人百姓同犯一事者不贖

一應有蔭并老小疾患之類但舊條合贖者並依舊法每斤納錢一百二十文足

一舊條不該贖而今得贖者並取情願之人其銅每斤納錢一貫二百文足亦許以粟帛依時價折納其錢無物贖納者自依常法區分

一逐縣典押保舉有行止會筆札曹司一名赴本州法司習學法律委本州長吏以下聚廳試驗稍通刑名義理即放歸本縣充法司候三周年檢斷無失者與轉一資有失誤無贖私者五年與轉一資

一所斷贖刑失錯者官吏各準其罪不以失減官典受贖者並以枉法贓論

奏災異後合行四事

臣近日屢聞德音以災異數見畏天罪已此實聖帝明王至仁之體也天下幸甚幸甚昨日宰臣等再奉聖旨不須謝過但自行事此又濟時責實之要也臣等敢不惶恐思竭誠志以副宵旰之意臣觀自古國家皆有災異但盛德善政及於天下人不敢怨叛則雖有災異而無禍變也如其德衰政暴兆民怨叛故災異之出多成禍變也陛下今既畏天之戒上憂宗社下憂生靈固已得堯湯之心矣如更行堯湯之事使天下受賜其有災異適足增陛下之盛德臣待罪輔臣經年無狀四方多事未敢引退恐負君親擢用之意臣竊觀自祥符年後以至今日火不炎上之災已十數度又累有地震之異

今夏蝗秋潦人多妖言雖陛下修德罪已自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而念及生民若不違處臣請行此數事少助陛下救生民之萬一惟聖心裁擇

一委天下按察使省視官吏老耄者罷之貪濁者劾之昏懦者逐之是能去諛吏而糾慢政也至於

激勸善政之術即未著明其官吏中有畏上位之威希意望進或矯修廉節而爭為猛政求集

事之名者務為暴斂求盡公之稱者專用深文政尚虛聲人受實弊資產竭於科率舉動觸於

刑憲生民困苦善人嗟痛此天下怨叛之本也秦以天下怨叛而亡漢以救秦之弊而興臣請

詔諸路按察官除常程糾察舉薦外於轄下知州知縣縣令中別選潔已愛民顯有善政得百

姓名如倚父母者各具有的實事狀舉三兩人特與改官再任或陞陟委用如此則天下官吏

知陛下憂赤子之心各務愛民求理不為苛政足以息生民之怨叛也如所舉不實仰御史臺

彈奏當議重行貶黜令別進呈唐時選刺史縣令條目便乞約附施行

一天下官吏明賢者絕少愚暗者至多民訟不能辨吏姦不能防聽斷十事差失者五六轉運使提

點刑獄但采其虛聲豈能徧閱其實故刑罰不中且有枉濫其奏按子朝廷者千百事中心二

事耳其奏到案牘下審刑大理寺又只據案文

不察情實惟務盡法豈恤非辜或無正條則引
 謬例一斷之後雖冤莫伸或能理雪百無一二
 其間死生榮辱傷人之情實損和氣者多矣古
 者一刑不當而三年大旱著於史策以戒來代
 非虛言也況天下枉濫之法寧不召災沴之應
 耶臣請詔天下按察官專切體量州縣長吏及
 刑獄法官有用法枉曲侵害良善者具事狀奏
 聞候到朝廷詳其情理別行降黜其審刑大理
 寺乞選輔臣一員兼領以慎重天下之法今檢
 尋自來斷案及舊例削其謬誤可存留者著為
 例冊

一今諸道常平倉司農寺管轄官小權輕主張不逮
 逐處提點刑獄多不舉職盡被州府借出常平
 倉錢本使用致不能及時聚糴每有災沴及其
 遣使安撫雖民委溝壑而倉廩空虛無所振發
 徒有安撫之名且無救恤之實又國家養民之
 政本尚務農因民之利而利之則朝廷不勞心
 而民自養之矣臣請選輔臣一員兼領司農寺
 力主天下常平倉使時聚糴以防災沴并詔諸
 路提點刑獄今後得替上殿並先進呈本路常
 平倉斛斛數目方得別奏公事移任者亦須依
 此發奏後方得起離仰司農寺常切糾舉及委
 輔臣等速定勸農賞罰條約頒行天下
 一天下茶鹽出於山海是天地之利以養萬民也近

古以來官禁其源人多犯法今又絕商旅之路
 官自行販困于運置其民庶私販者徒流兵稍
 盜取者絞配歲有千萬人罹此刑禍是有司與
 民爭利作為此制皆非先王之法也及以官販
 之利較其商旅則增息非多而固護之弊未能
 革者俟陛下之睿斷爾臣請詔天下茶鹽之法
 盡使行商以去苛刻之刑以息運置之勞以取
 長久之利此亦助陛下修德省刑之萬一也
 奏贖法等三事

臣數日前面奏三代帝王子孫綿遠蓋由積德之深臣
 請陛下日修至仁之德下及民庶以感動天地此聖嗣
 無疆之本也今有劄子三道進呈內一道為議贖法事
 即乞降出

臣近親詔旨令御史臺審刑院大理寺修編勅所同議
 贖刑此陛下至德深仁被于億姓天下幸甚今諫官孫
 甫上言乞今大臣定奪施行臣欲乞特降聖旨令中書
 樞密院同與見議官員疾速定奪聞奏仍乞且贖杖罪
 已下情理輕者所貴易行取
 進止
 臣聞唐武德九年八月十八日詔曰觀省官掖其數寔
 多憫茲深閉久離親族一時減省各從娶媾自是官中
 前後所出三千餘人又正觀二年十月二日太宗謂侍
 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惜實可憫隋氏末年求採無已此
 皆竭人財力朕所不取掃灑之餘更何所用於是命尚

書右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門揀出之臣不知今來宮中人數幾多或供使有餘宜降詔旨特令減放以遂物性又省冗費亦人君盛德之事可以感動天意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上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下

後學時兆文校正

後學黃姬水校正

後學李鳳翔校正

十五世孫唐又同校

十六世孫惟元同校

邊事

奏陝西河北攻守等策

臣蒙聖恩非次獎擢待罪兩府日夜憂迫恐負陛下委用之意臣等誠無所長但塞下初還粗知邊事不敢有隱臣等聞三代以還皆有戎狄之患以至侵陵中國被于渭洛齊晉逐之於前秦漢驅之於後中原始清人倫乃叙逮于西晉之弱群胡猾夏天寶之末石晉之際中國不幸皆罹其害自周世宗北征之後雖疆土未復夷夏稍分我祖宗奕世修備大庇生民今西北二方復相交構突困中國元昊率先叛命兵犯延安次犯鎮戎殺傷軍民曾無虛歲中國之兵討伐未利而北虜舉十萬衆謂元昊是舅甥之邦責中國不當稱兵此交構之跡更何疑哉國家以生民之故增物帛以續盟好彼既獲利方肯旋師今乘西夏通順之議又欲主盟邀功自尊大元昊屢戰勝且倚北戎事勢雖求通順實欲息肩亦如此戎大獲厚利候其物力稍豐可以舉衆則必長驅深入有吞并關隴之志何以知之昨定川之戰我師不

利彼作偽詔誘脅邊人欲定關中其謀不細蓋漢多叛人陷於窮漢衣食嗜好皆不如意必以符堅劉元海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昊使其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為賊之謀也朝廷若從其通順則北戎邀功自為主盟下視中國要求無厭多方困我而終於用兵矣若拒絕其意則元昊今秋必復大舉北虜亦必遣使問我拒絕元昊之故或便稱兵塞外張勢脅我國家至時寧不疑懼必於陝西選將抽兵移于河北未戰而西陲已虛元昊乘虛而來必得志於關輔此二虜交搆之勢何以禦之臣等思度是和與不和俱為大患然則為今之謀者莫若擇師練兵處置邊事日夜計略為用武之策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事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則盟約可久矣如不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因可擊未必能為中國患也臣等請畫一言之

一和策

臣觀西戎蓄禍積有歲年德明在時已聞僭擬元昊方壯遂肆凶驕外倚北戎內凌中國屢戰屢勝未嘗挫衄而乃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猶干請多端姦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為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應天順人百戰百勝猶屈於突厥當戎王始亡為之舉哀廢朝三日遣百寮詣館弔其來使其屈禮之甚也又太宗騎六騎於渭上見頡利與語復親與之盟頡利既退左右勸擊之太宗謂我擊彼敗懼而修

德後患必深乃周旋俯就使之驕怠一旦遣李靖擒之威振四極此盛王之謀也陛下如唐高祖太宗隆禮敦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為實事彼不肯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皆宜如此則結好之策未有失也

二陝西守策

元昊自來通順之時歲受恩賜朝廷撫納甚厚未嘗有失尚猶時擾邊境殺戮將吏暨叛命以來累次大舉曾無沮敗乃求通順實蓄陰謀非屈伏之志也朝廷若以權宜許之更當嚴
西久屯大兵供費殫竭減兵則守備不足不減則物
已困臣等請緣邊城寨愈加繕完使戎虜之心無所窺伺又久守之計須用土兵各諳山川多習戰鬪比之東兵戰守功倍然緣邊次邊土兵數少分守不足更當於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襄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即遷其家而團集之況昨來慶州創起大順城欲置振武保捷兵兩指揮仍於永興華耀土兵中召其願守寨者而應募甚眾何則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或得代歸營而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豈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其家離婦頗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則怨起如得併遷其家於緣邊住營更免出軍父母妻子樂於完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或謂若土兵携家居于塞下則全分請給其實尤多不然土兵月給差少又素號精強使之戍邊於東兵數復可減然於逐路漸為增益二年已來方能整固非一

朝可驟改也。又陝西新剽保捷土兵其中尪弱不堪戰陳者宜沙汰之使歸于田畝既省軍費復增農力然後東兵三分中一分屯邊以助土兵之勢一分移入次邊或屯關輔以息餽餉之困一分歸京師以嚴禁衛之防彼如納欵未變則東兵三分中更可減退又綠邊無稅之地所招弓箭手必使聚居險要每一兩指揮共修一堡以完其家與城寨相應彼戎小至則使屬戶蕃兵暨弓箭手與諸寨土兵共力禦捍彼戎大舉則二旬之前必聞舉集我之次邊軍馬盡可勾呼駐於堅城以待敵之進退綠邊山岷重複被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疾速俟其得勝使我師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虜掠過越險阻更無顧慮我若持重不戰則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糧草無所給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困弊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險又未能決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於山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輕而寡弱可擊可逐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奇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乘其弊彼將進而有不禍不三兩舉勢必敗亡此守策之要也。

三陝西攻策

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惟橫山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習戰鬪與漢界相附每大舉入寇必為前鋒故四戎以山界蕃部為強兵漢家以山界屬戶及弓箭為善戰以此觀

之各以邊人為強理固明矣所以秦漢驅逐西戎必先得山界彼則遠遁然後以河為限寇不深入儻元昊歸款則請假和策以待之如未通順或順而翻覆則有可攻之策非窮兵黷武角勝於絕漠之外也臣等嘗計陝西四路之兵總數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歲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動舉歲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賊人之謀果犯何路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併攻一路故犬羊之衆動號十餘萬人以我分散之兵拒彼專一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放敗且彼為客當勞而返逸我為主當逸而返勞我若復用此計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等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為三軍以新定陣法訓練歲餘俟其精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掠於橫山更進兵降者納質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困彼勢將潰歸則我環慶之軍復出焉彼若再圖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使賊奔命不暇部落擄怨則我兵勢自振如宥州綏州金湯白豹折臺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山界蕃部去元昊且遠求援不及又我以堅城據之以精兵臨之彼既樂其土復逼以威必須歸附以圖安全三五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橫山之勢可謂斷其右臂矣矧漢唐之舊

疆豈今日之生事也

四河北備策

臣等於陝西緣邊頗究利害所陳三策必可施用而國家禦戎之計在北爲大臣等敢不經心且北戎久強在後唐日以兵四十萬送石高祖至洛陽立爲天子而還遂與石晉爲父子之邦邇求無厭晉不能支一旦繫起長驅南牧直抵京師虜石少主及當時公卿盡室而去幽燕遂陷爲中原千古之耻尙未能雪國家以生靈之故與之結和將休兵養民有所待也及天下無事人人懷安不復有征戰之議前年北虜驟變詭謀稱兵燕薊有背盟之變割地之請國家倉卒無備難於用兵遂增重路以續前好彼既獲利方肯旋師今乘元昊通順之議又欲邀主盟之功其勢愈重苟不大爲之備禍未可量臣等固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一密爲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一密爲經略者自河朔罷兵以來幾四十年州郡因循武事廢弛凡謀與葺則罪其引惹昨朝廷選差轉運使蓋欲革去舊弊預爲之防然既有本職則日爲冗事所嬰未暇周慮請選有材識近臣假以都轉運使之名暫往經畫使親視邊壘精究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而更置之不出半年歸奏關下更令中書樞密院子細詢訪熟議經久之計若虜情驟變則我有以待之矣二再議兵屯者自來真定府定州高陽關分爲三路其所轄兵馬未甚整齊乃有一

州兵馬却屬兩路之處又未曉本路將來於何處控扼合用重兵若干又甚處只宜固守合屯兵若干及三路互相應援次第須差近臣往彼密爲經略方可預定法制臨時不至差失或事宜未動亦當相度兵馬合那減於何處駐泊使就芻糧以省邊費庶免先自匱乏至用兵之日重困生民三專於選將者委樞密院於閣門祇候使臣已上選人三班院使臣中選人殿前馬步軍司於軍旅中選人或有智略或有材武堪邊上試用者逐旋進呈據選到人數以籍記之候本路有關則從而差授如此則三二年間得人多矣四急於教戰者於陝西四路抽取會押戰隊使臣十數人更授以新議八陣之法遣往河北閱習諸軍使各知奇正循環之術應敵無窮五訓練義勇者今河北所籍義勇雖約唐之府兵法制三時農務一時教戰然未建府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縣令可治兵者并增置將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法應敵可用斯則強兵制勝之本矣六修京師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契丹一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于今驕慢必謂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我以京師無備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戰或不勝則胡馬益驕更無顧慮直叩澶淵張犯關之勢至時遣使邀我欲以大河爲界我旣無備將何以禦從之不可拒之必難又振逼京師何以爲計若京城堅完則戒河朔重兵不與之戰彼不能戰則無乘勢之氣欲謀深入

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可也是則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時起六里內男女城長安二年而畢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畢考法於古擇利于今京城之修蓋無疑矣然須二年成之則民不勞苦人不驚駭矣七密定討伐之謀者彼幽燕數州人本漢俗思漢之意子孫不忘太宗皇帝既克河東乘勝北討數州吏民望風請命惟幽州未破我軍虛驚班師以來歲月緜遠如天限其比無復輕議一昨盟好已搖安保其往賞訓兵養馬密為方略以待其變未變則我不先舉變則我有後圖指彼數州決其收復使彼思漢之俗復為吾民成太宗皇帝赫怒之志雪石晉千古之耻則陛下之功如天如日著於無窮矣

奏陝西河北畫一利害事

陝西八事

- 一相度緣邊城寨未堅牢處更加修完
- 二陝西諸州土兵內招願守寨者移為邊兵
- 三新刺保捷土兵內有尪弱不堪戰陣者減放歸農
- 四移減東兵入次邊州軍駐泊以就糧草有事宜則勾赴邊上
- 五緣邊弓箭手逐一兩指揮各築堡子居住
- 六逐路差人密切先相度下山川要害可控扼處并可伏兵之處
- 七逐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

騎兵三千以備攻戰

八相度下橫山一帶要害之地如進兵攻討則據險修寨以奪其地就降其衆

河北五事

一遣才臣權領河北轉運使密令經度邊事

二再議河北三路合屯兵去處

三委樞密院於閣門祇候以上選人三班院於使臣中選人逐十日或一月具選人數進呈

四於陝西抽揀戰隊使臣十數人授以新議八陣之法教習諸軍

五河北州縣專選知州知縣縣令可以治兵者教習

義勇并增置將校

奏元昊求和所爭疆界乞更不問

臣竊觀史籍見前代帝王與戎狄結和通好禮意甚重非志不高而力不足也蓋懼邊事不息困耗生民用兵久之必生他變而為社稷之憂如漢高帝唐太宗身經百戰大服天下不敢黷武而屈事戎狄者正為此也及其國力強盛將帥得人則長驅破虜以雪天下之耻今北虜西戎合謀并力夾困中原西兵數年未能平定近方遣使往復以議通順而延州塞門并河東豐州之地舊有屬戶居之則為我利自元昊驅掠西去遂為隙地中國利害不繫於此今衆議須欲復得塞門以全疆土借如祖宗朝北陷易州西失靈夏及其和好皆略而不言耻以前失之醜而求無用之地也今西戎愆不足與

爭但名體已順餘可假借以成和好然後重議邊事退
移兵馬減省糧草須我生民勤我稼穡選將練士使國
富民強以待四夷之變此帝王有道之術社稷無窮之
富也如欲與戎狄理曲直決勝負以耗兆民以危天下
語之則易行之實難臣備位二府當思安危大計不敢
避人謗議上下其說累陛下包荒之德以重增宵旰之
憂臣不勝懼迫惶恐之至

奏為陝西西路入中糧草及支移二稅

臣竊見陝西四路各屯重兵所入中糧草又無定數並
支却京師錢帛久而行之府庫須竭又支移關輔二稅
往邊上送納道路險阻百姓勞費亦已凋弊至於轉運
司經畫財利應副邊上每年亦無定額縱使元昊納款
未能頓解邊兵悠久何以支濟自來朝廷已差逐路經
略兼計畫糧草即未責事任伏望聖慈指揮更選差朝
臣四人充陝西四路經略計畫判官專管本路稅賦課
利及圖回管田等事仍令三司將逐路軍馬并見在糧
草數目約度今後每年各計入中若干石於京師支給
見錢比舊日十分中減下三分各令陝西轉運司約度
逐路稅賦課利數目外每年各令支助錢帛若干既糧
草錢帛皆是定額自然各務省節須揀精銳養贍及將
蕃部弓箭手相兼使用不更占冗兵既公邊入中有數
必自那移軍馬入次邊及近裏州軍駐劄其四路經略
計畫判官便當知州差遣與本路經略使及知州軍等
如能依此減省入中萬數及圖回財用不至虧誤即加

獎擢此軍國之大計乞聖慈留意

奏論陝西兵馬利害

臣竊知陝西禁軍廂軍不下二十萬衆防秋在近必須
養育訓練以期成功在平豐以衣食使壯其力積以金
帛示有厚賞牛酒以悅之律罰以威之如此則兵有闢
志將以增氣雖二十萬衆合為一心有守必堅有戰必
強平寇之期臣可卜也若飢不足其食寒不足其衣出
無壯力入無厚賞軍有退志將必喪氣雖二十萬衆或
有二心守則不堅戰則不強平寇之期未可卜也於弓
箭手民兵肯戰守之時事須賞勸所用金帛誠須大備
今陝西百姓已虛三軍未振或聞三說之法可以備邊
以臣所見今推貨務商客纔有一百來名縱許於陝西
河東路以三說入中即緣商客未多且可少助糧草而
已若金銀錢帛則歲時之內必難充足臣所以請放行
向南監客使客旅入納糧草并金銀錢帛數更有逐處
富實之家不為商旅者必須以利勸之臣請逐處勸誘
入納上件物色一件納及得萬數除給與向南未鹽交
鈔外更與恩澤一萬貫者與上佐官三萬貫者京官致
仕如曾應舉到省與本科出身除家便官願班行安排
或不就差遣者亦聽所貴防秋之期頗有邊備乞朝廷
速為大計使百姓樂輸三軍樂戰則夷狄不利中外無
憂山海之利何足以各國家安危之計在聖心英斷天
下幸甚

奏陝西主帥帶押蕃落使

臣竊見環慶路熟戶蕃部約及二萬人內只蕃官一千餘人各有請受每人惟有料錢亦無月糧衣賜所費少於養贍長行兵士皆能辛苦熟於戰聞如撫馭之間恩威得所大可防托邊界減得兵馬今來環州种世衡原州蔣偕撫馭蕃部最有長愛緩急可以呼集使喚欲乞朝廷先授此二人兼管轄蕃部使所貴激勸邊臣於熟戶用心專加統領緩急使喚漸可減得戍兵萬數其四路主帥亦令依舊時節度並帶蕃部使

奏乞宣諭大臣定河東捍禦策

臣竊見契丹遣使來朝廷言欲西征今邊上探報皆稱契丹大發兵馬討伐呆家族并夾山部落及稱亦與元昊兵馬相殺又報元昊亦已點集左廂軍馬既是二國舉動大兵必有大事以臣料之夾山等蕃部小族豈二國盡舉大兵攻討此可疑一也又元昊自來惟倚契丹侵凌中原今無大故何敢便與契丹相絕而舉兵相持此可疑二也自古聖賢議論皆稱夷狄無信今朝廷便欲倚憑此可疑三也前來契丹邀中國進納物帛欲屈伏朝廷元昊僭號擾邊屢擒將帥如盟信可保何至此今日之舉又可疑四也河東地震數年占書亦主城陷今二國之兵萃於彼方此又大可疑五也又邊上探得契丹遣使二道至南山寧化軍岢嵐軍後面覲步谷口道路此又大疑六也設或二國不守盟信卒然奔衝以數十萬衆乘不備而來河東軍馬不多名將極少衆寡不敵誰敢決戰此大可憂一也契丹素善攻城今探得

點集床子弩并砲手皆攻城之具與昔時不同況元昊界無城可攻如却入漢界併攻三兩城破而屠之則其餘城乘風可下此大可憂二也萬一此度却未奔衝以取中國之信使安於疑為後舉之策此大可憂三也今乞聖慈顧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與元昊連衡則乞今日同署一奏納於御前使中外安靜不更憂疑他日或誤大事責有所歸如大臣不敢保信則乞指揮大臣今日更不歸驪便畫禦捍之策抽何路軍馬用何人將帥添若干錢帛據何處要害如此定策猶恐後時不能當二虜之勢或更因循度日直候大寇入境然後為謀則河東一傾危逼宗社臣待罪兩府義當極論不敢有隱繫聖斷處之

奏乞拒契丹所請絕元昊和約

臣竊見契丹來書謀事在邀功勢將構難還答之際尤宜慎重

一書中言元昊於中國名體未順特為朝廷行征討其邀功之意又大於前若許他此舉將來何以禮報此一難也

一書中次言請朝廷絕元昊竊觀元昊所上書削號稱臣名體順雖未為誠信苟遣人來納誓書朝廷何辭拒之元昊昨來納款尚不肯言契丹指蹤朝廷豈可言契丹之意以拒其和如無名而拒則我自失信而從契丹之請此二難也

一元昊於契丹從來未聞有不臣之狀或實於他邊

界曾有相傷况是三二百戶彼亦自可問罪何故便要朝廷絕元昊進貢若朝廷因而從之苟元昊不日却謝過於契丹又納其請則與元昊依舊相連我與元昊怨隙轉大朝廷一失其守長四夷輕中國之心此三難也

一契丹今來逼朝廷絕元昊之款我若不敢違拒而據從之將來契丹却稱元昊已謝過設盟更不討伐却逼朝廷與元昊通和是朝廷已失所守豈能更抗契丹之辭此四難也

一朝廷若以契丹之故阻絕元昊大信一失將來却以何辭與他和約縱巧能設辭元昊豈肯以前來所許屈伏於朝廷必乘我之失大有呼索此五難也

一元昊或納誓書既不可阻今契丹所請或即阻之誠朝廷之所重也然契丹元昊本來連謀今日之情未可憑信臣請朝廷建德擇之謀以待一虜不必求二虜真偽之情邊事如此恐誤大計不敢不言

奏為契丹請絕元昊進貢利害

臣竊見契丹來書稱朝廷曾請契丹止過元昊今聞名體未順遂舉兵討伐又請朝廷絕元昊進貢契丹安肯為朝廷特舉大兵以討元昊此不可信一也若自與元昊有隙必行討伐其人使即合堅請阻絕元昊何却只問楊守素性來次第是無必討之意此不可信二也余

靖等今有見虜主親信須指揮夏州令楊守素入南朝勾當必是動有關報今來虜使却言北朝並不知子細此不可信三也萬一契丹必有深隙須行討伐必堅要阻絕元昊豈暇問於南朝名體順不順顯是契丹虛稱為朝廷西征駐重兵於雲朔如元昊以誓書未立入寇河東亦足相為聲援得至則享厚利如元昊更不入寇納誓書于朝廷則契丹自為因行討伐使元昊入貢以此為功而駐兵雲朔以邀重報是契丹進退有利而俱為我害也臣謂朝廷今日答書則易將報必難而專於致賂欲滿虜志則契丹大兵豈肯虛舉而善退願朝廷熟慮此是先且大議備邊之策然後遣使往來使虜知我有備無必勝之理則亦可以過其邀功求報之心縱肯盟好亦有以待之少減生靈之禍

奏乞將邊任官負三年滿日乞特轉一資

臣等竊見陝西河東沿邊州軍城寨主兵武臣并都監巡檢寨主監押等自來與諸處武臣班行一例五年磨勘既勞逸不均又遷轉無別是致各圖優穩不就邊任以此將佐而下常患乏人况戰守之地責其死節苟循常規將何以勸臣等欲乞朝廷別立條制應陝西河東沿邊州軍滿三周年者並與特轉一資不隔磨勘所貴邊上例各得人為經久之備

奏乞重定戰功賞格

臣等竊見用兵以來戰陣行賞逐處起請所見各異或謂須要首級或謂當錄陣前得力之人至於使臣軍負

並不許手下人所獲分數亦與士卒一般校功是以人無適從軍邊事臣等欲乞朝廷將元定賞格并諸處起請條貫重行定奪頒下諸路所貴軍中知信第賞無差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編錄緣邊部署司條貫宣勅事

臣等竊聞朝廷已議差官刪定天聖編勅所有諸路邊部署司前後承受宣勅條貫不少當用兵之際再合參詳兼慮諸處多有漏落臣等欲乞朝廷指揮諸路邊部署司令具錄前後宣勅條貫候到亦令相度編錄如一司一務編勅之例頒下逐處各令遵守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差新轉京官人充邊知縣事

臣等竊見陝西河東河北沿邊州軍當用兵備寇之際逐縣令長尤要得人自來除合差京朝官外其餘並從銓司擬注別無選擇之法臣等欲乞特降指揮令後陝西河東河北沿邊州軍三千戶已上縣令員闕並差奏舉磨勘新轉京官人充填與當西川差遣所貴邊遠之地人受其賜亦使才俊之流諳練邊事他日選用不乏人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免關中支移二稅却乞於次邊入中斛

計

臣竊見陝西數年以來科率百端民力大困州縣督責不能存濟兵間軍爲民患者是支移稅賦轉般斛計赴延州保安軍山坡險惡一路食物草料常時踴貴人戶

往彼輸納比別路所貴三倍比本處州縣送納所費五倍害民若此實非久計臣等欲乞朝廷指揮都轉運司體量關輔今來灾旱民力困乏如邊儲有備其二稅與免支移并邊上入中斛計大段價高出却京師見錢銀絹萬數浩瀚亦令相度權於次邊州軍入中所貴減得官中貴價既次邊有備則每遇事宜稍慢可以退那軍馬於次邊就食糧草既稍蘇民瘵又不誤軍期如此守邊庶爲得策

奏乞許陝西四路經略司回易錢帛

臣等竊以西陲用兵以來沿邊所費錢帛萬數浩瀚官司屈乏未能充用其鄰近等四路帥臣雖有管本路糧草之名然轉運司終是本職故不敢專行計置若不委之經度即邊計常是不足臣等欲乞特降指揮下鄰近環慶涇原秦鳳路經略使司應本路州軍所管錢帛並許選差除廉幹使臣公人等任便回易其收到利錢明入省帳收附所有勾當人等如能大段回易得利息委本司具數保明聞奏特與相度酬賞所貴有助軍費少紓民力

奏策試方略等人各與緣邊差遣事

臣等竊見河北陝西河東自來策試方略并南省特奏名受恩澤人或未該放選及不理選限者雖程試之下偶不及等或曉習邊事經歷艱苦或鄉曲有譽年未衰退若只假以虛名實恐多有遺滯况沿邊次邊小處判司簿尉并鎮寨中務場常是闕官或於近裏差官往彼

勾當到本處却關官員甚有廢事臣等欲乞特降指揮
下河北陝西河東轉運司應本路策試方略并南省特
奏名人得雜出身試銜齋郎等未該放選及長司馬士
文學助教等並不理選限者如願入邊遠即相度年未
衰老有心力行止勾當得事之人具保明申奏與注陝
西沿邊次邊小處判司簿尉內監權新置酒稅等場務
者只與驛券更不支本官料錢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減武臣充提刑及令樞密院三班選人

進呈

今西北二方交困中原驍威如此國家禦捍實在三邊
不惟戰將乏人其知州知軍并駐泊都監大寨寨主常
要有心力人勾當方可主兵馬安緝蕃部嚴治城寨體
探事機今來諸路提點刑獄多占却心力使臣或邊上
倉卒要人終是怯懼不堪任使欲乞特降聖旨諸路提
點刑獄除川廣福建路依舊差文臣武職相兼外其餘
路分只令文資勾當却留武職揀選少壯有精神者並
與三路邊上差遣令慣習邊事或年甲雖高素有心力
未至衰老者亦可充邊上知州軍駐泊都監勾當頗濟
事務如無精神心力則是不材之人豈堪為按察之官
溼清部下因此便可退入閑慢差使庶免取笑四方仍
乞委樞密院除揀選上項提點刑獄使臣外更常切於
武臣中選人及令三班院亦常選人逐月一度具選到
人姓名聞奏引見與沿邊次邊差遣所貴邊上多得有
精神心力之人既久於其事則漸增膽勇緩急可用此

奏乞揀選往邊上屯駐兵士

乃養育將材禦備戎寇之要也至於川廣荆湖近蠻之
處亦乞重選知州軍都巡檢等以鎮撫邊界存活生民
臣竊見去年以來自京差撥禁軍往陝西邊上屯戍內
有諸處鄉軍願到經販之人并向南諸處廂軍揀上添
填逐指揮內有小弱怯懦之人道路指笑及到邊上不
堪披帶教閱虛破禁軍諸般請受支賜今來又差發兵
士五千人往秦州添屯并續有諸軍發往邊上替換欲
乞指揮下殿前馬步軍司應在京及畿內諸軍今來并
向去合起發往邊上兵士並須逐指揮依次勾來本司
子細揀選下小弱不堪披帶之人更不令發往邊上其
揀下小弱人數內元係在京諸司庫務并外路廂軍如
却願歸本處舊指揮者並令送還內有身材比舊等樣
小三兩指却少壯得力者即不得揀下所有年老病患
之人即等第與剩員安排其逐指揮人員年老疾患不
得力者亦便揀選別與安排却於本指揮向下人員十
將內揀選得功并武藝高強人升一兩資權管勾當候
轉員日依本資施行如本指揮人員十將內無可選揀
即於以次指揮內選揀令權管補填勾當所貴在路便
有幹了軍員部轄各得齊整不至依前作過其所差兵
士本營在外州軍府者即委逐處長吏都監監押依此
揀選起發仍乞指揮諸路部署司將去年秋後差到屯
駐駐泊并今後差到兵士並依此揀選施行訖逐旋開
坐聞奏所定武藝高強須以弓弩
別定斗力及射觀格式

奏乞揀汰邊年高病患軍員

臣等竊見用兵之處諸軍內若有指揮使員家得力則不唯訓練齊整兼臨陣之時各能將領其下士卒方肯用命若人員不甚得力則向下兵士例各驕惰不受指蹤多致退敗顯是軍氣強弱繫於將校今來邊上諸軍人員甚有年老病患全不得力之人兼更有見闕人數不少若不早行選擇則恐將來依前慢事臣等欲乞朝廷於都知押班及近上內臣內選差諸歷邊事者三員內二員往陝西路一員往河東路計會逐處經略部署司勾集管下屯駐駐泊就糧諸軍人員司共揀選如內有年高脚手沉重并疾患羸弱不堪披帶及愚慙全無精神不能部轄者並開坐申奏內屯駐駐泊人員一面發遣赴關別與安排所有就糧指揮人員即更於逐人名下各令指射願管廂軍去處聞奏仍勒在本管聽候朝旨候揀選畢即據指揮見闕人數便於諸軍十將以上揀選嘗有功勞者并武藝高強得力之人升一兩資給帖權管候將來轉負却依本資叙遷所貴將校得人士卒增氣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於散直等處揀有武勇心力人

臣竊知散直并下班殿侍內甚有經歷喫得辛苦之人可以邊上使喚乞特降指揮下殿前司於散直下班殿侍內揀選或有心力並具姓名聞奏當議再行揀選內曾有過犯人如武勇出倫亦別具姓名聞奏本班人員不得抑遏漏落當行勘斷其揀到人數別分等第內上

等人及識文字者差在闕人員處權管勾當三周年無過犯得力者令逐處保明奏取旨使與轉三班差遣權管與依轉負例逐遷安排有勞勞者特行升擢大段勝於年老轉負之人有誤戰敵綠西北事大常須先選人在軍中使喚以備邊事

薦舉

奏為薦胡瑗李觀充學官

臣聞臣之至忠莫先於舉士君之盛德莫大於求賢泰通之朝豈敢隱默臣竊見前密州觀察推官胡瑗志窮墳典力行禮義見在湖州郡學教授聚徒百餘人不惟講論經旨著撰詞業而常教以孝弟習以禮法人人嚮善閭里歎伏此實助陛下之聲教為一代美事伏望聖慈特加恩獎升之太學可為師法又建昌軍應茂才異等李觀丘園之秀實負文學著乎上書明堂圖鴻儒碩學見之欽愛講貫六經莫不贍通求於多士頗出倫輩搜賢之日可遺於草澤無補風化伏望聖慈特令敦遣延於庠序仍索所著文字進呈則見非常儒之學取進止

奏邊上得力材武將佐等第姓名事

臣等在邊上體量得材武可用將佐人數如後

第一等涇原路部署狄青有度量勇果能識機變

鄜延部署王信忠勇敢戰身先士卒

環慶路權鈐轄知環州种世衡足機略善撫取得

蕃漢人情

環慶路鈐轄范全武力過人臨戰有勇
第二等鄜延路都監周美諳練邊情及有武勇其人

加勞欲乞特
加通判史

知保州安軍劉拯有機智膽勇性亦沉審

秦鳳路都監謝雲行勇力有機今之驍將

延州西路巡檢使葛宗古弓馬精強復有膽勇其人

近聞本路有賊私事發
勸遣日乞別取 聖旨

鄜延路都監譚嘉震勇而有知戰守可用

涇原路都監黃士宰剛而有勇可當一隊

鄜延路鈐轄任守信能訓練有機智

涇原路都監許遷訓練嚴整能得衆情

秦鳳路鈐轄安俊勇而有辯倉卒可使

環慶路都監張建侯知書敏下可當軍陣

鄜延路都監張宗武精於訓練可備偏裨

數內劉拯張建侯張宗武雖曾改轉一資比諸將未至
優異臣等今同罪舉保此三人已各轉兩資及移易差

遣

再奏乞蔣偕轉官知原州

臣等竊見涇原路西北有鎮戎軍并山外城寨及東北

有原州最逼賊界又原州管下有明珠城藏康奴等蕃

部常與西賊相連作過最為強惡若原州一面鎮靜則

本路只禦捍西北一路易為兵力所以原州須要用心

官員在彼昨來臣某為親朝廷降勅差北作坊副使蔣
偕知涇州遂乞與本人轉一正使改知原州照管上項

一面蕃部尋奉勅就差知原州即不蒙改轉官資緣本

人自秘書承制置青白鹽使相次該磨勘又差遣合入

提點刑獄兼是准詔勅舉換右職即與近下差遣秘書

丞自乞換右職人不同况涇州是近裏節鎮原州是極

邊小郡比為藉其才幹非有過犯虛降却本人差遣兼

本官到任已過半年州界蕃族別無騷動伏望聖慈特

與轉一正使依舊本路駐泊都監知原州臣范仲淹臣

韓琦兼在環慶州界點集添
得蕃部一萬八千餘人

奏舉雷簡夫充邊上通判

臣等竊見秘書省校書郎兼書秦州觀察判官廳公事

雷簡夫昨蒙朝廷致遣起於草澤佐幕以來備見通敏

求之多士得為異才欲乞聖慈特加獎擢與轉一官就

差充邊郡通判庶觀能效可進榮階若不如所舉臣等

甘當同罪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舉姚嗣宗充學官

臣等竊見環州軍事判官監慶州糧料院姚嗣宗策試

方略考在優等效官邊郡不遠險阻文筆奇峭有古人

風格兼通經術宜置國庠欲乞聖慈特受一學官候通

前任成四考日與轉原官若不如舉狀臣等甘當同罪

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馬懷德乞轉閣門祗候青澗城都監

臣等竊見延州青澗城兵馬監押侍禁馬懷德會為透
漏蕃賊降差監當本路體量得前人有武勇心力却奏
留在邊上使喚自後掩殺蕃賊破蕩族帳累度得功只

是轉一資酬獎其人實堪充將佐部領軍馬禦捍邊方兼种世衡曾乞納所轉官資却與本人升擢伏乞聖慈特與轉閣門祇候充延州青澗城都監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酬獎張信

臣等竊見環慶教押軍陣奉職張信自殿侍在邊上累次與西賊鬪敵前在延州趙瑜等手下作前隊殺退蕃賊得趙瑜等銀盃衣服後來趙瑜等並轉三資張信即未曾酬獎其人氣豪膽勇武力過人爲一時之猛士在指使中少見其比欲乞朝廷特與改轉一侍禁送种世衡手下管押軍隊分壁與禁軍一兩指揮專切教習獨作一隊爲奇兵使喚必能身先士卒以立勝功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差宣撫副使

臣奉勅差充陝西路宣撫使續奉朝旨體量於次邊入中糧草事臣既蒙朝廷重寄須體量逐處將帥勇弱官吏能否那移軍馬并相度錢穀利害求訪民間疾苦照管緣邊蕃部料度寇情經畫勝勢以分朝廷萬一之憂非臣之愚可能獨幹衆務臣昨日入對乞聖慈更選臣寮一員與臣同往每事議而後行庶少差失伏乞早降指揮兼臣已奏乞免罷御筵錫賚雖添差一員不至勞費

再奏乞召試前所舉館職王益柔章岷蘇舜欽等

臣昨在樞密院日舉文行有名之士十人堪充館閣職事乞取聲稱著聞者先次召試自臣過中書後商量謂所舉人多不可一齊召試欲候其中更有清望官舉者即先次施行今所舉人內殿中丞王益柔已有杜衍先會舉奏大常丞章岷又有王堯臣蔣鏗舉奏大理評事蘇舜欽亦有王拱辰舉奏此三人並有清望官舉薦又見已到京及待闕未赴任欲乞降聖旨便與一試仍乞指揮學士院各試文論二首足以觀其才識不令更試詩賦恐詞藝小巧無補大猷况朝廷擢才之際寧使滯淹不同尋常陳乞之人更延咨考

奏殿直王貴等

臣有隨行指使右班殿直王貴殿前指揮使出職在邊上三年有餘右班殿直徐正殿前指揮使出職在邊上二年半各好人材弓馬累度隨軍出入勾當兵馬須得幹辦三班奉職郭慶宗曾經戰鬪得功及有心計緩急使喚得力上件三人並堪邊上任使欲乞朝廷各轉一資充公邊寨主監押如未有員闕即目令隨行指使候到邊上遇有關處即具奏差取進止

奏杜會張沔

臣竊聞朝廷欲差杜會判大理寺張沔河北路轉運使杜會詳明法令必能稱職張沔廉謹精敏樞紳所許錢穀重難實所諳練兼本官自可三司副使發運使之任緣河朔屯師右武之地當選人經營一面爲用兵之備伏望聖慈委大臣再加銓擇庶免頗有改更杜會自梓州遠回又

河此轉運使自今來留住判寺是在京重難職任乞與別讓恩澤張河自到陝府限有人舉奏乞別與差遣

奏舉張去惑許元

臣竊觀國家用兵以來急於財利雖百姓大困更難刻剝三軍不足又須經營莫若求通敏之才省枉費之用庶幾下不生怨上不乏須臣竊見殿中丞監在京權貨務許元才力精幹達於時務伏望聖慈指揮取索權貨判官必能減省冗費疏通利源不害生民胥助軍國又臣切見寧州通州著作佐郎張去惑素有時材不避艱苦昨慶州修大順城建事之初日有寇至人情畏懼却求中輟遂差張去惑往彼勸諭將佐晝夜興功衆乃同心方能集事兼於寧州專管修城或創修山城功料浩濶並以了畢防城戰具皆精辦臣昨同罪舉本人乞改一官充陝西轉運判官已奉朝旨依奏候有關即差今來陝西省罷轉運判官其張去惑自合別與差遣伏望聖慈差監在京權貨務務許元勾當臣所舉此二人若不能辦濟臣甘失舉之罪

奏杜杞等充館職

臣聞書曰先王坐以待旦旁求俊乂蓋天下治亂繫之於人得人則治失人則亂故先王盡心焉臣伏觀朝廷兩府任人多擢於兩制詞臣必由於館殿是館殿為育材之要府豈宜賢俊不充至于衰索唐太宗置文館延天下賢良文學之士令更宿直聽朝之暇引入內殿講論政事至夜久方罷今館閣臣寮率多清貧僑居桂玉

之地皆求省府諸司職任或聞在館供職者惟三兩人甚未稱陛下長養群材之意臣切見虞部員外郎杜杞太常丞章岷秘書丞尹源秘書丞張揆殿中丞王益柔殿中丞呂士昌大理寺丞蘇舜欽大理寺丞楚建中環州軍事判官姚嗣宗國子監直講孫復或文詞雅遠可潤皇猷或經述精通能發聖蘊伏望聖慈委中書相度其間聲實已著者乞不限資任先次召試各補館職或有未協公議者乞加詢采更候悉其才行即賜施行今後館閣臣寮供職經二年不就諸司職任者乞特與恩例差遣庶令英俊之遊日玩典籍不親米鹽之務專修經緯之業長育人材無尚於此臣竊聞太宗皇帝慕唐文皇之英風特建祕閣與三館並崇聽朝之餘時或遊幸此祖宗盛事不為不重今館閣供職員數至少臣方敢上言所舉雖多皆摺紳有聞之士更在朝廷取擇臣謂天下至大聖人其難之綱紀或隳雖治必亂後哲所聚雖危必安今邊鄙尚虞軒吳未暇正宜廣搜時彥大修王度以固其本之時也惟聖慈留意

奏乞將所舉許元張去惑下三司相度任使

臣近與宰臣上殿因議財用不足蒙賜德音謂宜選諸路轉運使臣尋面對云轉運司得平和之人則可得刻剝之人則百姓受弊尋奉聖旨民惟邦本不可侵擾臣退而思之以江淮制置發運司為財賦之要地宜得人使二員互換上京所轄諸州不暇巡歷臣切見監在京權貨務內殿中丞許元智識通敏可幹財賦復能愛

民不爲侵刻遂舉充江淮制置發運判官又著作佐郎通判寧州張去惑昨在邊陲實經頗使遂舉監在京權貨務替許元此二人臣曾舉充陝西轉運判官已奉聖旨依奏候有闕日與差既是轉運判官資地今來舉充上件職任未至過越切見朝臣宋絨陳執禮爲因王欽若妻并宋綬妻陳乞在京監當有臺臣上言不當已奉聖旨改差臣在樞密院日所舉許元張去惑勾當錢穀雖與前人陳乞事體不同亦慮三司別有長才可舉伏望聖慈指揮三司副使相度此二人之才如不堪上件任使即別舉朝臣庶協公議

奏雪滕宗諒張亢

臣昨日面奏滕宗諒事當天威震怒之際臣言不能盡又章得象等不知彼中事理虛實皆不敢向前惟臣知從初子細又只獨自陳說顯涉黨庇宗諒雖已行勘鞫必能辯明虛實然有未達之情須至上煩聖聽今具書一如後

一梁堅元奏滕宗諒於涇州賤買人戶牛驢犒設軍士臣切見去年葛懷敏軍敗之後向西州軍官負驚憂計無所出涇州無兵賊馬已到渭州只是一百二十里滕宗諒起遣人戶強壯數千人入城防守其時兵威已沮又木冰寒苦約十日軍情愁慘得滕宗諒管設環慶路節次策應軍馬四頭項一萬五千餘人酒食柴薪並足衆心大喜當倉卒之時有此才力雖未有大功顯是

急難可用之人所以舉知慶州緣其時賊馬逼近收買牛驢犒軍從有虧價情亦可恕

一梁堅奏滕宗諒在邠州聲樂數日樂人弟子得銀標子三二十片者臣與韓琦到邠州筵會一日其時衆官射弓各將射中標子散與過弓箭軍人及妓樂即非宗諒所散與人而罪歸於滕宗諒又云士卒怨嗟況邊上筵會是常當直軍人更番抵候因何得其日便有怨嗟

一梁堅奏稱滕宗諒到任後使錢十六萬貫其間有數萬貫不明今來中使體量却稱只是使過三千貫入公用已有十五萬貫是加誣錢數料是諸軍請受在十六萬貫之內豈可諸軍請受亦作宗諒使過臣在慶州日亦借隨軍庫錢回易得利息二萬餘貫充隨軍公用支使外却納足官本今來宗諒所用錢數物料必亦是借官本回易所得將充公用

一環慶一路四州二十六寨將佐數十人兵馬五萬自宗諒勾當已及八九箇月並無曠關邊將軍民亦無詞訟處置蕃部軍馬公事又無不了若不才之人豈能當此一路

一邊上主帥若不仗朝廷威勢何以彈壓將佐軍民使人出死力禦捍強敵宗諒是都部署經略使一旦逐之如一小吏後來主帥豈敢便宜行事亦無以立威人皆知其自不可保且將帥樹威

者是國家爪牙之威也須假借勢力方能集事
一防秋是時主帥未有顯過而奪其事任將令下獄
若遇賊兵寇境未知令何人卒然處置此路又
差王元權之况王元在河東沮法已曾責降今
且在邊上備負豈可便當一路委寄恐更誤事
一宗諒舊日疎散及好榮進所以招人謗議易為取
信

一臺諫官風聞未實朝廷即便施行臣目擊非虛而
未蒙朝廷聽納臣若是誑妄之人不當用在兩
府既有目觀之事豈可危人自安誤陛下賞罰
兼西北未寧見搜求稍可邊上任用之人即加
獎權豈宜逐旋破壞使邊臣憂傷不敢作事雖
國家威令不可不行須候見得實情方可黜辱
臣欲乞朝廷指揮宗諒且在任勾當委范宗傑
在邠州一面勘鞫干連人并將已取到慶州錢
帛文帳磨勘如宗諒顯有欺隱入已及乖違大
過即勾宗諒勘鞫如無乖違大過又無欺隱入
已即差人取問分析緣由入急遞聞奏別取進
止所有張亢亦奉聖旨令便勘鞫臣體量得張
亢不能重慎為事率易昨在渭州亦無大段過
犯乞委范宗傑一就勘鞫干連人依勘滕宗諒
事行遣聞奏仍乞以臣此奏宣示臺諫官候勘
得滕宗諒張亢却有大致乖違過犯及欺隱入
已仰臺諫官便是彈劾臣甘與二人同行貶黜

臣所以極言者蓋陛下委寄邊臣使一向外禦
而無外憂之禍則邊上諸路人人用心不至解
體有誤大事

再奏辯滕宗諒張亢

臣聞議論太切必取犯顏之誅保任不明豈逃累已之
坐桑典斯在具察式瞻臣自邊陲誤膺獎擢授任不次
遇事必陳切見故監察御史梁堅彈奏滕宗諒於慶州
用過官錢十六萬貫有數萬貫不明必是侵欺入已及
邠州宴會并涇州餉設諸軍乖越不公至聖慈赫怒便
欲罷去臣緣在彼目擊雖似過當別無切害不曾有一
兵一民詞訟至於處置邊事亦無疎虞臣遂進諫乞聖
慈差官勘逐具與辯明未銷挫辱恐誤朝廷賞罰又有
上言張亢驕僭不公臣亦乞根勘辯明或無深過如有
大致乖越侵欺入已臣甘同受貶黜臣所以激切而言
者非滕宗諒張亢勢力能使臣如此竭力也蓋為國家
邊上將帥中未有曾立大功可以威衆者且遣儒臣以
經略部署之名重之又借以生殺之權使彈壓諸軍禦
捍大寇不使知其乏人也若一旦以小過動搖則諸軍
皆知帥臣非朝廷腹心之人不足可畏則是國家失此
機事自去爪牙之威矣唐末藩鎮多殺害逐去節度使
於軍中自立帥臣而當時不能治者由帥臣望輕易於
搖動之故也今燕度勘到滕宗諒慶州一界所用錢數
分明並無侵欺其毀却涇州前任公用磨勘到干連人
只稱有送官負等錢物亦不顯入已又是元彈奏狀外

事件所有張元借公用錢買物事未發前已還納訖又因移任借却公用銀却留錢物准還皆無欺隱之情其餘罪狀多未撫實其干連人黨盛寒之月久在禁繫皆是非辜若令燕度勘問二人既事非確實必難伏辯或逼令認罪又是陛下近臣不可辱於獄吏或至錄問有辭即須差官再勘其合干人黨轉不聊生兼邊上臣寮見此深文謂朝廷待將帥少恩於支過公用錢內搜求罪戾欲陷邊臣且塞下州郡風沙甚惡觸目愁人非公用豐濃何以度日豈同他處臣寮優游安穩坐享榮祿陛下深居九重當須察此物情知其艱苦豈可使獄吏爲功而勞臣抱怨臣欲乞聖慈據燕度奏到事節特降朝旨差使臣二人賫去取問滕宗諒張元如實是已犯便仰承認當議量情親斷如別有緣由亦具分析聞奏候到見得別無狂抑便可取旨斷遣如有異同即乞朝廷別選官勘鞫免致冤滯其干連人且乞指揮放出知在臣則已有不合保此二人罪狀乞聖慈先次貶黜免令臣包蓋於朝受人指笑儻聖慈念臣不避艱辛尚留驅使即於河東河北陝西乞補一郡臣得經畫邊事一奏論或補二輔近州臣得爲朝廷建置府兵作諸郡之式以輔安京師臣之此請出於至誠願陛下不奪不疑況臣久爲外官不知輔弼之體本是麤材祇堪犬馬之用若令臣待罪兩府必辱君命且畏人言臣無任祈天望聖請命激切屏營之至

再奏雪張元

臣昨日見樞密院進呈張元所奏曾將公用錢回易到利息買馬及交鈔乞與呈索之人自甘伏罪乞不追究遊索之人取旨下燕度結案聞奏臣伏覩編勅指揮若將公使錢回易到別物公用但不入己更不坐罪其張元所奏二事若未有發露乃是自首縱已發露亦不入己合該上項編勅指揮臣昨與韓琦在涇州同使公用錢曾爲慶州簽判秘書丞馬倩身三本人家貧親老與錢一百貫文又涇州保定知縣大理寺丞劉夔禮丁父憂家貧起發不得與錢一百貫文又號州推官監環州入中陳叔度丁父憂家貧無依與錢五十貫文又進士黃通來涇州相看與錢五十貫文並是一面將公使庫錢回易到利息相兼使用即不會親使者係省官錢自來邊上有公使錢處爲有前項條貫及有回易利息但不入己各是從便使用今來若依編勅施行則張元自首與遊索人錢不曾入己又是燕度元勸外事節朝廷自可指揮不須却送入案兼恐追尋元遊索之人或在邊方何時結絕若不用上件編勅指揮則臣與韓琦亦有上件與人錢物罪狀須至自劾昔人有言曰法者聖人爲天下畫一不以貴賤親疎而輕重也伏望聖旨送樞密院依詳編勅及將臣與韓琦用錢事狀并張元所奏二事一處定斷以正典刑

奏辯陳留移橋

臣前日與章得象以下親奉德音謂近知左右臣寮恐上不能主張不敢盡心言事今後不得更事形迹避涉

芻蕘須是論列必無所疑臣等千載遭逢得陛下聖言及此不勝慶幸不勝慶幸臣日夜發憤願盡其心以副陛下待輔弼之意雖犯雷霆豈敢回避今切見審刑大理寺奏斷王堯臣已下公案內有情理不圓刑名未審之處如便降勅恐外議紛紜傳播天下臣忝參預大政豈當緘默負陛下前日之訓爲天下罪人今略指陳事節奏陳如後

一陳留橋是真宗皇帝親詔爲損舟船遂遣使經度而遷之前來姚仲孫在三司日杜衍乞移此橋仲孫不行王拱辰知開封府日又乞移之拱辰亦是不行昨又令催綱使臣乞移此橋本府前來官員只差一主簿相度便具申奏朝廷不知先朝有詔失於論詳遂許移之三司爲去年新會添修今又破材料遂奏乞差官相度乃是舉職今却以不應奏而奏坐罪惟聖慈深察方可見情

一據案申照勘得三司手分已先檢尋移橋文字於初九日納在王堯臣處要行遣申奏次日方見王濱爲本人自陳留替回堯臣遂先發言問當移橋利害濱方對答即非因王濱請託而後行也望聖慈察此一節

一經曰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又堂高則陞高蓋言重公卿者所以尊天子也今三司使主天下大計在天子股肱之列有大罪

則陛下自行貶廢不可使法吏以小過而辱之投鼠忌器正在此矣陛下縱有輕近臣之意不可外示於人何哉近臣輕則減天子之重矣今法寺坐堯臣杖七十公罪其過至小伏望聖慈特遣中使傳宣安撫釋放贖法便令入謝以存國體群臣幸甚幸甚

一王濱得替賃盧家宅子稱每月饒減得房錢一貫文其人已移辰州通判只是暫時守官即非久住宅子之時又未曾言請託橋事量人情只是爲王濱曾在本縣守官遂欲借宅子與住其王濱尚不肯須用錢賃居只饒減得錢一貫文今因王礪奏王濱受盧家請託入獄之後須至虛有招認豈可一兩貫錢便使得一負外郎請託此事兼案內照勘得因堯臣問及遂說利害又無不移橋之言豈是請託之情今獨追官勒停衆議未允望聖慈深察可見其情或與罰銅監當亦減得外邊怨謗又免本人頓來理雪素煩朝廷

一陳榮古定奪橋事據案帳上開說所損舟船五十隻內五十隻因風并相磕撞致損只有五隻因橋致損又根究得元乞移橋狀內所說損却人命及陷沒財物並是虛誑所以榮古定奪更不移橋今來雖依王礪所奏移歸舊處一則違先朝詔命二則未及月餘已聞新橋不利損却

舟船撞折橋柱及水勢稍惡重船過往不易若再差人體量必是先朝不錯移改以此知陳榮古所定未必不當雖三度取狀不全招認罪名蓋有此情理須至分疎本因公事別無私曲今法寺坐爲私罪伏望聖慈特與改作公罪免令過後頻來理雪

一慎越是三司判官本案管移橋公事既聞差王礪重行定奪遂令人探問移與不移今來勘得別無情弊伏望聖慈特與改作公罪庶免非辜

一王礪與堯臣祖同姓名素不相喜因此定奪遂誣奏乞勘三司情弊又奏慎越是堯臣所舉必有奸謀今有勘劾別無情弊亦無奸謀王礪親自定奪此是當以實言且非風聞之失也

右前件王堯臣罪名乞特出聖意差中使傳宣放罪令依舊起居并乞特降聖旨王演免追官罰銅與監當陳榮古慎越並與改作公罪如此施行則衆情稍安群議自息王礪初奏王堯臣必有情弊及有奸謀滿朝公卿憂堯臣禍有不測賴陛下仁聖特與辯明不陷深文群臣又近奉德音令不避嫌疑而况陛下越次擢用敢不盡心助陛下之明德臣至誠激切絲髮不隱望天鑒照臨

奏爲劉滄董士廉修永洛城乞委魚周詢等
勸鞫

涇原路走馬承受趙正奏內殿崇班劉滄著作佐郎董

士廉被狄青枷送司理院次竊緣此二人元稟四路都部署節制往修永洛城即非是二人擅興及四路罷後本路部署司抽下軍馬其人即合依稟罷修不合堅執拒抗臣料其情蓋本人在彼相殺得功降下周回蕃部又已下手修築城寨懼見中輟之後本路責其經畫不當故以死拒抗一面興修意望成功亦求免罪始末可見非有他意况劉滄是沿邊有名將佐最有戰功國家且須愛惜不可輕棄恐狄青因怒輒行軍法則邊上將佐必皆銜怨謂國家負此有勞之臣人人解體誰肯竭力邊事其董士廉是朝廷京官即非將佐亦將一例枷勘蓋狄青羸人未知朝廷事理萬一二人被戮逐家骨肉必來訴之闕下亦更多有臣寮上言紊煩聖聽雖知將帥行得軍法即非用兵進退之際有違節制自是因爭利害致犯帥威昔陳湯矯詔命以破虜王濬違節制以下吳皆釋罪封侯以勸將列伏望聖慈特遣中使乘驛往彼委魚周詢周惟德取勘劉滄所犯因依情罪聞奏仍送邠州拘管聽候朝旨一則惜得二人不致因公被戮二則惜得狄青尹洙免被二家骨肉稱冤致訟儻允臣所奏事可兩全彰陛下保庇邊將之恩使武臣效死以報聖慈

奏葛宗古

臣竊知延州西路都巡檢使葛宗古爲僱用公使錢入已奏案已上朝廷臣昨奏陳邊上得力將佐葛宗古實在其數今恐審刑大理寺斷入極典縱蒙朝廷寬貸亦

須降充近下班行必然挫屈更無勇戰之氣臣伏觀刑統節文諸監臨主守以官物私自貸人及貸之者無文記以盜論有文記准盜論立判案減二等即充公解及用公解物若出付市易而私用者各減一等坐之議曰即充公解謂以官物迴充公解今朝廷支賜臣寮公使錢既已支付逐處更不係省帳拘管不收出剩亦無磨勘其公使錢顯是迴充公解之物私用者自有上項正條兼元無條貫今將私用公使錢入已為監主自盜之法只是法寺近例斷遣不敢從輕遂至入罪切慮今後有公使錢處官真因循之間為人据拾多陷除名死罪之坐誠為法之一弊公朝固當正之伏望聖慈宣喚新判大理寺杜會令上殿指陳使用公使錢正條付中書參酌免有枉濫其葛宗古弓馬精強復有膽勇在鄜延路中最高驍果今來朝廷選將之際此人實恐難得乞從正條定罪然後議其未減

雜奏

奏乞罷參知政事知邊郡

臣近與韓琦上言陝西邊畫略陳八事須朝廷遣使便宜處置方可辦集又近觀手詔下問合用何人鎮彼西方兩府已奏見選人進呈次今西人議和變詐難信成與不成大須防將來之患臣久居邊塞下誠無寸功如言鎮彼西方保於無事則臣不敢當但稍知邊情願在驅策雖無奇効可平大患惟期夙夜經畫措置置兵馬財賦及指蹤諸將同心協力以禦深入之虞今防秋事近

恐失於後時願聖慈早賜指揮罷臣參知政事知邊上一郡帶安撫之名足以照管邊事乞更不帶招討部署

奏乞互換巡邊

臣等奉聖旨商量互換陝西邊上照管臣等今商量欲乞今秋差臣韓琦先往邊上勾當候將來春初即臣仲淹却往替換所有逐人舊例御筵并錫賚等並乞免取進止

奏乞免參知政事錫賚

臣蒙恩擢授參知政事今日入朝竊知例有錫賚緣臣昨拜樞密副使已蒙恩賜虛薄之才涓勞未立不可再有貪冒貽譏縉紳伏望聖慈特賜寤罷庶寬憂懼實賴照臨

奏乞免錫賚

臣今月二十三日蒙聖恩差到中使賜臣銀絹者伏念臣偶以非才誤膺東掖備位樞府僅方踰月改參大政不可復賚今早已具奏陳乞賜罷回聖澤庶安愚悃謹具奏聞

奏避蔡稟嫌

臣一女子嫁得監察御史蔡稟之弟今來稟為糾彈之官臣在政府恐有妨礙須合上言乞聖慈特降指揮取進止

奏乞在京并諸道醫學教授生徒

臣觀周禮有醫師掌醫之政今歲終考其醫事以制其

祿是先王以醫事爲大著于典冊我祖宗朝置天下醫學博士亦其意也即未曾教授生徒今京師生人百萬醫者千數率多道聽不經師授其誤傷人命者日日有之臣欲乞出自聖意特降勅命委宣徽院選能講說醫書三五人爲醫師於武成王廟講說素問難經等文字召京城習醫生徒聽學并教脈候及修合藥餌其鍼灸亦別立科教授經三年後方可選試高第者入翰林院充學生祇應仍指揮今後不由師學不得入翰林院如在外面私習得醫道精通有近上朝臣三人奏舉者亦送武成王廟比試更委宣徽院覆試取醫道精深高等者方得入翰林院祇應如內中及諸宮院使不經官學百姓醫人有功効者只與支賜如祇應十年以上累有効者即與助教或殿侍三司軍大將安排即不得入翰林院所有諸道州府已有醫學博士亦令逐處習生徒并各選官專管仍指揮轉運使提點刑獄轉運判官所到點檢其學醫生徒候念得兩部醫書精熟即與覓戶下諸般差配如祇應州府累有功効者即保明聞奏與助教安排所貴天下醫道各有原流不致枉人性命所濟甚廣爲聖人美利之一也

奏乞選河北州縣官員

臣謹按唐初內開十六衛以聚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屯兵伍使三時農務一時習武無事則武臣居內以奉宿衛有事則武臣居外以統軍旅自武德至開元百三十年天下府兵無逆亂者及開元末倚

安忘危仍廢府兵天下遂亂其後兵伍皆市井徒驕蹇怨叛終喪唐室國家今於河北點得義勇鄉兵二十萬亦如唐之有府兵也然所置官屬及揀點法制即與唐末類且逐處官非其人不能以恩撫綏以威制服臣恐一旦倉卒不爲國家之用既教以弓矢馭之失道則寇亂之資已先成矣今河北州縣部內各管義勇其長吏中才可馭衆或智可防亂或威懾衆望者有幾人哉臣料按察使奏黜者不過老昧貪狼之人存留者不過勤謹畏懼之士其馭衆防亂恩威得所者必未多也由此觀之是陛下河北二十萬之衆未有統領而無所倚賴也今北戎方盛河朔千里無陝西關山之險又官軍數少難當大敵或更增置官軍即財力已困無以供億如此則陛下將何爲必安之計不可不思也豈易百十員之疑必未欲多置兵伍臣請且選逐處州縣長吏須命一二才臣專往河北與轉運使安撫使令行按察逐處知州知縣縣令內有才智不長非可統理兵衆者雖無過犯並等第列名聞奏內近成資者差人承替未近成資者與移諸路州縣却將諸處舉到知州知縣縣令入內揀選有材幹者先差往河北填替仍授以訓兵之要其知州並別授宣命專管勾義勇兵甲公事知縣並帶都監監押其縣令中有願換班行充知縣兼監押者並聽亦乞於武臣中選堪知縣者前去如此則得人稍多必能統領教習使行軍陣之序金鼓之節賞罰之約緩

急遣就統領可戰可守不誤大事又良吏撫馭恩威得所雖有飢饉不為寇亂其河東路即乞續次依此施行此國家大計非臣之敢輕言也

奏乞召募兵士捉殺張海等賊人事

臣竊見鄧州奏賊人張海等一行已及六十餘人各騎鞍馬有弓弩器械驚切縣鎮恣取金帛強掠士女不懼朝廷凶虐如此百姓被害不堪其憂臣恐逐處窮民見其豪盛各生健羨聚成徒黨曾取州縣事勢漸次張大不早殄滅必生它患漢唐之末皆因群盜而天下大亂朝廷豈得安然伏乞聖慈來日便差中使計會殿前馬步軍司於七百料錢已下軍分內召募情願捉殺強賊人負兵士三百五人須是勇壯喫得辛苦或曾經使喚之人限一兩日內引見面賜盤纏錢并冬寒綿衣及大與逐月添支選差有心路使臣部押與謝雲行同去分布掩殺不以遠近枯赴直候捉殺靜盡即等第優與酬獎

奏乞指揮管設捉賊兵士

近奉聖旨召募到兵士三百人又於三班院取到使臣部領前去金商州捉殺賊徒雖蒙支賜綿絹及傳宣戒訖切緣彼中賊徒方盛劫取財物虜掠士女烹宰牛羊恣行意氣致諸處軍民中強惡之人往往生心其差去兵士支賜不多又是七百已下料錢每日計得錢二十餘文在路只供得火隊柴薪鹽醋斂掠或遇天寒路遠不免飢凍豈有勇氣向前力戰更恐差去使臣無別心

計不能撫恤為宜命紫切連夜拖拽更致愆憤走入賊中其患愈大欲乞特降聖旨更選差近上有心力使臣一負星夜前去同共部押逐程宿處官破柴薪鹽醋不令斂掠仍密切別降指揮下捉賊兵馬到有賊地分州軍只作長吏意度逐人辦肉一斤麪一斤酒一升管設所有使臣軍員別破酒食如遇大段雨雪兵士單寒向前不得即更令製造綿被襖支散所費各得飽暖則有勇氣可以擒賊亦上感聖恩不致怨叛仍令差去使臣常切體量兵士內有結構逃走或出怨言扇搖軍衆者明立照證處斬訖奏臣在邊上體當軍情須是如此恩威兩立纔能使喚方保無事今來兵士不多易為豐足大都防於未萌若待叛怨之後旋行招撫則深損國威亦不懷感賊大之後所費無窮其餘處捉賊兵士到有賊地分州軍亦令依此體量施行候賊平日各歸地分自然不更管設乞垂聖斷

奏乞發兵往荆南捉賊

荆門軍奏賊人張海等已到彼中人數漸多荆湖少兵大可憂慮似此一路殺人放火驚劫郡縣朝廷若只行遣文書將何以濟空發使命前去別無兵馬彼中賊無所畏取便屯結一路州郡無兵之援何以守禦伏望持出聖意於在京發兵三千人作三節起發如賊已銷滅即以上件兵士於荆南府潭州分屯以鎮遠方如尚猖獗聞京師兵來則一路州郡望風增氣賊勢自然窮蹙易為翦除不成大患

奏乞差人部送吳遵路家屬

知永興軍兼經略安撫使龍圖閣直學士吳遵路身亡
緣本家只有一子全未歷事家眷幼碎兼陝府界賊盜
頗多伏望聖慈指揮下陝西轉運司多差公人兵士津
置仍選官一員部送至京及指揮逐州多差人防送免
致疎虞取進止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卷下

文正公尺牘目錄

卷上

家書

中舍十六帖

忠宣公一帖

九國博一帖

中書二子三監薄四太祝二帖

朱氏十五帖

指使魏佑一帖

卷中

與韓魏公

共三十一帖

卷下

交游

晏尚書三帖

邵鍊先生一帖

諫院郭舍人一帖

王狀元一帖

石曼卿一帖

曹都官一帖

孫元規一帖

孫明復一帖

滕子京一帖

李太白四帖



張文定 二帖

陳水部 一帖

謝屯田 二帖

戚寺丞 四帖

知府太卿 二帖

蔡欽聖 二帖

工部同年 二帖

南陽著作 一帖

知郡職方 三帖

安撫內翰 一帖

翰長學士 二帖

安撫太保 三帖

李節推 一帖

通理虞部 一帖

仲儀待制 三帖

文鑒大師 一帖

朱校理 一帖

田元均 一帖

尹師魯 二帖

季寺丞 一帖

文正公尺牘目錄

范文正公尺牘卷上



後學時兆文校正

後學黃姬水校正

後學李鳳翔校正

十五世孫承又同校

十六世孫惟元同校

家書

與中舍

某拜上三哥監簿伏惟尊體起居萬福某近蒙制恩權貳樞府此蓋祖宗之慶下及家世累讓不允今月二日已簽署勾當至十二日蒙恩改參大政尋面陳利害已得旨依讓且在西府相次必出巡邊不知甚日入京相見小三郎已就聖節奏得試監簿諸骨肉各安吉相次專差人去存問也互相戒約勿煩州縣如輒與詞訟必奏乞深行請三哥指揮兒姪知委保重保重

某再拜中舍三哥今日得張祠部書言二十九日曾相看三哥來見精神不耗其日晚喫粥數匙并下藥兩服必然是實緣三哥此病因被二塔煩惱遂成咽塞更多酒傷着脾胃復可喫食致此吐逆今既病深又憂家及顧兒女轉更生氣何由得安但請思之千古聖賢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後事一身從無中來却歸無中去誰是親疎誰能主宰既無奈何即放心逍遙任委來往如此斷了既心氣漸順五臟亦和藥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樂人忽有憂事便喫食不下何況久病更憂生死

更憂身後乃在大怖中飲食安得可下請寬心將息將息今送關都官服火丹砂并楠皮散去切宜服之服之某再拜中舍三哥近想尊候萬福此中如常六屯田宅上哀苦切與照燭又有襄邑李殿直家是馬太博家表親言被火災後饑寒所逼更無所歸人在患難中又須與救今許伊且往蘇州居住一子讀書可教小兒學在此逐月支錢一貫就彼課米月支一石或親戚官貧令教小兒亦可養三五口也如子弟不調或在襄邑作過逃來即發遣他去恐相負累請子細相度保重保重某拜聞中舍三哥急足還領書承尊候已安只是少力宜調飲食不得喫濕麵脾惡濕亦少喫羹湯宜食焦餅蒸餅軟飯道書云宜食輕乾物蓋益脾也今送米三石酒十餅去每事寬心在此公田不損盡將置義田請選好者典買取更託陳六一哥用心此事難成而易因循切切屯田言須是開春請更相度相度

某再拜人回領書知尊候萬福水災人疲奈何奈何家中用木入井中或水甕中浸之充日用其水辟瘟以竹籃子盛之以篾釣却貴不沉也但傳與人甚妙所置田如何若置得一莊須是高田則久遠易爲照管若在水濱側近則只典買田段亦得影堂在此已買好木事造只三小間但貴堅久也彼中有屋賣時請商量要修起一位宅上作式樣亦須看木色要得堅牢純義堅要歸如未來即送州學恐歇却則又無成時寒保重保重某再拜中舍三哥昨晚見與小監簿書知體候不安不

知因何也但氣海着炎三百壯即安某在南陽炎得五百至今得力水災無可奈何杭州只是衝注別無積水請省憂在此須得分數公田可以接助但寬心將息秋涼減骨肉來此更削去人力即漸累輕易爲過也乞保重保重或來此就醫亦好朱七漸安累曾危困要知之某再拜中舍三哥得書知尊候已安脾氣曾傷宜加意將息也某風氣已退有一二分見用藥不止即無所妨請不憂醫人看候皆言客風在表耳所言冗僕已去惟船子留三兩人勾當其船子若日有所資又不宜破貨也秋氣漸涼乞保重保重

某再拜中舍三哥昨日領書承常州四哥監簿六哥屯田併亡伏增悲苦痛切之至奈何奈何切勸二屯田少哭泣進粥食不易不易純仁才到今却令七郎與純禮同去致祭在此亦齋祭次諸不及言乞保重保重

七郎便令到常州請遣人同去恐常州房頭不易特待支俸錢兩貫去常州二子名并弟幾與劉來

某再拜節推三哥伏想起居萬福近得運使李同年書知彼平善三嫂必已安好也諸兒子長進在此如常十九郎雖未復舊亦漸減退餘各修學南陽清簡極好養性幸甚幸甚浙中諸親各安不知舉主幾人更在慎末防微如今易得謗議但固窮而前不銷預圖須過得惟省儉是妙乞保重

某再拜中舍三哥前時純仁去不及寫書今日錢主簿來領書知尊候安和不委六哥屯田所患進退憂心憂

心須是多灸仍服好藥方可圖安請切切勸他恐氣血極微則灸亦不及也純仁等勿令飲酒大底已被酒成狂疾餘者宜戒之戒之置田起屋事已令純仁上聞時寒乞保重

某再拜昨日屈德來領書知爲季家孩兒病却總未來亦曾思寒食上墳三月半葬事須合照管亦當奔波却去即費力也事畢却請早來到熱時轉難爲今令魏祐押職田錢并影堂材植去及帶匠人惟石碇未知彼中易得否必然便可了當仍請三月半葬事夜作水陸齋一會別書牌子供養自家祖宗先亡并陳家墳塋切近亦召伯陽到寺排供養及六屯田家祖先並同其餘合供養神明並依水陸本法也更有合支用處並令魏祐應副更知諸親屬歲荒不易旋糶米二十石去請便俵散其逐月供米者却不銷得杜大家曾供米否酒亦送去隨米支送知尊候已安更請倍加將息將息慎勿動臟腑也

二屯田不及書口誦將此呈他陳家是兩世外家因水陸之會又墳塋隣並供養不妨陳長官必已行更不寫書

某再拜節推三哥得書知尊候萬福兼知九姐出適深喜深喜得李郎書甚有事業不知在彼或已省觀馬松丞亦有書來鄉中多不熟地卑使然或回換得數頃高田常熟者則婚嫁有所指望特於天平墳頭立一碑誌請尋訪祖宗文字及於他人處訪問且於諸房更求先

伐宦告文書并三哥自傳聞事亦旋旋抄來或聞祖先元是藍田人不知記否此一事切在心尋去訪十二姑亦必有記得事保重保重

某再拜節推三哥近領親教伏承起居萬福兼知已納二壻尤增慶喜津送不易必是有債也候稍那得即去奉助寬心寬心在此幼累如常只是十九郎久病已減八九猶未復舊二郎三郎並勤修學日立功課彼中兒男切須令苦學勿使因循須候有事業成人方與恩澤文字兼今後不亂奏人逐房各已有恩澤須是有事業可以入官方與奏薦也請告諭之未由拜觀乞加保重某再拜中舍三哥夜來王興至得書知尊候已安甚解憂心却聞杜大病亡苦痛苦痛不幸不幸所支錢與了當喪事甚是甚是孤幼如何安存更請多方用心苦苦莊契恐又出限餘錢且據數稅却自家置少義田不可却令漏稅所退絹已換得好者今將去聞夏稅倚閣如戶等該得即將絹賣來納田契稅錢如不該得即且納稅田契確實用多少錢請細割取來今令人去候所印契便與了却付去人來酷熱乞保重保重

某再拜急足回領書承起居萬福骨肉並安此中如常且勉力爲之過毀過譽無以防也知蘇湖水患奈何奈何三兩日來稍晴彼中還晴否晚稻雖可種亦須水退方能施功見使命自江南來一例大水饒州市中行船睦州樓居猶不能免向去民力必因憂心憂心純義以下並修學純禮又受正字媿幸媿幸酷暑乞保重保重

某再拜監簿三哥近已有書去純佑到領得急足回來書並知動止又承在明州權邑骨肉並安在此如常遇發兵次不及云云乞保重

七新婦親情請聞于鄭資政宅上他姝女也今年郊天且奏常州四哥老兄弟中別無人又長善

與忠宣公

純仁書來知家中平善我病多日近來減退不用憂也六伯已下三郎四郎朱十二郎各傳語李監簿累得書當時特舉薦受恩澤不是蔭人今須奏去理會乞特注官也鄭資政書來云今年奏李七郎作李通名字所以却奏聶舅今田居安去本房間如鄭資政不曾奏李通或奏不得即改聶升執狀作奏妻姪李通仍速報來南郊恩例但勘下曆子未要請出先算欠多少馬價并來年聖節進奉並當進官庫準備外更有鄭資政諸大官先借過錢物要還他純仁程試長進更學書札不具吾報張祕丞傳語煩得書三郎不得慢易勤學勤學李八九秀才照管王秀才計安

與九國博

九國博與純仁着分拈事易所謂憂悔吝者存乎介是也雖纖微亦能使人憂悔今更有文字發遣祇正歸尉氏及屈德歸州恐偶然作過入府又索分拈也請曉之白魚十五斤漢江所出請檢收七哥更不敢留

與中舍二子三監簿四太祝

三郎四郎諸骨肉必安吉莊上如何各宜節儉頻照管

西山墳塋不知十叔受得甚處官汝等但小心有鄉曲之譽可以理民可以守廉者方敢奏薦須陪涉鄉中有行止人九師計安五嫂房下并諸親一一伸意各相照燭照燭不具叔押報

三郎官人昨得書知在官平善此中亦如常只是純佑未全安汝守官處小心不得欺事與同官和睦多禮有事即與同官議莫與公人商量莫縱鄉親來部下興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營私利汝看老叔自來如何還曾營私否自家好家門各為好事以光 祖宗頻寄書來言彼動靜將息不具叔押報新婦孩兒各安吉十叔房下如何弟兄還漸識好惡否

與朱氏

秀才三哥久不得信計想平善刑部誌文已撰得請星夜差人先賚去上石亦可及得其間增減簽出處子細填入仍請與呂君秀才商量所示及行狀必呂公之筆大好詳備仰之仰之某相次受外任差遣必徑去與足下同送五娘兒往杜宅近屯田移得知廣濟軍五娘子衣裝不要典賣永城莊已丁寧王郎他或要得十四郎將來且依王宅姐姐處足下則須有修學處也寬心寬心某正月末必出京或往永城亦須早去凝寒好將息五學究並乞伸懇不及書人回子細示及下處並起居宅上并五哥大郎宅中骨肉劉師姨計安

某頓首秀才三哥自別並不領書札會因石十人力行有書必然可達八負外五學究大郎宅上各計安吉不

及一一修染賢子莊上如何還有歸着否韓負外歸來未在此甚好修學見有講席并文會久望不至未知厥由亦甚憂彼中十四郎長進切好看承杜宅五娘子王郎在陳州曾相見否因人無恡示字好將息將息

若欲來修學請進奏院遞中惠書相報即因使人去相接某蒙恩改郡今月十七日至丹陽禮上一行平善六燔神櫬且安瓜洲寺中悲感悲感七哥骨肉上下各計安甚時來得相見骨肉聚會此最幸也幸也山東九郎得解在京願伊有成有成書言翁翁葬事只要就長山候見議之嚴評事石道正法華各伸意許家弟兄多在京乍到不及云云將息將息七哥官人大郎來領書知公外安寧甚慰思渴此中無事只被純佑久病未安不住請醫人調理心悶可知大郎來此既不修學又無事與他勾當必難久住異姓恩澤卒難得便大陳乞兼山東復州並未曾奏得想悉之也親事不易且勉旃勉旃近有書與許運判問彼中動靜居官臨滿直須小心廉潔稍有點污則晚年饑寒可憂也更防兒男不識好惡多愛多愛

三郎秀才前日專到寧陵奉謁不遇爲某暫來南京便欲與賢同送五娘子往廣濟杜宅星夜候賢歸千萬千萬諸事候却回勾當且如今了却此事兼要奉見商量向去次弟千萬星夜速來切切今專差人去不宜某容上三哥秀才

三哥秀才自別傾渴傾渴雅况何如水城莊田暨寧陵

家計作何擘畫八叔員外五哥應相助也大郎宅上安吉王郎家應往陳州襄邑卜居亦甚相近還照管得否足下本約來此修學還遂志否如果起得但見本府進奏官即知在此公人客旅便次八九程可達更宜從長呂秀才託伸意或起離未得即師問呂君亦可日新衰門如此寧不憂懼永城誌文立碣亦可向西屢見也秋涼希多愛多愛四郎看恤伊早令讀書因人千萬示信不宜某吝于朱姪秀才

台座

某啓自別累得書知動止清勝又審向秋召試前賀前賀門戶再起獨在吾仁京師交遊慎於高議不同當言責之地也且溫習文字清心潔行以自樹立平生之稱當見大節不必竊論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希多愛多愛不宜某上直講三哥之右宅眷賢弟各計安京師少往還凡見利處便須思患老夫屢經風波惟能忍窮故得免禍孫先生蔡十四見希致懇爲他在官邸不欲發書悉之悉之時請惠字以慰傾企傾企兒子亦漸安某上

大參到郡必受知也惟勤學奉公勿憂前路慎無好書札有文性勿小其志也如長者出塵豈不能安一弟使專於學耶或來修學亦好一如在陳州時常有學徒三五人日有功課疑寒多愛多愛不宜某上集賢學士王郎房下倍加存恤勿以婦人之言漸生離隔此人家之常患也吳郎在此已轉殿省

純佑尚未安純仁得解猶未歸賢弟計安請寬心將息

雖清貧但身安爲重家間苦淡士之常也省去冗口可矣足下或未能發得書請賢弟寫書相報相報

請多着灸看道書見壽而康者問其所以則有所得矣某啓近遞中得書備悉雅意朝請外杜門著書何大於此此中亦如常但有答書之苦時或有相干作碑誌由某不受潤筆引惹故也或是相知不能違阻今有故胡少卿家來求作碑已勉強撰得恐更被人寫壞三哥無事時與寫取并篆額可也秋冷多愛多愛不宜某白學士仁姪

裏面有不是處便與改正空缺處更消息凡言公處請與只空最先一箇其後公字莫不銷空否請相度時希惠字以慰傾企

承旨應時相見弟兄俱與致意無事不欲奉書也吾知青春試期在近少出入勤筆硯勿預議論且繼續衰構力微不足以助國家之急相勉苟有心襟待之非晚某謔久不致懇得兒子書知體理爽和云曾詣問卽不見賓客或聞神思驚悸近日調攝漸安否屢曾咨聞以足下起發衰門宜愛重以副先德之心何致多疾極奉憂得萬萬自愛不宜某致千學士族家之右

某到浙代病嗽醫藥過涼傷及下臟淋痔併作日夜苦楚于今稍間而未止遠承誨問爲慰極多所議南郊異姓之恩已發却多日爲妻舅壽升十口日有溝壑之憂且逐急處行也吾仁青春已在館殿三五年間必有異恩於一第不足爲憂此必然之說相國下車賴長者博

文多識可日奉談燕多愛多愛不宜某上賴倅學士三姪

貴眷郎娘各萬福切寬中自愛人生憂多樂少惟自適爲好此間踈懶成性日在池塘或至歡醉亦依舊行氣不廢且遺疾耳

滕七有事方得蘇臺好處爲伊增喜遽聞哀計苦事苦事同年中又失一相愛者悲涕悲涕已差人去照管南京王倅同年希伸意報着提刑司體量不知如何

與指使魏佑

偃師七郎拋却母必是大段不易西京莊課并梨錢內且速那錢十貫去如得工夫即暫到偃師看伊要知次第彼中如無存濟即開春教來此修學如且要守墳持孝即待支莊課供贖一切取伊穩便莊上多覓下桑栽開春便令人勾當栽植尹家宅上計平善到彼已支料錢兩貫去正月起請傳語尹家兄弟不及寫書將此呈他無妨汝到陽翟了早回寒冷不易

范文正公尺牘卷上

范文正公尺牘卷中

後學時兆文校正

後學黃姬水校正

後學李鳳翔校正

十五世孫啓文同校

十六世孫惟元同校

與韓魏公

某頓首再拜遞中并黃通來疊降真誨以多故修答後時至悚至悚近惟起居萬福師魯去赴均州時已覺疾作至均寢食或進或退僅百餘日得提刑司文字昇疾來鄧以存沒見託至五日而啓手足苦痛苦痛至終不亂初相見時却且着灸不談後事疾勢漸危遂中夜詣驛看他告伊云足下平生節行用心特與韓公歐陽公各做文字垂于不朽他舉手叩頭又告伊云待與諸公分俸贍家不令失所他又舉手云渭州有二兒子即就枕更不他語來日與趙學士看他云夜來示諭並記得已相別矣顧家人則云我自了當不復管汝略無憂戚又兩日猶能扶行忽索灌漱訖憑案而化衆人無不悲泣無不欽服其明也別趙學士云不但化別韓公云少無頌官負又問以家事答云參以人事則不樂也終更無言莊老釋氏齊死生之說師魯盡得之奇異奇異尋常見他於兒女多愛不謂能了了如此初九日夜四更有事十日晚殯於西禪送終之禮甚備官負舉人無不至者家且寄此候秋涼歸洛已去安州之翰處作行狀

待送永叔作墓誌其不敢作恐知他當年事不備故也却作文集序此中士人多收得他文明公可與他作墓表也看他永訣時實無不足意今錄衆人祭文挽詩上呈草草

某再拜伏蒙特賜手教以之翰所撰師魯行狀未精更須修改然後送永叔作誌足見大君子金石其心使死者全名生者服義敢不欽佩風旨益盡其意然始以之翰知師魯最深又少與之游盡見其行事故衆謂之翰宜書其善狀及觀尹材所辦亦不可忽故錄之於後庶幾明公與永叔詳之自可增損今明公欲之翰修定而後作誌已致書之翰必更盡心衆謂之翰醇儒本無他勝但思之未精筆力未至爾明公以為如何幸恕而寬之

某再拜資政侍郎近遞中發狀必已上呈李學士應亦到府昨日得邸報知仲儀爲人攻之不已至于奪職奈何奈何雖本無害善之心緣而及此多愧多愧然事非醜惡法外行之不久當須辯明書去必多勉之今有進士潘起才筆俊健言行温粹長安有戶籍今去就鄉薦有投獻必賜垂覽得失即繫他程試也殘暑乞自重自重

某再拜資政侍郎仁兄近辱回教承起居萬福前日得長葛李宅書六郎有事何門表之若此苦事苦事伊又受却恩澤諸弟必不敢當某罷參并邊任未曾奏人今却欲奏七郎不知允否更乞裁之元秘丞已得請必便般家來也鄙拙得他爲助感暑伏惟自重

某啓兩捧眞問恭承台候萬福旱天酷暑加迎送不暇想煩襟靈邪郡數日來亦甚熱但夜深則涼有休息也李大相過昨晚已發堅留不住保安申報寇戎甚不律已移文延安只指定地界牒與宥州不可令人去必起戰鬪也不知聽從否亦已奏訖河朔亦有侵疆之說不知是否自重自重

某再拜近復手啓言蔣借事必已通呈今有環慶替回虎翼三人早行被強賊劫奪衣物所傷甚困重問之言賊着褐衫作陝西人語此中少劫路賊衆疑同行神虎一指揮歸營恐其中有作過者今差指使党武詣府試與指揮緝逐情甚兇惡乞照之

家屬一兩日必到府勿令住也在路久矣元松丞正旦可來否四向文字亦漸多州署中有涼廳一位可以待他

某啓党武回領鈞誨承台候萬福捕寇事由頗聰聽鎖戎事宜已奉報今却稍款不知何謀也又來秦亭打却蕃部今日報到三千餘人騎入來此昭然無可倚信今秋必又大作如何如何亦已具奏訖昨日有旨體量安俊亦已回奏如前試之也並乞密之元松丞適已到郡文字漸多甚賴他也知牙痛未已請用疏黃好者爲未指之疾即止或是風塵即用搜風藥宣過乞自重自重

某再拜資政侍郎十兄伏自遠遶門墻以道塗之勞久踈上記伏想台候萬福某已至穰下度日無客公事絕稀甚閑適也不謂勞生亦有此遇明公久於衝要嚴君

非晚更望勉之因風無悵枉教夫人體候萬福諸郎君英秀並安邪人回草草

某啓遞中累辱榮問承經武外起居休寧云承有微恙季已平復人之生也分天地之和而調則其氣不平氣不平則疾作此理之必然矣今人於十二時中寢食之外皆徇外事無一時調氣治身安得而不爲疾耶請那十日之功看素問一遍則知人之生可貴也氣須甚平也 and 自此養疾自此去矣愛重愛重素問奇書其精妙處三五篇恐非醫者所能言也書序云三墳言大道也此必三墳之書宜少服藥專於惜氣養和此大槩養生之說也道書云積氣成真是也惟節慎補氣咽津之術可行之餘皆透怪貪慕神仙心未灰而意必亂宜無信矣兒子致疾由此也近却肯服藥有差望耳亦未醒

某再拜稚圭觀察三日前遞中奉書倉卒不周前時窺示第三文字極切當頗爲孤生之助幸甚其第二削有壯歲雄才之說乞矜恕蓋無可說劉子中云爲渭州已謝延第四削而心已不固來相勸也某多病獨願一貶量力實不可當或有威罰死生惟命幸無傷軀某再拜稚圭太傅近遞中捧教至荷勤重之旨不任悚仄邸報云某有恩命改職增秩貧儒至此誠爲光寵奈何朝廷本欲吾輩來了邊事今涇原全師敗歿隣道無應援之效而特進爵天下豈無深議耶又今將佐不思報國惟望僥恩吾輩頻時進改豈能伏其心何言責他實效候文字到須以此削章乞朝廷裁酌今日聞閣下

復舊職改大諫職可復矣官莫須陳讓使諸將知吾輩無僥倖之意當此之際如得朝廷責怒則吾輩可以責將佐之功矣某昨赴邠州設禦捍之勢實懼自己路分內放過寇馬入撓關中其責如何誠以避罪豈足為功以邀渥澤也惶恐惶恐謀漸熾皆由將帥無謀入賊策中吾輩須日夜營營以備將來時乞數字苦寒愛重為祝

某啓今月二十九日受勅往涇州當時上狀次日即報與明公並領此命又一日有旨不允前讓亦已拜受訖一削甚激切以廉察之讓屢煩天聽不敢再瀆但愧將佐何以責率悚仄悚仄今早離慶州更三程至涇明公應不候文龍圖到亦知已過永興某却遣人齎往河府接必是未達師魯近有書去願夙駕為會春事已迫乞留意留意

運判入奏只且帶常程邊事別有一削俟面聞恐遞中疎失某上

西人將至群議復作或不知將略不顧民力惟高論於朝不管成敗如楊國忠許黃巢節制而風天下須慮禍之速也或俯仰從衆苟安一時不管稔禍長惡則患之深也西事之責在公與走或各上文字則慮微有不兼未必同便為人攻擊無以取信或隨衆上下他日誰各願公思之或奏乞密議數日又恐衆疑或假元均往來三兩次議定後同上文字先假以通和兼未必一面畫取橫山策舉可用之將仍速教新陣法日夜為謀彼便通順

必亦不久早來略陳事端衆必不曉不信明公試為詳酌

某再拜承寵示科場文字中瑕病不勝降服大是公非公精識取笑天下初兩制定上已一二十度修寫犯他衆怒思慮太過疑滯久之及公指之一一中病如廣南等小處須令轉運司相度有介潔之士無明師不肯就群居者有親老家貧日營衣食者故開此門也開封國學取行實止可嚴其保恐難察也却未敢寫教須更議之幸甚幸甚

某啓遞中捧台誨至荷勤切河東今歲俱罷支移邊上糧草中糴自辦西北勒兵久之于今未戰亦報和解大幸其不來則可憂處多憲州岢嵐城小而低矢石可交火山孤絕城中無水今冬無事來春須力修川原控扼處所濟來路極多舊聞麟州當移兼曾上言及往視之知前言之失始謂無民今問得當時西賊急攻府州謂麟可自下而不甚虜掠百姓屬戶皆東渡多免今存八分在河內旅寄惟俟修城寨即來復業本州已抄到一千四百戶續陳奏次乞留意再造此方自重重宣撫河東日見岢嵐軍米光濟知軍勾當幹集杜公會舉尋卒妻子無歸今依親戚居青州其子得殿侍左班養母未得此中又無指使關曾申脚色狀來今上呈如有指使安排處乞留意

某再拜資政諫議某至幽兩曾上狀遞中一次領鈞誨又兵子來復枉真筆不任慰喜竊承起居安寧樂於偃

息甚善甚善某居此甚宜但西戎今秋不聞大舉且運歲取之物早時同上章近又錄本奏陳爲向去之備不報過此無所爲已乞罷使名改蒲同襄鄧一郡必有命旨孤平蹇剝所得已多須求便安以全長晚未期再會日加引領惟自重加食是望

某再拜資政諫議近走介自浙中回復在鈞翰伏承起居萬福府當衝會久煩重德天將授任必拂亂之增益所能爾蒙詰以念念其退之非蓋年向衰晚風波屢涉不自知止禍亦未涯此誠懼於中矣瞻望風采伏惟倍加自重

某啓自至南陽兩捧鈞誨遞中一次上記必達聰覽涉夏以來起居何似每想松栢之情金石之論則心醉神驚坐越千里翹望某孤平有素因備國家麤使得預班列今庶事逾涯復得善郡每自循揣曷報上恩愧幸愧幸公與茂國青春壯圖宜精意遠略行復大用乞自重自重

某啓近專人來辱教周密已遣走介上狀拜謝孔官人至又枉鈞翰不任感慰首冬以來起居何似天平大鎮風物中和鉅公處之誠養賢之所也未期會遇至於翹想之極謹奉此起居

某再拜中間伏承有真定之命以甘陵未平不敢鄣中奉書恐有遺墜其瞻渴之誠斯須不去恭想鎮臨多暇神志安和某近改荆南尋乞留鄧俞音已下盡室獲安實至幸也春物方盛伏惟宴喜外倍保崇重視望祝望

某再拜真定資政給事近遞中奉教伏承鎮安北道初勞心慮風化既孚足爲恬養河朔數郡被水今春如何惟明公早正柄坐可福斯人也暑中乞加自重

某河朔災沴非常大煩憂軫也麥苗不立向去如何此中亦有北來流民見行救濟多過隨郢去某已陳乞再任或移涇中一郡雖於國無濟但一方州庶事由已吏民可安自且恬泰吾道進退無固必也惟保得明公彥國與此老無攀緣進取之階可不愧於天下又自省寒士遭逢至此得選善藩以自處何以報國厚恩感切感切尹師魯家甚不失所近永叔寄到師魯墓誌詞意高妙固可傳於來代然後書事實處亦恐不滿意請明公更指出少修之永叔書意不許人改也然他人爲之雖備却恐其文不傳於後或有未盡事請明公於墓表中書之亦不遺其美又不可太高恐爲人攻剝則反有損師魯之名也乞審之人事如此台候與貴屬並萬福真定名藩生身在彼自識別以來却未得一到諒多勝賞也此中如常夏田豐稔所轄金均房相去各五七百里山川險隔自冬至春三州各有小小結構幸而告敗豈刑殺不能勝其驕耶此一弊如何可救使得久安愛思西寇天誅此又與而不取之時也橫山一帶正可行前策衰老不敢言明公雄望誠可建白但慮不從耳可惜可惜

某頓首再拜資政稚圭給事至節遠蒙回問研誦未已新正先辱榮誨不任愧荷明公天稟忠義進退以吾道

所以伏膺也今鎮靜北面練兵養民是亦為政矣君子之道如陽春白日於照臨生育之意豈擇其小大之限哉但天下中外望在明公爾惟自重以副瞻祝

某再拜大資給事近奉鈞問伏承起居萬福兼審寵拜益增喜抃某自春入夏久在道途餘杭酷暑多在江樓因病月餘以故久不奏記日負媿仄及領教筆但感金石之意未相遺也銘著銘著某亦叨恩命何功可稱矧茲衰晚未知所報惶恐惶恐惟祝正人早歸柄任以副天下之心吾道之望乞自重自重

某拜來示諭在鎮三暮必朝夕有命惟安仁樂道無所陳請此為高也如今便乞開郡必不以為誠或言避權亦不見信但委順靜處為妙天下自有公議未大用間亦處處有仁義可行言拙亦不出度內也貴愛並計萬福頌惠磁器多品不勝珍荷留到致仕時使用必傳上九老圖也近老者多罷去也已森森不遑也呵呵

某頓首再拜大資侍郎專人來蒙賜教極荷恩意之厚自顧衰晚何足當大君子之高義至幸至媿恭審起居安勝此社稷生靈之望會有施設也河朔久困今春少雨後來聞已霽霽應有稔意此中蠶麥大獲秋稼亦感甚釋憂懼可偃息以從事矣兼時有餘暇可以溫習筆硯曾示閱古堂記將呈與孫之翰不曾取得命作詩敢再乞記一本并諸公詩俟即賦之又頒示北嶽碑真雄文健筆高古相稱為不朽矣欽服欽服門仞尚遠日增企望伏冀倍加自重以膺大拜真禱真禱

某再拜大資侍郎專人復至蒙賜教并示中山新作有以見大君子存誠風教未嘗空言惟感服欽慕老而不

知其止謹觀閱古堂詩并記仰歎無已又窺諸公所賦何以措手然旨命丁寧亦勉率成篇并自寫上呈所謂將勤補拙更乞斤斧免貽眾請幸望諭及師魯序且得無大過

風雅字唐賢多用梁蕭作李翰集序云陳子昂以風雅華浮侈張燕公以宏茂廣波瀾又李貽孫序歐陽詹集公宜其掌代文柄以變風雅為古道亦更明白又相見無一言處改作無一言及後事亦似曉白的不言彼事直至某先言二三書他心安用疾而來却無一言是此外必更有未當處但先喻及相和之深不暇言也此外必更有未當處但先喻及

不同未叔擊作數千字此其間言未叔未嘗敢寫出別處其間言未叔其見寫否實比望雄府惟祝自重以福四海

閱古之作蓋出古人也豈勝仰服俟息肩則勉力賦詩今且和得近賜高什不避見笑蓋仰答厚意慙荷慙荷某再拜大資侍郎在餘杭捧閱首賜教過垂周厚私念去人必至麾下以改郡邁行未遑修謝及山陽遇回介併受鈞翰及示奇章感歎榮并為生平美事甚幸甚幸退省虛陋曷稱重獎惟思砥礪名節以副知己惶恐惶恐其上已日方至青社繼富公之後庶事有倫守之弗墜但歲饑物貴河朔流民尚在村落因須救濟數日間入城者六七千人無非饑窮其來未已二麥須稔方可復蘇四向亦有寇盜齊博間稍熾三兩日來特有雨澤但未霑足亦有望也憂責非輕豈衰老可當受國重恩

但未霑足亦有望也憂責非輕豈衰老可當受國重恩

不忍辭避拜遇未十日深瞻望仰祝大拜爲天下福吾道之至願謹奉此上謝

某頓首再拜大資侍郎伏惟純德至誠天下倚望神靈所護起居其寧某居此憧憧之地固已少暇復歲時以來家多憂苦以故闕於奏記徒念念於知已惶悚惶悚惟天意在公早正鈞軸天下之幸吾道爲光也不任區區之願

某頓首再拜觀文侍郎恭惟台候萬福中間人回蒙賜教備荷恩意聞古堂詩仰副來命不敢不勉過辱褒許且愧且懼明公拜命初以賢輔留滯不敢修賀先賜榮問復稽裁謝爲安撫提轉相繼而來後又腹疾作遂成懶慢亦恃公見愛之深必未譴咎皇恐皇恐今歲早寒關塞應甚伏冀倍加自重以副具瞻之情謹此

某皇恐再拜觀文侍郎某病中捧書過賜憂軫勤厚之意何以勝戴即今尚未痊差扶病上道赴潁州益遠風問但深瞻戀之劇初暑伏惟爲國倍加自重至禱至禱某再拜資政諫議伏想鎮臨大屏願養至和與神道游誠將物感正人之望日重休某衰晚之期休息甚稱田園未立告老猶稽此可愧於人也然念念其退不作妄動事爲知己之羞拜會未期萬萬自重

某再拜資政雅主給事向蒙遞中垂教以公移鎮必迂迴川路未便修報問忽有專人遠致鈞翰伏讀再四若奉符采兼示先公太師并司封諸誌感歎辭義足以風化搢紳光大門閥不任拳拳伏膺之至披對未期惟日

引領伏冀倍加自重以副天下之望

范文正公尺牘卷中

范文正公尺牘卷下

後學時兆文校正

後學黃姬水校正

後學李鳳翔校正

十五世孫承又同校

十六世孫惟元同校

交游

與晏尚書

伏自春初至項城因使人回草草上謝由穎淮而下越
 茲重江四月幾望至於桐廬回首大亳忽數千里日思
 奏記負於無階恭惟蕃宣之居釣體惟寧赫赫之瞻日
 以增重某罪有餘責尚叨一庶敢不盡心以求疾苦二
 浙之俗躁而無剛豪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存之
 以仁吞奪之害稍稍而息迺延見諸生以博以約非某
 所能蓋師門之禮訓也又郡之山川接于新定誰謂幽
 遐滿目奇勝衝歛二水合于城隅一濁一清江清如
 濟如河百里而東遂為浙江漁釣相望鳧鷖交下有巖
 子陵之釣石方干之隱茅又群峯四來翠盈軒窻東北
 曰烏龍崔嵬如岱西南曰馬目秀狀如嵩白雲徘徊終
 日不去巖泉一支潺湲齋中春之晝秋之夕既清且幽
 大得隱者之樂惟恐逢恩一日移去且有章阮二從事
 俱富文能琴夙宵為會迭唱交和忘其形體鄭聲之娛
 斯實未暇往往林僧野客惠然投詩其為郡之樂有如
 此者於君親之恩知己之賜宜何報焉今有郡齋歌詩

一軸拜獻庶明前言之不誣爾干瀆台嚴伏增戰懼尚
 遠門下伏惟尊崇為國自重

某啓伏惟參政尚書台候起居萬福某伏自恩改蘇首
 捧釣翰屬董役海上至還郡中災困之氓其室十萬疾
 苦紛沓夙夜營救智小謀大厥心惶惶久而未濟上答
 斯晚死罪死罪早以桐廬鄙述之仰黷台光伏蒙尚
 書不以隆輝之高而應諸遠壑不以隆鐘之大而納茲
 纖筵謂宣父聖師嘗稱弟子之善邴吉真相或矜小吏
 之狂緩其嚴誅寵以釣什霽江海之宏潤被虹蜺之垂
 光夫何猥辱當此褒賜某謂葛藟采首微物也託于周
 召則不朽矣又蒙以新著神御殿頌游滿賦青社州學
 記示於謏聞俾閱大範孰量童觀之明得預宗廟之美
 但當金口木舌以駕說至道之萬一爾如覘大禮閱廣
 樂豈能形容於造次哉遙瞻台屏伏惟尊崇為國自重
 卑情不任榮懼感戴激切之至

某再拜參政尚書恭惟台候起居萬福某十七日至京
 諸公並未敢請見蒙賜誨言敢不佩戴瞻仰恩館伏惟
 為國自重早情祝頌之至

與邵鍊先生

十月日右司諫秘閣校理知蘇州范某謹奉短書于先
 生邵公足下某今春與張侍御過丹陽約詣先生見維
 舟水邊聞先生歸山所謂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惘然愧
 薄宦之不高矣暨抵桐廬郡郡有巖陵釣臺思其人詠
 其風毅然知肥遯之可尚矣能使貪夫廉懦夫立則是

有大功於名教也構堂而祠之又爲之記聊以辨嚴子之心決千古之疑又念非託之以奇則不足傳之後世今先生策高四海或能枉神筆於片石則嚴子之風復千百年未泯其高尚之爲教也亦大矣哉謹遣郡校奉此恭俟雅命

諫院郭舍人

某再拜舍人遞中得兄金玉之間情致雅遠如見古人恭惟遷諫司奉宸職忘雷霆之恐以報主蹈湯火之急以救時端人之言固有中矣某謂志於道者皆欲殺身成君及其少屏則信起獨善之又嘉江山滿前風月有舊真賞之際使人愉然曾不知通塞之如何耶惟兄自重勿至相念

王狀元

某再拜狀元正言學士郵中得來教喜可知也某四月半到郡重江亂山目不可際懷想朋戚寧莫依依而水石琴書日有雅味時得佳客相與誄歌古人謂道可樂者今夫信然惟閣下居喪食貧聚數百指前望高遠宜無動懷善愛善愛

與石曼卿

某再拜去冬以携家之計駐羸東郊朋來相歡積飲傷肺賴此閑處可以偃息書問盈机修答蓋稀足下亦復懶發絕無惠問非求存慰欲知起居之好爾近詩一軸寄于足下與滕正言達于諸公必笑我也

與曹都官

某再拜伏念天涯之遠聲應自接使介一至手筆爛然金石其辭雪霜見志斯足以使吾道拳拳矣其後進之狂者無明哲以保身交游之恩尚不爲輕况君父之知死而當報暨守桐廬郡大爲拙者之福朝廷念其無他移守姑蘇以祖禰之邦別乞一郡乃得四明以計司言蘇有水災俄命仍舊鄙陋之才未飽世務惟日夜謹事與衆協力庶幾萬一可濟耳願兄歸闕道出此郡接舊

又所得將多至望惟以道自愛慰此善頌

孫元規

待制吾兄某伏自東南之役不復奏記于諸公誠以久勞之人且欲宴息爾吾兄由簡在之知登于清近薦紳畢賀吾道相榮首枉華音足慰素望何青雲之上亦莫我遺感并感并肺疾未愈賴此幽棲江山照人本無望以此爲多未拜覩間伏覲爲國自愛

孫明復

某啓正月初奉邀東門之別翌日大寒未起舟人輒移足下之來固不可見至桐廬聞足下失意愕乎其且憂矣足下直方而孤非求榮之人嘗言二代未葬勉身以進也天與其時一何吝歟此交友之情大鬱鬱然及得足下河朔二書且依天章公猶免屈於不知已者甚善甚善某至新定江山清絕落魄以歌自謂得計及來姑蘇却修人事斯亦勞矣今在海上部役開浹積水俟寒而罷足下未嘗遊浙中或能枉駕與吳中講貫經籍教育人材是亦先生之爲政買山之圖其在中央以來者衆

未易他謀也之武公綽二君子皆持服在此冬景向嚴萬萬自愛

滕子京

某再拜述中捧來記云出省後兩賜榮問一未嘗至請究之執事入侍清光退奉慈聖可謂美矣某肺疾尚留酒量大減水邊林下略能清吟聊書一軸上寄并簡呈諫院門館諸公善知我之素爾

李泰伯

某白秀才李君在鄱陽勞惠訪尋以改郡不敢奉邀今潤州初建郡學可能屈節教授又慮遠來難為將家蘇州掌學胡瑗秘校見明堂圖亦甚奉仰或能筆家必有經畫請先示音為幸保愛保愛

某頓首秀才仁弟別來傾渴無已想至仙鄉拜慶外無恙此中佳山水府學中有三十餘人講貫與監郡諸官議無如請先生之來必不奉誤試於禮中大有請益處至願至願此地比丹陽又似閒暇可以卜居請一來講說因以圖之誠衆望也兒子在蘇州足下可能早來今冬欲行鄉飲俟先生講求也

某白中間辱教承已拜恩命雖德業雅遠未稱人望而朝廷獎善鴻漸于時惟聰明精至曉之深矣未相會間千萬自愛自愛

某已受敕改青州見理舟行次希善侍加愛

張文定

某再拜端明安道諫議專使至特辱緘問以示恩意喜

慰無量兼承居易以道處順而樂真賢者養浩之宜矣某此中差煩亦且勉力未披覬間萬萬自重

頌惠醇醞感刻感刻公人云到湖州陸行歸府別無以致慶州酥五斤封記全乞檢至章老昨日鄧州同來宛丘因且在彼勾當深懼入川今得晏公辟在許田知錄甚得所也極清健可愛運使錢刑部已起韓學士應未到見提憲望致意或要此中物希示及

陳水部

某啓兒子歸知山陽禮上有少違和某亦為風氣發動不得馳染人來特辱真誨承體候安好至慰至慰彼此當路守任疲于煩撓惟勉旃自愛

謝安定屯田

范某謹齋意西嚮復書于先生安定公執事某自筮仕之初聞先生在諸侯幕中高風遠度已與人異能禦疆族又嘗正大夫見東夷人之禮國朝稱之自是籍籍有清議於四方咸曰斯人立天子之庭其風義如何哉司命不仁乃病于先生胷中之奇屈盤虹蜺然猶不忘

國家天下屢有抗奏天子嘉其意進以為郎先生謂生平所存不得著行事而以言受爵非吾之心復卷而懷焉君子謂之有道某嘗與先生接而見貽之書意愛甚隆非某之可堪也某早以孤賤荷國家不次之遇夙夜不遑思所以報故竭其誠心自謂無隱爾非有出入於人也今被罪而來尚有民人是亦為政豈敢忘哉餘則聞書思道希古人萬一將無用於今則庶幾不忝下大

夫之後而已尚阻奇論惟善奉天倪爲禱
也田長者某攝行尹事日捧執事濮陽之書以困於聽
決未遑修報既出江表杳如天外近改丹徒又併獲雅
聞豈君子之心不改易棄而然也某念入朝已來思報
人主言事太急貶放非一然僕觀大過之象愚守常經
九二以陽處陰越位救時則王室有棟隆之吉九三以
陽處陽固位安時則天下有棟橈之凶非如良止之時
思不出位者也吾儒之職去先王之經則茫乎無從矣
又豈暇學人之巧失其故步但惟精惟一死生以之閑
下以良相之門瑚璉命器與國同其休戚自當觀群賢
以經大運無孜孜一夫以隘其守焉甚善甚善未拜會
聞千萬保愛

雅陽城寺丞

某啓知宰寺丞昨軒車之來誠喜奉見以困匱之日致
禮不逮未能忘情徒自愧耳泊于回轅又失拜錢自至
琴署諒敦清適有孫復秀才者一志于學方之古人不
知歲寒何以爲褐非我長者其能濟乎擬請伊三五日
暫詣門館惟明公與丁侯裁之造次造次慚慚慚慚
小兒藥已服兩日未應乞與差人問伊久服得否以何
爲候又恐此藥宣取多則不勝其禱

某再拜寺丞久違清素之範頗增鄙吝之懷京塵多端
驛音鮮寓慙慙慙慙伏想監守之外動履惟寧其如靡
才識者奉惜某在館供職無所爲効稽曰知已東行所
寄物必已分明交付亦乞示諭貴眷各計萬福疑寒倍

加保衛別期光寵感縣中舍不及上狀望言達
某白人來領書問知孝履無恙端居不易秋望如何許
相次見訪更不云云惟多愛爲祝

某再拜寺丞久闕致誠頗多渴義庠序之會漸有倫次
見講春秋聽衆四十人試會亦僅三十人矣公之志也
敢不恭乎今張兄貧外素爲交遊亦張知判之同年蓋
下憂累重不堪其憂前日清河云隨後便來故專投刺
長者之性不能矯取惟執事禮之部夫將迴勞頓不易
乞保重是望

知府大卿

某再拜知府大卿仁兄近辱真誨伏承下車究海起居
休養吾兄長厚仁政東魯民淳比之越上可偃息矣未
期披會惟冀自重以符瞻禱

某累患腹肚不早上記至悚至悚東道稍稔晚田微旱
穀價向春亦應不下二浙淮南俱旱惟蘇湖有望而亦
有旱處東山惟冠盜可虞常素用心與雨中不倅鄭下
今日得書甚安元規改徐州辭之不允他有餘力徐可
治矣自家三人聚於杭越今俱來京東人事何定却時
得通問也李倅希仲意不及書

蔡欽聖殿丞

某啓近辱手筆承動止安固示諭賢叔學士被楊儀牽
累衆知無他昨日聞有袁州之命何至於此蓋衆被重
譴然也人事難可擬議惟君子知命委時則可致遠而
無悶他或歸許下般家即專差人賫書去如即遣人來

挈家則望書中再三致意勉之未離京間不敢致書難為辭也悉之悉之多愛

某啓昨日至許下行次領真誨承動止無恙兼示及省勝兒子與李教授謝家弟兄王七俱過省親識中得失相半更三五日必見春勝也漸遠風音黯黯為戀惟多愛多愛

工部同年

某啓至西洛見蔡郎得工部同年書承在闕下起居康寧三二年中不易為懷必能知命自遣雖有交親無益於事同年聰明涉道不淺且隨緣就一差遣却學道養生所得必多某謫宦中未嘗動念此公之所諒今雖叨竊過量其風波恐畏無異當年賴朝廷寬厚未至顛覆樂天守道亦如鄱陽日未相見聞萬萬自愛

工部同年近日况味如何須是以道自樂榮利無窮千古困人章郇公非不稱意今柰之何兒息未辦事又無中饋大可傷痛傷痛已差人去致祭明參復然以此不知知足樂道浮榮豈足道哉宅眷郎娘各計安每每瞻渴瞻渴王源叔並知此中事更不煩云加愛加愛

南陽著作

某白辱手筆並悉雅意所留兵士已於四月三日奏訖未有指揮前請聖節因勾當到州不至必修造了可來相會也多愛多愛

知郡職方

某諮上知郡職方特辱緘誨備見用心救濟甚善甚善

一則朝廷重人性命二則恐奸惡輩誘而聚盜須賴州長焦勞使民感惠則無他慮也照悉照悉漸有暑候保重保重明贊善請他來要見青社的有饑民自四向鄉下萃來自春亦不得知也

某再拜職方知郡仁兄遠辱誨音過形恩意承已禮上實慰贍言某雖屬謫宦幸得善地聽決之外琴籍在焉無見念也感暑希保重刑推官已替如寄家彼中乞照燭

切少煩躁損氣傷神益為災矣然人事多端其實由命天假手於人爾奉憂之心公必悉之其如參差無以為力柰何柰何窮達榮辱人事分別至終豈復異哉惟信道養性浩然大同斯為得矣貴眷上下各安齋郎應未出官多愛多愛

安撫內翰

某再拜安撫內翰伏惟清重勞頓克臻萬福某昨日誥勅到降戶外帶職知耀州方當急難豈忍安逸今有謝表本并劄子葉上呈無他恐將來未免邊任不如便且在塞上所貴葺整不斷絕也猶恐不濟柰何罷去至秋冬危時又却臨邊何以處置此所以憂官榮即素無心豈以高下為意乞諒之諒之

翰長學士

某再拜翰長學士伏惟起居萬福昨張去惑著作來捧真誨備荷勤意欲其委順保全不宜擇處也某非不思

之寒儒之家世守廉素恐門戶一變有勃入勃出之禍
况邊上乏人且勉於從事或稍寧息或得將帥即有丘
園之請以全苦節養生俟死此其志也俞旨一下鬼神
來復久而無營知非他望明公諒之近以此事渴見賢
者今聞彥國之耗不復言之亦甚減憂未拜奉聞惟乞
自重

某再拜翰長學士伏惟起居萬福近軋州松丞至此言
十三殿丞過備知風旨某守邊如式但關輔之民被虐
無際國本如此孰為固之環慶羅落稍有倫序願得外
計以救瘡痍或朝廷疑其欲解邊務則尚可兼之經略
皆得施行但去都部署招討之名耳為國活民以植根
本又不敢陳乞恐廟堂不悉其志復聞此事已萌不勝
憂察推官甚渴伊分減心力只為舉辟二人已許一負
不敢更煩朝議或且就一陝幕必祝計使請伊况知已
甚多應不久次少年從事但輸忠力且勿以資級為意
即遠大也

安撫大保

某路上安撫太保遠勞書問深荷意愛至節別膺寵異
未言會間惟希保重

示及並悉雅意甚善甚善凡有事務只請手字所貴易
得還答亦便於事也

示及即日過郡不更多云寒澁道中多愛

李節推

某白近領手筆知十一月離穰下今想在道中寒雪奉

親至是不易更今此番人去以備乏使千萬勉旃善愛
善愛

通理虞部

某啓近辱書示承動止安康咫尺未由奉謁徒深渴想
長安近有書來甚樂彼也初寒自愛為祝

仲儀待制

某啓昨日使臣回已奉手削賢姪自陝來速於拜覲不
敢駐留庶事必可上聞蔣得甚處希早示及保重保
重

某啓前日遺急足齋書并酒去必禾達昨日邸報有人
奉攻閩親不言再有責降不知何人之為也臺刻頗深
豈涉親黨或須理會亦當款曲勿令悻戾昨來謝章有
事綱權貴力排姦邪之語此必招怨濟箇甚事所云
投鼠傷器此實詰理而無害也愚曾落職南行當時滿
朝見怒惟責已樂道未始動懷君子皆有通塞孔孟不
能逃况吾輩耶寬中自愛自愛某於閣下為罪人但長
者深察本心乃敢奉鮑悚悚恨專此不宣

七郎去欲南中置少屋業耳禮制中更不遷居也走知
之矣昔年持服欲歸姑蘇卜葬見其風俗太薄因思曾
高本北人子孫幸預縉紳宜構堂乃改卜于洛思遠圖
也吳中松楸有數房照管又與奏官似兩不失志仲儀
以謂如何雖立賢無妨間僕之謂也中人則不能逃其
俗其聞見然矣

文鑒大師

某頓首僕於僧萬千中得師之雅心期他年作金石遊師豈知我耶而遠書加勤願保清懿以副所懷

某啓在饒日一殿侍來領問却令代還者奉書以道接千萬僧得師之意不知達否李道士聶支使來又得書并詩與有文者觀莫不賞其難得尚未知師之經術儒行然詩意幽遠如山中人已可見其清矣某赴越上不似適宦味多幸多幸未良聚間保愛保愛

惠酒并藥劑多荷急足行未有奉答在維城間出入數年清吉得不有江湖之興否

與未校理

某啓領問知雅意十六日被旨赴闕至二十二日與韓公同上五章爲邊事未宰防秋在近乞且留任必得俞旨入則功遠而未濟後有邊患咎歸何人軍民億萬生死一戰得爲小事耶俟其平定歸朝未晚如其則多病健忘無益於事如得一閑郡時復研慮陳述補益之事猶庶幾萬一或處急流顛沛可待識者當憫之矣奈何奈何翰長必已安好近已有書

石先生芒角太高常宜寬之孫必已回致意致意

當時奉贊

汝陰之請令一任清滿足爲基址曾勸他余就洪守石就汝俸俱不聽直至惹禍亦勸力就小郡守不然須得一藩尋亦被桂王中諸事難爲今穰下活心閑耳靜

幸事

與田元均 正月十八日

某啓至郊縣見王助教領元均龍圖所賜教墨并誌文三本不任感刻且承得請終制非大孝之節不奪孰能堅立持於雷霆之際耶仰服仰服端居蕭索惟道可依日扣聖門所得多矣某此去南陽亦且讀書涉道貴深退即自樂非升沉之可播也拜見末期萬萬加愛

與尹師魯 七月十四日

某啓熱中得回問知漢東尤甚然西浴上京皆苦熱宜下開井救喝者此可知矣三兩日來因雨微涼彼亦然矣折支已差人許州般取到即走報不易不請見錢者猶煎熬不足蓋日給外月月有橫費處家家如之邪酒四瓶近寄來請收檢鄧醞已竭候新者送去合得花蛇散空心可日一服甚有功恐疑之和方寄上希多愛多愛不宜新牧舊識候到即有書去兼是某伯也先託致意

與季寺丞 四月二十七日

某頓首季寺丞行曾奉手削遞中亦領來教承勸止休勝某此中無事兒子病未得全愈亦漸退減田元均書來專送上近得揚州書甚問師魯亦已報他貧且安也暑中且得未動亦佳惟君子爲能樂道正在此日矣加愛加愛不宜

右文正范公帖得之文定胡公家以刻于桂林郡

齋杖聞君子言有教動有法其於文正公見之矣觀此帖雖一特書帖之間亦足以扶世教而垂後法非盛德者其能然乎敢敬誌之以詔來世淳熙

三年元日廣漢郡張棧書

右范文正公與其兄弟之書其言近而易知今之仕者得其說而謹守之亦足以檢身而及物矣然所謂自未嘗營私者必若公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而趨舍然後足以充其名而其所論親僚友以絕壘蔽之萌禁防以杜姦私之漸者引而伸之亦非獨效一官者所當知也

年新安朱熹書

范文正公尺牘卷下

先文正公尺牘舊刊于郡庠歲久漫漶今重命工鏤梓刊置家塾之戲寒堂期與子孫世傳之至元再元丁丑正月甲子日八世孫文英百拜謹識

范文正公年譜

後學時北文校正

後學黃姬水校正

後學李鳳翔校正

十五世孫承又同校

十六世孫惟元同校

公昔遠祖博士范滂為清詔使裔孫履水為唐丞相
齋臺鳳閣平章事世居河內四世祖上柱國隋懿宗
朝咸通二年任幽州良鄉主簿誥書猶存至十一年
遷處州麗水縣丞一支渡江中原亂離不克歸子孫
遂為中吳人曾祖夢齡任吳越中吳節度判官宋贈
太師徐國公祖贊時任吳越九歲童子出身終祕書
監宋贈太師唐國公父塘從錢俶歸宋任武寧軍節
度掌書記武寧軍即徐州封太師周國公文正公即書記第
三子也諱仲淹字希文端拱二年己丑八月癸酉二
日丁丑以辛丑時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謝氏貧無依
再適淄州長山朱氏亦以朱為姓名說上長白山僧
舍脩學禮泉寺內有祠後居南都郡庠五年大通六經之旨
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孝弟忠信祥符八年年二
十七歲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初任廣德軍
司理後迎侍母夫人至姑蘇欲還范姓而族人有難
之者公堅請云止欲歸本姓他無所觀始許焉至天
禧元年為亳州節度推官始奏復范姓其後名益大

位益顯嘗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吾安得不卹其饑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卹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亦何以入家廟乎故恩例俸賜嘗均族人盡以俸餘買田於蘇州號曰義莊贍養宗族無間親疎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咸有贍給公爲人外和内剛樂善汎愛喪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樂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凡有所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公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仕至參知政事諡文正道德博洽曰文經天正有地曰文內外實曜曰正有文集二十卷別集五卷蘇軾作序政府論事三卷奏議十七卷韓琦作序李氏參政昌齡女也公有四子長曰純佑歷守將作監主簿自幼讀書爲文章籍籍可稱嘗侍公城馬鋪寨率兵馳據其地西戎兵衆大至且戰且督不數日而成其城一路恃以爲安次曰純仁字堯夫皇祐元年進士相捨宗諡忠宣御書世濟忠直之碑高宗朝贈太師追封許國公次曰純

禮字彞叟仕至尚書右丞次曰純粹字德孺仕至龍圖閣學士戶部侍郎知河南府

太宗皇帝端拱二年己丑秋八月丁丑公生於徐州節度掌書記官舍按公神道碑及國史皆云年六十四薨于皇祐四年也

淳化元年庚寅丁父太師憂年二歲

大中祥符元年戊申年二十歲

按公謨鄆郊友人王鑄墓表云君之父贊善公哀憐慨有英氣善爲唐律詩歷著作通判會太守不法憤而辱之失官居長安中與豪士遊縱飲浩歌有荀阮之風人特駭之公不安其高復起家就祿得請監終南山上清太平宮從吏隱也時祥符紀號之初戴基薄遊至止及公之門因與君交相與嘯詠於鄆杜之間

二年己酉年二十一歲讀書長白山醴泉是歲政科舉取士按言行錄載凍水記聞曰范公少冒朱姓舉學

究嘗同衆客見姜諫議遵遵素以剛嚴著名與人不款曲衆客退獨留范公引入中堂謂其夫人曰朱學

究年雖少奇士也他日不惟爲顯官當立威名於世

參坐置酒待之如骨肉人莫測其何以知之也

三年庚戌年二十二歲讀書長白山按東軒筆錄公與劉某同在長白山醴泉寺僧舍讀書日作粥一器分爲

四塊早暮取二塊斷齋數並入少鹽以嚼之如此者

三年
四年辛亥年二十三詢知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

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按家錄云公以朱氏兄弟浪費不節數勸止之朱兄弟不樂曰我自朱氏錢何預汝事公聞此疑駭有告者曰公乃姑蘇范氏子也太夫人携公適朱氏公感憤自立决欲自樹立門戶佩琴劍徑趨南都謝夫人啜使人追之既及公語之故期十年登第來迎親

七年甲寅年二十六有睢陽學舍書懷詩在南都學舍家錄云真宗謁太清宮幸亳駕次南京皆往觀之獨公不出或以問公公曰異日見之未晚留守有子居學見公食粥及不出觀駕歸告其父以公厨食饋公既而悉已敗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不下筋得非以相况為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蓋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威饌後日豈能啗此粥乎又按遺事云公處南都學舍晝夜苦學五年未嘗解衣就枕夜或昏怠輒以水沃面往往饘粥不充日吳始食

八年乙卯

甲第九十七名試置天下如置器賦君子以恐懼修省詩順時知微何先論登第後有詩云長白一寒儒名登二紀餘百花春滿路三月雨隨車鼓吹迎前道煙霞指舊廬鄉人莫相羨教子讀詩書調廣德軍司理參軍按張唐英撰公傳云祥符八年登進士第朱說者是也又按汪藻撰祠堂記云公以進士釋褐為

廣德軍司理參軍日抱具獄與太中爭是非守數以感怒臨之公不為屈歸必記其往復辯論之語于屏上比去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非明於所養者能如是乎獄官有亭以公名之者舊矣公既登任版始迎其母以養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三人為之師於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于時天禧元年丁巳年二十九遷文林郎權集慶軍按九城也節度推官始復范姓其表略云名非霸越乘舟偶效於陶朱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用事最為親切

二年戊午年三十歲為誰郡從事亳州祭龍圖楊給事

文曰余歲三十方從事于誰獨樓難安方孤桓易搖

公方監郡兮風采翹翹一顧而厚兮其乎神交又太

子中舍上官融墓銘云余天禧中為誰之從事秋八月進皇儲資聖頌

三年己未年三十一除秘書省校書郎

四年庚申年三十二是歲校書省守官集慶

五年辛酉年三十三監泰州西溪鎮鹽倉有西溪見杜

丹詩西溪書事按皇朝類苑云初呂文靖嘗官于此

手植牡丹有詩刻後公復題一絕後人以二公詩故

題詠極多而花亦為人重護以朱欄歲久益茂為西

陵奇觀

仁宗皇帝乾興元年壬戌年三十四歲按文集冬十二

月有上張知白右丞書稱文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

權集慶軍推官監泰州西溪鎮鹽倉

仁宗皇帝天聖元年癸亥年三十五公在西溪上言寇率被誣事除興化今時富鄭公弱冠來謁公識其遠大力教載而激勸之故其祭文略云昔弱初冠識公海陵顧我舉我謂必有成我稔公德知已服膺自是相知莫我公比一氣殊息同心異體始未聞道公實告之未知學文公實教之聲復制舉我憚大科公實激之既舉而仕政則未諭公實飭之徙楚州糠料院二年甲子年三十六遷大理寺丞子純佑生

三年乙丑年三十七夏四月二十日上書請救文弊復武舉重三館之選賞直諫之臣及革賞延之弊

四年丙寅年三十八丁母夫人憂有書與發運使張綸言復海堰之利按李燾通鑑長編泰州海堰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疇公言于發運副使張綸請修復之綸遂奏以公知興化縣總其役難者謂濤患不息則積潦必為穴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獲多下少豈不可乎役遂與會大雨雪驚濤洶湧役夫散走旋濤而死者百餘人衆譴言曰堰不可成復詔遣中使按視將罷之又詔淮南轉運使胡令儀同公度其可否令儀力主公議而公尋以憂去綸表請身自督役踰年堰成民至今享其利又按記聞通泰海州皆濱海舊日潮水皆至城下田土斥鹵不可稼穡文正公監西溪鹽倉建白于朝請築捍海堤於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朝廷從之以公為興化

今掌斯役發通泰楚海四州民夫治之既成民享其利興化之民往往以范為姓

五年丁卯年三十九夏六月丁亥子純仁生時公寓南京應天府按公言行錄云時晏丞相殊為留守遂請公掌府學公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由是四方從學者輻湊其後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是年有上執政書略云蓋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忠可忘乎所以冒哀上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選選舉敦教育養將材保直臣斥佞臣使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杜姦雄凡萬餘言東軒筆錄云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公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公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薦學不舍晝夜行復脩謹公甚愛之明年公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間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有送李紱殿院赴

闕詩按九域志南京應天府睢陽郡六年戊辰年四十歲上書言朝政得失民間利病宰相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在樞府薦一士為館職曾論

之曰公知范仲淹舍而他薦乎晏公遂以狀舉公其略云臣伏以先聖御朝群才効用惟小大之畢力叶天人之統和凡有位於中朝願薦能於丹墀不虞進越用廣詢求臣伏見大理寺丞范仲淹爲學精勤屬文典雅略分吏局亦著清聲前曾任泰州興化縣典海堰之利昨因服制退處睢陽日於府學之中觀書肄業敦勸徒衆講習藝文不出戶庭獨守貧素儒者之行實有可稱云云欲望試其詞學獎以職名庶參多士之林允洽崇丘之詠是歲服除冬十二月甲子以公爲祕閣校理晏丞相殊之薦也又文集有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有南京書院題名記又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

七年乙巳年四十一歲按長編是年十一月癸亥冬至上率百官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乃御天安殿受朝公上疏言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爲臣之理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于內以行家人禮可也今願與百官同列虧君體損主威不可爲後世法疏入不報東坡志林云先君奉詔脩太常因革禮求之故府朝政案牘具在考其始末無諫止之事而有已行之明驗質之於文忠公公曰范公實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當以案牘爲正今按涑水記聞亦但云奏以爲不可而不言見從與否則蘇公所記疑若可信但諸書皆云冬至而蘇公獨云朝正則誤也晏公所薦公爲館職聞之大懼召公詰以在率邀名且將累朝薦

者公正色抗言曰其緣屬公舉每懼不稱爲知已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公退又作書遺殊申理前奏不少屈殊卒媿謝焉又奏疏請皇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尋出爲河中府通判八年庚午年四十二歲按長編上疏論職田不可罷其略曰真宗初賜職田實遵古制蓋大齊於多士俾無竄於生民無厭之徒或冒典憲由濫官之咎非職田之過若從而廢罷則吏困於廉收而均給則民受其弊天下幕職州縣官三班使臣俸祿微薄全藉職田濟贍其無職田處持廉之人例皆貧窘曩時士貞尚少凡得一任必五六年方有交替到闕即日差除復便請給當時條例未密士寡廉隅雖無職田自可優足今物貴與昔不同替罷之後守選待闕動踰二年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復濁何以致化天下受弊必如臣言乞深加詳軫不以一時之論廢經遠之制天下幸甚上疏論士人寄貫開封府上疏論太后復辟其略云陛下擁扶聖躬聽斷大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秋已感睿哲明聖握乾綱而歸坤紐非黃裳之吉象也豈若保慶壽於長樂卷收大權還上真主以享天下之養疏入不報是歲三月三司言方建太一官等處乞下陝西市材詔可公在河中府上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復侈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宮觀減定常歲市木之數蠲除積負以彰聖治夏四月轉殿中丞五月有上時相議制舉書

六月十五日有與周駉推官書七月十二日有與歐
 靜書上疏言減郿邑以平差役其略云天下郡縣至
 密吏役至繁奪其農時遺彼地利是以邊廩或窘民
 財未豐臣觀漢光武朝併合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
 置其一今欲去煩苛之便致富壽之俗當施此令以
 寬兆民如河中府倚郭二縣惟河東縣主戶四千不
 至逼迫河西縣主戶一千九百內八百餘戶屬鄉村
 本縣尚差公吏三百四十人內一百九十五人於鄉
 村差到緣鄉村中等戶只有一百三十戶更於已下
 抽差是使堪役之家無所休息以臣管見其河西縣
 宜併入河東及大名府縣分極多甚可省去或謂縣
 邑之中有權酷關征之利臣謂所廢之縣止可為鎮
 而坊市仍舊所貴吏役稍減農時不奪地利無遺民
 財可阜也有上資政晏侍郎書十二月與唐處士書
 邵氏聞見錄云富鄭公初遊場屋務修伯長謂之曰
 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果禮部試
 下時太師公官耀州公西歸次陝范文正公道遣人追
 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公復還見文正辭以
 未嘗為此學文正曰已同諸公薦君矣久為君闢一
 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館時晏元獻公判南京公以
 大理寺丞丁憂權西監一日晏謂范曰吾一女及笄
 仗君為我擇婿范曰監中有二舉子富皐張為善皆
 有文行他日皆至卿輔並可婿也晏曰然則孰優范
 曰富脩謹張踈俊晏曰唯即取富皐為婿後改名即

富公謫也為善後亦更名方平云按登科記天聖八年富弼中制科然

九年辛未年四十三歲春三月辛巳子純禮生公遷太

常博士移通判陳州上疏乞將磨勘轉官恩澤移贈

考妣其略曰臣自蒙恩改授京官到今七年不敢僥

求磨勘今為遷奉在邇未曾封贈父母竊念臣襁褓

之中已丁何怙鞠養在母慈愛過人郵臣勿孤憫臣

多病夜扣星象食斷董血踰二十載至于其終又臣

遊學之初違離者久幸嘗殞血幾至喪明而臣仕未

及榮親已不逮既育之恩則重罔極之報曾無今欲

將磨勘轉官恩澤乞先移贈考妣所貴安厝之日得

及追榮臣在壯年序進未晚伏望特降曲成之造用

覃廣愛之風奏致仕分司官乞與折支全俸狀

明道元年壬申年四十四歲在宛丘聞京師多不關有

司而署官賞者乃附驛奏疏甚懇至願以唐中宗朝

上官婕妤賀婁氏賣墨敷斜封官為戒又屢上疏言

內降之弊引韋后為戒

二年癸酉年四十五歲是年三月甲子太后崩帝始親

政裁抑僥倖中外大悅時公為陳州通判太常博士

四月公被召赴闕除右司諫公初聞遺誥以楊太妃

為皇太后參決國事亟上疏言太后母號也未嘗因

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

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也時已剛去參決等語

然太后之號訖不改止罷其冊命而已時太后既崩

然太后之號訖不改止罷其冊命而已時太后既崩

言者多追斥垂簾時事公言於上曰太后受遺先帝保佑聖躬十餘年矣宜掩其小故以全其大德上大感悟五月降詔曰大行皇太后保佑冲人十有二年恩勤至矣而言者罔識大體務詆訐一時之事非所以慰朕孝思也其垂簾日詔命中外毋輒以言行公之言也六月同審刑院大理寺詳定天下當配隸罪人刑名秋七月甲子以公同管勾國子監是歲以江淮京東災傷公奏請遣使巡行未報公請問曰官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今數路艱食安可置而不卹八月甲申遂命公安撫江淮所至開倉廩賑乏絕禁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饑民有食烏啄草者擷草進御請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又陳救弊八事上嘉納之又薦知崇州吳遵路爲郡得古人風乞以遵路救災事跡頒諸州并付史館十二月奏請天下諸郡縣弓手七週年者聽歸農從之時郡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諫先是美人尚氏於上前有侵皇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上自起救之誤批上頰上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上謀廢后且勸上以爪痕示執政上乃示宰臣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以前罷相故怨后而范諷方與夷簡相結乘間言后九年無子當廢夷簡贊其言上意未決外人籍籍頗有聞者公因對極言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議不可聞於外也居久之乃定議廢后夷簡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疏詔稱皇后以無子願入道特封爭妃王京冲妙仙師

賜名清悟別居長寧官臺諫章疏果不得入公即中丞孔道輔率知諫院孫祖德等詣垂拱殿門伏奏皇后不當廢願賜對以盡其言守殿門者闔扉不爲通道輔撫銅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諫入言尋有詔宰相召臺諫諭以當廢狀道輔等悉詣中書語夷簡曰人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固宜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自有故事道輔及公曰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是乃光武失德何足法也自餘廢后皆前世昏君所爲上堯舜之資而公顧勸之效昏君所爲可乎夷簡不能荅拱立曰諸君更自見上力陳之道輔與公等遂退將以明日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而夷簡即奏臺諫伏閣請對非太平之美事遂詔出道輔知恭州公知睦州祖德等罰金詔諫官御史自今毋得相率請對於是御史楊偕請與道輔等俱貶御史郭勸復言廢后及不許請對之說爲非是河陽簽判富弼亦言朝廷一舉而二失縱不能復后宜還范仲淹以來說路疏入不報景祐元年甲戌年四十六是歲春正月出守睦州有睦州謝上表及出守睦州詩赴桐廬淮上遇風三首出中桐廬道中十絕公在桐廬與晏尚書書略云罪有餘責尚叨一麾敢不盡心以求疾苦二浙之俗躁而無剛豪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示之以仁吞奪之害稍稍而息乃延見諸生以傳以約非某所能蓋師門之禮訓也又云郡之山川滿目奇勝且有章阮

二從事俱富文能琴風宵爲會文迭唱和爲郡之樂
有如此者於君親之恩知己之賜宜何報焉在郡有
瀟酒桐廬郡十絕新定感興五首遊烏龍山寺詩
桐廬郡齋書事一首依韻酬周駉太傅同年詩建嚴
先生祠堂復其子孫四家而奉祠焉又圖唐處士方
十像于堂之東壁夏六月壬申徙蘇州蘇爲公鄉郡
地濱震澤田多水患募遊手疏五河導積水入海有
上呂相公并呈中丞詒日言水利事秋八月徙明州
轉運使上言公治水有緒願留以畢其役九月詔復
知蘇州有與曹都官書與孫明復書略云某至新定
江山清絕自謂得計及來姑蘇却修人事斯亦勞矣
今在海上部役閒夫積水俟寒而罷之足下未嘗遊
浙或能往駕與吳中講貫經籍教育人材是亦先生
之爲政買山之圖其在中央以來者衆未易他謀也
與晏尚書書云某自睦改蘇首捧鈞翰屬晝夜海上
至還郡中災困之氓其室十萬疾苦紛沓夙夜營救
智小謀大厥心惶惶久而未濟在郡有蘇州十詠用
韻謝晏尚書近著示及詩又有奉酬晏尚書見寄詩
天平山白雲泉詩題常熟頂山上方院僧居詩
二年乙亥年四十七歲是年公在蘇州奏請立郡學先
是公得南園之地既卜築而將居焉陰陽家謂必踵
生公卿公曰吾家有其貴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
此貴將無已焉遂即地建學既成或以爲太廣公曰
吾恐異時患其隘耳元祐四年公之子純禮出自奉

常制置江淮六路漕事持節過鄉郡即學拜公像親
學之敝復請于朝新而廣之吳學至今甲于東南五
月八日有朝賢送定惠大師詩序八月有祭謝賓客
文冬十月除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有謝表
見文集召還判國子監時朝廷更定雅樂詔求知音
公薦白衣胡瑗對崇政殿授校書郎公進除吏部員
外郎權知開封府公自還朝論事益急宰相陰使人
諷公待制待臣非口舌任也公曰論思正侍臣事余
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府欲撓以繁劇
使不暇他議亦幸其有失即罷去公決事如神斥邑
肅然稱治都下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
希文十二月郭皇后暴薨中外疑內侍閻文應置毒
公劾奏其事即不食悉以家事屬其長子曰吾不勝
必死之上卒聽其言竄文應嶺南尋死于道
三年丙子年四十八歲春正月公上太宗尹京日所判
案牘遂命崇政殿說書賈昌朝王宗道同編次三月
應制賞花釣魚詩夏五月戊寅朔公論建都事其略
謂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西洛帝王之宅絕無
儲備宜以將有朝陵爲名漸營廩食陝西有餘可運
而下東路有餘可運而上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
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
之宅以守中原陛下內惟修德使天下不聞其過外
亦設險使四夷不敢生心此長世之策也上嘗以遷
都事訪諸夷簡夷簡謂公迂濶務名無實公聞之又

上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指時政又為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為超遷某為左遷如是為公如是為私意在丞相又言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王莽之亂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以大為小以易為難以未成為已成以急務為閑務者不可不早辯夷簡大怒以公語辯於上前日詎公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公亦文章辯析辭益切遂罷黜落職知饒州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過公者獨龍圖閣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餞飲之時質以病在告扶病祖宴都門獨留語累夕大臣謂之曰子有疾可辭何為自陷朋黨質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忘之若得為其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為之縮頸公既貶諫官御史莫敢言秘書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謂公所言事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猶以合典禮故加優獎今坐刺議大臣重加譴謫倘其言未協聖慮在陛下聽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陛下自專政以來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也請速改前命靖遂落職監均州酒稅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言臣常以范仲淹直諫不回義兼師友自其得罪朝中多云臣亦被薦論范某既以朋黨得罪臣固當從坐况余靖素與范某分踈猶以朋黨

洙為

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脩

移書責右司諫高若訥曰范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這古今班行中無與比者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辯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今皇帝即位以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勝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脩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不忍便絕足下而以不賢者責若猶以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亦諫臣之一効也若訥得書念乃言范某貶職之後臣諸處察訪端由參驗所聞與勅榜中意頗同固不敢妄有嘗救今歐陽脩移書詆臣言范某平生剛直好學通古今班行中無與比者責臣不能辯其非辜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及謂臣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仍言今日天子與宰臣以迕意逐賢人責臣不言臣謂賢臣者國家恃以為治也若陛下以迕意逐之臣合諫宰相以迕意逐之臣合舉臣愚以范某頃以論事切直亟加遷用今茲狂言自取譴辱豈得謂之非辜恐中外聞之謂天子以迕意逐賢人所積不細請今有司召脩戒諭脩坐罪貶為夷陵令西京留守推

官仙遊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傳于時四賢指公靖
 洙脩不肖指若訥也是時契丹使至密市以歸張中
 庸使虜過幽州見燕山館中已有書求叔書于壁者
 秋八月饒州有謝上表略曰守土非輕報天無所臣
 出自賦畝階于縉紳驟陞天閣之遊親委王畿之政
 至孤難立屢請弗諧老寵既渥補報宜異必將危墜
 猶或建明情雖匪他罪實由已然而有犯無隱惟上
 則知許國忘家亦臣自信此時為郡陳陳優優布政之
 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公又遷建饒之郡學
 鏡之山水大率秀拔公識其形勝曰妙果院一塔高
 峙當城之東南屹起千餘尺城之下枕瞰數湖水脉
 連秀於是名之曰文筆峰硯池學既建而生徒浸盛
 由公遷指學基而興建也且曰二十歲後當有魁天
 下者遠治平乙巳彭汝礪果第一人及第公沈幾遠
 識如此有題芝山院詩云偶臨西閣坐五老夕陽關
 之句五老峰有亭饒人踏青而至必曰范公五老亭
 又饒有九賢堂自開寶迄紹聖郡守六十八人而在
 九賢之序者公一人而已饒人為立祠頒春堂天慶
 觀州學之講堂凡三所由景祐距此六十載牲牢日
 咸凡禱晴雨及州官之到罷皆致禮焉講堂每上丁
 具禮祝有滕公夫人刁氏墓誌銘有靈鳥賦和謝希
 深學士見寄詩在郡有依韻酬黃灝秀才詩鄱陽酬
 泉州曹使君見寄詩鄱陽即事詩云三出專城贊似
 絲蓋公先歷睦蘇二郡也

四年丁丑年四十九歲十二月壬辰公徙知潤州上論
 執政今移近地故也先是京師地震直史館葉清臣
 上疏因言公與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辭古不
 敢議朝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
 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
 公等皆得近徙公既徙潤州讒者恐其復用遽誣以
 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叅政陳琳辯其不然公
 訖得免自公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公
 者皆指為黨人琳獨為上開說上意解乃已有潤州
 謝上表移丹陽郡先遊茅山詩京口即事詩滕子京
 魏介之二同年相訪丹陽郡詩
 實元元年戊寅年五十歲春正月十三日赴潤州道由
 彭澤謁狄梁公廟慨慕名節為之作記立碑至郡謁
 甘露寺李衛公祠以其湫隘遷于南樓并以本傳刻
 之祠下與李泰伯書云今潤州初建郡學可能屈節
 教授又慮遠來難為將家蘇州掌學胡瑗秘閣校理
 見明堂圖亦甚奉仰或能挈家必有經畫請先示音
 為幸與胡安定屯田書略云近改丹徒併獲雅問豈
 君之心不易改棄而然耶其念入朝以來思報人主
 言事太急貶放非一然傑觀大過之象患守常經九
 二以陽處陰越位救時則王室有棟隆之吉九三以
 陽處陽固位安時則天下有棟撓之凶非如良止之
 時思不出位者也吾儒之職去先王之經則非乎無
 從夫又豈暇學人之巧失其故步但惟精惟一死生

以之冬十一月徙知越州按公文集有刻唐祖先生墓誌於賀監祠堂序題曰寶元元年知越州范某序條元年知越州長編却稱二年三月丁未當考是冬元昊僭號元昊性凶鷲猜忌通漢文字嘗諫父德明母臣中國德明日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聖宋天子恩不可負也元昊曰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爲明道元年德明死朝廷遂命元昊襲父爵元昊雖嘗奉貢然居國中益僭侈景祐元年春始寇邊犯府州秋七月又寇環慶因下詔約束之元昊既悉有夏銀綬靜宥靈鹽會勝甘涼瓜肅之地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始大補僞官創十六司以統衆務又置十八監軍司委首豪分統其衆總十五萬又選豪族善弓馬三千人迭直僞號六班直至是用其黨楊守素之謀築壇受冊僭號始受其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改天授禮法延祚元年點兵蓬子山遣使奉表來告僭號納桎節敕告鄆州通判富弼請斬其使尋詔削元昊官爵除屬籍絕互市勝汾邊有能擒元昊除定難節度使

康定元年己卯公年五十一歲在越有諸暨道中詩越上閨子規詩春二月有兵部侍郎胡公墓誌銘有贈兵部尚書田公墓誌銘有題翠峰院詩有與李泰伯書其略云此地比丹陽又似開暇可以卜居請一來講說因而圖之誠衆望也兒子在蘇州今年欲行鄉飲酒俟先生講求也公在越有清白堂記六月有祭

胡侍郎文又有祭蔡侍郎文

三年庚辰年五十二歲春二月有胡公夫人陳氏墓誌銘節度堂書記沈君墓誌銘三月公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用陝西安撫使韓琦之言也未至永興又改陝西都轉運使五月甲戌西方用兵公上疏言守邊城實關中之計近邊城若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二三分者吳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安枕矣爲今之計莫若且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既不特大戰又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恐未可輕舉太宗朝以宿將精兵而西討艱難終未收復况今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與深人之謀臣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惟陛下緩而圖之七月己卯公除龍圖閣直學士與韓琦並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初公與呂夷簡有隙及議加職夷簡請超遷之上悅以夷簡爲長者既而公入謝上諭公使釋前憾公頃首曰臣向所論蓋國事於夷簡何憾也八月庚戌兼知延州有延州謝上表先是詔分邊兵部署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部監領三千人有寇則官卑者先出公曰不量賊衆寡而出戰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乃分州兵爲六將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賊不敢犯既而諸路皆取法焉賊相戒

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
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是歲橫渠先生
張載來謂勸讀中庸呂與叔作橫渠先生行狀云慶
定用兵時先生方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魏
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反責之曰儒者自
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卽是年也築青澗城
復承平永平廢若神道碑云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
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爲
卷歸業者數萬戶有塞張問孫明復狀乞修京城二劄子
慶曆元年辛巳年五十三歲朝命以正月出兵討元昊
公上疏其略云正月起兵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
我師可憂萬一有失噬臍何及春深漸暖方賊馬瘦
人饑其勢易制此得天時之便又可以擾其耕作且
元昊謂國家太平忘戰邊城無備是以桀驁合邊鄙
漸飭賊至則爭願許臣稍以恩信示之或可招納不
然臣恐情意阻絕僇兵無期若用臣等歲月無効徐
圖舉兵先取綏宥據其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之計
則橫山人戶挈族來歸拓疆禦寇莫此之利上用其
議於是公固守鄜延有峇趙元昊晝是年元昊遣塞
門寨主高延慶還延州令見公約和公不聞之朝廷
乃自爲書遣元昊諭以禍福二月元昊寇渭州始朝
廷既從陝西都部署司所上攻守策經略安撫判官
尹洙以正月丙子至延州與公謀出兵越三日公徐
言已得首聽兵勿出洙留延州幾兩旬公堅持不可

辛丑洙還至慶州乃知任福等敗績賊侵劉瑋堡未
退因遣權環慶路都監劉政將銳卒數千來援未至
賊引去夏竦尋劾奏洙擅發兵降通判濠州始韓周
等持公書入西界逆者禮意殊善行兩日聞山外諸
將敗亡周等抵夏州留四十餘日元昊俾其親信野
利旺榮爲書報公別遣使與周俱還且言不敢以聞
兀卒書辭益慢公對使者焚其書而潛錄副本以聞
書凡二十六紙其不可以聞者二十紙公悉焚之餘
又略刪改書既達大臣皆謂公不當輒與元昊通書
又不當輒焚其報宋庠因言於上謂公可斬杜衍謂
公本志蓋忠朝廷欲招納叛羌爾何可深罪夷簡亦
徐助衍言知諫院孫沔又上疏爲公辯上悟乃薄其
責夏四月癸未公以陝西經略副使兼知延州龍圖
閣直學士戶部郎中降爲戶部員外郎知耀州職如
故有謝降官知耀州表及耀州謝上表五月壬申公
徙知慶州兼管勾環慶路都部署司事初元昊反陰
誘屬羌爲助環慶酋長六伯人約與賊爲鄉導後雖
首露猶懷去就公至部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
閱其人馬立條約明賞罰諸羌受命悅服始爲漢用
九月辛酉公復戶部郎中十月公以龍圖閣直學士
戶部郎中管勾環慶路都部署司事兼知慶州爲左司
郎中是月梁適自陝西還公附奏攻守二議是歲有
舉滑州節度判官歐陽脩充經略安撫司掌書記狀
又舉天雄軍通判張方平充經略安撫司掌書記狀

是歲築大順城神道碑云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賊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又曰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將不知所嚮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所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三萬騎來爭公戒諸將戰而敗走者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服公爲不可及有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太常少卿賈公墓誌銘舉丘良孫應制科狀

二年壬午年五十四歲三月癸丑公請給樞密院空名宣及宣徽院頭子各百道以備賞功從之邇邊至環州州屬羌陰連虜爲患邊上公謂神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堅固乃秦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詔從其請四月癸亥除鄭州管内觀察使辭不受其讓表略云觀察使班待制下臣中邊數年羌胡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改觀察使則與諸族首領名號相亂恐爲賊所輕且無功不應更增厚祿辭甚切表三上乃命復爲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有謝守舊官表傳宣候將來邊事稍寧詔卿用在兩地非出擬亦非臣僚奏舉特出朕意宣諭卿知兼令密舉臣僚代邊任秦聞先差入內侍省高班陳舜封至傳宣又差入內西頭供奉官麥知微至傳宣旨撫問賜風茶一合有上呂相公三書十月辛亥以公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廊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

使有讓表元昊寇邊萬懷敏戰死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公自將兵由郊涇援之知賊已出塞乃還上始聞史川事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慮矣奏至上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亟加職進官公以西帥久無功密疏乞賜貶降以謝邊隱辭不受命不聽十一月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兼公邊招討使命公及韓琦龐籍分領之公與琦開府涇州而徙文彥博帥秦滕宗諒帥慶皆從公之請也十二月壬戌詔韓琦范仲淹龐籍已帶四路都招討使其諸路招討使副並罷從知慶州滕宗諒請也有舉滕宗諒狀是歲有書環州馬嶺鎮夫子廟碑陰乃正月書也

三年癸未年五十五歲正月辛卯詔陝西公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龐籍凡軍期申覆不及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堯臣議也上親擢公與富韓諸賢而黜夏竦國子監直講石介作慶曆聖德詩以美之指夏竦爲大姦公聞之不樂蓋恐其召禍於後日也二月乙卯公與韓琦上疏言元昊如大言過望爲不改僭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詞厚禮從兀卒之稱亦有大可防者三神道碑云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者召之卧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積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按名臣傳曰公與韓琦叶謀必欲收復

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謹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四月甲辰公與韓琦並除樞密副使皆以西事未寧凡五辭不許而後就道有除樞密副使召赴闕陳讓五表有與朱校理書云十六日被旨赴闕至二十五日與韓公同上五章為邊事未寧防秋在近乞且留任必得俞允入則功遠而未濟後有邊患谷歸何人軍民億萬生死一戰得為小事耶諫官歐陽脩言公與韓琦久在陝西備諸邊事才識不類常人宜時御便殿訪問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措置是歲自春至夏不雨上言六事其略云臣親聞德音謂屢有災異當脩德以及民并詔臣等謹省刑法此實見聖人憂畏之心合於天意今條奏數事一降詔罪已二遣使決獄三詔州縣賑卹四存養陣亡之家五邊民被戎狄驅虜者量支官物贖還六已該赦除放欠負官司不得催理諫官歐陽脩余靖蔡襄咸言公有宰相才不宜局在兵府願罷王舉正以公代之舉正亦自求罷上從其請六月丁丑除參知政事固辭不拜甲申以公為陝西宣撫使公既辭參政願與韓琦迭出行邊上因付以西事而公又言河東亦當為備任師中常守并州上即命使河東兩人留京師弟先移文兩路公又請近臣同使每事議而後行詔命田况為副使按公尺牘載與中舍家書略云某近蒙恩擢兼樞府此蓋祖宗之慶下及家世累讓不允今月

二日已簽暑勾當至十二日蒙恩改參大政尋因陳利害已得旨依讓且在西府相次必出巡邊諸骨肉各安吉互相戒約勿煩州縣如輒與詞訟必奏乞深行請指揮兒姪知委八月丁未公自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復除參知政事知諫院蔡襄言已差公宜撫陝西又除參政未有尋邊之日切以西賊遣使入朝其言驕慢必無可從之理原其殺心本無欲和之意朝廷既罷遣之其勢必須用兵邊將雖多莫如朝廷輒柄臣以臨之又謂柄臣之中莫如公自行望於西人未行之前早遣巡邊無使後時以失大計先是公與任師中分路宣撫踰月皆未行韓琦言賊恐乘念盜邊當速遣某河東臣方壯年可備奔走師中宿舊大臣毋勞往乃詔琦宣撫陝西師中卒不行九月庚辰命同修中書時政記有述實諫議陰德錄祭石曼卿學士文祭吳龍圖文上擢任公與韓琦富弼每建見必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之務公語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後先且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也上再賜手詔督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今琦暫往陝西仲淹弼與宰臣章得象盡心國事母或有所顧避其當世急務有可建明者悉為朕陳之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劄使疏于前公與弼皆皇恐避席退而列奏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

今上方信賴公等悉用公說當者爲今者皆以諸事
畫一次第頒下獨府兵輔臣共以爲不可而止十月
丙午詔中外有陳叙勞績或訴雪罪狀中書批送有
司者謂之送殺更不施行自宜令主判官詳其可行
者別奏聽裁行公之奏也是歲劫盜張海橫行數路
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富民
出金帛牛酒使人迎勞盜悅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
大怒樞副富弼議欲誅仲約公時爲參政欲宥之爭
於上前弼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而使民
贖錢遺之法所當誅也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
不可釋也公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又
賂之此法所當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
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賊之恐非法意也小民之
情疎出錢物而得免於殺掠或喜之而云欲食其肉
傳者過也上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弼愠甚
謂公曰方今患法不舉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
公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一臣下此盛德之
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
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
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弼終不以爲然其
後兩人不安于朝相繼出使弼還自河北及國門不
許入未測上意比夜彷徨不能寐寤床嘆曰范六丈
聖人也又遺事亦載此事但云淮南盜王倫與此不
同又載公與富公爭於上前之語曰寇至無備若守

臣死之則民盡塗炭今吏雖不死節而民之完者數
萬家誠國家實事所存不細乃與有備而縱賊者倒
行誅罰恐非陛下寧失不經之意退至政事堂昌言
曰朝廷異時以四方無事不肯爲郡縣設備吏敢以
治城隍閔兵卒爲請者以狂妄坐之一旦事生不虞
吾輩不自引咎專以死責外臣誠有愧於青史也按
言行錄載遺事曰公爲參政與韓富二樞並命銳意
天下之事患諸路監司不才更用杜杞張昱之輩公
取班簿視不才監司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次
更易富公素以文事公謂公曰范六丈公則是一筆
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爲罷
之

四年甲申年五十六歲四月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公
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
不各爲一黨不可禁也在聖上鑒辨之耳誠使君子
相朋爲善其於國家何害五月壬戌朔公與韓琦對
於崇政殿上四策一曰和二曰守三曰戰四曰備請
朝廷力行七事一密爲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遣
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
討伐之謀是日公與琦指陳於上前數刻乃罷六月
公與琦又奏陝西八事河北五事已而公又奏今防
秋事近願賜罷臣參政知邊上一郡帶安撫之名足
以照管邊事乞更不帶招討都部署職任遂以公爲
陝西河東宣撫使先是公嘗言契丹元昊事可疑者

六可憂者三始公以忤呂夷簡放逐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爲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公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屬望公亦感激眷遇以天下爲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與致太平然規模濶大論者以爲難行及按察使多所舉勸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然公與弼等所議不變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已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上雖不信而公與弼恐懼不敢自安于朝皆請出按西北邊未許適有邊奏公因固請行乃有是命初公之出也過鄭州因見呂夷簡問何事遽出公對以管仲經撫兩路事畢即還夷簡曰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再入又龍川志云范公以參知政事出使呂公已老居鄭范公往見之呂公欣然相與語終日問曰何爲亟去朝廷范公言欲經制西事耳呂公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爲便范公爲之愕然公遂去自公出使譏者益深而王益柔者亦公所薦王拱辰因其作激歌事劾奏之力言其罪當誅蓋欲因益柔以累公也時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及輔臣進白琦獨言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爲激歌事可見也上悟乃寬之夏六

月有上呂相公書八月辛卯命公領刑法事賈昌朝頌天下農田有利害其悉條上之初公授唐故事請以輔臣分總其務雖嘗降勅然其後弗果行有上呂相公書冬十月丙申命公提舉三館秘閣寫書籍上疏乞罷政事知邠州詔不許十一月四日又有上呂相公書有舉許渤簽署陝府判官事狀十二月公議築古細腰城檄知環州种世衡與知原州蔣偕共幹其事又檄偕築大盪堡是歲有陳乞邠州狀十二月有祭呂相公文祭陳相公文有舉張伯玉應制科狀五年乙酉年五十七歲正月乙酉公自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緣邊安撫使可賜推誠保德功臣有謝授邠州表邠州謝上表有祭韓少傅文二月癸卯公請以新建細腰城隸原州從之有邠州建學記有論復併縣劄子閏五月有祭環州种湊院文八月有祭陝府王待制文自公與韓琦出使譏者益甚兩人在朝所施爲亦稍沮止獨杜衍左右之上頗感焉公愈不自安因奏乞罷政事上欲聽其請章得象謂公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黜賢臣不若且賜不允若即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公果捧表謝上愈信得象言於是富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等意言弼過又言公去年受命宣撫河東陝西間有詔戒勵朋黨心懼彰露稱疾乞醫纔見朝廷別無行遣遂拜章乞罷政事知邠州欲固已

位以弭人言欺詐之迹甚明乞早廢黜以安天下之心使姦詐不敢效尤忠實得以自立明逸疏奏即降詔罷公及弼并鎖學士院草制罷衍十一月詔以邊事寧息盜賊衰止罷公陝西四路安撫使并罷富弼安撫其實譏者謂石介謀亂弼將舉一路兵應之故也公先引疾求解邊任遂改知鄧州有陳乞鄧州表是月乙未轉給事中資政殿學士知鄧州謝轉給事中知鄧州表鄧州謝上表

六年丙戌年五十八歲秋七月丙戌子純粹生公在鄧是年鄧人賈內翰黜以狀元及第歸鄉謁公願受教公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不志其言每語人曰吾得於范公者平生用之不盡也二月有祭謝希深舍人文九月十五日作岳陽樓記中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句蓋公平日尤蹈之言也有依韻酬荅邠州通判王稷詩依韻酬太傅張相公見贈詩依韻酬李光化見寄詩依韻荅王源政憶百花洲詩中元夜百花洲詩覽秀亭詩合提刑張太傅嘗新醞詩喜雪詩資政殿學士謚忠獻范公雍基誌銘依韻和安陸孫司諫詩送河東提刑張太傅詩种世衡墓誌銘

七年丁亥年五十九歲公在鄧二月有祭龍圖楊給事文有祭尹師魯舍人文按尺牘載與韓魏公書略云師魯去赴均州時已覺疾作至均寢食或進或退僅百餘日得提刑司文字昇疾來鄧以存殁見托至五

日而啓手足苦痛苦痛至終不亂初相見時却且着灸不談後事疾勢漸危遂中夜詣驛者他告伊云足下平生節行用心待與韓公歐陽公各做文字垂于不朽他舉手叩頭又告伊云待與諸公分俸贍家不令失所他舉手云涇州有二兒子即就枕更不他語來日與趙學士看他云夜來示諭並記得已相別矣顧家人云我自當不復管汝路無憂戚又兩日猶能扶行忽索濯漱訖憑案而化衆人無不悲泣無不歛服其明也別趙學士云不怛化別韓倅云少年樹德別賈狀元云亦無鬼神亦無煩惱尋常於兒女多愛不謂能了了如此又云已去安州蘇之翰處作行狀待送末叔作墓誌其不敢作恐知當年事不備故也却特作文集序明公可與他作墓表也十一月有祭故相太傅李侍中文有乞召還王洙及就遷職任事劄子

八年戊子年六十歲春正月丙寅徙知荆南府鄧人愛之遣使者請留公亦願留從其請也有謝依舊知鄧州表公守鄧凡三歲求知杭州二月有十六羅漢因果識見頌序

皇祐元年己丑年六十一歲正月乙卯公知杭州有杭州謝上表公守杭日林逋隱孤山公過其廬贈詩曰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其激賞如此與人約訪林處士阻兩見寄詩和沈書記同訪林處士詩時孫甫為兩浙轉運公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孫曰范公貴人也吾屈於此不得不伸於

彼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之無
倦色公遇范公不少下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按文
集天竺山日觀大師塔記云皇祐元年余至錢塘正
月帝御便殿訪近臣以備禦之策權三司使葉清臣
言詔問輔弼之能今爲社稷之固者莫如公又謂公
深練軍政公在杭有過餘杭白塔寺詩西湖筵上贈
胡侍郎詩和僧湖居五絕和運使舍人觀潮二首和
蘇州蔣密學詩并謝賜鳳茶表和蘇之翰對雪詩和
分州鄭宣徽見寄二首秋七月癸卯除尚書禮部侍
郎舉張昇自代云伏見工部郎中集賢殿修撰知潤
州張昇筮任以來清介自立精思劇論有憂天下之
心純誠直道無讓古人之節朝野推服臣所不如乞
回臣所授以允公論十月庚申朔有祭葉翰林文置
義莊于蘇州按言行錄云公在杭子弟以公有退志
乘間請治弟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之地公曰人苟
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今年踰六十生
且無幾乃謀治弟樹園圃願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
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
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游者豈必
有諸已而後爲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贖宗族若曹連
吾言毋以爲慮又按程氏遺書云橫渠張先生言有
欲爲公買綠野堂公不肯曰在唐如晉公者誰可尊
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寧使耕墾及他人
有之已則不可取也

二年庚寅年六十二歲春有段君墓表兵部員外郎王
君墓表公在杭轉尚書戶部侍郎依前職任有謝表
按沈存中筆談云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殣枕路是
時公領浙西發粟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民喜競渡
好爲佛事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
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寺主首諭以饑歲工價至
賤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主作鼎興又新倉廩吏舍
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
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自條叙所以宴遊興造皆欲
以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
食於公私者日毋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
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公之惠也歲饑發
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爲令既已恤饑因之
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澤也八月建昌軍草澤李
觀撰明堂圖議公奏之授試太學助教觀能研精經
訓會同大義按而視之可以典制今朝廷行此威禮
千載一展斯人之學上契聖作謹具錄以進庶討論
之際有所補助詔送兩制者詳稱其學業優博有舉
李宗易向約堪任清要狀有乞召杜衍等脩明堂老
更表進故朱宋所撰春秋文字狀冬十一月有兄中
舍墓銘

三年辛卯年六十三歲是歲公以戶部侍郎知青州充
淄濰等州安撫使有貴州謝上表正月八日有續家
譜序按尺牘載與韓魏公書云某上巳日方至青社

繼富公之後庶事有倫守之弗墜但歲饑物貴河朔流民尚在村落因瀕救濟又按言行錄載東齋記事云公鎮青社會河朔艱食青之與賦博州置納場青民大患董置之苦公戒民納價每斗三錢納鈔與之以書與博守遣官覲金詣博坐倉以倍價招之賈巨勝數道介其境則張之且戒曰郡不餒廩寄僧舍可也至則貿者山積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行斛金尚餘數千緡按等差給還之青民因立像祠焉有舉彭乘自代狀舉張諷李厚充青州職官狀正月有祭社待制文三月有太子中舍上官君墓銘有陳乞穎毫一郡狀冬十有一月戊申有寫黃素伯夷頌寄京西轉運蘇才翁文潞公杜祁公富鄭公等一時名人題跋上書言古者內置大夫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方伯刺史觀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以分理之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與陛下共理天下者爲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擇選一切以例除之以一縣觀一州一州觀一路一路觀天下率皆如此其間縱有良吏百無一二使天下賦稅不得均獄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既無告訴必生愁怨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若守倫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四年壬辰年六十四春正月戊午徙知穎州夏五月二十日至徐州堯先是公在青未盈歲以疾徙知穎州詔自青州徙行于徐州有遺表歷官推誠保德功臣

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護軍汝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贈兵部尚書謚文正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楚國公十二月壬申葬于河南洛陽縣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初公病上嘗遣使賜藥存問既卒嗟悼者久之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遣使就問其家所欲既葬上親篆其碑曰褒賢之碑勅賜西京褒賢顯忠禪寺蘇州天平山白雲禪寺奉公香火賜忠烈廟額爲政忠厚所至有恩卹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及其卒也羌酋人數百爲舉哀佛寺哭之如父三日而去

宣和五年慶帥宇文虛中奏請賜忠烈廟額慶陽平江府凡一十九處成都府學以上並有公祠朝首所在監司郡守學官歲時詣祭祀

欽宗皇帝靖康元年丙午二月壬寅詔褒贈近世名臣故任資政殿學士贈太師追封楚國公謚文正范某可特追封魏國公

范文正公年譜

年譜補遺

前譜所載公事多有闕遺今取其未載者見之逐年之下

明道二年八月公時為江淮安撫勸會直楚泗州有發運司轉般斛斗差撥綱運於三處裝發糶米大小麥豌豆等共五十萬石救濟沂密徐兗等州九月體量淮南州軍賒糶人民二麥并賒買亭民鹽貨未有見錢支給并向春逐處缺乏軍儲亦無錢和糶奏乞借賜錢五十萬貫并疋帛香藥三五十萬下淮南軍州應副前項支贍又體問得諸軍州自來和糶當農民出糶被行人抑壓價例收糶不前直候冬深斛斗已入商賈之家方始添價出糶是以大段虛費官錢又不濟得農民奏乞許農民作保申乞先請價錢限一月內入納免被經販人隔截農民不得抑勒令請領十月奏為蘇常秀潤旱蝗乞依吳遵路所奏權罷配糶斛斗又自江寧府乘遞馬到潤州起發楚州等處斛斗往廬壽登萊等州時江淮州軍有因疾疫死亡人口種蒔不敷田段甚多公牒逐官依災傷一例體量放減并孤貧老幼不濟人戶多無田苗除減放外移稅數不多者虛煩催科無可送納即與全放十一月驟江淮災傷州軍應實因災傷遷移拋下稅產已曾申報州縣後來雖是未差官檢覆今却歸業者並放免稅賦及有已曾歸業為官中令納稅存濟不得又遷移者亦許歸業依此減放稅科十二月奏乞免

放舒廬等州折復茶又看詳江寧府上元縣等處所管主客戶口逐年送納鹽錢即不曾請鹽食用其客戶鹽錢數不多欲乞朝廷特與除放

景祐元年正月薦丁鈞鄧資徐執中衛齊盧革李碩張弁並公廩文雅為眾所稱堪充京官如擢用後犯入已贓甘當同罪時黎德潤無辜獄死公奏乞訪求本家骨肉量與文賜令其收瘞仍乞指揮今後命官使臣犯公罪流以下贓罪徒以下並不禁繫許責保出外聽勅

康定元年正月十二日牒環慶路今後如有報到賊馬深入鄜延路更請相度一面部領軍馬入賊界攻討要害城寨須管大段殺獲分張賊勢不得只在界首及打虜些少族帳便為策應之名若環慶有賊馬亦令鄜延路分擊諸頭出軍馬深入賊界攻討十五日陝府申稅戶朱大成等八百九戶各於送納秋稅不前拋下稅額全家逃走公牒陝府指揮逐縣鄉村拘管上件逃移人戶屋業生產不得燒燬斫伐其逃移人口即與倚闕去年秋稅招誘歸業免致逃移毀却產產將來歸業不得即大段虧失省稅所有諸州軍人戶慮恐亦有似此逃移并牒逐州亦請相度安恤樞密院劄子奉聖旨西界首領約遇沒兀等二人部領蕃賊七百餘人在塞門寨駐泊其部署司為何不差人馬掩殺公言延州去塞門寨並無人煙又行川路之中一水屈曲五七十處涉渡恐傷兵士腳手周

迴又無舊日熟戶縱得此寨其勢孤絕亦恐難為駐
兵以此不如訓練兵士候春暖可以涉水或輕兵掩
襲或大軍攻賊縱被棄去自家兵士不致有損○二
月八日奏上延州熟戶見今饑餓若春深無田可耕
別思作過或虜劫漢戶北入橫山則延州東界大有
憂事乞與脩廢寨御前劄子付夏靖仰一面與范仲
淹計會商量但應機乘便可以出師即同謀進取又
聖旨令范仲淹於鄜州與夏竦韓琦商議邊事十二
日奏乞相度禁放青盜利害事十四日公有疏奏荅
朝旨論攻討西賊利害十七日奏張建侯狄青等與
西賊戰于保安軍有功乞重加錫賜公嘗舉歐陽公
充本路掌書記尋詔除館閣不赴任十七日公上言
竊見著作佐郎通判天雄軍張方平富於文學後有
才用乞朝廷改除充本司掌書記取進止是月二十
四日牒張元修豐林城及萬安寨又牒朱吉任守信
种世衡高良夫相度東路承平南安兩寨如久遠可
守即進兵前去修復是月二十五日又奏乞修廢寨
○三月初一日牒青澗城种世衡承平寨郭延琦等
接此春暖耕農之時速勘會上件驚移熟戶蕃部如
內有未敢歸業依舊耕種即便相度鄰近有無官司
空閑地土或遠年逃田權撥與耕種如無牛具者官
與量借錢收買常切安存無令失所初二日又奏那
兵馬五萬防托秦川時知保安軍王信西路巡檢狄
青自來入陣勇猛公恐其為賊所誘二十八日奏乞

指揮二人令持重不須身自闕敵○四月五日差周
美揚麟陳永圖等修復萬安寨豐林城甘泉城已畢
公又相度將興修承平南安新寨等十一日牒种世
衡郭延琦等據的是見闕乏糧草蕃部相度逐戶口
數目每十口已上官中量支借食糧粟各一石十口
已下各借五斗仍常切照管安存無令失所○六月
奏乞指揮逐路將諸軍弓弩手教習短兵又乞揀選
武士充節級○七月十五日舉孫沔田况充經略判
官又舉胡翼之充本司催驅公事○八月一日舉劄
收錢中孚等十七人充陝西差遣時延州金明寨招
到殘破蕃部三百二十八戶雖給與田土無力耕種
缺少糧食公奏體量延州西北被西賊破蕩無知延
州張存母年八十寄泊他郡人子之心宜不獲安伏
乞別選人知延州如未選得問即令臣知延州所貴
依得約束訓練兵馬十八日公牒延州通判大理寺
丞高良夫將本寨見管熟戶蕃部等每家十口已下
各支斛斗二石其十口已上支三石公巡邊到延州
據左侍禁王聰狀陳第王繼元差在寨門寨權兵軍
監押被蕃賊打破寨門相殺身死二十日為奏聞朝
廷乞特賜獎錄以勸死節之士○初鄜州至延州一
百六十里元是三程於新店牢山各有館驛後減廢
○九月公與韓運使明鎬巡歷自鄜州至延州兩程
遇晴明皆昏黃後方到驛程太遠山坡至多及巡歷
回來却值泥雨崖路險滑三十餘度涉河自甘泉縣

早發至晚只到得皇甫店去鄆州尚更兩鋪所有隨行軍馬已各疲乏便無喫食須用回買其軍馬既不到驛即無支請草料去處兼是山居無可收買遂牒延州將平山新店館驛量行脩補及存留甘泉新置驛每有過往使命軍馬或遇晴明直中路甘泉縣即支給一日口食糧草或遇雨雪并山河水漲即於新店牢山勘請止宿十六日奏乞放免張亢斬軍不當罪名是月奉聖旨節文令公密切厚支與金帛召募敢死之士深入賊境探候等事公言臣在延州差轉周張宗永賚送文字直到吳賊處二人不期爲臣所累皆竄遠方今雖奉聖旨令臣募人入賊界以何面目更可使入伏乞勾還韓周張宗永量加恩澤○十月初一日巡檢李惟希下兵士王義等四人作鬪扇搥軍人公到延州據司理院勘到並斷送葛懷敏軍前要斬初五日公牒朱觀將領兵軍計會王達朱吉王守琪張宗武自鄆州西北入德靜寨進兵討掠族帳又牒葛懷敏將帶周英鄭從政部領兵馬離延州往保安軍逼逐蕃賊仍差劉政充先鋒取路深入破蕩部署初九日又奏乞逐路部署已下出入進退處置軍馬公事並聽經略安撫都部署司諸使處分時西賊大將剛浪咬兵馬家爲強勁在夏州東彌陀洞居止又次東七十里有鐵冶務即是賊界出鐵製造兵器之處去河東麟府界黃河西約七八十里可出麟府并石隰州兵馬與隰州兵馬與延州兵馬會合

掩襲以分賊勢惟朱觀久在麟州知得次第已曾密議奏乞令朱觀計會河東軍馬以幹此事鄆州曹司馬勳張式黃貴減尅兵士請受公言當此軍期之際兵士多是饑寒逃亡若更減尅轉難存濟遂牒鄆州將馬勳等三人對諸軍處斬又奏脩城及般運糧草工役辛苦地又惡寒日有逃亡乞每月支糞菜錢是月十二日公上言陝西軍州自西事以來應副軍期科率百出如官負得人稍能均濟或知寬猛則不致於殘民其不得人處政在胥吏因其急速得恣貪暴既屬軍期民無所訴臣自膺寄任奏薦頗多乞朝廷深加照察知非請托其所奏之人多是僥倖優穩之處永祝辭免不來赴任朝廷遂一夫之私情忘百姓之深患滿目疾苦將何以濟伏望聖慈特賜愛軫應陝西所奏官員曾經免者除別有擢用外却乞盡底催發前來赴任十七日公具諸將所獲生口鞍馬畜產器械并首級具聞于朝十八日保安軍奏乞早降宣命下本路轉運使司并經略安撫使副火急於近襄州軍人戶秋稅內科撥赴本軍公體量得延州至保安軍山路一百五十餘里昨因西賊侵擾燒却人戶田土則各逃散公路不住有蕃賊出來打劫若令近襄州軍人戶就保安軍輸納轉見苛虐於民不便公遂壁畫只將鄆延兩路界近保安軍送納公將部將任福打破白豹城蕩四十餘里狄青黃世寧到盧子平捉到西賊婦女朱觀打破洪州一十餘寨并族

帳二十餘處二十八日奏乞不禁青鹽二十九日奏乞朝廷念及邊遠之人率多無告特告朝旨應舉充驛令人限一季內並與移陝西路如在公邊州軍即便乞與除職官知縣如人數不足即乞委清望官於三舉已上進士有行止文學者具事狀連坐各薦一兩人不致闕官辦集邊事○是歲十一月虎翼軍第九指揮王瓊奉長行于輿斫到人頭作自己功劄上名字申奏宣轉充下名正指揮使後于輿告訴問訖招伏公書斷云奪戎士死戰之功誤朝廷重賞之意其王瓊集軍負等處斬又奏乞建故寬州爲青澗城十三日奏秋青黃世寧頗勇氣乞早加獎用十六日奏張繼勳破賊於歸娘谷乞賜酬獎十七日時陝西軍州每年夏稅支移在邊上送納民疲於役公又上言乞令於陝西近裏州軍送納則惜得百姓時自京起發兵馬來陝西邊上州軍駐劄訪知押軍使臣內有懦弱生疎不能鈐轄致兵士在路作過攪擾縣鎮十九日公牒鄜同華州河中府如軍馬經過相度使臣稍有生疎不能鈐轄便請那差都監監押一員或差得力使臣支與驛券同共管押逐州交割不得縱令不著次第及攪擾縣鎮施行十一月差張建侯與秋青黃世寧劉政在保安軍差鄭從政在萬安鎮又牒鄜州令張宗武往敷政縣且令探侯如近邊寨無備則便行討擊二十六日奏舉种世衡知環州○十二月初二日乞陞權滕宗諒差赴陝西必可濟辦邊

事時清邊弩手新到州司不敢依例給錢公言公邊苦寒之地所有晉州清邊弩手指揮人負兵士已到延州例各單寒關少衣裳初四日遂牒延州一例支給○十二月十二日奏乞朝廷特降指揮下京西陝西嚴切鈴束如有兇惡即行軍法十六日牒同州抽差北縣分弓手二千人并牒河中府抽差弓手一千人並差使臣押送鄜城縣駐劄把隘防托又牒耀州郡兵士兩指揮赴坊州防托時關中諸郡支移百姓苗稅配納糧草往邊上州軍送納惟鄜延一路最是辛苦糜費數倍蓋是山陵道路不可通大車只是小車并驢子般運或遇晴明則一月程僅可往還或值雨雪艱難寸進至有離家四五十日裹糧乾糧並盡却更那人歸取盤纏今延州稈草每束一百七十文其關中百姓秋稅入邊上送納每束稈草只折三十文若據在市價頗甚虧民公相度得鄜州鄜城縣後魏時爲鄜城郡隋爲偃州南至同州河中府各是四程北至鄜州兩程至延州五程物價稍賤奏乞朝廷建鄜州爲軍令建營房倉廩廨舍所有同華河中府以來州軍近下等第苗稅只於此處送納且減得一半惡路至春却那減鄜延軍馬於此處屯泊就得賤價糧草稍減得百姓勞弊辛苦亦且近便往復

十二月二十八日奏乞暫出延州賞給熟戶蕃部首領給與文帖并散茶絲內有功勞異於衆者等第支給旗子腰帶係蕃部巡檢者給與紅纓交椅

仍與別立約束令遞相鈴轄准備點集時聖旨令公與梁適商量邊機事公奏乞指揮涇原路招安明珠滅蕩二族時邊上臣僚陳乞買馬機得宣頭便令人於熟戶及百姓公人之家覷步收買其差去人接便起動熟戶取奉虧價強買邊上新舊官買各稱准宜買馬無時了絕往往一道宣頭應帶數疋公乞朝廷降指揮將買馬宣頭並乞勾收繳納

慶曆元年是歲春正月公在延州朝廷既用韓琦等所畫攻策先戒師期公言正月內起兵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使賊乘之必有所傷願朝廷存此一路未行討伐客臣示以恩信或可招納戊午詔從公所請時公前凡六奏卒城承平等十二寨蕃漢之民相踵復業○二月四日奏乞於諸寨置權場用尺帛等博買熟戶將到青鹽只於慶環二州添起一倍價錢出賣收得一色見錢糧買糧草及支諸軍請受大段祇得近理見錢應副邊上○三月任福等既敗朝議因欲悉罷諸路行營之號明示招納使賊驕恣仍密收兵深入討擊詔范仲淹体量士氣勇怯公言任福已下皆邊上有名之將尚不能料賊今之所選往往不及更令深入禍未可量於是行營之號卒不罷兵亦不復出○四月徙知慶州兼管勾環慶路部署司事初元吳隆誘屬羌為助環慶酋長六百人約與賊為

鄉道後雖首露猶懷去就公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備賞諸羌聞其人馬立條約諸羌受命悅服自是始

為漢用初曹瑋於環慶添置六寨差田敏部轄軍馬在彼防托至今熟戶倚此城寨四月公奏乞聖慈以曹瑋田敏前後戰功并是寨托邊之利特加贈典其直下子孫量行恩澤以獎勸邊士六月陝西體量使王堯臣言范仲淹韓琦皆天下選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散地○先是一月聖旨令瑋畫牽制西賊不令往河東作過公勝本路主兵官負盡底部領戰兵往沿邊入界牽制併壁畫合行事件指揮逐路主兵官負施行十月初五日將所行事件畫一具奏○十一月二十一日舉劉貽孫及葛宗古二十六日乞將以所授左司郎中一官回授种世衡與韓琦司使知環州是月梁適自陝西還公附奏攻守二議是月奉聖旨體量鈴轄都監○十二月初七日

奏乞改移張明都轄
慶曆二年時蕃部巡檢趙明勾招到賊界偽署團練使訛乞并手下蕃官等共二十三戶公史奪賞賜銀統頭巾角茶交椅銀帶錦襖等物那與繁官房舍居住正月初二日公奏乞為蕃官訛乞等補官十一日到環州管設蕃官支與銀綵等物與立約束蕃部喜躍二十九日再舉种世衡知環州時驟各寨逐月一度勾集蕃官管設又恐公用錢物使用不足又購環州簽判陰諒臣往逐寨標撥官地種葺蔬菜貨實并諸蕃部賊罰添助公用去訖所費不破省錢是月公到邠州排揀新兵據人戶王招瑋等陳告稱官中脩營

占却園林地土拆了屋舍乞估計合支價錢公牒委
邠州請依上項條貫支給逐人價錢及除放隨地錢
稅後邠州准轉運司牒勾收已支價錢公言雖准都
轉運司指揮令將空閑官地先還既無官地即合回
申都轉運司豈得故違條貫並不回申便却例行催
納已支價錢侵害人戶勾到本州元行典級王益等
取勘招伏上項有違條貫情罪於杖一百上斷違差
人押送本州收管所有上件人戶地土價錢却牒邠
州依條支遣○二月四日太子中舍通判延州高良
夫奏乞下陝西四路令銷兵士防托州軍一依范仲
淹擊畫先定下守城人數於近夏州軍輪差弓箭手
充數次邊州軍弓箭手却輪差在極邊城寨奉聖旨
且令邠寧環慶路諸都部署司相度又無妨礙且利
害疾速聞奏公言相度所差弓手並是人戶三丁內
破一丁充役若是撥於極邊州軍屯戍綠邊上食物
踴貴亦少管合官中請受至葦難裏纏必於本家骨
肉處頻有呼索動是數百里本家更破一名往來供
送即是一戶三丁之內二丁防邊徒使破壞家產伏
乞朝廷更請相度二月奏言延州陷破前年西賊圍
閉之時山城未曾脩築微有墻壘未能禦捍惟劉平
星夜前來救濟得延州不至陷破此實劉平忠勇之
力今來子弟復在邊任其跡孤危未能雪耻竊聞劉
平尚在恐邊臣有所惜愛別造飛語乞朝廷倍賜照
管又言計用草無不順之意乞與叙用初五日有看

詳趙珣所奏畫一奏疏時樞密院劄付經略司諸將
在外者若賊寇大至並須領兵竟便攻擊二十五日
公言將有勇佐師有眾寡用兵無常勢非可畫一而
制者也乞朝廷指揮逐路主帥近雖降此指揮仰更
體量將之強弱敵之眾寡地勢險易天時晦臨事
處分以保民安邊事為重庶少敗事其樞密院指揮
未敢施行○三月七日奏陝西不可行用鐵錢○四
月今李丕諒宋良移風川寨於烽火臺山上尋令弓
箭手兵士等寅夜與工山上只築女牆四面削壁近
下低處築城圍入水泉續及牒本州通判太常博士
范祥與李丕諒等同相度新脩寨城已了見分擊街
巷脩蓋軍管倉草場廨署及城上置敵樓般運糧儲
兵甲入新寨二十八日奏舉高端高良夫楊叟○寧
州狀申稱於五月五日申時以後忽降猛雨風電雷
電有大霹靂一聲於草場火發燒却釋草四千餘束
轉運司令觀察推官劉鏡置院取勘公言逐處異物
蟄藏之處多致雷火合依邊勅指揮只令陪納入官
若更須令根勘官吏不切防慎罪狀却慮今後沿邊
倉場作過要得負累官負為害轉大願乞朝廷特賜
釋免二十四日奏舉焦遂卿李顯張忠張信等乞與
轉官二十九日體量得環州界肅遠馬領支邊安和
安塞等寨軍馬糧草人戶不少並各城墻低下濠塹
淺狹未得牢固遂牒環州立便刷那廂軍兵士脩築
開淘○六月初六日石昌鎮申梁家族蕃官屈都等

弁小遇族蕃官薛娘等爲警其單家族點集一千餘人騎待報警相殺公又差指揮使郭慶宗齎銀碗綵綰走馬往本鎮體量各且和斷之○閏九月初九日慶州北路都巡檢司狀申探得吳賊親領八萬人騎奔往鎮戎軍去遂牒寧州通判張去感著作暫往邠州計會點檢城上防城戰具家事安排整齊如聞西賊大入漢界即起遣鄉村人戶入州其人戶多是少得柴草不願入城即官中擘畫揀揷稈草支借十九日諸處申探到西界點集蕃賊馬大段緊急公差焦遂卿种世衡等點集蕃兵防托所有老小牛羊並發遣入寨城迴避其候看族帳田苗蕃部即令於高險上空處權時就藏避其入寨城人口並依先降條貫支與口食并鞍馬草料牛羊即令於側放牧如遇閉圍三五日間亦借與稈草准涇原路經略招討司牒今月十日夜一更時准副使葛懷敏公文及鎮戎軍號帟申蕃賊不知數目奔充圍遶三川支川寨公牒張建侯策應探事軍人張遇分析收稱今月二十二日早辰到鎮戎軍西南蓮花堡德勝堡見自家軍馬與蕃賊相殺又見向太保劉太保手下軍馬被蕃賊殺散所有自家軍馬總在支川寨與蕃賊相殺公令鈴轄李丕諒領軍馬於二十日起發計會張建侯同往原州會合策應○十月二十八日入內侍省西頭供奉官王懷德齋降御前劄子問當欲移卿往涇原路爲本路近經賊馬抄掠藉招緝與文彥博對換

公乞依舊領環慶路職任同涇原路經略並於涇州駐劄與韓琦日夜聚首三二年間可期平定時渭州鎮軍戎寨主職田有每歲獲千餘貫延州慶州諸寨多無職田十月廿八日奏乞均定諸寨官貢職田○十一月初六日公上言涇原土兵有在慶州者慶州土兵有在涇原路者山川道路既不諳練又是邊上土兵請受微薄拋離本營裹纏不易公欲朝廷指揮逐處土兵各令撥歸本路使喚公私俱便是月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兼治邊招討使命韓公與公及龐公分領之公與韓公開府涇州而徙文彥博帥秦宗諒帥慶皆從公之請也甲申以處士孫復爲國子監直講從公與富公之薦也○十二月西賊入山外打弁原州打虜公牒知原州景奏與當路鈴轄李丕諒等六人部領軍馬計會節次向前於鎮戎軍以來會合出奇伏截山外回來賊馬收救人民公又到邠州示以兵勢出榜示與軍諸州以安衆心又與都監張摩部領諸兵馬於初三日發離邠州取長武路往涇州策應

慶曆三年正月辛卯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凡軍期中覆不及者皆便宜從事宣命指揮召募沿邊少壯人爲護塞指揮公言其不便○二月己卯保安軍狀申邠延經略司牒報西人請和公上言有不可許者三有不可防者三○三月甲午上令內侍宣諭韓琦范仲淹等候邊上稍寧當用卿等在兩地又令琦等

密奏可代虞邊任者琦等言元昊雖約和誠僞未可知願盡力塞下不敢擬他人爲代○四月庚申諫官蔡襄言伏見陝西路招討使范仲淹韓琦各除樞密院副使並以西寇未寧懇辭乞朝廷不聽辭讓各授恩命二十四日公起發往邠州提舉并就近勾抽乾耀州新兵請知州通判內一員押赴一依宣命指揮重行揀選并排連人負及指畫閱教次第并商量定奪蓋造營房○五月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乏軍儲發運非人公言國子博士許元可獨倚辦辛未擢元江淮兩浙荆湖制置發運判官京師足食辛卯公與韓公又言臣等切以天下郡邑牧宰爲重得其人則致化失其人則召亂推擇之際不可不謹雖曾詔臣寮各舉所知或舉主非賢則多謬薦臣等欲乞聖慈特降詔書令中書樞密院臣僚各於朝臣中薦堪充舉主者三人候奏到姓名即逐人各賜勅一道若將來顯有善政其舉主當議旌賞若贓汙不理苛刻害民並與同罪所貴生民受賜寇盜自息從之○十月初五日用張昞之爲河北都轉運按察使王素爲淮南都轉運按察使沈遼爲京東轉運按察使從公與富公之言也

慶曆四年二月切見審官三班院并銓曹自祖宗以來條貫極多乞選差臣僚就審官三班院并銓曹取索前後條例與主判官負同共看詳重行刪定畫一開奏付中書樞密院參酌進呈別降勅命各令編成例

策施行是時公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祁王拱臣張方平歐陽脩曾公亮王洙孫甫劉湜等合奏謹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則學者脩飾矣先策論則文辭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閱博者得以聘矣間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乙亥詔州縣皆立學○五月壬戌朔公與韓琦並對於崇政殿上四策○六月十二日舉元積中管勾機宜文字○七月丙戌詔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察所部知州軍知縣縣令有治狀者以名聞議旌擢之其或不如所舉令御史臺劾奏並坐不實之罪從公奏請也十三日舉葛宗古楊麟充閭門祗候是月勘會河東邊上所關弓弩并衣甲器械刀槍等自來從京支撥多是沿路損失枉費脚乘般載邊事不逮二十七日公上言伏乞朝廷指揮下河東轉運司取要便出產炭鉄州軍置都作院舉差官負專監其人匠於本路諸州軍揀選抽差○八月辛卯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天下農田公領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條上初四日吳賊差使臣一道姓名不得名往北界界丹處去不知事意公慮兩國計會與謀十五日奏乞那撥陝西兵三萬來赴江東乞朝廷更不遷延十三日舉張子奭張燾張去惑蘇舜元陳榮古堪充刑獄錢穀重難任使十五日舉夏安期充河東轉運使又舉向約乞差知陝西河東煩難大郡十六日又舉張子奭等五

人赴河東任使初諸州軍縣每五年一造城郭等第簿公體量得河東陝西自西事以來甚有人戶因差配破却家產州縣不能矜恤減放第候五年造簿方行定奪必是破盡家產多爲失所之人十八日奏言八月出榜曉示逐處人戶并劄與逐州軍及都轉運司及三年便造簿重定等第其因差配破落更不候三年便於簿內注鑿減下其有即今淪落應役不得者即與免放先是除宣撫韓琦到邊上散却特支後至是已是一年不曾支付二十一日公奏臣往陝西河東宣撫其沿邊駐泊諸州軍及就戰兵并人戶兵士欲乞朝廷等第各賜特支○九月公在并州見都轉運司指揮諸州軍場務更不得收納大鐵錢要得止絕欺弊纔方行下文字便有百姓經并州告訴各是交易到大鐵錢無處使用公遂出榜并州街市且令依舊行用擬嵐州申本州九月一日支料錢并銀鞋錢二百萬准運司上項指揮尋行告示其軍人側各高聲言道官中支賜與我因何却不得行用其轉運司牒本州更不敢施行公又恐諸處軍民疑惑發下榜示逐處曉示軍民其官鑄大鐵錢並依舊行使時河東諸軍州勅新收刈白草降下萬數不少逐處官吏不能體量利害例各差兵士或探斫不前即便逃走公人等即出錢官買或於人戶係稅草地內強行採打引惹爭競即令逐處播擣公出榜曉示諸軍州自榜到日以前拋下兵士公人收刈白草數目

並與免體量得逐處賊盜多是逃軍兼近南郊恐成羣黨驚劫人戶州縣不能禁止指揮河東州軍令逐處出榜招召今日以前逃走廂禁軍人與限一月許於官司首身更不問罪並令依舊收管十六日西夏楊守素赴闕公奏乞所有封冊之禮須候西北收兵只行於體稍便乞朝廷再三詳審二十日樞密院劄子奉旨令公就近差人知麟州公與明鎬商量舉闕門祇候張繼勳是月出榜曉示諸州軍應坊郭鄉村人戶今日已前帶即配賣物色或包二稅移逃者並令與放罪各令歸業其元欠二稅並與除免仍劄都轉運司公到憲州體量憲州城池窄小奏乞增修○十月九日余靖奏乞劄付河東令彼處差人伴作葺豐州所貴契丹不敢占據奉聖旨令公相度公言豐州至河東一百二十餘里並無人烟道路不通今來難便去管與脩初麟州無酒務不推酒利寬假邊民自慶曆二年十二月權起酒利公恐居民貧困出榜并劄與麟州令百姓依舊任便開沽十日公到麟州體量二州四面邊疆並無城寨防護人戶不敢復業遂與明鎬商量申奏乞脩復城寨是月發遣散移往府州與土田耕種十三日奏乞收贖麟府陷破蕃界熟戶百姓依舊住坐耕作出得糧草方可却減下正兵大段省得國家錢帛是月體量得火山崑崙保德軍三處各屯兵馬所入軍儲皆足商旅人戶將銅錢接糶北界斛斗入倉中糶每日計出却銅錢數百

貫通往北界每歲計置河東銅錢不日將盡此邊防之大弊也十九日奏乞朝廷支絹五萬疋送下河東轉運司俵與善嵐等三處博糧軍儲急止銅錢出界之弊二十七日張元奏准經略司牒善嵐軍等處有閑地萬頃乞先於要路安置堡子兩三箇然後將上件地土墾耨奉聖旨令公相度公恐置堡子代州與北界相接引惹言語只令作社戶名目三五十家靠險居住高築牆院防備盜賊○十一月初五日知原州將偕狀申細腰城修築已完須藉土兵守禦公劄與涇原路土兵充細腰城就糧振武蕃落指揮○十二月經畧司管勾何涉有母在蜀中迎待不得切於孝養初一日公舉涉充益稗路通判以便奉親俾全孝道時將偕出兵至佛空平燒蕩族帳神世衛領環州蕃漢兵燒蕩大小羊族帳十四日奏乞酬獎諸將功勞是月劄付陝府據請縣逃官田地勒令地分鄰人空納租錢者并見欠見錢數並與除放劄付與河東轉運司將麟府等州色役公人支與係官閑田仍免送二稅時界丹與元昊戰不利奉聖旨指揮令公體探北界事宜公言自古兵家每有控衄恐其下難叛即別舉事圖其復振以攝眾心今契丹西征無功愧見其下或謀起事欲振兵威此朝廷不可不防是月明鑄奏募民請射禁地奉聖旨令公詳明鑄所奏相度經久利害聞奏臣僚又奏焦太師來天池打量事又奉聖旨令公計會相度穩審從長指揮又奏相

度到開耕禁地利害事十六日公自麟府路回到善嵐軍次日有鈴轄孟元并善嵐軍使米元春來言有萬勝指揮兵頰和告稱有本指揮軍人結集背叛司理院勘得本人不著次第多人債所告只聞人說並無照據欲領頰和赴營處斬公尋指揮令與逐官更子細勘鞫實情如委實誣告亦且決配況未嘗刑害著被告之人恐今後更不敢告事至十八日孟元等來言審勘得別無實情更不敢枝勇追究公又奏訪問得萬勝指揮招到雜色人多有邊上已滿三年其間輕狂之人不奈辛苦或亂出語扇搥人眾於邊上不便乞早降指揮差替十九日奉聖旨差入內供官衛克勤押賜醫藥至公處并傳宣命公探候北界事宜及邊上設備者公言見各訓練選奇兵備賊敵以分朝廷萬一之憂二十日西賊點集壯人壯馬往環州界公劄經略司起發軍馬赴乾興寨駐劄防托及令環元州多方安撫前來蕃部蕃官二十三日奏言切見太常博士趙拯秘書丞劉奕馮浩殿中丞范寬之馬仲甫徐執中杜樞太子中允王復太子中舍王孝和大理寺丞張謨並有才稱宜處要務俾臨邊事可濟軍期伏乞望朝廷速差上件官充陝西河東大都通判貼黃自來兩府臣僚無同罪舉官條劄臣出使應所舉過官負恐朝廷未賜施行如任用後犯正入已賊臣並行同罪

慶曆五年正月十四日奏撥細腰城屬環州二十七日

河東轉運司申諸縣尚顯等陳狀爲老小殘疾及年六十已上至七十年老除外別無人丁見今單身乞放免公劄下磁州疾速體量尚顯等如有人戶可以指射充替即依條貫施行如別無人戶指射即與免放施行。二月劄下并代等路經略司東都轉運司通行指揮逐處疾速出榜曉示諸義勇軍習學弓弩是月翰林學士吳育爲諫議大夫育初尹開封府時公在政府因白事數與公有迕既而公出安撫河東有奏請多爲當國者所沮育取可行者固執行之。三月十八日西賊部領三千餘人打劫築城等四月十四日公奏乞下部署司揀選得力將佐嚴行禁約至時與漢兵會免致疏虞。四月三日新邊壕外檉柵至葫蘆河一帶稱有西賊人馬約二萬餘人劄寨及逐川內各有烟火五里至七里蕃漢人戶一例驚移及差人探問却稱來放牧牛羊其驚移蕃漢人戶尋却歸復本處住坐公言昨往河西體問得鄜州路前來被西賊破蕩之時其初西賊用謀亦是如此其人戶爲前來無事便各安心更不驚移遂遭虜殺今來亦恐如打鄜州時設此計謀遂牒涇原路經略司今後如得知西賊聚集人馬即將蕃漢人戶多差人起遣回避不得慢慢免致驅虜初四日奏留蔣偕知原州新降宣命應係弓手兵士年及五十已上或疾病久遠不堪醫治者許本戶人填替如本戶無人即許召人充替施行公十七日奏言似此驚疾廢疾

之類非可詐僞者爲年未五十已上有碍上項宣命諸處不敢替放官中前來許顧人承替之時內有事力之家即可雇人其下等第無錢顧人多是恐脅家間骨肉令典賣莊田雇人深屬不便乞指揮轉運司看驗如委實是篤疾廢疾之類並依諸軍類更不問年甲便與揀停歸農不須要家人并顧人充替又令疾苦之人各歸田園所以不致失所。五月歐陽脩上疏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陛下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也十五日奏乞指揮麟府二州勘會歸業蕃漢人戶約量人口數目支與貸糧乞更賜指揮與逐戶買牛具錢本選差朝臣一員照管撫恤各令安歸復業。閏五月涇原部署司所奏抽減年深上京東兵那官部押赴近裏永興等處駐劄候今秋管押歸營次奉聖旨令公相度公相度上件兵士已各年深過滿又知別路並減那歸管秋間縱有事宜亦難勾回邊上恐遞相扇捏別有言詞尋涇原路差使臣管押歸營二十四日具狀申奏。六月十四日奏諸軍頭失墜補署文帖免勒充長行只於舊職名上降一等所貴兵級安心十七日舉劉貽孫知鎮戎軍二十九日舉譚嘉震知德順軍時慶州東路巡檢竹昂公勸膽勇狄青許遷等皆推許此人可

用舉曷充慶州駐泊都監。八月十三日聞朝廷差國子博士高良夫往延州計會夏國差人定立疆界。又據高良夫申商量立界未定其西界楊守素回宥州取覆囊膏去公言夏國一面稱大段點集軍馬待與契丹相殺一面却與漢家爭些小疆界臣謂契丹元昊除是天亡時則有戰爭不顧利害如顧利害則無戰爭之理或二蕃連謀窺伺中原則今後契丹先起事端候朝廷抽減陝西軍馬往河北然後元昊入寇則陝西四路皆可憂虞乞朝廷察此情狀不可信憑大爲之備免致臨時敗事再錄與韓琦所上攻守策錄呈乞賜親覽是月與韓魏公奉舉李顯授閣閣祇候二十三日禁秦州博易奏體量得秦州自來客旅收買川貨物帛等入蕃博易券馬入官中賣蕪販蕃馬回訖百姓所買馬錢亦收買匹帛入蕃與販今來若將秦州界西蕃博買一例止絕必是一路蕃情恣望蕪大段隔却與販券馬及阻節客旅與販川貨則一路糧草少入中必是誤事伏乞朝廷下秦州依舊降條貫施行二十九日舉李顯充邠州都監。九月舉張肇知寧州公以河西麟府田野空荒城市窮困使河東一路供饋糧草錢帛未有休期若置一權務一則招誘蕃部牛羊鞍馬行貨供河東一路官稅要用二則麟府路收得客旅稅錢大段出得貨利就近供軍三則止絕得私下與外界交易免犯令初四日奏乞於麟州朔置權場二十日西界送石元孫

歸漢配全州編管公言素不與元孫相識亦不知本人善惡臣在延州但聞劉平石元孫部領軍馬救護延州同戰拒賊日夜血戰兵少食盡力屈被擒即不曾退走亦非不戰而降但有不死於王事之罪又累該大赦却有救存延州之勞縱不堪任用亦且免其戮辱少加存恤當授一南班近下名目於近州安置使陷蕃將校等聞之未絕向漢之心不怨朝廷不助夷狄此禦戎之一策也。十一月十一日准樞密院劄子節文臣僚劄子秦鳳路部署已下自來各破親兵逐月支破添支錢乞今後所差親兵揀選知武藝慣熟人數不得替換逐月更支破添支錢候巡邊及駐劄出戰時即乞一例量支盤纏錢三百文所貴均平免有虛破官錢奉聖旨令陝西四路安撫司相度公相度若是揀却知武藝慣熟人數久占在逐官手不得替換却恐不切閱習因茲生疏有誤使喚已牒秦鳳路都部署司據部署手親兵輪差替換依其餘路分更不逐月支添支錢。十二月二十一日山外德順軍界靖邊德寨壕外各有新招弓箭手共八百餘人請射地土耕種脩築堡子把截并逐家老小在彼居住自來累遭虜掠公牒涇原路安撫司各令將老小人口等般入壕裏居住只量留少壯人在壕外堡子安泊防守管勾耕種若遇大段賊馬難以禦捍亦湏入壕裏回避免枉遭虜掠。

按舊年譜窟閣文應嶺南尋死于道此據富

鄭公所作墓誌按開文應景祐二年十二月辛亥落入內都知以昭宣使領嘉州防禦使為泰州鈐轄後兩日改鄂州鈐轄百官表同景祐四年四月乙丑文應徙潞州鈐轄百官表同實元二年九月癸卯文應卒此據百官表贈邠州觀察使此據實錄未嘗有窳嶺南指揮及死于道事迹不知鄭公何據也今姑從鄭公墓誌埃考

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一
公丁母憂寓居南都晏丞相殊請掌府學公常宿學中訓督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調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始云適疲倦暫就枕耳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妄對則取書問之不能對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為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為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公在淄州長白山僧舍今讀書一夕見白鼠入穴中探之乃銀一甕遂密掩覆後公貴願寺僧修造遣人欲求於公但以空書復之初僧快然失所望及開緘使於某處取此藏僧如公言果得白銀一甕今人往往談此事

公遣子堯夫到姑蘇舩麥五伯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如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謀者堯夫以所載舟麥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歸到家拜起侍立久之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公以朱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費用南郊所加恩乞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暨朱氏諸兄弟皆公為墓之歲別為饗祭朱氏子弟以公蔭得補官者三人

公既貴常以儉約率家人且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
養吾親汝毋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克也今而得厚
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蚤世吾所恨者忍令
若曹享富貴之樂也

公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帷幔公聞之不悅
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
持歸吾家當火於庭

公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
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寤鼻熟寐或不然則
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公自政府出歸焚黃搜外庫惟有緇三千疋令掌吏錄
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
我生長切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

公與南都朱某相善朱且病公視之謂公曰某常遇異
人得變水銀爲白金術吾子幼不足傳今以傳君遂以
其方并藥贈公公不納強之乃受未嘗啓封後其子家
長公教之義均子弟及案登第乃以所封藥并其術還

之
公爲人作銘文未嘗受遺後作范忠獻銘其子欲以金
帛謝拒之乃獻以所畜書畫公悉不收獨留道德經而
還戒之曰此先君所藏世之所寶某竊以爲宗家惜之
毋爲人得也

公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後雖名位相亞
亦不敢少變慶曆末晏公守宛丘文正過南陽道過特

留歡飲數日其書題門狀猶稱門生將別投詩云曾入
黃扉陪國論却來絳帳受師資之句聞者皆歎伏

有守饒州日有書生甚貧自言平生未嘗一飽時盛行
歐陽率更書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爲具紙墨打千本

使售于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時語曰有客
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

夕雷轟薦福碑向使不擊碎書生享用其有窮乎於此
益知吉慶避者非吉慶避之其福德淺薄自不能與吉

慶會也讚曰淑慝以類吉凶在人譬如儀鳳不棲棘荆
虺蜴之窟豈產珠玕冰雪凝沍寒谷不春一氣所感當

識其因韓魏公客有郭注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公以
待兒與之未及門而注死

公爲吏部員外郎出守時及官歷二府以至于薨凡十
年不增一人未嘗易也

公言幕府賓客可爲已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
蓋爲我敬之爲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於我有益耳

公守越戶曹孫居中卒子幼家貧公助之俸錢百緡治
巨舟差老得校送歸作一絕句戒其吏曰閩津但以吾

詩示之詩云十口相將泛巨川來時暖熱去妻然閩津
若要知名姓史是孤兒寡婦船

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衰經數人
乃管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州將

出殯近郊聞斂棺柳皆未具撫然即徹宴席厚賜給之
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公守杭州蘇鱗爲屬縣巡檢城中兵官往往獲薦書獨鱗在外邑未身被錄因公事入府獻詩曰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逢春

公過淮境遇風賦詩云一棹危於葉傍觀亦損神他時在平地無忽險中人雖弄翰戲語卒然而作其濟險固得之心未嘗忘也

公守桐廬郡始於釣臺建嚴先生祠自爲記以示南豐李泰伯泰伯讀之三嘆起而言曰某妄意輒改易一字公矍然扣之曰雲山江水之語於義甚大於詞甚博而德字承之乃似碌碌擬換作風字如何公凝坐頷首殆欲下拜

公守饒州創慶朔堂旣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自義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只托春風管幹來舊州治有石刻

公與韓魏公爲經略安撫招討副使約公進兵公曰當自謹守以觀其變未可輕兵深入尹洙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敗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韓公也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其未見其可魏公舉兵入界次好水以全師陷沒魏公遽還至半途陣亡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汝魂識能從招討歸乎哀慟敷動天地魏公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公聞而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

公尹京日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公抗疏列其罪疏上家所藏書有言兵者悉焚之仍戒其子曰我上疏言斥君側小人必得罪以死我旣死汝輩勿復仕宦但於墳側教授爲業疏奏嘉納其言罷黜內侍公知慶州兼經略招討使未幾賊兵三萬叩城公麾兵血戰賊奔西北遂戒諸將無追奔旣而果有伏兵又奪爲大順城久之世衡不利於定川公晝夜爲領兵援初閔輔人心搖動及見公耀兵號令嚴兵威震戎落人心遂安相賀曰邊上自有龍圖公爲長城吾屬何憂

公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公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耳若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公言息盜賊誅奸雄浩然無憂乃所以爲身謀若未能如是雖州里不可保七尺之軀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矣公在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公以爲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之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旣不取於山澤及商賈湏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爲計莫若先省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公爲參知政事日死州守梁適乞以廂兵代廂戶又裁減人數是時章得象爲宰相執政欲從梁適之請獨公云此事與尋常利害不同而此人可減吾輩雖行他人必復之尋有中書劄子今差足人數當時天下無賢不

肖莫不稱之

公為參知政事日歐陽脩余靖蔡襄王素為諫官時謂之四諫四人力引石介執政從之公獨曰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主上富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脩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

公與韓魏公富彥國慶曆中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為已也

慶曆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公與富鄭公韓魏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脩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息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慚恨涕泣而去上嘗諭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

杜衍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與相國韓公為西帥狄武襄青隸其節下為人器度深遠咸奇之曰此國器也公嘗以左氏春秋授狄武襄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乃匹夫之勇青於是晚節益喜書史既明見時事成敗尤好節義公與韓公

杜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為可舉公爭以為不可大臣至有欲

以沮軍事罪公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瓮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公怒以語侵公公不為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朋黨者其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為不可遂亦罷

公知開封府獻百官圖指宰相差除不公而陰薦韓忠獻公億可用文正既貶仁宗以諭公公曰若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托於人遂除參知政事

公與韓琦自陝而來朝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忠邪太明白道中得之公撫股謂韓公曰為此惟鬼董壞之也韓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壞其後果然

公慶曆中與富弼韓琦杜衍章得象賈昌朝晏殊同時執政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樞密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徂徠先生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其略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

姦之去如距斯脫衆賢謂衍等大奸斥竦也詩且出泰山先生見之曰子禍始於此矣先生不自安求出通判

濮州吳遵路丁母喪廬墓側蔬食終制既歿家無長物公分俸綱其家

錢尚書適為洪州職官緣事過鄱陽見彭器資值月朔有衣冠數十輩來見彭公設拜各人進問起居而退錢

在書齋中窺見甚訝之因問公此輩何人公曰皆鄉里後進子弟也錢曰今他處後進必居於位或與先生並行何以有此彭公曰昔范希文自京尹謫守是邦其為政以名教厚風俗敦尚風義為先州人仰慕咸傾嚮之遂以弟自任而不敢忽久之不變也此大賢臨政之効可以為法

公知慶州日有人以碑銘托公者公為譏述資緣及一貴人陰事一夜夢貴人告曰某此事實有之然未有知者今因公之文暴露矣願公易之公夢中謝曰隱公此事則某人當受惡名公實有此我非誣人者不可改也貴人即以語公曰公若不改當奪公予公曰死生命也未幾次子純仁病既而又夢貴人曰公子我豈能奪今告公為我改之公子安矣卒不改公之剛正是可見也

公為江淮體量安撫所至賑乏絕又陳八事其四曰國家重兵悉在京師而軍食仰於度支則所養之兵不可不精也禁軍代回五十以上不任披帶者降於畿內及陳許等處近下禁軍一卒之費歲不下百千萬人則百萬緡矣至七十歲乃放停且人方五十之時或有鄉園骨肉懷土之情猶樂舊里及七十後鄉園改易骨肉淪謝羸老者歸復何托是未停之前大蠹國計廢之之後復傷物情咸平中揀鄉兵人無歸望號怨之聲動於四野祥符中選退冗兵無歸之人大至失所此近事之鑿也請下殿前軍馬司禁軍選不堪披帶者與本鄉州軍

別立就糧指揮至彼有田園骨肉者許之歸農則羸老之人亦不至失所矣

神文時慶曆淮南有王倫者嘯聚其黨頗擾郡縣承平日久守令或有棄城而出者請論如法公參預大政爭以為不可今淮南郡縣徒有名耳其城壁非如邊塞難責城守神文睿德寬仁故棄城者得以減死論既退鄭公忽謂文正公曰六丈當欲作佛耶范公曰主上富於春秋吾輩輔導當以德若使人主輕於殺人則吾輩亦不得容矣鄉公歎伏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一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二

公用人多取氣節闊略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之徒皆深所厚者為帥府辟置多謫藉未牽叙人或以問公公曰人之有材能無瑕類者自應用於宰相惟實有可用不幸陷於過失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為廢人世咸多公此意凡軍伍以雜犯降黜者皆改刺龍騎軍石林燕語韓魏公章得象在中書時方天下多弊事且有西鄙之患每與希文彥國以文字至兩府章公輒閉目不荅彥國憤惋欲悖之希文惜大體不許也魏公別錄

公常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材當思近己之好惡而自不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光祐筆談

公與韓魏公召為樞密副使使天下聞之士大夫皆酌酒相賀曰上用韓某范某非惟社稷幸乃天下生民之幸公知開封府明敏通決照事若神每上殿奏事多陳治亂以開人主歷詆大臣不法者長編

慶曆二年仁宗以涇原傷夷欲令范某與文潞公對易遣內侍王懷德諭旨公謝曰涇原地重臣恐不足以當願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一則夷夏相安事不立易二則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可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

以率涇原之師以相應援三則通脩環州鎮戍諸若藉此兩路事力必能速有成功四則臣與韓琦日夜建議選練兵士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

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朝廷皆從其請實錄

公言公邊逐寨雖有險固只有三二百人何以施為又城池中多無井水若不量事勢但令堅守徒陷一城軍民性命自挫軍威無益邊事其在環慶路相度二十三寨內有美泥厓泥大拔城等小砦但只量兵士差百十人把截道路如探得賊馬大段入寇便令歸側近大城砦內一處防守所貴不致枉陷軍民人心遂安奏議

慶曆二年南郊赦書應因公事受到諸處行軍司馬副使司士文學參軍仰逐處並具到任月日負犯因依分折聞奏候到令刑部子細勘會元犯因依申奏委中書門下別取進止者公因奏言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默窮則變人窮則詐古人之所慎也况今邊事未寧尤宜使過欲乞朝廷催促逐處依放文分析聞

奏乞差近上臣寮就中書定奪元犯情理分作等第又委長吏密切體量上件人或有材質或有節行亦具申奏所貴負犯之人各期自新不懷幽憤唐張說薦負犯之人充將帥之用其表云活人於死者必舍生而報恩

榮人於辱者必盡節而雪耻古猶今也乞朝廷留意續元昊寇鎮戎軍葛懷敏入保定川砦涇原鈐轄曹英又

敗於砦之東北隅懷敏所部人奔駭懷敏為衆所擁幾蹂踐死與至瓮城乃蘇賊遂圍城懷敏與諸將謀赴鎮戎軍賊斷其歸路與諸將皆遇害賊遂長驅至渭州初

懷敏之除郟延也范仲淹言其不知兵而又性懦不可用遂從涇原卒敗事東都事畧

張元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砦而麟府之路始通元復奏以所通特一選請更築並邊諸柵以安河外

議未下會契丹渝盟徙知瀛州遷果州團練使夏人與契丹戰河外范公宣撫河東因奏使元知代州就令摠

前議增築事不閱月諸砦成蕃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卒萬人張元本傳

公薦舉處士有徐復履尚高潔衍卦氣之法公過潤州問復以衍卦占之今夷無動乎復為占西邊用兵日月

無少差又有郭京者好言兵公數薦之由是二人同名東都事畧

張俞上言謂今能詭制北虜散其陰謀使與叛醜疑貳有結國家之心間誘西涼羣夷勿與賊結則虜首可得

而天下定矣范仲淹以諫爭而遭擯斥若外狗物望內惟邦本宜委重柄而授之苟能行此是謂失之東隅收

之乘榆也呂夷簡甚重其言張俞傳

公以西賊攻塞門砦其寨城池未備兵甲又少部署司不與救應若主高延德為賊所擒後放歸漢界遂配遠

方公言漢家將率有數人陷在賊庭俱是苦戰力屈為賊所擒即非背叛如朝廷貸高延德被以寬恩仍與近

邊任使使陷蕃將率聞之必願吳賊歸順望再見其家或即懷本朝之恩不助賊計如朝廷責其不死來者速寬其陷蕃將率更無歸路必懷怨望其中或有助賊為

孽其患不細昔漢中行說傳公主入匈奴說不欲行恣漢乃教單于大為漢患此人情之可見也乞朝廷留意

康定元年九月辛未公以任福等出師攻賊白豹城破之冬十一月又出師出歸娘谷與夏人戰大敗之西夏本末

公以孫明復居泰山之陽著春秋尊王發微得經之本義為多學者皆以弟子事之公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國子監直講東都事畧

韓魏公與公在兵間最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故天下稱為韓范初京師歲遣戍兵脆懦不習

勞苦賊常輕之目曰東軍而土兵勁悍善戰琦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京師又以籠竿城據衝要

乞建為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又建請於郟延渭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為一軍軍雖別屯而耳目相通為

一視虜所不備互出擣之破其和市屠其種落因以招橫山之人度橫山隴則平夏兵素弱必不能支我下視

與靈穴中免耳章既上遂與范公定謀益堅而元昊知不可敵歛兵不敢近塞矣東都事畧

石水川之失利韓魏公降知秦州公亦以檀咎元昊書降知耀州王堯臣言此兩人天下之選其忠義智勇名

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明年葛懷敏敗涇師以東皆閉壘自守公自將慶州兵捍賊賊始引去仁宗思其言

乃以魏公與公為招討使堯臣曰陛下復用韓某范某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仁宗以為

然從之元朝通畧

仁宗嘗語張士遜曰人言仲淹嘗欲乞廢朕朕但未見其章疏耳士遜曰陛下既未見其章疏不可以空言加罪望陛下訪之積十數請仁宗曰竟未之見也然為朕言之多矣士遜力為辯其不然仁宗意乃解其後士遜歸老啟國于鄧范公適守鄧州士遜還鄉范公置酒高會明日士遜復置會揮金甚盛時人榮之張鄧公傳

韓魏公曰呂申公以進賢自佐恩歸於已時士皆出其門獨范公歐公尹公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也公

原州屬羌明珠滅威二族兵數萬與元昊隔絕隣道公聞涇原欲議討之公奏言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嘗養師平時猶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為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宜因元昊別

路大入之際即并兵北取細腰蘆泉為堡鄣以斷賊路則二族自安矣而環州鎮戎等處徑道通微可以忘憂矣後二歲遂築細腰蘆諸砦屬羗歸服長編

慶曆五年三月歐陽公上疏言公與杜公富公不當罷其略曰昔年范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奸臣誣以朋黨尤難辯明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辯也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今范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願陛下拒絕羗誘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長編

慶曆四年八月辛卯初命參政賈昌朝領天下農田范仲淹領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條上初公建議請以三司

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院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臣願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以為不可久之乃降是命九朝通畧

慶曆元年春正月朝廷既用韓琦所畫攻策先戒師期知延州范仲淹言正月內起兵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使賊乘之所傷必衆賊界春燧則馬瘦人飢其勢易制及可擾其耕種之務縱出師無大獲亦不至有他虞又言鄜延是舊日進貢之路蕃漢之人頗相接近顯朝廷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未行討伐容臣示以恩信歲時之間或可招納苟歲月無效遂舉重兵取緞宥二州擇其要害而處之屯兵營田作持久之計如此則茶山橫山蕃漢人戶可以招降則是去西賊之一解也戊午詔從仲淹所請宋朝通鑑

公在延州言鄜延路入界北諸路最遠者先脩復城寨即是遠圍乞遣使命令臣督諸將出兵先脩復廢砦別置戍守既通近蕃界彼或點集人馬朝夕便知大至則閉壘以待隙小至則扼險以制勝公前後凡六奏卒城永平等十二寨蕃漢之民相踵復業宋朝通鑑

慶曆間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乏軍儲樞密副使范仲淹言國子博士許可元獨倚辦遂擢元淮江兩浙荆湖制置發運判官元日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吾不信也至則命瀕江州縣留三月糧悉發之遠近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未幾京師足食長編

諫官歐陽脩言韓琦范仲淹久在陝西備諸邊事是朝廷親信委任之人况二臣材識不類常人其所見所言之事不同常式言事者陛下最宜加意訪問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處置余靖亦奏言范仲淹號為最曉邊事

給事中叅知政事王舉正為禮部侍郎知許州初諫官歐陽脩余靖蔡襄咸言范仲淹有宰相材不宜局在兵府願以仲淹代之上從其請遂以范仲淹為叅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

公在陝西戒約諸寨若是賊馬大段入來更不得出兵迎賊鬪敵但且堅守一面供報部署司并策應官員候逐處軍馬來方得設謀掩殺如輕易出兵致有輪折其本處官員並行軍法既而准樞密院劄子若賊寇深入應外城若除留定防守城池外並須領兵先據險要覓便攻擊如敢以防守為名端坐不出具狀申奏乞行軍法奉聖旨依奏公言自古用兵本無常勢非可畫一而制也相度本路諸若之兵多者千人少者五七百人或三二百人只令防守城池尚慮不足若有蕃賊入寇其寨主監押等縱有勇敢性往見小利便出兵與之追逐如西賊以羸兵誘致離若稍遠別出精兵斷其歸路若中無兵即見危陷假有一將在外去州或遠應援未至如遇賊衆大至多選精銳并攻一處謂之奪險非有驍將血戰勢不能支若外兵先敗則州城之兵望風挫氣必難為用臣謂應變之機拘以條貫非其利也其所

降指揮不敢行下 奏議

西賊寇鎮戎軍官軍不利公牒知原州景泰等令六頭項下軍馬會合相度揀選精兵三二千人夜襲蕃若探候山外賊馬迴時即多出奇兵夜間或侵曉伏截衝擊收救人民仍戒約不得脫剝被虜人戶人物公又恐諸將貪功一向急去追襲被西賊設伏兵更落竊便又牒景泰等火急差人搜山探候如探得西賊先有伏兵即便就高駐劄別選敢死之士多作頭項先去掩擊只以收救人民不得貪小功小利再有疎虞以副朝廷之意公又到邠州略示兵勢又出榜示與軍諸州以安閭中人心 奏議

陝西新刺保捷兵士多將本家贍軍田土并已分物業典賣破債公言上件兵士並是鄉民若向去稍似年高披帶不得即須揀放歸農如今來破債了莊產將來無可歸投便見失所遂出榜曉示諸州軍應新刺保捷兵士如今後乞將本家贍軍田土已分物業典賣破債者不得施行其典賣人嚴行斷遣如將來殘患不堪征役及有年高不任披帶放令歸農者即給與已分莊田養種并倒與逐處令指揮諸縣依此出榜常切覺察施行 奏議

皇祐元年春上御便殿訪近臣以俗禦之策權三司使葉清臣對曰今輔翊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為杜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又曰諸古今故事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戩方面人才方重有紀律者莫

如韓琦臨大事能斷者莫如田况剛果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遠有方畧者莫如孫沔至於帥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素練軍政龐籍久經邊任皆其選也長編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二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三
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呂夷簡惡之斥守饒州諫官高若訥詆誚公與歐陽脩為黨歐陽公以書責若訥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以聞請夷簡令徙軋德復為武成軍節度判官公帥陝西辟脩掌書記脩曰吾論范公豈以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

張昇改轉運使知鄧州昇以親老辭或以為避事范仲淹曰張昇非避事者乃聽侍養通鑑

富彥國幼篤學有大度范公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即以女妻之談藁

河東轉運司指揮諸州軍場務更不得收納大鐵錢為民間漸多私鑄要得止絕欺弊遂有百姓經井州告訴各是交易到大鐵錢無處使用公遂出榜并州街市且令依舊行用公又恐諸處軍民疑惑各已入急通發下榜示逐處曉示軍民其官鑄大錢並依舊行使諸場務亦仍舊行用鐵錢

麟州元無酒務至慶曆二年十二月官中朔置酒務後據百姓劉遷狀申公勘會麟州元管三縣六番落蕃漢戶二千五百餘家朝廷以河東極邊不權酒利今來殘破之後四面並無居民入城交易只有城中主客二百餘戶別無經營從去年十二月官自開沽在市居民更無營利之地今算出官本并官負兵士請受外只有淨利二百餘貫兼城中居民逐旋離去久遠不成州郡遂

出榜并劄與麟州指揮本務據見在酒價責盡日住行
製造令百姓依舊任便開沽

陝西側峻瘠薄逃田地上自來勒地分隣人分認空納
租錢人戶不願送納陝府申乞除放公劄與陝府據諸
縣逃田官地勒地分隣人空納租錢者并見欠錢數並
與除放今後不得抱認送納

慶曆四年十二月上差入內供奉官衛克勤押賜醫藥
至公處并傳宣令公探候北界事宜公上言見各訓練
選奇兵准備戰敵惟難得經歷將帥如北戎兵馬未放
散間臣不敢便離河東北邊或有緩急與明鎬商量指
揮將佐料敵使人庶幾分朝廷萬一之憂公言諸軍頭

等遺文帖宋舊勅文應有軍頭等補署文帖誤被水火
損壞或賊人偷盜者許申本管人負勘會詣實給與公
據如自失墜即勒充長行者公言軍頭失了文帖降充

長行其中甚有能部轄勾當人因累次功勞方得遷補
被手下軍士憎嫌多方窺算歲毀文帖便降充長行情
實可閔以此苟且和同不敢鈴轄覺察手下兵士違犯

作過成弊愈深乞朝廷特降宣命指揮今後失去補署
文帖有因故事失去勘驗不虛即依舊職名重給公據
收掌別無因依稱去失者如勘會得委不因酒醉及不

是典解錢物即於舊職名止降一等別給文帖安排所
貴兵級安心無致誤犯

公禁義軍搔擾樞密院劄子與安撫司行移都部署司
依准朝旨施行仍指揮本路州軍縣鎮出榜及鄉村粉

壁曉示人戶嚴行覺察如替名人及諸色人等起動搔
擾即收捉赴官勘斷施行

公言天下郡邑奉朝廷從之降勅署琦仲淹等奏請公
又言若署臣等奏請於理未便只乞作朝廷憂勞之意
特選臣僚舉官則事體甚重也 通鑑

慶曆四年六月己丑省河南府潁陽壽安偃師緱氏河
清五縣並為鎮逐鎮令轉運司舉幕職州縣官兩員監
酒稅仍管勾煙火公事又拆王屋縣隸河南府始因叅

政范仲淹之請也 類苑
康定元年春正月丙子經畧安撫判官尹洙至延州與
范仲淹謀出兵越三日仲淹徐言已得旨聽兵勿出洙

留延州幾兩旬仲淹堅持不可辛丑洙還至慶州乃知
任福等敗績 長編
慶曆四年七月丙戌詔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州獄察所

部知軍知縣有治狀者以名聞議旌擢之或不如所舉
御史劾奏並坐上書不實之罪從叅政范仲淹奏請也

花類
公奏言西人請和有不可許者三有大可防者三又言
臣等已議於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陣伍

精熟我軍鼓行山界每歲三五出元昊諸廂之兵頻來
應敵疲於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自求內附足以
斷元昊之手足矣臣等早蒙聖獎擢與清班西事以來
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少圖休息非樂職矢石之
間蓋見西戎強梗未衰挾以變詐臣等是以不敢念身

世之安忘國家之憂須警芻蕘少期補助其三元吳來人到闕伏望聖慈於納和禦侮之間慎於處置為聖朝長久之慮則天下幸甚實錄

公牒逐州相度新兵未有營房欲配買木植則大費官錢兼播擾人戶又卒難了當其自來等第戶各有莊園宅舍及將家入營僅得一間營房難為存濟新兵內貧窮之家即給與係官木植其稍有家力情願自於本家般到材植要蓋舍屋者聽如中等已下苦無事力除自有舊材情願將來蓋造外或買到新尾木者估價給與解益交引大省官錢又逐家自蓋屋宇早得了當并等第之家乍住營房不致迫窄可以存濟

公累奏薦神世衡知環州未用上言環州勾當一郡十三寨當此危地須在得人朝廷以臣不才而輕此一路臣恐將有麟府之禍雖加罪於臣無益邊事臣今乞將新授左司郎中一官迴授神世衡轉請司使知環州權鈐轄司或朝廷從臣所請使邊臣知推讓之風亦非細事如終不允從則乞差臣帶本路一將軍馬權知環州支備如朝廷體量臣稍涉虛妄甘受上書詐佞不實之罪又奏云臣前乞將一官保舉本人非欲鼓激蓋為環州可憂後朝廷竟從公請果得世衡之用奏議及長編公出巡邊至環州點檢環州管界熟戶蕃管共一千七十二人與酒食管設作聖恩等第支與綵絹角茶銀梳紫綾襖黃花襖銀腰帶銀裹頭杖帽子旗槍銀交椅紅纓紫綾袋全錦襖子等物重立約束四件對衆告諭畢

令蕃部望闕謝恩率皆喜躍名臣傳

公言禁青塩欲以困西賊非困賊之要却有所害會准安砦捉到買青塩兵士二人勘得本指揮火隊掠錢買塩入衆喫用公言竊見諸軍常令敵樂蓋欲悅其衆心不至愁苦今兵士處於窮邊冒矢石負星霜若飲食失所更禁絕塩味何以聊生未能困賊先困我師其買塩兵士是本部衆人之罪實不敢盡法恐傷士心只決二人杖二十押送本部仍奏朝廷乞更參詳青塩條貫實錄

河東諸虜坊郭村鄉人戶甚有差配類併貧困祇當等第不得各拋下產業逃移在外大段失所公出榜曉諭諸州軍應坊郭村鄉人戶今日以前帶却配賣物色或抱二稅逃移者並令與放罪各令歸業其元拋下產業不得納官疾速差能幹官吏比附見在人戶物產定奪合該減放等第招誘歸業者不得更依元本等第其元欠二稅並與放除仍劄與都轉運司施行

陝府有稅戶朱士成等八百九戶各為送納秋稅不前全家逃走延州延長等七縣逃移却稅戶三百七十一戶公牒陝府逐縣鄉村拘管上件逃移人戶屋業桑產不得燒毀斫伐其逃走人戶權與倚閣去年秋稅其見在第五等秋稅只於本處送納其第四等戶亦於隣州送納免致逃移野却桑產將來歸業不得所有諸州軍人戶慮恐亦有似此逃移并牒逐州亦請相度安恤類任福破白豹寨捉虜到偽首領李家妹在慶州官負充

奴婢公恐蕃界首領聞及轉生怨毒別起奸態遂差指使侍禁石斌往慶州取同延州通判馬端及本路都監朱青問得所說事文狀一紙及稱於慶州淮安鎮有投來軍是親叔公即差石斌押送慶州分付與親叔歲奴收管令嫁事人爲妻後石斌回稱到彼歲奴骨肉並未觀當號哭

延州東路青澗城承平砦并保安軍北巡檢劉化基手下熟戶蕃部遭西賊打虜驚移傷殘戶數并投來蕃部並在逐寨及本軍側近住坐未嘗歸業公慮恐其失所却逃入蕃界遂牒神世衡等勸會驚移熟戶蕃部有未敢歸業即便相度隣近官私空閑地土權撥與耕種如無牛具者官與量借粮收買又勸會驚移人戶并投來蕃部其中甚有缺乏粮食存濟不得却恐致有逃走又牒神世衡相度逐戶口數目每十口已上量支借貸禄粟各一石十口已下支借五斗嘗切照管安撫無令失所又金明砦蕃戶三百二十八戶雖給與田土緣經討虜後無力耕耘公又牒延州通判高延夫將蕃部每家十口已下各支斛斗二石十口以上支三石並令於本處砦倉支給 西夏本末

公常言官人之法人主當知其遲速升降之序其進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 實錄

康定二年五月十四日中書省劄子陝西軍州如有因修展城郭倉廩草場營房等但係侵占人戶地土去處並令將係官空閑地許人戶請願指射官司給還若無

地土即取索本主元買契比類隣近地段買置價例支還本錢公到邠州據人戶王昭璋等陳狀稱官中修營占却園地拆了屋舍乞估計合支價錢公體問得邠州稱遠城側近並無空閑官地給還公遂委安平知縣李仲昌訪地所估到王昭璋等合支價錢牒邠州請依上項條貫支給逐人價錢去訖又據後邠州申准轉運司牒修營占却人戶地基却令兌換係官空閑地土撥還却勾收已支價錢赴軍資庫送納公言諸州自來修造營房只是踏逐官地不許毀人戶見宅邸舍物業其邠州便將人戶見住物業毀拆逐起人戶無處存活既無官地允還即合給還價錢買屋當司支與錢物其人戶當已破費雖准轉運司指揮今將空閑官地允還既無官地即合回申轉運司豈得便却例行惟納已支價錢侵害人戶遂勾到本州元行典級王益等勘杖一百斷遣所有人戶地土價錢牒邠州依條支還 名臣事實

公體量河東州軍人戶近年徭役科配類併例各貧困遂免放今年秋稅稍得休息又恐陝西州軍人戶亦自兵興以來祇應差科不易尋劄與陝西轉運司依河東例減放人戶支移 奏議

麟府州奇嵐軍極邊之地人戶稀少其色役公人並差主戶客戶祇應輪差出入應副軍期多致陪備破却家產又邊人日見貧困祇應不前公劄與轉運司并府州奇嵐軍據見今衙前使院人吏並仰依鎮戎軍條例支撥與係官荒閑田土仍免送納二稅租課 名臣事實

西夏篡宵之叛其謀皆出於華州士人張元勳吳昊而其事本末國史不書此得田畫承君集實紀其事云張元吳昊姚嗣宗皆閩中人負氣倜儻有縱橫才相與友善嘗薄遊塞上觀視山川風俗有經畧西鄙意姚題詩崆峒山寺壁在兩界間雲南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咲無語飽聽松散春晝眠公巡邊見之大驚又有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之句張為鸚鵡詩卒章曰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吳亦有詩將謂韓范二帥耻自屈不肯往乃罷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拽之於通衢三人從而哭之欲以鼓動二帥既而果召與相見躊躇未用間張吳徑走西夏公以急騎追之不及乃表姚入幕府張吳既至夏國夏人倚為謀主以抗朝廷連兵十餘年西方至為疲弊哉此二人為之時二人家屬羈縻隨州間使諜者竊中國詔釋之人未有知者後乃聞西人臨境作樂迎此二家而去自此邊帥始待士矣姚又有述懷詩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張有雪詩曰五丁仗劍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玉龍三十萬敗鱗風卷滿天飛吳詩獨不傳觀此數聯可想見其人非池中物也容齋三筆

延州都監周美言于范公曰賊新得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我之敵也今不亟完將遂失之公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果來其衆數萬薄金明陣于延州城北三十里美領衆二千方戰會暮援兵不至乃徙軍山北多設疑兵賊望見以為救至即引去既而賊出艾蒿峯

遂至郭北平夜圍不鮮美悉衆使人持一炬從間道上山益張旗幟四百大謀賊懼走獲牛羊馬橐駝鎧甲數千計遂募兵守其地東都事畧

嵐石都巡檢司接應到西界蕃部噉移團練使十三戶奉勅於海州住坐噉移願殺其妻子自勿死公差人往石州勾喚到噉移問當深不願海州居住公言噉移歸

技新來其心未安若必遣往海州安泊不惟遠去鄉土全失蕃情又其人不測朝廷意旨却自刑害今來西事未寧邊上蕃部聞之絕其向化之意則皆為怨敵邊害愈深遂發遣噉移住府州與田土耕種準備緩急使喚

及令招喚本族未來蕃部公節制諸將勸會自來漢家兵馬先出只排作一陣被賊奔衝便見輪折遂隲東路朱吉任守信等候賊奔衝未得出兵但堅守城池放令深入即計會多著頭項衝

突掩殺不得先出軍馬只作一陣排布依然無功如是被賊守門出兵不得却多算索梯從城上夜出奇兵掩擊賊峯以資勝捷如違者當行軍法施行西夏本末

公門客滕達道龍圖布衣特公尹京而滕年少頗不羈往往潛出狎邪縱飲公病之一夕至書室中滕已出公

因明燭觀書以俟意將媿之至夜分乃大醉而歸公陽不視以觀其所為滕略無慚懼長揖而問曰公所讀者何書也曰高祖傳滕曰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

公言閩中民苦轉輸請建邺州之邺城縣為軍以河中

詳

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邊兵就食可省糴價
什之三他所減不與詔名其軍曰康定賈錄

公知慶州燕管勾環慶路部署司兵馬至部即奏行邊
以詔書犒賞諸羌聞其人馬立條約為信凡讐已和斷

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爭訟
聽告官為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

追集不起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
入保本砦官為給食即不入寨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

者質其首領諸羌受命悅服自是始為漢用長編
慶曆元年三月任福等既敗朝議因欲悉罷諸路行營

之號明示招納使賊驕怠仍密收兵深入討擊詔公體
量士氣勇怯如不至畏懦即可驅策前去乘機立功公

言任福已下勇於戰鬪賊退便追不依韓琦指蹤因致
陷敗此皆邊上有名之將尚不能料賊今之所選往往

不及更令深入禍未可量臣非不能督主兵官負須令
討擊不管疎虞敗事之後誅之何濟惟聖慈念之其鄙

延路罷行營文字臣且令所部許懷德收掌別聽朝旨
臣一面依此聞報夏竦韓琦商量申奏如所議未合乞

朝廷取捨臣方待罪不敢久冒此職妨誤大事從之於
是行營之號卒不罷兵亦不復出賈錄

慶曆詔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察所部知軍知縣有
治狀者以名聞議旌擢之或不如所舉令御史臺劾奏

並坐上書不實之罪從范仲淹所請也通鑑
和魯公有觀畫鷹獵兔詩云雖是丹青物泥吟亦可傷

君誇鷹眼疾我憫兔心忙豈動騷人興惟憎獵客狂敵
縮百餘尺爭似製衣裳文正公觀之歎曰真仁人之言也筆錄

宣和五年經略宇文虛中奏故叅知政事范仲淹知慶
州築大順城為一路扞蔽辟洛苑副使种世衡知環州
至今諸路戰守之備多二人規畫今慶陽府有仲淹廟
環州有世衡廟合古者有功於民以死勤事之法乞各
賜廟額詔賜廟為忠烈世衡威靖東都事畧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三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四

此以下係監簿忠宣諸公遺事忠宣遺事極多其已見於言行錄行狀者茲不復載

宣仁寢疾宰輔入問后留忠宣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朝勸后盡母道在仁宗朝勸帝盡子道卿當似之言行錄

諫受金帶康史問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卧内遺寒帷帳魏公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上得金帶乃納之時范兄純佑在延安謂韓魏公曰不治此事為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再三歎服曰非琦所及也談叢

文正長子監簿純佑幼有智略在洛與富彥國家子游富氏引堇陳設使堇香用甚盛觀者如堵器用蓋錫造者監簿在側取一器擊而示衆曰此錫器爾等謂何物耶富氏子大忽以為吠已監簿徐謂曰尔何所見吾正恐愚民致疑害尔先坐爾富子歎服時始十餘歲通鑑

赴官只三檐忠宣公孫直方初仕平恩主簿啟行拜辭叔翁右丞平居寡言端坐如木偶人終日未嘗移足至於塵印跡無倦意家中不見喜愠之色至是問姪主簿曰爾行擔幾檐主簿是時新娶寔應之曰有十檐右丞曰爾初仕已如此若久宦何我昔赴遂州守時只有三檐罷官仍舊不惟緩急易於去就亦免張外醜也過廬

忠宣公元祐間當國一時科舉取人多得豪傑之士忠宣公亦病夫公卿家子弟或不知書言於朝乃於有無出身人樹位上帶左右字以分優劣忠宣公之意非有它也蓋欲公卿子弟知向學故為是以獎勸焉趙氏之 祐宗親政呂汲公欲遷殺中侍御史楊長為諫議大夫忠宣曰天子諫官當用正人楊長不可用汲公方約畏為助謂忠宣曰豈以楊畏嘗言公耶忠宣曰不知也蓋上物召忠宣畏嘗有言上不行忠宣故不知也忠宣因乞罷政上不許後楊長首叛汲公凡可以害汲公者無所不至開見錄

忠宣取永州命下公欣然而往每諸子恚章悼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取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悼為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讀均州其子告悼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校法不同為言求歸白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開見錄

公疾革精識不亂諸子侍側口占遺表凡八事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諸子以其所言皆朝廷大事且防後患以公口占畫一繳申穎昌府用府印寄軍資庫及將堇之儀又作行狀論公平生立朝行已大節蔡京用事小人附會言公之子正平等撰造中使至永州傳宣聖語以為遺表非公意也正平與之儀皆下御史獄插楚甚

若正平之儀欲誣服其傳宣中使獨不服曰舊制凡傳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內東門遣使受聖語籍中使從其家得永州傳宜聖語本有御寶如所言又驗內東門受聖語籍亦同又下穎昌府取繳納遺表八事皆實獄遂解正平猶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正平之家死於嶺外者十餘人獨正平遇赦得歸不出仕終身為選人蔡京者紹聖初為戶部尚書欲結后戚向氏故奏展向氏墳寺事下開封府正平為縣尉住按視其地曰向氏寺地步已足民田不可奪府以其言聞拒宗怒京贖銅二十斤京由此恨正平故欲誣殺之嗚呼使忠宜公無恙相上皇於初載天下豈復有今日之禍公既病不能朝上皇始命相曰曾布與蔡京云綱見治平二年以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為監察御史襄行近制御史有關則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迭舉二人而上自擇取一人為之至是關兩貢舉者未上內出純仁大防姓名而命之黃錄

熙寧元年司馬光登對上曰召還韓維如何光曰韓維陳薦忠厚方正者也呂誨與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皆忠直之臣也願陛下常識其名

熙寧中公知諫院言侍從官實古九卿職是宜朝夕論思同國休戚今只主判司存或有時政得失惟能退有後言願降詔督責凡朝廷闕失並須陳列其所上章疏付政府銓定量加賞罰上與執政議之以為當然丙辰詔曰侍從官負令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關無有巨

細各具章極言無隱長編

忠宜嘗言薛向不可為發運使或致民心別生事變上曰今令發運使兼制置六路財賦務在均適有無何由乃致百姓人情怨駭純仁曰人主不當言利但當務農桑節用而已上曰欲務農桑如何措置純仁曰但當脩風教上曰有風教而無政事如何人肯務農桑純仁曰當擇守令上曰以何法擇守令曰當令近臣薦舉上曰朕即位以來屢勅近臣舉士然初不知所舉之當否欲知所舉之當否當以何術曰當責執政長編

蘇轍既再具劄子上固不悅李清臣鄧伯溫又先媒孽之及面論上益怒遂責轍曰人臣言事何所害但卿昨奏謂機事不可宜于外請秘而不出今乃對眾開陳且以漢武帝上比先帝引論甚失當轍復曰漢武帝明主也上曰卿所奏稱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立塩鐵權酷均輸之法其意謂武帝窮兵黷武末年下哀痛之詔此豈明主乎轍恐動趨下殿待罪上毅甚厲范純仁獨進曰父稱武帝惟才大略為漢七制之主轍果以此先帝非謗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當以禮不宜如此急暴上怒稍霽轍退舉笏謝純仁曰公佛地位人也長編

熙寧中朝廷有生老病死苦之語時王荆公改新法自為生事曾魯公以年老依違其間富韓公稱病不出唐質肅與荆公爭按問欲舉理直不勝疽發背死趙清獻唯嚴苦時忠宜為諫官皆劾之言荆公志在近功忘其舊學富公謀身過於謀國曾公趙公依違不斷可否忠

宜每日以王介甫比蔡卓過矣但急於功利遂忘素守
耳邵氏聞見錄

公攝帥成都程子將告歸別爲公曰願少留純仁將別
子曰既別矣何必復與衛遂行公使人要於路曰願一
見也既見曰先生何以教我子曰公嘗言爲將帥當使
士卒視己如父母然後可用然乎公曰如何子曰公言
是也然公爲政不若是何也公曰可得聞與子曰舊帥
新亡而公張樂大饗將校於府門是教之視帥如父母
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屬官攝主之也子曰是尤不可
也公與舊帥同僚也失同僚之義其過小屬官於主帥
其義重曰廢饗而頒之酒食如何曰無頒也武夫視酒
食爲重事弗頒則必思其所以事帥之義乃因事而教
也公曰若從先生言而不來則不聞矣其喜聞義如此
程氏遺書

徽宗即位之初欽聖皇太后同聽政忠宣公自永州先
以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蓋二聖欲用公矣遣中
使至永州賜茶藥密諭曰皇帝與太皇太后甚知相公
在先朝言事忠直今虛位以待相公不知目疾如何用
何人醫治只爲左右有不是當人阻隔相公公頓首謝
又曰太后問相公官家即位行事如何天下人何說公
曰老臣與遠方之人惟知鼓舞聖德又曰天下有不便
事但奏來公曰敢不奉詔又曰鄧州且去否公曰已出
望外如歸鄉里又曰離闕下日二聖再三言太后在官
中皇帝在藩邸甚知相公是直臣公感泣不已俄復觀

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官使召赴闕供職而公病詔書有
云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之光庶幾鯁論嘉謀日聞
忠告之語公捧詔泣曰上果用我矣目明全失風痺不
隨思重命輕死有餘責上又遣中使賜銀合茶藥促公
入覲仍宣渴見之意公曰老臣命薄虛蒙聖眷乞歸穎
昌養疾上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純仁
得一識面足矣公復告老不允詔至公已薨矣上與皇
太后震悼出涕邵氏聞見錄

元祐元年呂大防范純仁言故御史中丞呂誨忠於先
朝極陳讜論致忤時宰譴死外藩今其家貧甚請子仕
於常調請優加贈典錄用諸子之才者以旌名臣之後
詔誨特贈通議大夫男由庚與堂除合入差遣長編
元祐元年詔著作郎范祖禹宣德郎游師雄朝請郎朱
勃並令中書省記姓名以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薦故
也實錄

元祐八年八月丁卯呂大防范純仁蘇轍鄭雍韓忠彥
劉奉世入崇慶殿後園問太皇太后聖體太皇太后論
大防等曰今疾勢有加與相公等必不相見且善輔佐
官家爲朝廷社稷物大防等欲退太皇太后獨留純仁
意欲有所屬也上令大防已下皆住太皇太后曰老身
受神宗顧託同官家御殿聽斷公事試言九年之間曾
施私恩與高氏否大防對曰陛下以至公御天下何嘗
以私恩及外家太皇太后曰固然只爲至公一兒一女
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大防曰近聞聖體向安乞

稍寬聖慮服藥太皇太后曰不然政欲對官家說破老
身沒後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求退令
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曰曾賜出社飯否因謂大
防曰公等各去喫一匙社飯明年時思量老身也長編
忠宣公謫居永州客至必見之對設兩榻多自稱老病
不能久坐徑就枕亦授客一枕便與對卧數語之外往
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覺有至終日不得交一談者雜改
錄

元祐元年蘇轍言今日廟堂之上司馬光未出只有呂
公著一人忠朴可倚其餘皆姦邪備位者也伏望聖慈
早進范純仁庶得賢者在位同心一德以輔聖政實錄
忠宣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才或問其所儲蓄
人才可為今日用者荅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
也言瓘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宣和末人憂大厦之將
傾或問游酢以濟世之人酢曰陳了翁其人也劉安世
亦嘗因確病勉以醫藥自輔云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加
保養以待用也長編

范忠宣公再入相子正平博學能文行義甚高竟死選
調朱勝非云二府表則之地不阿其親

公在相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公
未嘗示恩意於人本傳

左正言朱光庭奏臣嘗論奸邪則指蔡確章惇韓縝為
之先論忠賢則以司馬光范純仁韓維為之先去姦邪
任忠賢唯先者為急蔡確既去乞以司馬光補其闕韓

縝既去乞以范純仁補其闕章惇既去乞以韓維補其
闕蓋此天下大任唯天下大賢可以當之非張璪已下
備位之臣所堪任也朱公校錄

公元豐八年為左諫議大夫司馬光以公親嫌為言惇
曰臺諫所以糾繩執政之不法故事執政初除親戚及
所舉之人見為臺諫官者皆徙他官今皇帝幼冲太皇
太后同聽萬機當動循故事不可違祖宗法光曰純仁
祖禹作諫官誠協衆望不可以臣故防賢者進臣寧避
位九朝通畧

紹聖元年夏四月范純仁充觀文殿大學士知穎昌府
上親臨政言者爭論垂簾時公乞依明道二年故事下
詔禁約并錄以進不從公數稱疾求罷最後出居慈孝
寺再錄詔以進且言今妄為詆訐者既多陛下從之則
幼聖孝慈之則恐不忍不若以詔禁約庶得兩便訖不
從純仁固求罷而命通鑑

東都曹生言范右丞既貴接親舊禮如故他亦不改
世未有也然體面肥白潔澤豈其胸中亦以為樂耶議
元豐八年十月韓維言今聞已召知慶州范純仁純仁
父子世為帥臣熟知虜情邊事伏望聖慈更促純仁入
朝面賜詢問庶為詳審十一月癸亥以京東轉運使范
純粹知慶州代其兄純仁也長編

司馬朴丞相光之兄里之孫也少喪母育于外祖范忠
宣公紹聖初黨議起父安坐中書論辯得罪忠宣亦坐
效黨人責永州目疾失明客至必令朴導以見時方七

歲進揖應對如成人容皆驚歎以公遺恩補官後死節於靖康之變事舉

右丞純禮在政府宦者閹守忠恃寵勢傾廊廟一日至

堂宣諭辭意甚傲諸公拱手而已右丞作色叱曰老奴

何敢爾守忠退步連應曰守忠不敢在堂諸公皆為寒

心曰范君必不久居此矣右丞蓋自如也未已虜使至

選右丞館伴虜使忽自中批出范某言犯御辭落職知

許尋乞官祠去名臣傳

元符三年秋己亥范純禮為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

先是吳居厚尹京專任察視以刻深為治純禮一切寬

之或以為言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刻之

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方務去前政之苛猶慮未

盡何寬之患耶

元符三年夏四月是日曾布再對因言自蔡京復留中

外人情無不惶惑及黜劉極收用葉濤范純禮王右叢

人情方少安長編

純禮以光祿卿召選刑部侍郎給事中凡所封駁正名

分紀綱皆國體之大者起居舍人張來先在病告中書

省錄黃不候叅假令供職純禮批勅謂來既能供職豈

不能朝見壞禮亂法所不當為一時為之舉動東都事

公拜尚書右丞侍御史陳次升乞除罷言者並自內批

呂惠卿告老徽宗以問執政執政請許之純禮謂惠卿

前在二府位節鉞豈不存朝廷體貌雖其人不足留所

重者國體也本傳

戶部侍郎實文閣待制范純粹知延安府先是樞密院

聞趙尚死韓忠彥與王巖叟議所以代高者惟純粹可

及都堂聚議呂大防亦以為其如純粹他日樞密院又

言差純粹極當乞以恩意慰遣都堂又召純粹面諭純

粹猶不受命三省樞密院言朝廷恩意如此若固辭免

朝廷何以使人欲限五日朝辭如不行則須與行遣純

粹乞八月初赴任從之大防又曰延安雖去終恐心不

安萬一厥母道病卒不如易之岩叟又與忠彥論不可

易之理謂同列曰塞上數十萬生靈性命繫一主帥懶

隱此一人不若懶隱及數十萬人也

大觀中又有虞仙姑者年八十餘狀貌如少艾行大洞

法一日微廟誦大洞經舉首見有仙官侍立者蔡京嘗

具銀招仙姑見大猫指而問京曰識之否此章惇也意

以諷京京大不樂徽宗又嘗問仙姑致太平之期荅曰

嘗用賢臣上曰賢人謂誰荅曰范純粹也上以語京京

曰此元祐臣僚使之遂逐於是士大夫爭言虞仙姑亦

之餘耶力辨訖不納 石林燕語

章惇與安置潭州上諭三省言惇之惡曾布方對范純禮曰惇如丁謂不為過詞色甚厲布曰如此即須過海上大笑曰只教這下遂以雷州司戶處之

純粹知慶州時夏人不庭純粹謂諸路策應舊制也自徐禧罷策應若虜兵大舉一路攻圍力有不勝而鄰路拱手坐觀其不拔者幸爾謂宜脩明戰守救援之法朝廷是之 本傳

元祐中神宗問罪夏人取其安強葭蘆浮圖朱脂四寨又取蘭州至是議分畫疆界趙尚在延州純粹在慶州以為得之無益於中國純粹請以虜所陷官吏丁夫歸朝廷以所削之地給賜之於是還以四砦而夏人服練

純粹聰明下不能欺在京東時會蘇軾自登州召還與軾同建募役之議軾謂純粹講此事尤為精詳侍郎為帥端重有體間諜明功罪當恩威兼用邊人畏服焉本傳高遵裕攻靈州與劉昌祚爭功欲以軍法斬昌祚昌祚憤恚成疾轉運判官范純粹謂遵裕曰兩軍不叶恐有他變力勸遵裕諸昌祚管問疾以和解之遵裕不從後果敗長編

范文正公鄱陽遺事錄序

漢孝宣帝常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天下之廣郡有太守能用良稱者幾人哉且鄱陽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為楚東境後屬吳史記言昭王十二年吳伐楚取番蓋其事也秦并天下曰番陽縣屬九江漢更為鄱陽縣係豫章後漢建安十五年吳大帝時張昭等議以豫章上廣人夥請分置廬陵番陽二郡初治部故城後徙吳芮即今之所治也梁天監中置吳州陳廢為郡隋平陳罷郡為饒州大業仍為郡唐武德四年平江左乃復置州則饒之為州殆四百年矣推諸牧守無慮近千人然據於廳壁記自開寶八年偽唐歸朝有鐵林軍主張仁忠權知焉迄元祐壬申朝奉大夫鄒軻凡六十有八人而比閩州國經序賢牧內史者止吳周勳晉履濟隋梁文謙柳莊梁陸襄唐馬植李復七人焉求之州圖間有吳虞梁柳陸馬李七公與顏魯公并文正公畫像以千百歲而守者近千人而其著於圖記繪像者陸虞二內史梁周二太守柳儀同馬常侍李刺史顏范魯公雪程小娘被寇事特道其始末而圖其像以附文正公之祠堂是賢太守不可得而多也噫鄱陽之守近千人著於圖記繪像九人而公之德尤不泯饒人為之立祠班春堂天慶觀州學之講堂凡三所繇景祐距此僅六十載香火不絕牲牢日盛較以千人間流澤之遠惠愛之被獨公一人而已矣然公之遺風餘美實浹於

物每於民之去思又豈止夫祠堂而已乎公視政日所以制作修初之跡游賞吟詠之舊莫不敬而念之余因采其所敬念者命曰范公鄱陽遺事錄非敢微名於世庶其垂話于後而不事於召棠之歌詠也且公始通判河中府徙死丘壓延慶抗越蘇潤青穎爾耀鄧永興一十二郡純猷茂蹟燦在國史家集奏議間何假於是歟如公所至有恩鄧慶二州民與屬羌畫像而生祠之御篆以褒賢碑額青史傳載四方千載固已聞之矣竊疑鏡之遺事或有所未聞者安得而弁乎紹聖乙亥六月丁卯天台陳貽範序

范文正公鄱陽遺事錄

慶朔堂

蜀錦海棠

郡齋

春香虛靜亭

九賢堂

五老亭

碧雲軒

寶福侯禱雨

文筆峰硯池

州學基

秋香亭

三祠堂

長沙王廟記

慶朔堂

慶朔堂公之所初也在州園之北偏左瞰蜀錦右連流杯前古春香虛靜傍對湖光四望直見清心退思以正設廳儀門之道基平而棟隆勢巍而氣壯公之意非所以示游玩也將以承宣天子風教而發施於政令儀乎古諸侯藏朔焉所以題之曰慶朔而且親植花卉欄為二壇公既移潤是以作詩而紀之云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公景祐三年八月三日到任五年正月十三日移潤州年憶著成離恨抵託春風管勾來後之人觀公之堂思公之政及公詩之來而爭和之以刊于石壁度支員外郎提點鑄錢魏兼史君去後堪思處慶朔堂前獨到來桃李無言爭不怨滿園紅白為誰開職方員外郎知饒州畢京花木還依舊徑栽春園不惜為時開幾多民俗熙熙樂似到老聯臺上來祠部郎中提點江東路刑獄公事陳希亮弱柳奇花遞間栽紅芳綠翠對時開主人當日辜真賞竟夢還應屢到來供備庫副使同提點江東刑

微公事曹涇池館名花舊日栽幾番零落又春開誰人
解識紅芳意猶有多情五馬來噫世之人常以絳之園
卒為最而鄱之百花洲抑為其冠若錢塘有美烏程碧
湖瑯琊醉翁貴池弄水率為士大夫之所矜愛者然以
公之慶朔名著乎建康廣信雖愚夫稚子莫不知尚須
念之非公之仁德惠澤流播于風俗間安及於此哉

蜀錦海棠

公慶朔堂詩云慶朔堂前花自栽今堂之東南隅有海
棠二樹各一夾植于小徑兩傍說者皆曰公之所栽也
得無詩之謂哉公去饒殆六十載度其高已丈餘而蟠
結之陰復四五尋春陽之布如錦綉然元祐末太守鄒
公軻惜其無臨賞休息之所遂築亭其後題曰蜀錦蓋
海棠本蜀植也而花開猶錦綉推而名焉殆非愛公之
流風遺澤而充擴自我之句耶

郡齋

公守饒凡十有八月移酒而饒為繁劇之郡民頑好鬪
吏狡多梗公下車與庠序曉教令待賢愛物宜以愷悌
終日無事故常留題曰三出專城鬢似絲通判州府
後為右司諫出知州微齊中蕭灑過禪師齊有
徒蘇又知饒是三專城也齊中蕭灑過禪師齊有
及默軒表正點之每踈歌酒綠多病齊有
名得非過禪師云之每踈歌酒綠多病齊有
其歡不負雲山頽有詩公守饒多歌詠今之所有者
五老峰及題上人碧雲軒并題即事慶朔堂之所有者
士鍾惟靜神上程用之二絕句凡六篇半雨黃
花秋賞健有詩公守饒多歌詠今之所有者
為之作秋香亭賦黃花一江明月夜歸遲人間禍福何
之句得無意於是乎

須道塞上衰翁也自知後之為守者以饒之繁劇難窮
而民樂於德能解風公都齊即事之
詩必既仰而誠公之優游於政也

春香虛靜亭

春香虛靜分峙慶朔之前與二花檻並列傳云乃公之
所建也慶朔之舊常為宴賓之慰焉樂既作於庭而卉
木眾抱得二亭揜映真娛樂之趣也求公之措置豈獨
政事而已哉雖應接細務必有法度而為後人之矜式
良足書也

九賢堂

州之後園有堂焉四壁間圖陸襄虞漢二內史梁文謙
周紡二太守并柳莊儀同馬植常侍李復刺史與頽
公暨公凡九人因攷郡圖經若陸襄虞漢梁文謙周紡
柳莊馬植李復俱以賢牧稱譽公止載於樂平縣乾元
初被中丞唐旻誣劾降知饒而雪程小娘遭寇登喜父
兄事不屬於賢牧之列何賢者難得如此耶國家自開
寶迄紹聖六十有八人而在九賢之序者惟公一人已
矣信夫人才不世出而公之仁德惠澤非尋常伴也惜
乎基隘而屋庠土覆而像泯余逼於受代不得從容而
新之也命之曰九賢復錄其始末為記云噫建康古
名郡府之後園有瞻儀堂繪像者近百人人率為之
讚然明其新舊年月而已猶饒之驪壁記焉安如九賢
之必以德乎

五老亭

五老峰廬山之勝也饒去江殆數百里而州北芝山院

危坡屹起晴霽間可以瞰焉公下車憐其可觀乃作題芝山寺詩云樓殿冠崔嵬靈芝安在哉雲飛過江去花落入城來寺去州城三里得食鴉朝聚聞經虎夜迴偶臨西閣望五老五老夕陽開寺僧遂作五老亭于危坡之頂饒之人寒食以芝山為踏青所至者必曰范公五老亭也

碧雲軒

碧雲軒芝山寺海會堂後之小軒也外瞰危石中鏤幽檻軒簷之庭栽列花木蘭蘆諸藥似有高人達士趣嚮公守饒時有昇上人占居此軒公每到寺必適其處愛其閑寂蕭灑常為之留題曰愛此詩家好幽軒絕世紛澄霄半牀月淡曉數峰雲遠意經年就微吟並舍聞只應虛靜處所得自蘭芬公移潤而饒人矜公之詩有以二南名者蓋見公之辭騷雅且名重當世足以為後人稱想有以然也今之人繞遊芝山莫不尋繆其所以閱公之詩榜焉噫鄱陽境上如德輿之聚遠餘干之于越興薦福之澄心開福之寒林幾二千首獨公之詩為士大夫所膾炙而饒人惇尚之非公之名重當世而政著於去思何以臻此耶

寶福侯禱雨

寶福侯乃漢之樊噲也舊廟于芝山之頂曰鹿頭大王公守饒凡民間早即禱於此神頗有驗應今之廟地公之所徙也且州之民鄩都院者卜其地置生墳公一日入院詰其故乃曰五十年後當出侯伯不得鬻於人於

是令後鹿頭廟屋於此復移文千僧寺暨元豐庚申太守馬淵以久不雨因禱於神而霧霽沾足遂扶其感應而秦之乞加旌獎朝廷下太常封為寶福侯淵之奏陳且道公之請雨有功修飾廟貌迄今血食以景祐迄元豐恰五十年公之先知誠可尚也後之人凡入寺見其廟必指之曰范文正公之遷而五十年出侯伯處也

文筆峰硯池

饒之山水大率秀拔有豪傑者出焉公之至識其形勝一日乃曰妙果禪院一塔高峙當城之東南屹起千餘赤饒之文章應也城之下枕瞰數湖水脉連秀抑為儒者滋顯也於是名其塔為文筆峰目其湖為硯池且曰二十年後當出狀元速治平乙巳州人彭尚書汝礪果第一人及第公之沉幾遠識良足書也

州學基

公所謂妙果浮圖為文筆峰東湖為硯池而郡學之基乃占文筆硯池之中而公指之也然其當州城之巽地周環枕湖水長堤數里林木揜映披麓森爽學既建而生徒日盛勝勝有登第者多巍科異等信夫公之與荆非唯示法於一時能為典刑於後世者也噫饒之學自晉虞溥作教諭以招誘士子數歲間聚徒幾二三千爾後零散儒風挑撻由公遷指基址今殆四千人公之德惠豈尋常之比哉惜乎公去之速未及建立而規模不甚宏齋宇不甚整迄今見者之歎惜而學者之歎念焉堂之上所以置公之祠而朝夕瞻敬者蓋不忘公之指

擇也

秋香亭

鄭公之後芳宜其百祿使于南國兮鏤金粹玉倚大旆於江干揭高亭於山麓江無煙而煉回山有嵐而屏蠹一朝賞心千里在目時也秋風起兮寥寥寒林脫芳蕭蕭有翠皆歌無紅可凋獨有佳菊弗冷弗天采采亭際可以卒歲畜金行之動性賦土爰之甘味氣驕松筠香滅蘭蕙露溥溥以見滋霜蕭蕭而敢避其芳其好胡然不早歲寒後知殊小人之草黃中通理得君子之道欲者忘醉而餌者忘老公曰時哉時哉我實我來緩汎遲歌如春登臺歌曰賦高亭兮盤桓美秋香而醜頰望飛鴻兮冥冥愛白雲之閑閑又歌曰曾不知吾曹者將與夫謝安不可盡歡而幸去乎東山又不知將與夫劉伶不可復醒而蔑聞乎雷霆豈無可而不可兮一逍遙以皆寧范文正景祐間罷天章閣待制守鄱陽為提點鑄錢魏侯作此賦公賦之就攷其景趣求其意思宛在目下公之製作信非苟成也必其成法以矜後世古人云賦體物而瀏亮者乃公之所能賦也今其舊址雖易為征官所居而提點之別廨於大廳之東偏傍猶以秋香名是不忘公之所愛也元祐癸酉太守鄒軻開公之舊址而看經院之南葺剡蕪穉修平坡權朔以廊宇以發公之所用心不幸鳩工而亡得無公之遺事在人而不衰乎

三祠堂

漢晉而降迄于聖朝守饒者無慮千餘人今之立祠祭享者止公一人而已矣信乎公之德澤惠愛遠出今古而為民去思也且饒之所立祠班春堂天慶觀州學講堂凡三處春秋祭賽禱晴雨及州官之到罷皆修敬不絕若學講堂每遇上下釋奠亦具禮祝公之功德豈數百歲而泯耶愚以召棠歌頌比焉者蓋適於此也

長沙王廟記

長沙王迺吳王芮也東漢建安十五年吳大帝特張昭等議以豫章土廣人繁請分置廬陵鄱陽二郡初治鄱故城後徙吳芮即今所治立長沙廟貌得非錄於此哉且饒之為國殆千餘年而廟不立公之守饒始建焉然公之窮古尚德好賢樂善之心豈尋常人也今攷諸碑而刻其傳贊以歲月列公之名街復命提點鑄錢魏兼篆額且使賢令嗣監簿純佑書公之遺跡尤足矜後人也

范文正公鄱陽遺事錄終

遺跡

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是雖召公之德教明於南國亦足見人心天理之所在處德至善果能使民之不能忘也文正公之勳德被於海宇凡平生所至之地後人皆為立名號建祠宇以示不忘迄今三百餘年敬慕猶昔是豈人力之所致哉於此見窮天地亘萬古斯民好善之心猶一日第患在上者不能以善政感發之耳是故勢力非所以服人貴富不足以傳久惟盛德大業可以服人心而垂後世觀者其亦有省於斯

百花洲在南陽公集有荅王叔源德百花洲詩洲上有文正祠黃山谷先生嘗游百花洲謂文正公祠有詩東溪書院在澧州初公幼時侍其父朱文翰宰安鄉縣讀書此地後為文正公讀書堂寶慶丙戌知州董與幾建東溪書院

西溪書院在泰州海陵縣西溪鎮初公監西溪監倉築捍海隄二百餘里人懷其惠既為立廟邑士姜國英復請于官中書送禮部議備有祠堂委係前賢合設書院宜從所請

忠烈廟在慶州宣和中宇文虛中為慶帥建與神世衛同祀公廟號忠烈世衛廟號威靖

景范樓在鄧州古牙城公嘗知鄧州邦人思之建景范樓

思范亭在廣德司理廳詳見孫莘老詩及江浮溪樓銘祠堂記

清風橋在潤州公知潤州時所建范公栢在番陽郡學凡十八株俗傳公遺言栢及地則吾再出今栢枝去地不及二尺

嚴子陵祠堂公知睦州日建以祠子陵今為釣臺書院內有公祠堂

讀山在池州青陽縣東十五里長山公幼讀書之地人名之曰讀山後建文正祠堂池人以公隨所養父滯州長史朱文翰之長白山非讀書於長白山所謂長山者乃在此而非濶州之長山也紹定二年池州郡守丁黼記之有辨甚詳亦未暇考

平江府文正公祠宋咸淳間太守潛說友建撥官田以供祠事既成以聞于省依所請其東為范文正公坊其西則文正公故宅高木森蔚蔚然故家其南則為范家園有石刻太守李大異書

國朝至元初平江路學官銜中皆帶提督范祠祠設教諭至今每歲春秋二丁郡官致祭臺省諸司官因事按吳者皆與祭凡達官顯人過吳必拜謁祠下其題名具在

吳郡學本文正公南園也公以南園為郡學後公仲子持節按吳復加增廣至今郡學為浙中之家學有文正公祠以范氏子孫一人為主祠

褒賢寺在洛陽文正公忠宣公墓在其地是寺為奉祠

之所內有仁宗所篆褒賢碑吳中子孫亦常遣人至洛陽致祭其寺僧亦常來吳

褒賢顯忠禪院重修法堂記

奉議大夫前同知歸德尹事賜紫金魚袋 蔡如撰并書

昔佛成道坐於菩提樹下化力風行峰象頭山入王舍大城瓶沙王御于郊野因以迦蘭陀竹園為佛寶舍伽藍之興自此始也漢明帝夢金人項佩日光飛于殿庭乃遣蔡愔秦景使大月氏與攝摩騰竺蘭遇焉二沙門入于洛獻釋迦圖像并諸經於是肇有寺於洛城佛法入中國自此始也由漢至唐由唐至宋悉加崇奉故此禪院創自李唐初名法會宋元祐間范文正相公得請于朝改號褒賢顯忠經靖康亂法堂火災有慧照大師福渙來住斯刹四方敬信徒衆歸依時河南初定人烟稀少師乃振錫渡大河登太行抵金臺勸化鄉黨仁彥智夫得金以歸命工伐木造瓦重建法堂一所水磨兩盤修葺焚漏煥然鼎新招來客所廣闢田疇倉廩實矣齋粥衍矣梵香芬馥法喜禪悅嗚呼無慈悲之德者昧於苦樂不能與是事無喜捨之心者著於慳貪不能結此緣無穎悟之識者樂於小法不能成此大惟師脩行四無量法惟師參悟佛光真諦是以名達天庭禮納使相住持向太后功德寺太觀宣和間聲名籍甚今行年八十有七而能辨此一大事因緣可以見其平昔之志丁卯仲冬師來訪知足居士曰本院修造於皇統乙丑

至丙寅仲夏畢功未有為我記者敢請居士為記其事以示後人居士唯然願樂書之皇統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記

住持傳法慧照大師福渙立 裴下列

尚書禮部牒准元祐三年 月 日辰時到部門下省送下中書禮部奏准都省批下太中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范純仁狀近奉 旨授尚書右僕射合依例置度僧追薦先祖純仁先祖母及父墓在河南府河南縣有功德褒賢禪院今欲乞兩遇節於本院添剃度行者一名 祖以上並墓蘇州天平山白雲寺亦乞兩遇 節添剃度行者一名其兩處 每一年度一名申尚書省伏乞依例施行狀前批送禮部 奉 乞請一依

指揮施行者右下褒賢院仰一依前項禮部牒內旨指揮施行元祐三年七月初三日 范文正公既葬而墓隧之碑乃立嘉祐元年仲兄右丞相時為著作郎以國朝故事大臣塋所恩許置寺度僧遂請于朝願以彭婆鎮舊法會院改賜名額間歲聽度一僧以嚴崇奉朝廷從之元祐元年仲兄進貳樞府三年乃登相位兩以例恩皆得增度僧數它日院之度僧道因請以始末詔旨刻諸石余既許之又為書其所以然者元祐四年 月六日左朝請郎克寬文閣待制環慶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慶州軍州事范純粹梓記

至大二年四月七世孫邦瑞遣八世孫國雋宗俊宗是賞

江浙行省咨咨河南行省河南省劄付河南府路委自同知徐景儒率屬僚詣墓加禮致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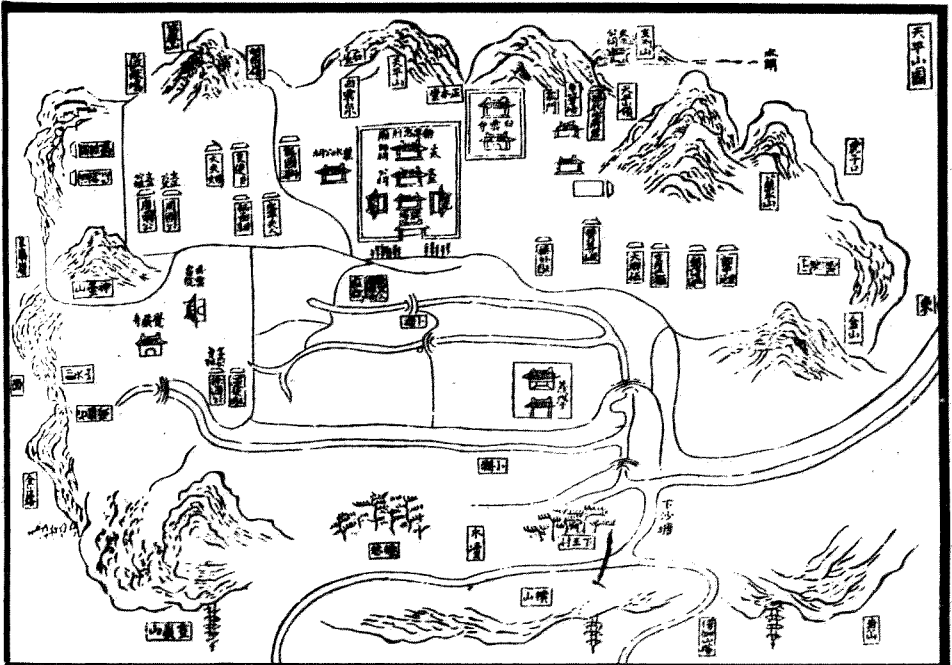
祭先文正公墓下祭文

昔吾范氏始於陶唐根本深固奕葉流芳漢有清詔郡國流行唐有春官鳳闕平章世家河南譜係甚詳咸通以後一枝渡江爰居度處閩閩蕭邦麗水哦松語牒猶茂子孫保之為今甘棠四世而後文正挺生少長比地即家穎昌學問淵海聞望珪璋條奏十事嘉謀孔彰昭陵注倚國之棟梁四子顯貴悉稱元良監簿忠宣恭獻侍郎封胡鷄未華萼相光父子勲業巍巍煌煌具載信史代曰無變化窮數盡玉茂洛陽佳城鬱鬱拱木蒼蒼炎運中微紐解皇綱地維云絕南北異疆市無宰居後昆傍徨離湯沐之故邑不復撤止於梓桑別祖父之先坐不克時奉於丞嘗孤免得以出沒荆榛從而蕪荒多歷年所幾易星霜丘墟寥闕風悲白楊瞻望弗及念切羹墻坤軸旋轉咸歸職方車同軌轍衢出康莊展敬松楸匍匐踴躍恭拜墓下我心則降目想英靈如侍其旁有肴在俎有酒在觴感格歆子馨香福我後人地久天長

歸拜辭墓文

某等自高祖曾祖祖父不獲拜省

始祖祖禰墓域者又四世矣抱恨終天齋志而歿勢使然也時使然也柰之何哉今則天道好遷地軸旋轉南北坦塗離而復合機會之來間不容髮某等匍匐至此恭拜墓下剪其荆棘上以慰祖宗屬望之霧下以盡子孫追遠之責先憂後樂不墜成訓至若微福後人懼福已露不敢再犯瀆告之戒祀事告畢言還言歸回塗寧止不能無望吾祖宗之默相也敢告



天平山在吳縣西去吳郡城二十七里其山峰巒峭拔石皆卓立與他山絕異其山上有龍門頭陀若五丈石蟾蜍石龍頭石穿山洞卓筆峰飛來峰半山亭小石屋大石屋烏龜石釣魚石卧龍石照湖鏡等石白雲泉在天平半山間泉色如乳四時不竭以烹茗甚佳泉側有石刻白樂天詩文正公及蘇子美俱有詩泉之上今為白雲亭喬木環合高據重崖俯見平野數十里間如指諸掌橫山諸峰羅列面拱誠佳致也白雲寺在天平山下右石刻刺史白居易詩慶曆四年文正公奏本家松楸在此實藉此寺照管請賜額為白雲寺蓋以白雲泉而名也寺有無量壽佛閣住山僧遠禪師嘗與忠宣公登其上講經

軌道丁亥汎舟遊山錄 周益公

五月丁亥早范至能頰休文相別於閶門外唐致遠聯舟進城望姑蘇館而過八里至橫塘又數里至黃山又數里過木瀆遂至靈岩院至能走价送薰香松黃新茶其簡云來日登天平頂攀援至遠公亭及諸石屏處白雲泉在水品其色凝白蓋乳泉也張又新以虎丘石井松江在第三第六而下此泉未知如何試一別之向壽老欲作亭泉上及別築遠公亭寺右上山路傍有石龜極形似向亦有名近無知者忠烈廟具有文正已下畫像挂壁謂之丙辰早升小車過天平下嶺甚峻約數里至白雲寺園經云唐寶曆二年置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本迹錄公道場今為范文正公功德院文正父祖墓

山下寺有白樂天蘇子美王君玉蔣希魯詩刻欲同致遠登山而脚力頓疲難之然思至能簡中語恐遺恨它年遂奮衣右轉而上酌白雲泉甚白而甘躡石磴至卓筆峰峰高數丈截然立雙石之上附著甚軋軋疑其將墜餘如屏如壘或插或倚備極奇怪行十六七石愈衆而力愈憊迺循左徑訪石屋三面壁立覆以二大石少休其中下至小石屋一石覆之又下至飛來峰高二丈上銳下侈微附磬石前臨崖谷茲其異也又東下遠公菴一名望湖臺正直寺後又下至五大石亦閣石上次至頭陀岩有蓋斜蔽之火至龜石脊勢隱起名不虛得此山大抵皆石也塊形詭狀可喜可愕今日適疲倦又當暑不能窮其顛然郡人能至于之所至者寡矣况游客乎歸寺欲拜文正及四子畫像坐待魚餚移時乃至明日蓋文正忌辰也

跋龍門二大字

天平之龍門卓筆殆似造物者特爲范文正公而設泚西提刑盱江包恢請史校勘桐江楊德藻作

游天平山記

中吳之西山天平山爲之長實爲吳鎮原隰環之江河絡之其上多怪石如斲冰如瑠木或立或僵或如介夫或如奔馬不可名狀其木多松檜有泉出焉曰白雲之泉瀉於蒼崖激於巨石注於絕澗其聲如鳴玉其味甘冽是山也范魏公之祠在焉其祀用中牟魏公吳人有施於鄉黨德義至厚既死而不歿故鉅公名卿高人胡

士慙由是邦莫不肅拜祠下顧瞻遺像而仰其休風夫王蘊石而山揮珠崖淵而川媚况德義所加丘陵陵麓有不增其高而登其輝者乎故茲山之勝抑其亦以其人也至元再元之歲冬十有二月江湖行省恭政字木魯公徵拜翰林侍講學士於是郡守濟南張公亦拜吏部尚書趨朝有日適相遇也班荆語舊借遊是山謁魏公之像臨白雲之泉翰林各賦詩七言四韵九思等屬而和之新除教授紹興路儒學范文英靜翁魏公八世孫也主奉祠事奉觴爲壽而請曰翰林擅詞宗於當代尚書被遺愛於中吳雅道允叶嘉會難逢不載以文何以示後請爲之記將刻諸祠翰林以命九思固辭不獲因道先生遺德山林勝築而附以茲游之歲月焉翰林名辨字子暈尚書名某字淵仲同遊者平江路松管府判官楊時舉思明推官王大有廷秀經歷王諫仲正知事伯都彥實儒學教授蔣伯昇進之玄明通道虛一先生趙嗣祺住持白雲寺沙門淨標爲文者奎章閣學士院叅書文林郎柯九思

義學去天平山一里餘外有孔子廟內有文正公祠左右設敬身知本兩齋中爲清白堂詳見陵陽牟先生義學記

太師墳文正公祖父唐國公周國公所墓在天平山下其穴主天平正峯以素臺山爲外門以橫山爲遠按環抱拱挹形勢甚奇按王氏語錄徐忠朝嘗過一好山水心期爲公相之地意謂我方以術求售於時

待其克應於幾十年之後孰若待應於不數年之間
則人信向我方身享其利故必擇人與之不肯輕畀
且如公相之材非里巷所有必於輦轂之下四方賢
英畢集之地求之寓京師七年始遇范文正公以品
官詣禮部徐識大貴也欣然以地圖授之范謝徐以
相見之晚適先樞已筮四年矣募徐名術發圖視之
則形勢向背全類其所葬之地其名又合范遣份
約徐同往觀之其穴法之高下向背皆與術契惟審
堂太深猶是俗術規爲即斲曰公相當自此生已生
者去公相一間耳歸而與范曰足下優游致身於參
樞之地歟然范嘗吟中秋月詩曰已知千里共猶訝
一分虧事皆默契後范子果拜相即堯夫也

秦臺山在太平山之右大石嶼峯上刻秦臺二字俗傳
秦始皇游會稽嘗到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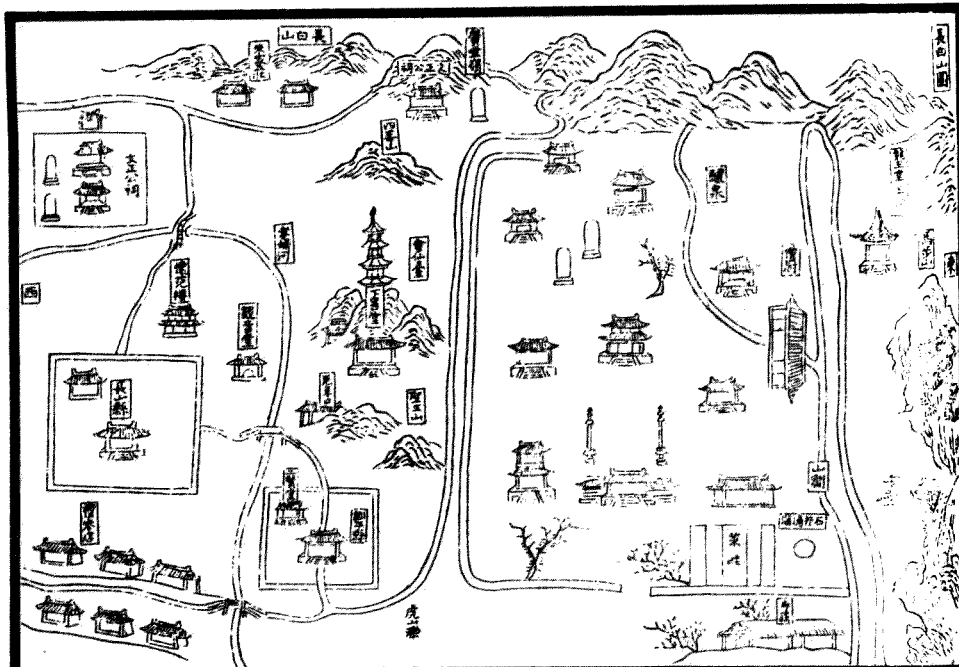
太師墳公曾祖徐國公所葬在太平山之南正與靈巖
山相對

無外居士墳在白雲寺前居士亦文正諸孫即作元夕
寶鼎現詞者

范文穆公石湖先生墓在太平山之西南有覺巖寺爲
奉祠之所文穆公居石湖而葬於此意欲自附於天
平之范者歟

吳縣忠烈廟在白雲寺之右宋南渡慶州隔絕置忠烈
廟於此至今每歲郡官致祭凡名公鉅卿之來吳者
多詣天平謁拜廟下

卧雲書院在太平南三里
有惟松屈盤於地偃蹇數畝
極爲奇古俗名眠松
旁有石刻盤松二大字篆文字
畫甚古上有卧雲書院范氏建
內有文正公及狄武襄公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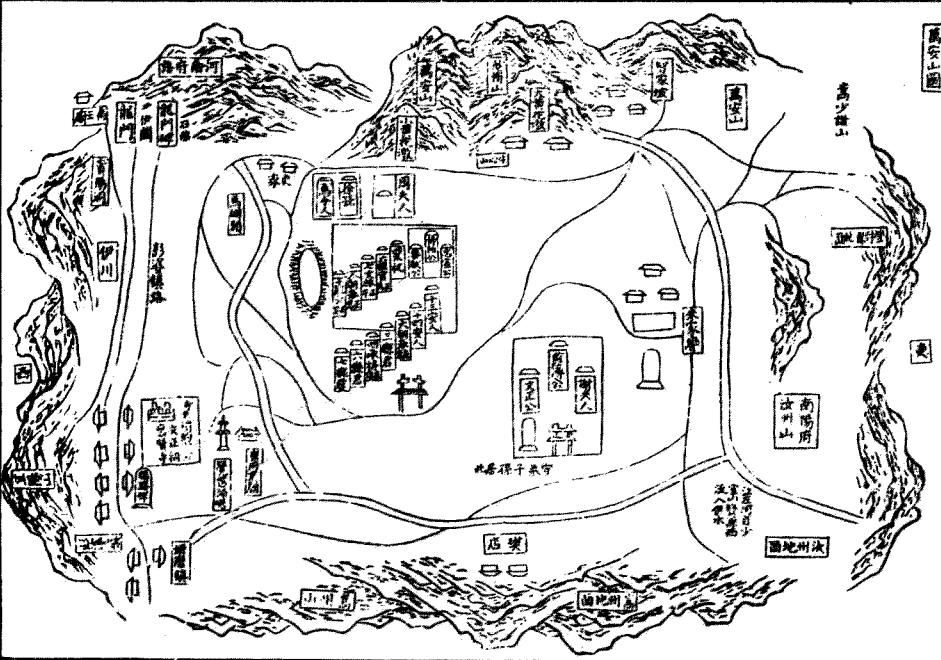
醴泉寺在長白山麓范文正公未第時讀書此山大德癸卯寺僧德榮始塑公像寺中中巷劉敏中有詩遺德榮刻諸石

懷范樓在城東南南望羣山如畫至元癸巳春縣尹濟南安承務重建刻其詩及移名人詩石於其上

覺堂在會仙山之南以公嘗讀書於其上故名其有上書堂

下書堂在覺堂嶺南十里許按劉仲元記云傍鄒邑山也覺堂殿其東長白峙其南聖王諸山連峰委會於其西聖王之南有山曰會仙其峰壁立特起蒼翠可愛其中有堂故基曰書堂世傳以為范文正公之別墅也又按魯昌祖創修祠堂記覺堂嶺距北十里許會仙峰之巖公之下書堂遺龕在焉工部侍郎賈侯之莊在茲山之下仰公之德意欲創起祠堂於山之麓先出楮幣三十七貫文以助工役之需監縣房侯唐卿未登仕版時纂公之為人常有慷慨感歎之心斯任之來斯事正符宿昔之願勇於為義屢勉從事無時或怠鳩工貿材經營之際縣尹石侯縣丞成侯主簿丘侯典史王國昌同心和助之或曰山麓荒蕪祠堂雖就恐為野火焚毀權牧戲踐祠成之香火之供反為不敬何以勸善蓋若少北二里許醴泉寺之巽隅高平爽塏與蓋若何侯曰善仍以都目趙鑑弟趙銓孫克敬督其役與功於大德庚子秋七月至大德辛丑夏四月落成堂宇壯麗儀形儼然

范公泉在青州洋溪皇祐中文正公帥青社有德於民
 而州之乾方洋溪醴泉出焉後人目之曰范公泉詳
 見任城王 所撰記
 文正公祠堂在長山縣治平三年知縣韓澤建撰記



至正七年八月辛未朔越四日甲辰

奉議大夫河南府路達魯花赤也先不花

奉議大夫河南府路同知郭文鼎

承直郎河南府路判官董鉉

將仕佐郎河南府路知事劉巨源

河南府路照磨胡欽祖

茲以

故宋太師魏國文正范公八世孫文其謹遣男廷方不

遠數千里省墓洛陽且復侵地某等仰

公德澤之深速感公裔孫之不忘其祖而媿吾有司弗

克戒約昨隸之無知者因以潔牲清酌之奠為文以祭

曰惟

公學貫天人材兼文武濟貧活族德澤過於雲嬰出將

入相勲業擬於伊呂惟

昭代之尚賢嘉不茹而不吐爰肇崇於祀典實名教之

有補何阡隸之無知即丘墳而敢侮壞樹暴於斧斤域

兆鞠為禾黍犯彙憲而不郵徒昏頑之是怙屬裔孫之

來斯增有司之媿負認異代之松楸復侵犯於強禦戒

樵牧於晨昏謹封藏於終古倘彼昨之不悔其斯言之

是晴致薄莫以陳詞覺汗下之如雨尚饗

祭丞相忠宣公

維

公世濟忠直名昭日星春茲洛土有崇其塋彼阡虫蚩

恣為盜賊既伐松楸又滋稼穡神雖未殛法實難容裔

孫虔止爰復故封九百丘壠莫之敢廢引公父子有功於世戒飭禁約責在有司繼今以往孰敢弗祗崇酒於觴登肴於俎神其監之永安終古

范氏復祖塋記

天台陳基撰

奉訓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董監察御史

韓翰海壽書

中奉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丁

元篆額

故宋太師魏國范文正公以上三世墳墓在吳縣之天

平山至公之薨始葬洛陽萬安山毋夫人謝氏之兆其

子監簿忠宣恭獻侍郎以下三世皆祔焉中更靖康之

亂子孫之在吳者弗獲以時展墓唯顧瞻山河北嚮流

涕而已我

世祖皇帝混一四海

列聖相承誕敷文德而尤憐憫焉致意於古今忠臣烈

士有功於名教者故公克與天下之名山大川前代之

聖帝明王並登祀典每歲仲丁有司祇奉中牢致祭惟

謹可謂盛矣然亦不過即天平之白雲以寓其高山仰

止之意而萬安之原至大中八世孫國俊僅一至其處

同知徐君景孺為復侵地亦存什一於千百自是又三

十九年為至正七年國俊從弟將仕佐郎文英謂其子

崑山州教授廷方曰嗚呼自陵谷變遷以來故家喬木

零落殆盡吾子孫幸左

聖明以孝治天下之時憑藉餘澤食有義田居有義宅教有義塾凡養生送死可以無憾而祖宗二百年之丘壠所恃以爲藏者鞠爲芻牧之區徐君所封亦已侵削尚安在其爲子孫哉洛陽土風號爲近古豪民無知可以德化不可以力勝吾聞御史幹勒君允常居里第日以吾先文正公濟貧活族之仁自勉而僉事李君公平分應於洛又嘗執筆而爲公之傳者誠以狀白之必有以矜吾之志也廷方即日具資糧扉屨不遠數千里致其父之命於是李君首出俸金爲之倡幹勒君率鄉黨與同知郭君文彛判官董君鉉奉牲幣爲文以祭於墓下所謂豪民之無知者觀感而化卒復徐君所封之舊而其地以詭計者若干焉旣繚以周垣益之封壤又築室六楹俾其甥趙氏廬其上甫竣事以基嘗與觀蓮豆玉帛之盛使書之於石竊惟文正公以間生之氣王佐之才致位將相爲宋宗臣百世之下誦其詩讀其書者可以立忠信而尊君父興王道而致太平故其少而肄業長而從政所至之地遺愛不忘率繪像以爲祠刻銘以頌德顧是窳是窳在其父子平生宦君衣冠禮樂之鄉而使斧斤耒耜日相尋於其中豈

國家尸而祝之以待先賢之意乎繼自今茲爲子孫者如文英之不忘其本處里閭者如幹勒君之推尚古道居風紀者如李君之知所勸相爲有司者如郭君董君之克恭所事則萬安之松楸將人人爲之封殖益久而不廢尚何斧斤耒耜之患乎哉公父子世濟忠直太史

有傳神道有碑家乘有載茲不敢以瀆書書其後坐歲月以爲方來告云是歲丁亥十月丙子謹記嘉議大夫河南府路總管兼本路諸軍與魯總管內勸農事知河防事張明遠奉議大夫同知河南府路總管府事郭文彛承直郎河南府路總管府判官董鉉將任佐郎河南府路總管府知事劉巨源河南府路總管府將磨胡欽祖昭勇大將軍河南准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察罕帖穆爾昭毅大將軍河南准北蒙古軍都萬戶府副都萬戶失里伯吉從仕郎河南准北蒙古軍都萬戶府經歷元訥罕知事郭仲禮提控按牘趙璋儒學教授丁士恒學錄蔡世責等立石

蓮花堡在鎮戎軍西南與德勝堡相連又定川岩諸葛亮城皆在鎮戎界嘗有著賊至此公道張建侯往救應

長武寨在涇州西賊寇邊公與都監張肇部領軍馬離邠州取長武路往涇州策應後又聞賊分軍回奔保安軍上面公又差巡檢宋良蕃部巡檢趙明部領蕃漢軍馬往長武把隘

萬安鎮去保軍八十里初延州有一將軍馬在保安軍駐劄費用糧草供應不辦公乞將保安軍所駐軍馬抽退於萬安鎮就食糧草却將萬安鎮一將軍馬抽退延州亦只八十里

馬鋪寨逼近後橋白豹寨每有賊馬出來公備此時時兵馬不多只是據河西山坡特重下若不與追逐其若城十日內泥築并泥飾了當

木波寨在環州正當賊來大川路惟賴諸寨蕃部熟戶同共防托公恐熟戶二心未可倚仗遂保舉种世衡知環州以牢籠蕃部

定邊若在環州公嘗令劉貽孫至此相度葫蘆泉一帶立寨接連鎮戎軍去處

明珠滅威二族在環州之西鎮戎之東二族之北有葫蘆泉公併兵於其地修起城若招撫二族

華池鳳川平戎三寨皆在慶州東平戎去延州德靜砦七十里華池去德靜一百一十里鳳川去德靜一百

二十里公指揮慶州并諸寨並權住入中白米却告

示客旅並令於東路延州接界平戎鎮添價入中白米

慶州路有美泥厓泥大拔城等處小砦公只差兵士百十人防托如賊馬大段入寇便令歸側近大城寨內一處防守所費不致在陷軍民人心稍安

蕪家莊在岢嵐軍火山軍之間公以火山軍城中無水蕪地窄狹難守奏乞於中路蕪家莊擇地共脩城砦東關城在岢嵐軍水砦外公以岢嵐城小將東關城築作大城檢計到土工五十二萬七千九百四十五工

神堂堡銀城寨在麟南五十里公令經略司相度與脩令人戶耕種住坐續脩神樹寨并堡子府州於鞋斜谷端正平等要害處置大寨兩坐又置堡子三坐

算築城在秦州田况嘗請脩築公奏乞依田况所奏早賜指揮

佛空平明珠等族所居公嘗令將偕燒蕩其地族帳金明城在延州公奏議近重脩金明城且托得北面又東北廢却承平南安長寧白草等寨後東西四百里更無藩籬可以禦寇候金明城了方脩寬州以禦東

北

鳳川寨在慶州東城被山坡直下臨注或有西賊圍閉矢石入城禦捍不下公牒李不諫宋良同往鳳川相度得本寨東烽火臺山上四面牢固及山脚下有好水泉可以置砦令弓箭手兵士等寅夜與工山上只築女牆四面削崖近下低嚴築城圍入水泉續又牒

本州通判范祥相度令新脩砦城分壁街巷修蓋軍營倉房草場廨署及城上皆安置敵樓

唐龍鎮與契丹對岸在府州之北豐州之東其東南火山軍對岸公奏乞招誘唐龍鎮七族人口

故寬州在延州東北三程公言昨廢却承平塞門等砦惟此一處窳為控扼蕃賊牒監脩官相度一併下手脩築後又奏乞以寬州城為青澗城

鄜城縣在鄜州南至同州河中府各四程北至鄜州兩程至延州五程公乞朝廷建鄜城縣為軍以康定為名管鄜城縣并於同州割一縣為之屬建倉敖營房

所有同華河府苗稅於此送納後公又令知鄜州李丕諒相度丕諒差劉龍禮將帶匠人往鄜脩展城墻高一丈底濶四尺五寸面收一尺五寸蓋馬棚瓦舍

三百間繫得馬二百疋安下得兵士四千五百人兼脩露圈二十八箇計度到二萬九百九十五工

延州城在寬州東南四十里公嘗請於朝乞以延州縣為延州城云彼中人烟不少更有井泉勝於寬州城

肅遠馬嶺定邊永和安寨等砦在環州界初諸寨城墻低下壕塹淺狹公牒環州那廂兵軍士及和崔人夫

脩築

細腰城公令蔣偕等所築公又勸會本城至環州定邊

砦三十七里西至鎮戎軍乾興寨六十里南至原州

柳原鎮七十里置其地界遠近所脩城寨地土并側近蕃部元屬環州蓋本是環慶路聲畫脩建兼細腰

城東北板井川是西賊來路在細腰城定邊寨之間係屬環州地分緩急若有奔衝即須定邊砦與細腰

城互相救援就環州節制甚順奏乞朝廷撥屬環州萬安寨在延州西北往保軍路中路舊無城砦公差周

美郭慶揚麟部領延州肅施兩縣人戶并廂軍脩築計度到六萬一千六百五十七工并脩築敵樓戰棚

豐林縣地在延州東二十五里就崖為城青化鎮在延州東六十里公差陳永圖部領臨真豐林兩縣人戶

脩築計二萬六千五百五十二工

甘泉縣城在延州南八十里公差任世京部坊州丹州人夫脩築計六萬五千三百四十五工

承平砦在延州東北二百里在青澗城西八十里把截得承平川大路寨北大里河約六十里自來蕃族在

大里河北居住公嘗請復脩此砦以遏蕃賊不使過河云初脩之時則部署司那兵馬大為之備畢工之後只銷得二十人駐劄

南安寨在延州東北二百七十里在青澗城正北七十里北至綏州四十里去無定河二十里公嘗欲脩之

以其去水泉稍遠朱吉种世衡欲於青澗城北四十里商舖鋪南安寨中路創脩一山寨

栲栳砦在延州北八十里嘗為賊所破公相度舊砦南五里地名龍平口典置一寨把截安遠塞門龍口川

賊馬來路 胡家川寨在延州初胡繼諤乞脩鷓子城公差殿直楊

麟興工麟州申稱計七萬四千工恐難了當公遂差推官何涉與胡繼諤相度於胡家川莊北面書按山上脩築一砦計三萬三千餘工下面川口是德靖砦保安軍來路地勢委是要害只差本族熟戶人工官給口食并差廂軍三百人往彼助工

三關城在延州公牒招討那撥諸州差到兵士五千人與脩

義運舖在延州康定二年四月公差使臣趕殺西賊抵此奪得人馬駱駝牛驛

牢山驛新店驛在麟州至延州一百六十里間嘗因朝

臣上言減廢公嘗與明鑄至此軍馬疲乏無支請草料去處公言鄜延路窳是屯兵去處日有軍馬及使

命過往遂牒延州脩補二驛每有過往使命軍馬或遇晴明直到中路甘泉縣即支給一日口糧等物若

遇雨雪及山河水漲即於新店牢山止宿

葫蘆泉在環州定邊若與鎮戎軍乳與寨相望八十之間為義渠朝那二郡之阻其南有明珠城滅之族公

嘗言能進兵據葫蘆泉為城壘北斷賊路則二族自安宜無異志後竟於此地築城招服明珠滅二族

永洛城在朝那之西秦庭之東公嘗奏言策應軍馬由儀隴二州十程始到如能進脩永洛城斷西賊入秦

庭之路其利甚大非徒通諸路之勢因以張三軍之威者也

建立義莊規矩

范忠宣公奏

知開封府襄邑縣范純仁切念臣父仲淹先任資政殿學士日於蘇州吳長兩縣置田十餘頃其所得租米自遠祖而下諸房宗族計其口數供給衣食及婚嫁喪墓之用謂之義莊見於諸房選擇子弟一名管勾亦逐旋立之規矩令諸房遵守今諸房子弟有不遵規矩之人州縣既無

初條本家難為伸理五七年間漸至廢壞遂使飢寒無依伏望

朝廷特降指揮下蘇州應係諸房子弟有違犯規矩之人許令官司受理伏候

勅旨右奉
聖旨宜令蘇州依所奏施行

治平元年四月十一日
御付蘇州准此

文正位

勘會
先文正公於平江府興置義莊賜給宗族德澤至厚其始之規矩雖有版勝不足久傳及有治平元年所得朝

旨亦未揭示族人兼有後來接續指置可為永式者未曾刊定深慮歲久漸至隳廢今盡以編類刻石置于天

平山白雲寺先公祠堂之側子子孫孫遵承勿替今具如後

文正公初定規矩

一逐房計口給米每口一升並支白米如支糙米即

臨時加折支糙米每斗折白八升送
實支海口白米三斗

一男女五歲以上入數

一女使有兒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歲以上聽給

米

一冬衣每口一疋十歲以下五歲以上各半疋

一每房許給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一有吉凶增減口數畫時上簿

一逐房各置請米曆子一道每月末於掌管人處批

請不得預先隔跨月分支請掌管人亦置簿拘

轄簿頭錄諸房口數為額掌管人自行破用或

探支與人許諸房覺察勒陪填

一嫁女支錢三十貫下並准此再嫁二十貫

一娶婦支錢二十貫再娶不支

一子弟出官人每還家待闕守選丁憂或任川廣福

建官留家鄉里者並依諸房例給米縮并吉凶

錢數雖近官實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給

一逐房喪葬尊長有喪先支一十貫至葬事又支一

十五貫次長五貫葬事支十貫卑幼十九歲以

下喪葬通支七貫十五歲以下支三貫十歲以

下支二貫七歲以下及婢僕皆不支

一鄉里外姻親戚如貧窘中非次急難或遇年飢不

能度日諸房同共相度詣實即於義田米內量

行濟助

一所管逐年米斛自皇祐二年十月支給逐月餘糧

并冬衣縮約自皇祐三年以後每年一豐熟椿

留二年之糧若遇凶荒除給餼糧外一切不支

或二年糧外有餘却先支喪葬次及嫁娶如更

有餘方支冬衣或所餘不多即凶吉等事衆議

分數均勻支給或不給即先凶後吉或凶事

同時即先尊口後卑口如尊卑又同即以所亡

所葬先後支給如支上件餼糧吉凶事外更有

餘羨數目不得果債椿充三年以上糧儲或慮

陳損即至秋成日方得糶價回換新米椿官

右仰諸房院依此同共遵守

皇祐二年十月 日

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杭州事范

押

續定規矩

一諸位子第得大比試者每人支錢一十貫文七兩

下皆再貢者減半並須實赴大比試乃給即已

給而無故不試者追納

一諸位子第縱人採取近墳竹木掌管人申官理斷

一諸位子第內選曾得解或預貢有士行者二人充

諸位教授月給糙米五石若遇米價每石及一

錢文雖不曾得解預貢而文行為衆所知者亦

聽選仍諸位共議學本位無子弟入若生徒不及

六人止給三石及八人給四石及十人全給諸

量力出錢以
聊束脩者聽

右三項以熙寧六年六月 日

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掌管人侵欺及諸位輒假貸義莊錢斛之類並申官理斷償納不得以月給米折除

一族人不得租佃義田 詐立名字同

一掌管子弟若年終當年諸位月給米不闕支糙米

二十石雖闕而能支及半年以上無侵隱者給

一半已上並令諸位保明後支若不可保明各

具不可保明實狀申 文正位

一義莊勾當人催租米不足隨所欠分數剋除請受

謂如欠米及一分即至納米足日全給已剋數

只支九分請受之類 有情弊者申官決斷

右四項以元豐六年七月十九日

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身不在平江府者其米緡錢並勿給

一兄弟同居雖衆其奴婢月米通不得累過五人 謂如

七人或八人同居止共支奴婢米五人之類

一未娶不給奴婢米 雖未娶而有女使生子在家及十五年五十歲以上者自依規給

一義莊不得典買族人田土

右四項以紹聖二年二月初八日

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義莊費用雖闕不得取有利債負

一義莊事惟聽掌管人依規處置其族人雖是專長

不得侵擾干預違者許掌管人申官理斷即掌管人有欺弊者聽諸位具實狀同申

文正位

右三項以紹聖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義倉內族人不得占居會聚非出納勿開

一因出外住支月米者其歸在初五日以前取諸位

保明詣實聽給當月米

一義宅有疎漏惟聽居者自修完即拆移舍屋者禁

之違者掌管人申官理斷若義宅地內自添修

者聽之 本位實貧乏無力修完而屋舍疎漏實

即不得乞添展舍屋

一諸位請米曆子各令諸位簽字圍備方許給給訖

請人親書交領即去失曆子者住給勒令根尋

候及一年許諸位及掌管人保明申

文正位候得報別給曆頭起支

一積留月米併請者勿給

一諸位不得於規矩外妄乞特支雖得 文正位指

揮與支亦仰諸位及掌管人執守勿給

一義莊人力船車器用之類諸位不得借用

一諸位子弟官已陞朝願不請米緡錢助贍衆者聽

一諸位生男女限兩月其母或所生母姓氏及男女

行第小名報義莊義莊限當日再取諸位保明訖註籍即過限不報後雖年長不理爲口數給

米

一遇有規矩所載不盡事理掌管人與諸位共議定保明同申 文正位本位有妨嫌雖已申而未得 文正位報不得止憑諸位文字施行

右十項以元符元年六月 日

二相公三右丞五侍郎指揮參定

一諸位閱報義莊事雖尊長並於文書內著名仍不得竹紙及色牋連者義莊勿受

右一項以元符二年正月十七日

三右丞相指揮修定

一義莊遇有人贖田其價錢不得支費限當月內以元錢典買田土輒將他用勒掌管人償納

右一項以崇寧五年十月十二日

五侍郎指揮修定

一諸位輒取外姓以為己子冒請月米者勿給許諸位覺察報義莊義莊不為受理許諸位徑申

文正位公議移文平江府理斷其大觀元年七月給米者不給米者不

右以大觀元年七月初十日

五侍郎及 二相公指揮參定

一諸位子弟在外不檢生子冒請月米掌管人及諸位覺察勿給即不伏掌管人及諸位申

文正位移文平江府理斷

右以政和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五侍郎指揮修定

一族人不得以義宅舍屋私相允貸質當

右一項以政和五年正月二十九日

五侍郎指揮修定

右仰義莊及諸位遵守施行內文意前後相妨礙者從後規若有違犯仰掌管人或諸位條錄治平元年中書劄子所坐

聖旨申官理斷各令知委

政和七年正月十三日

朝散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太清宫范

續定規矩

清憲公奏

朝散郎左司諫兼侍講范之柔奏臣不避

誅夷輒歷誠懼仰干

天聽伏念臣五世祖故參知政事諡文正臣仲淹奮身

孤藐遭世休明深念保族之難欲為傳遠之計自慶曆

皇祐以來節次於蘇州吳長兩縣置田畝立義莊贍同

姓制定規矩刻之板榜以貽後人已而臣高叔祖故尚

書右僕射諡忠宣臣純仁於治平元年知開封府襄邑

縣日慮板榜不足又傳且諸房子弟有不遵規矩之人

州縣既無

勅條本家難為伸理必將漸致廢壞即嘗具奏乞降聖

旨下本州許令官司受理繼蒙朝廷依所奏施行遂得

憑藉保守伏自南渡之後雖田畝僅存而莊宅焚毀寄

廩墳寺遷寓民舍蠹弊百出盡失初意慶元初臣與兄

第始協謀同力盡復故基漸還舊觀奉定約束加備於
前固嘗經本州鑄給板榜揭示義宅然非更得朝廷行
下本州申明受理元降指揮恐無以善後懷此日久無
路自伸今臣幸蒙公朝軫念故家擢綴班列若不於此
時控告君父則何以副先人屬望子孫之意用敢冒昧
以聞伏望聖慈俯鑒微衷特頒睿旨削下平江府令料
續添規約常切照應治平元年已降指揮受理庶幾足
以勸厲來者增固舊規臣與闔族實均戴天地施生之
造所有治平元年指揮并慶元二年續添條約謹繳連
在前瀆犯宸嚴臣無任惶懼俯伏候命之至謹錄奏聞
伏候

勅旨前連治平元年已降規約指揮十一月五日奉
聖旨依 右併錄連送苑司諫

嘉定三年十一月七日

一文正公曾祖徐國公祖唐國公父周國公墳塋並
在太平山坐落間有族人輒敢於上牧羊及偷
斫林木柴薪近雖行下義莊專一責令墓客看
守外今後如有違犯之人諸房覺察申 文正
位罰全房月米一年全房謂照本房請米曆此
口數並行住罰下皆准內
義莊輒令墓客充他役者罰掌莊子弟本名月
米一季

一天平功德寺乃

文正公奏請追福 祖先之地為子孫者所當
相與扶持不廢香火今則不然多有疎遠不肖

子弟請過義米歸已却返齋食於寺中至有欺
詐住持逼逐僧行借借舟船役使人係亞托私
酒偷伐林木柴薪強占常住田地布種或作園
圃不還租米以致常住空虛住持數易日漸敗
壞今後探聞有違犯之人罰全房月俸兩月欺
詐住持及占種田地者罰全房月米一年詐過
錢物經官乞行根究從條施行田地退還常住
為業畢日申

文正位候回報起支雖已退業而故作阻障不
容常住耕種者亦行前罰

一義莊及白雲功德寺差役并應干非泛科敷並蒙
官司蠲免近來縣道胥吏多因乞覓不從故意
播擾今後如有似此之人許從本家經府陳理
嚴行斷理

一舊規諸房不得租種義莊田土詭名者同近來有
恃強公然於租戶名下奪種者及有埋捺義莊
田渭涇浜車漕種麥不容租戶車水上下者為
害甚大今後探聞有違犯之人罰全房月米半
年

一義莊租戶所當優卹使之安業聞有無賴族人將
物債高價亞賣顯屬不便今後輒有違犯罰全
房月米兩月仍經官陳理

一舊規義莊事務惟聽掌莊子弟自行處置雖是尊
長不得侵擾干預緣違犯者未曾有罰是以近

來多有族人專為償賂不顧義莊利害或為攬戶兜納苗米必要多增貼耗或主張不逞之徒充應脚力及墓客之類甚至鼓誘外郡族人挾長前來擅開倉廩妄用米斛恣行侵擾意在破壞今後如有違犯許掌莊指實申 文正位自行體訪知覺罰全房月米一年外仍經官乞行根究徵治內有乞覓過錢物之人即合從條施行

一舊規掌莊子弟侵欺徑行申官理斷勒令陪填近自移建倉宇遴選主計此弊稍革深慮日久玩習合行閱諸房今後掌莊子弟如有違犯許諸房覺察申 文正位委請公當子弟對眾點算取見實侵數目以全房月米填還足日起支仍控告官府乞行徵治以為掌莊侵欺者之戒諸房子弟即不得專擅與詞紊煩官府

一諸房聞有不肖子弟因犯私罪聽贖者罰本名月米一年再犯者除籍永不支米森盜賭博開賭良之類若戶除籍之後長惡不悛為宗族鄉黨門不難若非除籍之後長惡不悛為宗族鄉黨善良之害者諸房具申 文正位當斟酌情理控告官府乞與移鄉以為子弟玷辱門戶者之戒

一舊規諸位輒取異姓以為己子冒請月米者勿給今乃有將己子與人破蕩他人家業却欲歸宗請米如有似此之人仰掌莊申

文正位不得支行

一義宅地基久為外人占據今來復業甚為艱難宜體 文正公之意專為聚族之地即不許族人占造私宅等用如有違罰全房月米一年仍勒還元地

一舊規諸房子弟得貢大比者義莊支裹足錢十千今物價翔貴難拘此數如有子弟得解赴省義莊支官會一伯千其錢於諸房月米內依時直均赴其免舉人及補入太學者支官會五十千庶使諸房子弟知讀書之美有以激勵一歲寒堂除科舉年分諸位子弟輒請肄業餘時不得於內飲宴安泊如違罰全房月米一月

義莊規矩終

褒賢之碑

宋仁宗皇帝篆額 觀文殿學士光祿大夫行禮部尚書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事畿內勸農使上柱國臣王舉正題 宋推誠保德功臣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護軍汝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伯戶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公范公神道碑銘并序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童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為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為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為太傅考諱鏞為太師妣謝氏為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欲成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有所為必盡其力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

學以大理寺丞為祕閣校理以言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陳州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號之漸其事遂已又上疏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非太后時事欲寢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托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其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繇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數事曰益簡服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為上開說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脩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乃以公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拜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辨坐擅復書棄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

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素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屬羗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廬於是明珠滅威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利又墮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日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既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資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內屏人微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治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羗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餉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在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爲叅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聞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

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得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裁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無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幸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穎州有昇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泛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措紳處士里閭田野之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者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微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此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借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難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鉅其穴根公居三年

怯勇墮完見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
趣公來以就子治公拜稽首茲惟難哉初匪其難其在
終之群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
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致有贈諡蒞其子孫寵及後世
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
誥充史館修撰歐陽修文 翰林學士蕭侍講尚書史
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王洙書

墓誌銘

富弼撰

皇祐四年夏五月二十日甲子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
范仲淹以疾薨于徐吏走驛馬以公喪聞天子感慨不
一御番拱殿朝特贈兵部尚書太常考行諡文正錄孤
賈物悉用加等中外士大夫駭然相吊以泣至於岩壑
處逸無不痛惜之其孤護惟憤還洛卜以是年十二月
一日壬申塋于河南縣萬安山尹樊里先隴之側孤馳
使來求銘將納于窆曰公之先始居河內後徙長安唐
番拱中履承相則天以文章稱實公之遠祖也四代祖
隋唐末為幽州長鄉縣主簿遭亂奔二泐家於蘇之吳
縣自爾遂為吳人時中原多故王澤不能遠遠於是世
食錢氏之祿蘇州糧料判官夢齡以才德雄江右即公
之曾王父也判官生贊時幼聰警嘗舉神童任祕書監
集春秋洎歷朝史為資諫錄六十卷行於時祕監生瘡
博學善屬文累佐諸王幃府端拱初隨錢俶納國終武
寧軍節度掌書記公即掌記之第三子也朝廷以公貴
用太保太傅太師追贈 三代又擇徐許越吳四大國追

封王妣陳氏妣陳氏謝氏為太夫人公諱仲淹字希文
不幸二歲而孤吳國太夫人以北歸之初亡親戚故舊
貧而無依再適長山朱氏公既長未欲與朱氏子異姓
懼傷吳國之心姑姓朱後從事於亳吳國命始奏而復
焉公少舉進士祥符八年中第調廣德軍司理棧權集
慶軍節度推官制置使舉監泰州西溪鹽廩以勞進大
理丞又舉知興化縣建州閩隸以吳國老疾辭監楚州
糧料院丁憂去官服除晏丞相以文學薦公于朝試可
署祕閣校理時章獻皇太后臨政已巳歲冬至上欲率
百僚為壽詔下草儀注搢紳失色相視雖切切口語而
畏憚無一敢論者上又專欲躬孝德以勵天下而未遑
餘恤公獨抗疏曰人主北面是首顧居下矧為后族強
偪之階不可以為法或宮中用是為家人禮權而卒於
正斯亦庶乎其可也疏奏遂罷上壽儀然后願不憚尋
出為河中府通判轉殿中丞謀葬吳國再請通判陳州
遷太常博士聞京師多不闕有司而署官賞者訪焉出
於中旨迺附驛奏疏甚懇至願以上官賀婁事為戒明
年章獻后棄長樂權為右司諫屬朝廷用章后遺令策
太妃楊氏為皇太后與政制出都下詢詢公上疏極諫
古者立太后所以尊親也不容冀幸於其間武武相躡
一二而數况復稱制以取惑天下耶臣恐後世有以窺
之者上悟第於后泣號而止公殫補闕失無所阿忌貴
倖及目不欲久留諫職因江淮飢以才命公體量安撫
雖別領走外亦懇懇不忘憂國途中上時獎十事皆政

教之大者累月還朝適議廢郭后上書曰后者君稱以天子之配至尊故稱后所以長養陰教而母萬國也故繫如此之重未宜以過失輕廢立且人孰無過陛下當面論后失放之別館揀妃嬪之老而仁者朝夕勸導俟其悔而復其官則上有常尊而下無輕議矣書奏不納明日又率其屬及群御史伏閣門論列如前日語上遣中貴人揮之令詣中書省宰相窘取漢唐廢后事爲解時呂夷簡爲相公曰陛下天資如堯舜公宜因而輔成之柰何欲以前世弊法累盛德耶中丞孔道輔名骨鯁亦扶公議論甚切直又明日晨率道輔將留百辟班揖宰相廷辨抵漏舍會降知睦州臺吏促上道在郡歲餘知蘇州朝廷知清議屬公就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有入內都知閻文應者專恣不恪事多矯旨以付外執政知而不敢違公聞知而不食將入辨謂若不勝必不與之俱生即以家事屬長子明日盡條其罪惡聞於上上始知還命竄文應嶺南尋死于道公自還闕論事益急宰相陰使人諷公待制主侍從非口舌任也公曰論思者正侍臣之事予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府欲撓以刷煩而不暇他議亦幸其有失即罷去公處之朶月咸斷如神吏縮手不敢侮其奸京邑肅然稱治于時官方無紀每對未嘗不爲上力陳治亂之道皆由用人得失此實宰相之職也天子日擁方幾非所宜專然不可以不察因取職局官品以類選次至於超遷序進附見其下爲圖以獻庶上易覽宰相益

不悅嗾其黨短公於上前公亦連詆宰相坐是去關職貶知饒州是日上封贈書論公以忠義獲譴極道所不可者皆當世英豪宰相指爲朋黨相繼請去治饒未久徙潤又徙越寶元初羗人壓境叛間歲悉衆寇延州大將戰沒閩中警嚴於是還公舊職移知永興軍道授陝西都轉運使議者謂將漕之任不預戎事遂改充經略安撫副使仍遷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員外郎以寵之至部首按鄜延時延安始因兵火障戍掃地城外即寇壞歸然孤壘人心危恐廢食待窺凡朝廷遣守皆以事避免既遷延不時往公遂留不行騎奏願兼領延州事以待寇之復來上嘉而從之屬亡戰日久兵無紀律猝有外警蕩然不支公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折爲六將分命裨佐訓練不數月舉爲精銳士氣大振莫不思戰而寇知我有備即引去朝廷推其畫諸路皆以爲法成青澗城復散亡屬羗萬餘帳開管田數千頃以收軍實人視邊塞其完固如山立不可動謂宜討賊不可坐守老吾師朝廷下其議將從之公執猶以爲未無幾涇原師出敗于好水川天子由是益信公智謀過人遠甚前此賊以書署僭號遣公請和公不忍俾朝廷報賊乃自占咎黜其僭署爲陳逆順禍福立遣使者還未出境聞好水川敗始悟賊書誦而非誠益自信立報爲是執政以公擅報罪當誅上知公其責止命削一官降知耀州幾月拜戶部郎中起知慶州尋遷左司郎中本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兼兵馬都部署有馬若者素爲賊衝然地

與境相衝久不能城公至自領牙兵出不意駐桑遠若別遣蕃將取其地得之先命長子入據以率衆公亦親往勞士有頃賊三萬騎叩城下公麾兵血戰則邏北戒諸將勿追已而果有伏兵夜遁城既立詔名大順徐又城細腰復胡盧等寨招明珠滅威二強族各萬餘人及並環千餘帳內附自此環慶屬差悉爲吾用先是辛驕難使主將成務姑息公築延慶諸城堡募民不足乃雜使禁旅蓋素服公威惠勞苦雖且死不怨久之涇原師再喪定川關轉復震而虞變生公知親率垓下兵連夜赴援且將邀賊歸路擊之會已出塞遂班師因移其兵耀于關輔人心由是大定初定川事關上頗駭謂侍臣曰得范仲淹出援吾無憂矣數日公奏至上大喜懷其章示執政曰吾知范仲淹可用加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時朝廷以戍卒屢劾議黥鄉人懼其竄匿不願點公改命但刺其手非校戰請農千家後罷兵獨環慶路卿軍得復爲民德公至于今不忘朝廷尋盡以西路委公置府於涇州授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方謀取橫山故地漸復靈夏然後可以誅賊賊知云無日懼不克當因遣使講和明年春召公爲樞密副使凡五讓不從乃拜之輿議謂公有經綸之才不宜局於兵府是秋政參知政事上倚公右於諸臣公亦務盡所蘊以圖報然天下久安則政必有弊者三王所不能免公將劇以歲月而人不知爲悠久之道也上方銳於求治間數命公條當世急務求公始末奉詔每辭以事大不可忽

致於是露薰降手詔再遣內臣就政事堂督取開龍圖閣給紙札令立疏者各一日面詰者不可數退曰吾君求治如此之切其暇歲月待耶即以十策上之蓋取士課吏減任子更衛兵擇守宰謹勅令厚農桑之類者又先時別上法度之說甚多皆所以抑邪佞振紀綱扶道經世一一可行上覽奏褒納益信公忠取不爲身謀卹也遽下二府促行論者漸齟齬不合作謗害事公知之如不聞持之益堅明年秋邊奏疑若有警者公慮帥臣恃和而懈因懇請按邊即命河東陝西宣撫使麟州向者亦被寇掠邈然在賊腹中本道帥病無供給奏欲棄之曰麟棄疆場日蹙不可請復廢障使民耕于鄙於是得不棄又代郡西四州軍附邊有廢地尤廣著令禁不得耕郡縣以敵嫌不敢正視前歐陽修來使畫藉其利害請弛禁許人耕以輪可代轉輓之勞以帥議不協罷公至於其利大且云所嫌者屢奏如脩議便後止耕豈嵐一境而塞粟已充矣公既度陝以西羌好難保而邊計尚缺疏手奏願解政事復領四路以松護諸將即除授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以疾請鄧州遷給事中三年又請瀾郡因得厝先人之墓移杭州加禮部侍郎祀明堂復遷戶部又移青州兼東路安撫使幾歲病疾又請頴肩輿至彭門遂不起年六十四公爲學好明經術每道聖賢事業輒跋筆勉慕皆欲行之於已自始仕慨然有康濟之志凡所設施必本於仁義而將之以剛決未嘗爲人屈撓歷補外職以嚴明馭吏

使不得欺於是民皆受其賜立朝益務選雅事有不安者極意論辯不畏權倖不蹙憂患故屢亦見用然每用必黜之黜則忻然而去人未始見其有悔色或唁之公曰我道則然苟尚未遂棄假百用百黜亦不悔噫如公乃韓愈所謂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在陝西尤為宣力以儒者奉武事又邊備久廢忽而王師新啟剝喪破漏而莽乎無所取濟公周施安集坐可守禦奮銳觀變適圖進討會羌人復修貢朝廷始議息兵乃從其請於是不能成殄滅之功然其閱武練將可以震敵城要屬雜羌可以扼寇此後世能者未易其過也至於懇田阜財立法著信愛民全國體赫赫在人耳目皆可為破賊之地者又可道哉其歷二府纔歲餘而罷若夫天下至重久安之弊至深而欲以一二歲臨之而望治雖愚者知其不可得况所奏議阻而不行者十八九行者又即改廢不用茲所以重主憂而生民未得安也宣撫之初議者乘間鋒起蓋以音中造端飛語無所不及甚者必欲擠之以死而後已賴上寬度明照知公無他始終保全獲歿墮下嗚呼道之難行也而至是乎儉人苟欲伸已志而不志乎邦家此先民所以甘藜藿而蹈江海也公天性喜施與人有急必濟之不計家用有無既顯門中如賤貧時家人不識富貴之樂每撫邊賜金銀甚而悉以遺將佐在抗盡以餘俸買田於蘇州號義莊以聚踈屬而歛無新衣友人醜資以奉羞諸孤無所處官為假屋韓城以居之遺表不于私澤此益見其始卒志於道不

為祿仕出也作文章猶以傳道名世不為空文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七卷兩府論事三卷要李氏故參知政事昌齡之姪封金華縣君卒於鄱陽今舉而附焉四子純佑守將作監主簿少有氣節以疾廢于家純仁進士第光祿寺丞純禮太常寺太祝皆溫厚而文識者曰范氏有子矣三女長適殿中丞蔡交次適封丘主簿賈蕃諸孫三長正臣守將作監主簿一男純粹一女二孫幼銘曰

公之世系源干陶唐晉會食范厥姓始彰雖瘞蠶增滂窳雲質茲惟聞人間代而出或霸或季所有何述粵自得姓千五百年獨公挺生為天下賢涉聖之餘揭厲泗泂道尊德雄事公日繁人獲一善已謂其難公實百之如無有然遭時得君位亦顯焉罹此讒戾志莫究宣元元辛艱噫嘻乎天

文正公傳 張唐英

范某字希文蘇州人武寧軍掌書記贈太師壻之子幼孤母適朱氏祥符八年登進士第曰朱說者是也累遷大理寺丞上相府書極陳天下之利害當時皆以王佐許之宰相晏殊薦其文召試秘閣校理上欲以冬至率百僚上太后壽抗疏言不可遂罷出通判河中府遷陳州屢上疏言內降之弊引韋后為戒章獻厭世擢為右司諫言楊妃不當稱太后郭后不當廢降知睦州遷蘇州召為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論事益切執政忌之命知開封府欲處以煩劇而不暇他議某明敏通照史

事如神京師謹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
每上殿奏事多陳治亂以開悟人主歷詆人臣不法言
者以其離間君臣落職知饒州事司諫高若訥言貶黜
太輕歐陽脩上書責之亦得罪余靖尹洙皆坐朋黨被
絀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詳其事不肖指若訥也寶
元初元昊叛上知其才兼文武復職知永興軍道授陝
西都轉運遷龍圖閣直學士時延安新被圍朝廷擇帥
皆畏不行某奏請兼領延安軍以待寇至上嘉而從之
闕兵得萬八千遷六將俾領之日夕訓練號為精兵焉
賊聞之第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
數萬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戎人呼知州為老子大
范謂范雍也城青澗開管田招屬羗及請戒諸路養兵
畜銳不宜輕動賊許以書請和某以元昊國之叛賊不
可俾朝廷報賊乃自作書與陳逆順賊尋陷好水某益
信報賊書為是而執政以其擅報當誅上以為閫外之
事專之不足罪止移知耀州尋起知慶州兼經略招討
未幾賊兵三萬叩城某鏖兵血戰賊兵奔北遂戒諸將
無遁奔既而果有伏兵又奪賊馬砦為大順城及築細
腰復胡蘆等砦招明珠滅威二強族萬餘人及命環州
种世衡招千餘帳自是屬羗皆為用久之王師再喪於
定川某晝夜領兵赴援初聞輔人心動搖及見某耀兵
號令嚴明威震戎落人心遂安第相賀曰邊上自有龍
圖公為長城吾屬何憂初上聞定川之敗頗以閫中為
憂曰若得某出援可無慮及聞某出師甚喜時議黥鄉

軍某惟令刺其手及兵罷環慶路皆復得為農上尋以
四路都招討委之開府於涇其與韓琦叶謀必欲收復
靈夏橫山之地元昊大懼稱臣明年春召為樞密副使
以鄭戩代之秋拜參知政事乃上取士課吏減子更衛
兵擇守宰謹赦令厚農桑之策塞僥倖之塗開公正之
路天下側耳以聽太平凡所措置十未行一而權勢者
大惡之明年契丹與元昊爭銀甕旋而麟府奏警某自
請出為河東陝西宣撫二虜聞之皆不敢動懇以邊事
為請以資政殿學士復總四路之師開府邠州以疾請
鄆州移杭州青州遷戶部侍郎又請汝陰至徐州而亮
年六十四奏至上嗟悼泣下曰朕方將大用不謂其早
死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子純佑有才識以疾廢于家次
純仁登進士第有父風今為都官員外郎

褒賢集

褒賢祠記卷之一

涪州長山縣建范文正公祠堂記

古之治天下所謂不賞而民勸者非謂絕而不賞之也賞一善而百善進也何哉自京師至於郡縣郡縣至於鄉黨其間有德行節義可稱者取而旌之爵於朝廷死表其門閭如此風俗莫不勉勵也漢唐之間雖不及於三代而以號為治者此道素行也且今之天下何異乎古之天下然而風俗未厚於古者得非此道之廢歟故文正公范希文之干於陵也豈特德行節義而已矣夫公家世姑蘇幼而孤弱無父所怙而後隨其母氏來居茲土留而不出遂為邑人及其長也卓有所立鄉人奇之嘗廬於長白日自諷誦雖刻苦不暇每患其寡友一日超然遐舉四走方外求老師巨儒以成就其業不數歲間大通六籍聲名傾動當世祥符中會明天子詔天下舉賢者能者公素擅鄉閭之譽為鄉大夫之所賞與一上而中殊科尋補職任驟歷臺諫不功碩惠加乎生民鯁議讜言許於當國天下之人無賢不肖不謀而同辭曰范公如登輔相太平可期及乎領邊郡握兵權談笑樽俎之間折衝方面之難威聲遠布坐鎮獷俗以致疆場塵清投烽釋警虜不敢犯邊盜不敢入寇天子倚之如金湯視之如腹心何患乎西戎何憂乎北狄時以海內既安邦國無事乃擢貳樞府參預機務天下之人靡然相語曰范公用矣但翹首跋足以俟太平爾公自是負上重責以謂其功不可亟成也必待馴致故其所

為志在遠大移風易俗釐革頽弊下輯臣儀上禪袞職欲行之以人而莫効於後也大易稱漸以正邦公寔用之矣惜乎其不能終之而薨設使而終之則周召伊傅曷以加此嗚呼天之生公將以輔世功未及宣何速寡之詩云彼蒼者天殲我良人此之謂也公沒之後邑里無傳焉噫古之人有德行節義取而旌之猶能以厲其風俗况有功於天下者乎治平中澤出宰是邑訪公之跡得公之實因謂邑中諸君子曰范公爵位如此其達功烈如此其顯豈非茲邑之勝事耶何久而不為之祠諸君從容而語曰今日之議允符風昔之願蓋邑素有是心而患在位者未嘗注意既聞澤言翕然樂從爰飭梓人構堂宇命繪工圖儀形一之日二之日經始三之日四之日告成財歛餘羨用不漁民既而修虔誠謂偉像洋洋乎如在使夫十室之民朝夕耳傾而目屬自非崑瑣之類得無聲激薄者敦儒者立如是何患風俗不及古也故曰不賞而民勸謂此矣愚之所以建公祠者非止為乎公也為民也非止為乎民也為天下也澤竊邑茲又慙無異政聊述其美以傳之後公之能事大叅歐陽公褒賢之碑詳矣此不觀縹緲其梗槩而已治平二年三月四日記尚書虞部員外郎知縣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韓澤達將仕郎守縣尉兼主簿事劉鼎三班奉職監酒稅徐士安宣奉郎守殿中丞知縣事兼兵馬都監郭槩同立石鄉貢進士王特篆額郊社齋郎韓郭仁書丹刊者董選

范公泉記

洪範五行一曰水混混然利物源泉為本養老愈病醴泉為上昔宋皇祐中范文正公常帥青社有德於人而州之乾方洋溪醴泉出焉後人目之曰范公泉其與戴公山巖公瀨邵伯塘鄭公渠埒美儷踰矣以經兵革遂致湮絕鞠為園蔬踰五十載耆老過之靡不興嘆延者連帥完顏公思欲發前賢之跡慰青人之意乃按圖誌詢故老得其故處奮錡清泉復出方池流溝作亭莠木巨壑層城映帶左右屈曲靖深蕭然如屏蒼岩翠阜間又且築臺開軒西崖缺處招引西山秀色可攬朝烟夕霏四時有之物外勝絕紛綸全集邦人萃止神明還觀滋液甘寒宜藥宜茶嗚呼物有否而泰物有塞而通醴泉之瑞感而應地不愛寶是造物之無盡藏也范公以善政致之于前今公復以善政致之于後前後相望如蹈一軌可謂異世同流者矣他日芝封趣公歸朝後人思之亦如思范公也古者思其人愛其樹僕於斯泉云

范文正公書堂記

傍鄒邑山也巖山處其東長白峙其南聖王諸山連峯委會於其西聖王之南有山曰會仙其峰壁立特起蒼翠可愛其中有堂故基曰書堂世傳以為文正范公之別墅也公復有上書堂在會仙之南書堂山之上書堂之得名者亦以公嘗讀書於其上故也因為之嘆曰自

開闢以來不知其幾千萬年矣而山之名由公而得自公而歿又幾三百年矣聞公之名其猶如生其果何似而然哉嘗試推公之出處矣憶昔公之始來居是山也非為棲身遁迹之舉必也讀天下書窮天下事以為天下之用耳其出也非為肥身榮家之計必也幼而學壯而行以伸平日之蘊耳惟公有是心也故能一旦立於朝廷之上忠犯天顏恩流海內巋然為一代宗臣及其歿也復使斯人聞風而作興慕義而感動者然歟此公之德所以盛也仲元忝為邑人求游堂下慨然有感於中乃為之歌曰鄒邑之陽兮聳列群山會仙特起兮秀色可食有峰兮峨峨有水兮潺潺松風兮蕭颯白雲兮往還公之游兮水曲公之居兮山顛公之誦兮林下公之歌兮雲間躡千古兮易往仰高風兮莫攀德魏魏兮山之高心休休兮雲之間稟兮孤松之操淵兮巨浸之瀾誰復繼此遐踪兮躋斯民於壽域之安金國翰林學士劉仲元記

池州范文正公祠堂記

文正范公以勁節大志盛德壯烈卓然為宋名臣凡窻游人懷其惠莫不有祠池陽雖非公所仕之地而亦祠之學官蓋以其少長於長山朱氏也國史本傳及歐陽公撰神道碑俱云公生二歲而孤母貧無依改適長山朱氏然人漫不知長山為何地朱氏為何人而公之寓於其家幾何時也天台丁君木幸池之青陽政成暇日討究先賢遺事慨然慕之長山去縣僅十五里朱之族

故在遂訪求其家得公之續譜遺墨及公與母謝夫人之畫像又從好古博雅之士根擷其本末源流既畢委故人程君煥過黼而言曰將為祠堂願有述焉黼謝不敢其請益堅有不得辭凡公之立言立功具載方冊不必贅叙獨以其在長山之事言之謹稽諸記錄公之父墉從吳越錢氏入朝歷成德成信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元妃陳氏繼室以謝氏其卒于徐也歸葬於吳中之天平山陳氏附焉謝氏無以為生改適朱君文翰公生于端拱二年猶在襁褓而鞠於母朱氏云族有在應天府者故公以及冠辭母絕江逾淮學於應天蓋景德之末祥符之初也閱五六歲登進士第則在祥符之八年欽便親養授廣德軍司理叅軍迎母以往攝集慶軍節度推官辟秦州西谿鹽稅再辟興化縣令徙楚州糧料院母終于楚天聖五年公復如應天府晏元獻公知之表掌府學服除乃歸宗易名越明年晏公再薦召試為秘閣校理始克請于朝追贈父母遷奉母喪塋于河南尹樊里萬安山下叅考歲月公之從朱姓幾四十年登科記用今氏名後人改之耳朱氏之譜則文翰以景德初嘗任淄州長史後以公贈興得太常博士公之手帖與博士之孫延之在明道二年乃改郡至丹陽時猶稱延之為秀才而待以子姪禮又一帖在慶曆五年者則稱之為官人蓋已受公奏補而帖中頗及延之兄之子求異姓恩澤事由此觀之公留止往來長山歷時最久其親愛顧念朱氏情義最篤皆以母故也公之宦游遠者

三四歲近者一二歲猶皆立祠長山獨無祠可乎此丁令君所以拳拳不能已也故禮誼經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灾能捍大患皆所宜祀公於數者殆無愧焉其神氣精爽如五行麗天芒寒色正不可晦飾中國夷狄所共瞻仰豈特其平生經歷之處宜奉祠事而猶區區於是邑之長山者蓋祀國之大節邦政之所成可以興起人心可以扶持教化此不特為公設也祠堂擇地之奠壇且與朱氏附近為屋十楹有室以奉遺像有堂以嚴祭享有東西廂以居守祠者憩待祠者固以門扁繚以周垣夾道以松杉而直達于通衢規模邃潔不侈不陋費從官給役不民勞委學職王震董其成朱氏近族守其祀是亦可矣今君又云去長山數里有滕子京待制墓公與滕為同年進士生嘗薦諸朝死嘗銘其窆欲以配祀黼嘗聞公之守嚴修子陵祠而以唐隱士方干配况滕既奇才而公與之同時共事情好款密以配公祠為宜遂并書以贊其大且論來者勿廢云紹定二年九月二十有二日朝請大夫丁黼記

增修范文正公祠記 長白張臨撰

太中大夫叅議中書省事張養浩題額

奉訓大夫兪燕南河北道廉訪司事劉從禮書

古今仕其貴同何古人歎震天下事業巍巍而後世不能也吁能者未必得為得為者未必能者也雖然能者不難其人得為者每難其時文正公先生范公事業巍巍者屢進屢黜卒之擯斥難其時如此使先生終為之

事業巍巍為何如嗚呼俗因五季之後庶耻道喪士味出處賢不自滂遠先生以剛大毅決之資拔出衆人之中進退超邁委靡之世爲變尊王黜霸明義去利凜然有洙泗之風其後真儒輩出聖學復明如發洙泗之堙先生實指其處其可不謂之有功於聖門乎事業巍巍者不足爲先生道長山視先生情比桑梓宋治平二年邑人韓澤知縣事首率邑中祠祀先生石刻無恙金三祠燬至元己卯邑士故江南河北道廉訪簽事韓居仁兄居貞唱邑中新之淫祠猖熾祈埤悉往先生祀爲之寐然今膠州同知歷下莫侯文淵尹縣始舉祀典居貞洎今富寧庫同提舉王居敬偕邑中十餘鉅姓助往醴費距今三十餘年不輟朱氏賴先生庇猶奉洒掃居其傍縣爲之蠲賦延祐六年寧夏子俊順昌監縣濟陽楊侯僖爲尹滕陽左侯備勾稽俱慕先生者也深以祠廢不治縣甚耻一日同謁祠下觀彫剝俱曰盍葺之各捐俸金若干邑士皆以楮鏹助忽楊侯遷西臺御史去子俊亦瓜代次年秋左侯借繼政燕山蒙古忽台汴深梁侯至始鳩匠腐者易之缺者補之危者崇之象服非者更之增內門三楹厨二楹東西陬木悉植柏左侯詣余曰先生記之惟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孟子所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先生志也士大夫居相君之位視天下赤子之樂不以人理待吮剝之困苦之乃曰吾能爲君實倉廩充府庫聞先生之志如何故讀岳陽樓記至此未嘗不三復莊誦久爲之感慨承左侯

之命余雖老不覺壯心如昔是以不讓樂爲之書云至治元年八月己巳日記

高郵軍興化縣重建濯纓亭記

天聖間文正范公爲是邦作濯纓亭於南谿之上賦詩曰笑解塵纓處滄浪無限清公之意豈特挹滄浪之清以滌我塵垢而已邪君子目擊而道存矣中更兵燹蕩爲莽區後有重建於稅務之南者尋亦圯廢耆老云鄉校前廼故址也余旣覽適學之路即故址爲亭而扁之以舊名亭並谿當邑東西之中眼界軒豁荷汀蘋渚鷺鷺翔集風帆露檝朝夕往來景物互變而俱宜草色際天綠波瀟漫則於春宜水輪浮空商瀨沉礪則於秋宜宜酷暑南薰徐來曼無鬪闕京微肌骨宜隆寒黃蘆旅鴈粧點雪意如展畫箇凡是諸景皆也散漫而不屬今皆萃列於斯亭之上足以廣吾胸中之雲夢而助筆下之波瀾夫名所以詔是實也斯名也其義則夫子取之孟子屈子發明之而文正范公昭揭之青青子衿蒹葭之暇於是而遊息焉對景而自得因名而心會吾知是邦人物自今未易量矣紹興癸丑良月承直郎知高郵軍興化事荅路吳莘記并書冬至日修職郎主簿眉山孫之竒立石

高郵軍興化縣滄浪清風記

文正范公先生吾道之元氣也蓋夫子之道不行於春秋戰國而爲萬世師公之道德運文明措之華夏而爲萬世法興化最幸涵濡於相業問津之始嘉定十七年

坡既建學以祠明年築城立四門門祠縣望南白馬將
 軍北金吾將軍東得勝龍母西昭陽君陰陽家之說龍
 角宜仇即城為樓樓獨軒偉公端冕學宮從夫子以詔
 多士矣想其晝日垂簾琴之清弄舜之曲也野渡橫舟
 纓之潔莘渭之志也清風徐來吟情夷猶滄浪之歌童
 舞冠詠瞻之仰之斯道如存其敢生一忽心乎敬像公
 燕游書清風鳴琴馴鷗三詩于壁而以滄浪清風名之
 坡之城化雜費取於酒蠶後先於湖嶺尺三椽而杵千
 楮萬甍而匠百其能築斯城而祠公與羣望於門也亦
 公與神陰賜坡不敢忘永矢堅珉後之推酷於斯譏征
 於斯栖旅於斯携妓於斯不畏神寧不畏公神之不予
 禍止一時公之不予愧垂千古滄浪不足以洗其愆清
 風不足以掃其鄙可不戒哉論于學以嚴啓閉徑于學
 以杜游藝邑士民與來者尚恪守之於是賦迎享送神
 之章播以斯文而刻焉詞曰學以用世何幽明星斗千
 載炯所臨我文正公世典刑滄浪之水天與清水哉水
 哉濯吾纓袞衣赤舄同此心堯舜之曲宓子琴絃歌夏
 入清風吟冠童風零詠至今民懷吏聲神顧歆後二百
 年築斯城城高水濶峙孔庭侑公舍莫春沐丁公相我
 民金湯成四塘之望中蒼英寄樓龍角甘棠陰芒寒色
 正欄更橫羣祠翼從森效靈鷗翔南溪悅逢迎月明滄
 州掛雲乘秋菊寒泉酌德馨儼如待公敢不欽歌圖旅
 榻酷與征璫而殛之咨尔神二三子兮同鑰局嚴以公
 道折未萌公亦福汝邑里寧峨冠曳履龍嶧嶼三山陳

坡撰

高郵軍興化縣重建縣學記

詔天下州縣皆立學仁宗朝參知政事范公仲淹請也
 然國初文治已盛如周黨遂有賢守令學校必興按泰
 州圍經魯易占建如阜縣學錢魯望記之寶祥符八年
 時公為西溪監繼令興化興化如阜均泰邑也要終而
 原其始即彼而得於此正使學不待公而翔非公所作
 成者耶坡後公二百載當嘉定十六年九月辛丑拙以
 祇事吉夫子一殿巋然與重門峙立於水天蒼蒼中諸
 生謂坡今鄭簿章以公濯纓滄浪二亭故址為學學未
 備者十七八先生尚嗣成之坡謝不敏意此學之興必
 仁宗皇帝初政公試民事之日也文明之運輔宰所臨
 學重於天下而士得師矣坡雖愚敢不力請無煩民無
 擾士以令始至供堂繕五百佐是役新第吳君應西厚
 主學衷門殿餘繕千楹累酷羨數月繕二萬有奇合三
 者鳩材花工十七年春為崇化堂五間軒三拔二右官
 位左學職東西廊二十二前列從祀若土祠若祭器若
 書籍若錢穀皆有所後分四齋曰博文曰敏行曰貫忠
 曰篤信齋有燼亭殿加兩挾周以陛楯植扉中門列戟
 十二東祠范公屋三鑿方池亭其對復濯纓名益東仇
 便門祠亦廡二總公厨涵涵翔屋五十合門殿共六十
 區堂之崇二十尺表一百三十尺葦棟沈沈他率稱是
 門納湖光城築之閣道連復清淑扶輿之氣萃焉明
 年夏五月以成增田架餽月割酒量錢十四補弟子真

食日三十歲元正長至縣載酒三行闔蓋艾與縣官序拜崇化堂史爲比於是吳君率諸生請記之石垓嘗謂講學師友之職也與學守令之職也幸不乏事何記然垓嘗爲學官永嘉昔語人者不敢不以告夫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學也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學非外求也教非外立也忠信夫人之天姿人倫夫人之天性諸君以爲外乎內乎上以學明之下以學成之而天之所以予我我之所以日用常行者豈能越於忠信忠信又豈能越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哉我國家學以明人倫既同符於三代文正公忠信而好學又一本於夫子垓謂諸君得師者此也公刻苦而學成以忠信大節受知仁宗自西溪議海堰請邑興化以成之與京口之麥舟吳郡之義莊信也爭郭后抗呂相主西事而夏人欵塞登政路而身任太平忠也諸君拜公於鄉校得公於詠游不以公自期得乎垓濫宰於斯勉焉不近築城浹河振貸杆禦修堤岸立義阡必賴諸君講行之詎無意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必以范公之學爲學斯無負國家教養天下之至恩允躍孔孟垂世立訓之格言云寶慶元年七月甲子承議郎知高郵軍興化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賜緋魚袋三山陳垓謹記

高郵軍興化縣重建范文正公祠堂記

盛德必百世祀文正范公天聖間嘗宰興化遺德在民永久弗忘寶慶乙酉邑令三山漫翁陳君垓始創祠堂

附于學之左歲久弊漏稟于欲歷淮東總管高沙陸君元齡攝令年餘慨然捐錢市木斲撤而新之以舊祠在大成殿東兩廟並峙未當於禮乃徙堂基與齋堂並郡太守姜公聞而嘉之亦遺木材相其成凡爲屋三楹前序稱是規模視昔頗高敞立棟於良月且日之乙未工三旬而畢空飾俱備邑庠士友舉酒慶成大發時以簿職領學事諭于衆曰昔文正公爲士時已有澤民之志每謂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初仕齒溪鎮官即請于朝築捍海堰爲承楚秦三州民田無窮之利作小官時志慮力量已如此異時勲名滿宇宙皆自此發之觀大節必於細事觀立朝必於平日前輩謂士自一命以上苟存心於澤物皆有濟吾儕學古入官當志文正公之志彼囊帛匱金笑與秩終身寵而戴高位家肥而食厚祿止自爲溫飽計念不及吾民者蓋少愧哉維陸君輒爲攝承又當邊事孔棘之時衆弭魚服靡不日戒而能景慕先賢載立祠宇爲前治邑者之所不暇爲是可尚矣今特取文正公滄浪三詠濯纓亭兩詩刊諸石無以漫翁祀公詩列寘堂之東西以補闕典用成陸君之美使後之登斯堂者景先哲之高風以勵壯志激滄浪之清波以滌塵襟鼓金玉之遺音以發幽趣廉貪立懦則五詩昭揭庶亦少補於世教云岢景定庚申長至日九華葉大發記

褒賢祠記卷之二

文正公祠堂記

孟子之言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夫直之為言大公至正之道也以大公至正之道固守而力行之不為富貴貧賤威武之所搖奪雖乘田委吏之卑亦必盡吾職充吾職卒而至於立國家定社稷安邊境服羗戎其功烈與日月爭光而精神折衝萬里之外謂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可也後世見古人功名之盛以為類出於偶然不知蚤正素定於胸中者未嘗無所從來而其銘鼎彝書竹帛者非一日之積也文正范公未第時已慨然有天下之志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逮遭明天子有為於時其立朝如史魚汲直其憂國如賈誼劉向其守邊如馬伏波羊叔子雖庸人孺子莫不知之獨筮仕之初有卓然大過人者國史失其傳故不得而不紀也公以進士釋褐為廣德軍司理參軍日抱其獄與太守爭是非守數以盛怒臨公公未嘗少撓歸必記其往復辯論之語于屏上比去至字無所容貪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非明於所養者能如是乎獄官有亭以公名之者舊矣公卒二十年而高郵孫覺辛老為廣德軍始以詩志公之事而刻之亭中又六十九年丹陽洪興祖慶善來守讀辛老之詩而慕之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三人為之師於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于時慶善乃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官使學者世祀之而屬予記其事嗚呼公之盛德豈待文而後傳

而藻亦豈記公者哉昔段秀實盡忠於唐世徒以為一時奮取功名之人而不知居官必有可書之事柳宗元為撰其實上之史官今所以知段大尉逸事者宗元發之也秀實固不足以擬公而余幸從慶善得公之詳與夫徵夏無且畫工為無所愧安知後世不采此以補史官之闕乎然慶善為政而首及公可謂知所本矣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文正公有焉好賢如縑衣慶善有焉其可以不書紹興九年六月新安汪藻記

重建文正范公祠記

文正范公勲業在國史其祠於廣德則已具見於內相浮谿汪公之記茲以祠宇久圯不修從第鏞以嘉定二年為郡博士撤而新之求記於鑰語之曰文正公盛德絕識才無文武非贊揚所能盡然大要在立志不苟而已矣方在貧約則朝莫甘藜粟之味既已富貴而子弟均布帳之清在海陵為一倉官而築海堤數百里在桐川為一獄掾而所立已卓然如此一馬微矣居則鬻以養士去又鬻之徒步而歸其跋乞米帖云顏魯公唐朝第一等人而餽粥不繼非所謂君子固窮者歟又有家書云老夫平生屢經風波惟能忍窮故能免禍公之所存類如此此其所以大過人者故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公之自處直欲追古人而及之故其見於行事亦非今人所能及也學既奉公之祠則為士者無徒慕公之名位當求其所以致此者鑰既為推公之所以致此者而為之記又因以勉吾弟與同黨之士

鑰雖老尚當相與思古人與稽之義云三年仲夏望日
四明樓鑰記并書鏞篆額

義田記

錢公輔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
咸施之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買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
曰義田以養濟群族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
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
日食人米一升歲衣人衣一練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
者二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
者之數墓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粳稻八百
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需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
代者預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
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之逮者二十年既而為
西帥以至於叅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
既沒後世子孫至今修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公雖位
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沒之日身無以為斂子無以為喪
唯以施賢活族之仁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敝車羸馬
以朝陳相子觴之曰君位之上卿祿之百萬而敝車羸
馬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
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
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家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彭君
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相子子嘗愛晏子
好仁齊侯知賢而相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
而言有次序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疎遠之

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為近之今觀
文正公之義其與晏子比肩矣然晏子之仁止於生前
而文正公之義垂於身後其規模遠舉又疑其過之嗚
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輿馬之盛聲
色之侈妻孥之富止乎一已而族之人弗得其門而入
者豈少哉况於施賢乎其下為卿為大夫為士而廩糈
之充奉養之厚足乎一已而族之人操壺瓢為溝中瘠
者又豈少哉况於賜人乎是皆文正公之罪人也公之
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陲功名滿天下後必有良史書
之者子可無書也獨書其義田以警世云公諱某字希
文

昔逮事

忠宣公親聞緒論嘗云先文正置義田非謂
以斗米尺鎌使能飽煖族人盖有深意存焉
時年尚少未甚領略歷三紀當宣和未遑
亂南渡紹興乙卯自領海被召至行闕丙辰
春出使至淮上始過平江時義宅已焚毀族
星居村落間一旦會集于墳山散亡之餘尚
二千指長幼聚拜慈顏恭睦皆若同居近屬
以家譜考之自麗水府君下逮良字諸孫盖
十餘矣然後見文正之用心悟忠宣之知言
也紹興己巳十月辛未曾孫直方記

范氏義莊申嚴規式記

中奉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無權給事中兼侍講劉榘

撰 朝議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左諭德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國子祭酒曾從龍書并題蓋 朝散郎左司諫兼侍講范之乘立石

物本天人本祖間闡之人有視其祖之子孫如路人相踐譽相并無如仇敵者不知本尔架少讀文正范公遺事公平居語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貴富而不恤宗族何類以入家廟架斂祚歎曰公之行百世之標的公之言薄俗之鍼砭也吾鄉居家遇有不如人意事即因公言以自媿責不敢有一毫恚心

官中都獲與公之孫左司諫公之乘游見其處已靜而明際物莊而和雖姿稟之懿亦家法所自來一日於公几間得文正公與其兄推官帖問以遺女乏資共甘苦通有無不啻已子使人歎玩不去手司諫公因言先祖所朔義田今幾二百年聚族數千百指雖其實者賴以無離散之患義莊故址曩因兵火為居民侵據之乘與吾兄良器極力經理為屋以棲義廩餘以待族人之無家者浸還吾祖之舊惟是義莊規式歲月易陳請之朝屬之鄉郡勸之堅珉俾世守而傳之無窮者吾猶不敢懈也幸備位諫垣當具本未奏陳乞申嚴行下庶不負文正公所以責望子孫之意暨得旨如請屬架以記不容以不敏辭抑聞之士尚志志有大小功業利澤亦如之方文正未遇讀書長白山東粟糜而食人不堪其憂

而公貫通古今經濟之略已具於此時及率言官叩閣爭事自請鎮靈夏迄破戎人之膽功烈焜耀則斂而惠宗族者抑餘事也忠宣公致身台輔忠賢是侶想其指所載麥歸亭時文正公已心知其有子矣嗚呼有文正則有監簿忠宣左丞侍郎數賢子厥後不熾昌競爽尚得為有天理邪諫垣所以立身承家固已無媿於乃祖願益以文正忠宣之弘猷大節自勉公之族人又當相與扶植以成諫垣之志則范氏之門益大義廩之儲益闢義居之族益貴達富盛相望將不止如今之所見云嘉定四年三月一日架謹記

范氏復義宅記

吳門范氏自唐柱國麗水府君居于靈芝坊今在雍熙寺之後五世孫文正公少長北地皇祐中守杭始至故鄉訪求宗族買田千畝作義莊以贍之宅有二松名堂以歲寒關曰松風因廣其居以為義宅聚族其中義莊之收亦在焉中更兵燬族黨星散故基榛蕪編民豪據為居宇為場園儼直無幾甚失遺意粟無所儲寓於天平山墳寺倍有往來給散之勞尋復圯廢改置城中反寄他舍病此久矣自公長子監簿而下又五世而至良器一日謂二弟曰先君奉議念此有年齋志而歿吾儕當有以振起之慨然自任思圖其新於是歷告居民盡除儼直約期而遣之不服者訴于郡于監司以至上達臺省提刑臨川何公異太守四明鄭公若容咸義此舉力為主張由是悉得故地周一千四百四十八丈首捐

私帑繚以垣墉創建一堂仍扁歲寒以祠文正結屋十楹以處貧族就立新舍復舊觀庀役於慶元二年之季夏中秋告成不愆於素觀者無不歎息親掌出納一年以爲後式選族子之廉謹者二人繼之詳具要束以補舊規揭于堂上田籍之傳遠者俱刻之石以爲永久之計介弟之柔續世科於百二十有四載之後尤勇於義既力贊其兄謀之屬論爲記始末論不佞先祖少師收卹宗族有意於此而歲不與伯父楊州始爲之雖不及文正公之盛而寒宗之貧者賴以自給亦四十餘年于茲先工部欲附益之清貧終身猶未果也見范氏家法爲之媿歎是舉也衍文正公累世之遺澤伸先奉議九原之餘恨又以綿范氏無窮之休豈不偉哉嗚呼文正公奮身孤藐未嘗賴宗人毫髮之力既達則闔族受鮮衣推食之恩天佑范氏三子禹貴皆以宋才高誼上繼父風後人得維持焉藉以保其家良器一布衣而決意興起不惟義宅載新義莊亦復整飭剔蠹省費又爲歎世之利用心如此後其興乎嗚呼 文正公初立規矩止具給予之目僅設預先支請之禁不數年 忠宣公已慮其廢壞故治平奏請 聖旨違犯義莊規矩之人許令官司受理又與右丞侍郎自熙寧以至政和隨事立規闕防益密今之規約又加密矣一門同姓爲此義事其難如此况天下之大思所以爲億万世之計者又可忽乎嗚呼衣冠之族不免飢寒者甚衆願如范氏之宗派而不可得今坐享飽煖者幾人若人人如良器

用心更相扶持以永其傳則善矣若曰是我所當得者而不思自力甚者反爲害於其間則文正諸公實臨之其聞於有司曰公元者蓋今之族長云三年立秋顯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奉化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樓鑰記并書

文正公讀書堂記

今名溪東書院

范文正公讀書堂乃湖右常平使者兼澧守料院董侯所建也初文正公少孤且貧從其母歸朱氏朱宰澧之安鄉公侍母借來嘗讀書于老氏之室曰與國觀者寒暑不倦學成而仕爲時名鄉邑之士咸知敬慕築堂祠之既燬于兵慶元初憲使范公處義復創于觀側因陋就簡將頽圯矣侯謂問學精勤立大志於窮約者莫如范公名節不屈成大勲於顯用者亦莫如范公學者所宜宗師將徙書堂于近城庶使四邑之士仰其高風而景其遺行乃卜澧之陽惟東食影山突兀其前諸峰環列左右旁挾兩水東西來朝氣象軒豁勝景畢露豈地靈顯晦自有時耶於是度材充工分畫經始中建一堂旁列兩廡設四齋以育士植五間以爲門後創一樓扁曰通經蓋取文正公讀書十年大通六經之旨之意立文正公祠於堂之東偏外又闢一門緣以周垣克壯形勢棟宇華麗輪奐新實一郡偉觀也斯堂之役郡博士鄭自得掌籍吳杰直學張轍憲董之以底成繕堂成士未有養乃括沒官之田有數百畝拘而籍之貳車馬公壬仲又助金千緡增闢田爲不朽計侯命友龍記之

友龍嘗讀國史見文正之勲名事業鏗鏘宇宙蓋不特著見於參預大政之時而實根本於窮居江湖之日其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志已定於素故能入贅萬機出破西賊而致我仁祖四十二年之盛治者公之力也噫以文正公之立身行已視聖賢為無備而建功立業又書之青史而不愧蓋其窮之養即達之施初之學即壯之行猶火然泉達有不容禦澄之士其可不知取則哉雖然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氣使然也士氣消長亦在居民上者有以感發之耳今文正公之遺躅懿範既為澄人所敬慕然非侯振揚而尊顯之其何以登人心而激士氣俾強於為善以振文正之絕響乎哉侯之心亦勤矣士登斯堂苟篤志好學切砥講貫紹文正之事業以副侯之所期則可以無負不然安坐而食既飽而嬉不能克志厲行追躡前哲得無媿乎堂建於寶慶丙戌之秋成於是歲之久費於公帑樽節之餘而無毫髮科歛之擾是皆可書故併記之以詒來者侯名與幾字叔存番禺人明年丁亥上元日承直郎澧州軍事推官任友龍記朝奉郎通判澧州軍州事賜緋魚袋羅源書朝請郎大宗正丞兼金部郎官聶洙隸額

吳郡建祠奉安郡守潛公講義

咸淳十年平江府太守潛說友以公鄉郡建專祠為邦人式得地于公義莊義宅之傍祠宇數十楹以奉公祀奏請于朝撥田以供春秋二丁祭祀朝廷從其請奉安日潛公講義務叔荅范宣子不朽之說太上有立德其

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謂之不朽

春秋魯穆叔荅范宣子不朽之說也亦嘗因不朽之義而邇古人之所自立者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之所以與天地並而為三者以其能立於仁義故也天之立不根乎陰陽則飛覆若為而不息地之立不因乎剛柔則載載若為而無疆人之立不本乎仁義則盛德至善若為而民不能忘何則德以仁義而立則德為純德功以仁義而立則功為宗功言以仁義而立則言為格言固未有無所立而能不朽者亦未有外仁義而能卓然有立者是故本諸身證諸庶民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仁義而已矣富貴利達不與焉夫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豈教人以好名哉謂其不知所以立而無善之可稱耳君子而能立萬世不可忘之德業則天下自有萬世不能忘之人心夫舜以孝禹以功皇陶以讓皆非有意於立而自尔立者其仁至義盡弗可尚矣後乎夷之清惠之和管仲之一正天下史佚周任之有言亦皆隨其所立傳於來世彼晉楚之富趙孟之貴非不自視矜然也往性於榮華之飄風不踰踵而葬為遊塵矣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夫仁義理也萬形皆有弊惟理獨不朽宣子乃以世祿為不朽不知物之至易朽者其世祿若也故穆叔之對以立德為上立功次之立言又次之且證之曰感文仲既沒矣其言立由是觀之則德也功也言也苟立其一亦可不朽而况三

者俱立有如文正范公者乎公生我朝盛時實鍾天地間氣光明俊偉二百年後猶使人竦然起敬況當時乎考亭朱子論本朝人物或歎其初或議其小獨於公而稱其傑出之才夫才而謂之傑出則必有參天地之化閱盛衰之運者矣蓋公之於仁義如飢渴之於飲食須臾不置其見於脩身齊家處宗族待閭里居官行事愛民利物浩如也此非富公所謂道大德具者乎我是以知公之德之立皆仁義之所充拓陳官壺之戒弭朝廷之憂腹中甲兵西賊破膽而天章一疏實將振起我宋一代之治若使盡見施行則後來者無所用其紛更而國家蒙福莫之與京矣此非韓公所謂大忠偉節者乎我是以知公之功之立皆仁義之所成就公在天聖中遺宰相書無慮萬言經濟規模大抵略見其後爲牧守爲將帥爲執政平生所爲無出於此蓋言之必可行也雄文大冊小篇短章靡不燦然一出於正此非蘇子所謂有德有言者乎哉我是以知公之言之立皆仁義之布濩流衍天地付公以不群之資而公能自立其與天地相爲不朽之事而富貴利達固不足爲公輕重也嗟夫孰不爲德而立德難存若亡德焉乎立孰不爲功而立功難倏成倏墮功焉乎立孰不爲言而立言難可無可言焉乎立惟立始能不朽惟不朽始可言立若公則言非徒言而功皆酬其言功非徒功而功皆本於德無他仁義以爲之主也德立則功與言俱立矣是又合穆叔之所謂三者而一之此之謂不朽信乎其爲

朽也彼皇皇汲汲於富貴利達而不知可大可久者之爲何事卒於下同衆人泯滅漸盡者何可勝紀其視公之所立果何如哉凡公宦轍所至皆祠而奉之吳父母國也乃無專祠以慰里人不朽之思說友景行高風久矣濫茲分牧亦且踰暮始克肇新斯堂儼設公像以補此邪之闕典是佚也上而朝廷中而士大夫下而閭巷之耄倪莫不謂宜然則公之所以深服乎人心而莫間於今古者只是就仁義上立脚做了天地間第一等人而已做好官易做好人難誰謂華高企其齊而敢因穆叔不朽之說試從諸君評之庶相與立乎其大者

幕官廬陵劉坦陪講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蓋謂公兼此夷清惠和聖人之德而可爲百世之師也

文正范公祠記

中奉大夫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徐琰撰 朝列大夫治書侍御史行御史臺事李處巽書并篆額 至元壬辰予奉 命廉訪浙西蒞吳中是爲文正范公之鄉尊賢勵俗政所當先既仰慕其餘烈獎進其後人仲秋次丁有司以故事告糴合采于公祠予肅然起敬日至當偕僚吏拜祠下與觀盛典是日成禮訪義莊登歲寒堂家園之碑巋然獨存祠正在其左門堂寢室嚴整合

度蓋宋郡守潛公說友所建牲牢器幣則撥田以給之俾公子孫世守而歲祠焉薦莫儀文皆當時所定乃甲戌建祠旋被兵意有所增廣而不遂亦未暇有所記也一日主祠邦瑞踵子門求記且曰祠雖建於前代禮實存於今日有一言而可以母底荒墜者繫我公之靈實永賴之余固辭弗獲辭移泊錢塘九再歲徵踐言益勤謹按釋莫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說者謂如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莫之近世則通祀孔子向微通祀公獨非故有之夔夷乎而石守道慶曆之詩固已指公輩為夔尚矣又按鄉先生歿而祭于社社稷民以生先師民所以生師法公獨不祭於鄉乎矧公為政所去見思慶鄧數州之民往往生祠畫像既歿後祠于長白于海堰于睢陽于廣德于鄱陽公蘇人也郡學以建學祠公天平山先塋僧寺舊有祠然稽協古典必專祠于此而後愜於人心夫亦何為而然耶致君之志動物之誠放諸四海而準百世而下聞者莫不興起也是豈區區富貴利達以銜耀於頃臾者可同言而語哉昔宋人定五代軍鎮之亂以儒立國儒而見用者何限以公而不得相其君展其憂天下致太平之略彼一時也非可為之時乎自其入館閣為諫官諫則必黜黜而益諫陳善閉邪寧以身蹈不測而不悔非直以言語侍從為職也故雖當路不容委之邊鎮才兼文武適受主知正已而不求人相與解仇戮力卒臣夏人以安中土為所嘗為一以自信其屢為守帥又豈尋常多議論少

事功者哉晚參大政請做周官六職分任輔相漸復古制開陳未終權倖甚間不得安于朝廷之上雖其國家盛衰由此而分而君子小人迭為勝負常使人躊躇鑿戒而未已也嗚呼尚論其世不知其人可乎或以為王佐或以為傑出要其平生則以為有德者又公光明俊偉之本原歟留心聖賢和毅力行漢唐人材鮮克進於是矣初公買田以而族滋大立塾以教其人而子孫類份份焉遭 聖朝仁恕恤其科徭祭前古忠烈比有事於公源深流長天佑善人於公蓋無異者昔晁仲約之款賊完城公不肯加誅文忠富公服其絕識蔡確詩獄公之子忠宣公謂貴之太重元祐諸賢亦以自悔即其存至公全大體世之研幾成務不當如是耶人有古今道有顯晦瞻相儀形是豈一家一鄉所得私者遠惟者成人宅心知訓而予也曾何足以發之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廿日記

義學記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

前朝奉大夫牟嶽撰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

前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趙孟頫書并篆額

古者二十五家為閭閻左右各設塾鄉先生為之師褒衣博帶晨坐閭門教其民之出入田畝者有教有養誠為良法自井田廢閭左發古制盪除漢以來或為講堂為精舍而養則未之聞也范文正公嘗建義宅置義田為精舍而養則未之聞也范文正公嘗建義宅置義田義莊以收其宗族又設義學以教教養咸備意最近古夷攷厥初宋時天下有四書院應天府書院為首先是

郡人咸同文聚徒講授士不遠千里而至文正公亦依之以學同文爲人質直尚信義宗族貧乏則賜給之喪則賑卹之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行義爲貴安用是義之一字寔與公意合暨公登第立朝爲守爲帥以至大用名位日盛祿賜日厚遂成義莊義學爲其宗族者宅於斯學於斯所耕者義田所由者義路何適不宜嘉遺後人可謂薦至繼繼承承亦惟成規是守粵乙亥兵戈倣擾未遑茲事至元丁丑主祭邦瑞提管士貴共議與學卜地于吳縣三讓里距祖塋二里所涓日庀工爲屋三十楹祀文正公於其中會講之堂扁曰清白東齋曰知本西齋曰敬身外開室爲教諭偃息之處庖福廡庖蔬茹之圃成在外爲周垣扁其大門曰義學清溪松竹之間防閑弦誦聲是役也義莊掌計之勞爲多提管又搏節助濟浮用增田山僅百畝備師資束脩之禮子弟筆札之費一有以勸大德戊戌

朝旨以義莊義學有補世教申飭攸司禁治煩擾常加優卹無復干吾藩者可肆志於學矣至大戊申提管馳書來嘗俾爲之記昔錢公輔嘗記義田囑也何敢與斯文竊聞文正公早歲就學應天時夜以繼旦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糜度日人不堪其憂其苦心勞形者如此博通六經尤長於易學者從之叩質樂與往復無微弗究其難疑荅問者又如此用力何啻十倍今人耶咨尔來學者尔佩衿盍亦追思先志俛焉孳孳母以寒暑而爲作輟庶幾他日業精行成式克有立得名爲儒以應

選用以副二范君惓惓興學之意其年七月且日記

忠烈廟記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前行

前朝奉大夫半獻讓 江潮等處儒學提舉趙孟頫書 中奉大夫潮東道

宜慰使都元帥李果篆額

文正范公忠烈廟今在姑蘇三讓里天平山公自睦移守鄉郡再省三世松楸不但漢人過家上冢之榮而已嘗即白雲菴奉香火泊登政府得追封三世置墳寺始奏改菴爲白雲寺祀徐國公唐國公周國公蓋慶曆時也猶未有忠烈廟之名先是元昊據靈武納旌節僭位號威齊諸羌肆爲邊患朝議舉兵攻討遂以邊事付公首用种世衡翠青澗城扼衝要大營屯田聽民互市鄙延乃異時西夏貢路但嚴備不出以示招納又築大順城以捍環慶綏細腰胡廬十二寨以制明珠滅威二族元昊勢漸折乃命公及諸號知兵者分領要害爲持又計以待其弊已而昊卒納款如公言而公在廟堂以議論不同均俸南陽旣遂謝事矣公外剛內和恩威迭用當時邊人相語此小范老子臂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大范指雅也或以龍圖老子稱之其爲人所畏愛如此尔慶諸郡與属羌皆立生祠繪像以事其終也屬羌酋數百舉哀僧舍哭之如父三日乃去宜和間慶帥宇文虛中以郡人思公不忘祠事甚謹奏賜額忠烈廟他有舊額皆易新榜紹興失奉隴慶陽廟貌選在他方始改奉於天平山每歲上巳三司率僚属郡博士

率前序偕來致祭廟久頽毀至元乙酉王祭邦瑞提管士貴共議重建取義學餘米歸之義莊爲土木費司計邢翰宗遜等佐之其年四月既望新廟成丙戌二月既望率族奉安前設文正公神像內設三國公神儀廟凡十楹黜聖丹漆脩極壯麗供具皆完好大德甲辰行省聞于 朝禁治煩擾崇奉尤嚴於是士貴以書抵懣俾記厥成謝焉末學固辭弗獲惟昔文正公在朝聞延州危急自請代張存直欲委身不測之地人以爲難懣竊謂未若公上百官圖詆宰相爲張禹雖觸盛怒坐以越職曾不少沮爲尤難蓋不顧其一身之利害禍福故能內肅朝綱外允方面謚曰文正廟號忠烈如是之偉也夫士大夫則知尊祖矣尊之者何銘其德善也是宜作爲銘詩刻石列廡下其辭曰 南陽諸葛蜀漢再造志决身殲民哭陌道乃廟沔陽成都斐子號曰忠武西人悲喜相傳尚記戲雙誅郤於惟文正異世同轍雖老益壯雖死不忘精忠盛烈夏口秋霜昔討靈武皇威速加聲勢震輝摧其角牙忠烈有廟參錯西土公像在堂莫予敢侮天平之山白雲之泉公歸自西廟貌宛然誰實新之偉矣柱石上公之服揚休山立內祀先公爰脩廟制維垣啓宇光榮三世式濟世美忠宣第昆粵至斯今代有賢孫迺厚義廩迺廣義學同志合慮新廟攸作潔我牲醪率我宗黨揭虔妥靈默通肝膈公在帝旁玉虬既駕神遊委迤馭風來下佑我後人俾熾而昌廟祐是保千載奉常

有際天人之學斯可以服天下之望有擴宇宙之量斯可以成天下之務有堅金石之操斯可以任天下之重隆隆然曄然震耀于世者則文正范公其人也夫大聖大賢必曠世而一見天之降材不偶然也唐虞之盛邈矣孔孟之聖而不能得時以行其道三代以來唯伊尹周公之道能施於用下此則子房之於漢祖不屑盡其用孔明之於漢室不克盡其用魏鄭公裴晉公之於唐粗見於用而公於宋慶曆皇祐之間雖用之猶未究也然而公之精忠大節正言直氣固已昭三光而徹兩儀亘千萬年凜然猶生非學際天人量擴宇宙操堅金石者其曷能與於此公諱仲淹字希文范氏世爲蘇州人蚤歲讀書長白山祠于山之醴泉寺舊矣惟公功業在世名教在人與天壤爲不朽固無待乎祠而存而祠之屢壞屢葺閱歷如一日有以驗人之慕公之深而其來游來歌者慨其風烈有以興起則是祠也於名教風厲甚大尚論公之平昔俾來者有所法公服勤茹淡篤行力學堅矜刻礪壁立初載信道不屈守職敢言屢貶屢復嘗嘗益勵絕迹凡近宅心高明窮達無間始終一致其操其學爲如何書條政務至萬餘言迨其得位舉見於用立朝奏陳皆可垂憲崇化厚俗敦尚風義救荒惠貧所部晏然出帥西師夷夏登服熟菴來歸卒臣元昊及奉大政請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守宰均公田厚農

桑脩武備減徭役蠲逋負重命令更蔭補之法嚴監司之選皆經國遠圖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而力於成天下之務者爲如何公輕財好施尤厚宗族恩例俸賜常均及之置義田宅聚族以給在邊恩資皆以上意分賜諸將坐呂相貶至其再起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其量爲如何

民饗公利以范爲姓公所履歷民多立祠中國外夷莫不喜稱公之姓字而樂道其善夏師之擾關輔程勳闢其出鎮人心遂安夏人謂公腹中自有甲兵數萬至有破膽之語仁宗聞其往授定川喜曰吾固知范某可用也及登政府一以太平責之降手詔開天章閣賜坐趣條具天下事天下之人視其去留以驗治否其所以繫天下之望者又何如哉蓋嘗論之公生于宋仕于宋而其人品器量風節則偉然三代之臣也宋儒言本朝人材以公爲第一蓋確論之不可易者起巖齊西晚生東

瞻長白不逮五舍選拜祠下惕然興懷既作其蹟復繫以辭俾歌以祠公其辭曰 緊具材之間出兮卷兩儀之效靈在地則爲山嶽兮在天則爲列星膺半千之名世兮必興運之是丁開一王之盛治兮示四海之儀刑復隆古之泰道兮措羣生于救辜惟公之生允無愧于

是兮固已揭日月而奮雷霆蹟效著于人心兮劇金石之勒銘威於外夷兮忠赤簡于大廷不希世以詭隨兮唯大猷之是經上方軌于三代兮下垂譽于千齡沒面凜乎不亡兮功烈貫乎汗青復元氣於太虛兮佐玄造

於真真尚欽福以錫民兮驅疫癘而殄蝗螟曝故山之陳迹兮鑿醴泉之清冷俯岫幌兮欵巖扃息風馬兮駐雲駟薦松醪之醴郁兮擷野藪之芳馨仰精爽之來下兮庶肅然之一聆微鄙頌與食儒兮將如寤而如醒恍神遊之無方兮躬荒祠而涕零取英靈之如在兮齊長白之亭亭

范公慶州祠堂碑陰記

范公之名與其施設天下之人無智愚稚耆皆所以想聞而懼一不得知者垂四十年既薨則墓銘神道表記公終始尤得其詳今龍圖閣直學士汝南周公因慶民之恩又爲作祠堂命屬條書其實于庶下然公之惠愛及民之多有不士大夫之聞者文亦不克究日月之光猶或晦焉昔西事初慶以賊羗臣屬日久忽於儲備一旦重兵宿壘云所取濟鳳翔府天興令持監司符檄來攝州事以芻糧數百萬計暴加於民促圖已功沸若羹萬至有力不堪美群窳他邦甚者斷吮絕脰死以期免公是時方經略四路請留延安民間之亟相提挈馳告麾下公即日走符檄放天興令者還任凡百苛斂一切罷去未幾公即受命專本路之師窳者選危者安里巷相保卒如平時之樂及朝廷欲驅邊人而戰先墨以著軍籍獨公所部之衆改涅其手非講習攻圍各聽處田塹故上不糜廩食而得其用下不失爲良農此略從三代之法較之他路歎感斯可計矣先是賊黠在機日虞竊增屯士馬殆十數倍民坊佛廟皆得而止之公恤其

非便乃圖視內外得州之北隅拓城樹宇分列管按工

與之日有香鍾發及枯骸者詢之即昔之廢壘焉公命

索其所餘以俸金買近阜民田粟而葬之喪具祭品必

親視而後給是歲久旱已而復雨會謂公之陰德故天

報之郡以慶高艱於井飲舊矣公至乃以地勢迹之命

匠氏直城之西北鑿及甘泉凡百餘井人無一金之費

日用以足前此戍守多閉輔之卒往往三數歲不能得

其歸公謂人久勞則怨且情將何以固衆心而取完力

也自公更相戍役止一歲為限推此五事實公始未至

與既至而所為者雖體有小大蓋不獨善士所悅若庸

夫悍兵皆骨髓其賜迄今無忘公嘗出使江淮守七州

歷四帥為開封內史以至叅預大政柄率皆除大害與

大利由一方訖四海父荷子戴固縷縷有條目或薦紳

先生暨太史氏未能盡其傳諒亦然也汝南公方將博

采遺烈以盡力祠之意會郡進士劉頌件右來獻且曰

此而不書大懼舌語所傳不足以信後世因爾次其說

請刻于碑之陰時嘉祐五年五月十一日文林郎試祕

書省校書郎權儀州軍事判官監環州折博務寮周輔

記
內殿承制慶州兵馬都監兼在城巡檢雷周輔書并題

額 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環慶路
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使兼知慶州軍州事及管内
勸農使護軍永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
同流
義渠為非彬刊

文正書院記

吳郡祀范文正公舊矣自公貴顯時置義田義學以淑

其族之人公歿而子孫世守之不廢然而未有專祠也

咸淳甲戌郡守潛公說友始請建祠而割田以供祀事

公之子孫亦世守之不廢然而未有書院也至正丙戌

郡守吳公秉爨建議請以書院易祠會憲趙公承僊按

行吳中是其議遂得請于 行省行省上之 中書中

書議以茲事有闕世道且不該教官而以其子孫之居

嫡者世主之於事便乃下從其請公八世孫文英適主

祠事踴力殫慮改制增擴亦既宋且遠矣祁時佐領江

浙儒學以公事來謁祠下式睹其成衆謂不可以無紀

而祁也幸際其會宜為文辭既不獲則取其家傳而徵

之公之生當宋端拱己丑其歿也以皇祐壬辰至潛公

為守時二百二十年天下郡縣凡公之所至蒙其澤而

聞其風者率為公立祠而於吳獨為缺典至吳公為守

時又七十年他郡縣且有以祠為書院者矣而於吳尚

仍舊規蓋吳為公父母之邦公之父祖墳墓在焉子孫

居焉族之人比屋而群處焉所以表異而褒崇之者宜

有加於他郡而反若不及者是宜賢郡守之有請也是

宜 廟堂之上之從之也昔公以正大之學卓冠群賢
以忠義之氣振厲天下其功之被當時而澤後世者固
不可編舉獨舉其切而近者則公於所在開設學校以
教育多士至吳郡則以已地建學規制崇廣迨公之子
恭獻公復割日以成公之志當是時天下郡縣未嘗皆

朝廷優崇

古者一代帝王之興必尊禮昔賢以提勸風俗
文正公之勲德其在宋時固宜優禮至于

皇元歲命郡守致祭省部諸司每有優恤范氏子孫之
文於此見

大朝之盛治所以培植風俗教化之意遠矣然則仕於
是邦者盍亦體

朝廷之意而加之優禮蓋所以為風俗教化之楷範而
豈私於范氏

置功德寺

中書門下牒蘇州白雲寺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范仲
淹劄子奏蘇州天平山有白雲泉南有寺寺中有刺史
白居易詠白雲泉詩明古寺也臣本家松楸實在其側
常令此寺照管准先降條貫應寺院及五十間已上至
乾元節並得賜額上件古寺屋宇已應得條貫伏望特
賜一名額取進止牒奉敕宜賜白雲寺為額牒至准敕
故牒慶曆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牒

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范

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賈

刑部 尚書平章事晏

工部 尚書平章事章

觀察推官夏有章權節度推官汪仲權節度掌書記蔡
抗殿中丞通判軍州事朱壽隆著作郎直集賢院知軍
州事呂溱原武鄭方平篆臨安錢德範書山門任持僧

置學也而學校之偏天下自公始若其察泰山孫氏於
貧窶中使得以究其業延安定胡公入太學為學者師
卒之泰山以經術大鳴于時安定之門人才輩出而河
南程叔子尤遇賞拔公之造就人才已如此其後橫渠
張子以盛氣自負公復折之以儒者名教且授之以中
庸卒之閩陝之教與伊洛相表裏蓋自六經晦蝕聖人
之道不傳為治者不知所尊尚寥寥以至于公而後開
學校隆師儒誘掖勸獎以成就天下之士且以開萬世
道統之傳則公之有功名教夫豈少哉夫以公之有功
名教如此則後世之宗而祀之為學校以廣之固宜與
夫子之道相為無窮蓋夫子之道與天地為無窮而公
之功則與夫子之道為無窮也此書院之所以立也雖
然祠則改矣書院則既立矣凡范氏之子弟與夫四方
之來者宜何如亦曰誦其詩讀其書為其人之為而已
公之為夫人之所能為也以公為不可為而不為者自
棄也為之而弗力者自畫也高山仰止遺貌凜然必有
寤寐我公於千百載之上者承務郎江浙等處儒學副
提舉李祁撰嘉議大夫中書禮部尚書郡人于文傳書
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秦
不華篆額至正十年八月 日立

擇悟立皇祐元年夏四月初一日當寺講僧通明

建置祠堂

浙西提舉司申照會說友蒙恩守吳懼無補報竊見先賢文正范公本郡人也道德文章功名事業載在國史實為我朝第一流人物身沒之後近二百年凡公過化之地無不尸而祝之獨本府未有專祠附庸學官而已其於崇祀勵賢見謂缺典郡雖窘乏而事關風化曷敢弗力乃卜范氏義莊之東義宅陳土鳩工度材為屋六十楹以奉公祠仍撥沒官田土拘收租米充春秋二祀之費其祠密邇學道書院春秋二祀太守率其屬親蒞及遇月朔則山長率諸生往拜焉先擇公之後賢者一人為掌祠若郡計稍舒別圖收教其子弟并以附于書院已消九月十一日立木候成合采奉安外所合具申朝省照會仍乞劄下本府照應伏候指揮

省劄

照得知平江府潛提舉申先賢文正范公本郡人也獨未有專祠今卜范氏義莊義宅之東陳土為屋六十楹以奉公祠仍撥沒官田並拘收租米充春秋二祀之費已消日立木候成奉安外申乞劄下本府照應合議行下

右劄付平江府照應仍具所撥田畝數目尚書省准此

咸淳十九年九月 日

與免科糴

提領浙西和糴所據吳縣申具致范令公義莊田八百九十七畝每畝勸米三斗計米二百九十二石一斗呈奉台判范文正公義莊廼風化之所關與免科糴仍帖報兩縣收冊拘錢須至行遣 右今帖吳縣勸糴官仰照所判速便拘收范令公青冊并糴本錢具狀一併差人解發赴所支納不得違滯嘉熙四年閏月 日帖吳縣勸糴官

提領浙西和糴所據長洲縣申具范令公義莊田二千二百七十一畝三角每畝勸米三斗計米六百八十一石五斗二升呈奉台判范文正公義莊廼風化之所關與免科糴仍帖報兩縣收冊拘錢須至行遣 右今帖長洲縣勸糴官仰照所判速便拘收范令公青冊并糴本錢具狀一併差人解發赴所支納不得違滯嘉熙四年閏月 日帖長洲縣勸糴官

祠設教諭

省府范文正公祠

照會本祠見闕訓導小學教諭一員今帖請李前職夢文充本祠教諭請

照應目下供職具遵稟狀申至元十三年閏月 日帖

帖

中書省劄差充平江府儒學教授兼學道書院山長提督范祠表

中書省劄差充平江府儒學副教授兼學道書院山長

提督范祠石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據范士貴狀告年壯無疾係先賢
范文正公嫡孫見充平江路學職兼管本族義莊義
學勾當即目在天平山住坐先世范文正公捨宅為路
子孫有墳山梯已田地並隸本路屬縣亡宋時及歸
附後俱蒙軫念先賢後代本處官司會驗舊例除納
稅石外一切差役科折並行蠲免後因吳縣及長洲
縣司吏矇臙科折糯苗士貴狀告本縣文經本路俱
蒙受理行下合屬改正止納一色造粳又於至元十
七年六月內有各鄉里正人等欲將義莊與民田一
例科助役米遂經本道宣慰司并按察司陳告蒙追
索本路文卷檢照得范文正公置買上項田土初非
私已正欲永遠養贍宗族子孫義所難及自前至今
既不曾設著科役難同民田一例施行牒本路行下
合屬除免間再具狀經行中書省陳告蒙受理行下
本路照勘是實依上蠲免毋得科率違錯總府除已
遍榜合屬外又於二十年三月內經省府陳告給蠲
免文據奉省府鈞旨送浙西道宣慰司照勘依例施
行毋得違錯奉此蒙宣慰司照勘是實劄付本路行
下合屬依例施行除免一應科役就便出給文憑付
士貴收執照驗外近欽奉

聖旨節該在籍秀才做買賣納商稅種田納地稅其餘
一切雜泛差役並行蠲免所在官司常加存恤仍禁

約使臣人等毋得於廟學安下非理搔擾欽此凡是
儒人既例蒙存恤蠲免況本家裔忝先賢世居吳郡
先文正置立義莊義學以教養宗族凡冠婚喪葬咸
有所助迄今三百年流傳不朽人皆慕之本處官司
尚以義關風化每歲舉行祀典實與其他儒戶不同
但士貴雖已經行省陳告行下合屬蠲免止是本路
備舉出給文憑付士貴收執切慮歲月深遠官吏更
易仍不准行雷例科率搔擾告乞出給公憑事得此
省府除已行下平江路依例除免本戶雜泛差役外
合行出給者

右付范士貴收執准此
為范士貴告科擾事

至元二十七年 月 日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近據平江路申准本路總管董嘉
議關伏見先賢范文正公世家吳郡勳德事業著在
青史以地建學授田養士實其初始吳士德之其三
世祖父墳墓俱在本路管下皆封太師國公曾賜忠
烈廟額每歲本路致祭甚虔置立義莊義學至今三
百餘年規模如故若加旌表實為砥礪風俗之本移
准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分司牒如准所言允當申
乞照詳得此移咨

中書省照詳去後今准回咨送據禮部呈照得至元
三十一年四月准集賢院關備國子監呈范士貴狀
告先賢范文正公六世孫提管本族義莊義學養贍

宗族垂三百年世守弗墜歸附以求蒙官司軫念先賢之後除納稅石外依例與免差役後因司縣官吏更替不常其間不無動搖雖蒙江浙行省行下合屬欽依

聖旨事意蠲免一切差役及出給公據付士貴收執有長洲縣司吏仍復以和買為由攪擾不安終未有都省存恤明文司縣得以玩視告乞優加存恤施行本監察詳范文正公以文武全材實為當時之名相置買田宅養贍宗族足為後世之良規三百年來子孫猶在若加存恤實為

聖元仁政伏乞照依先降

聖旨除商稅地稅其餘一切雜泛禁止相應得此本院議得范文正公古之名相置買義田子孫世守不墜如准國子監所擬實為相應准此本部議得范文正公前代名臣置田贍族垂教後世不為無補如准集賢院所擬移咨行省照勘如委係范文正公親族欽依

聖旨除免雜泛相應具呈都省照詳去訖今奉前因本部議得宋相范文正公致君澤民之術具載方冊所設義莊義學資給宗人教育後裔至今規模不墜其於世教不為無補宜咨行省禁治諸人無得煩擾所司常加優恤外據旌表一節既有忠烈廟額似難別議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咨請依上施行准此省府劄付平江路總管府依上禁治令所司常加優恤外合

行出榜禁治諸人毋得煩擾所有榜文須議出給者

右榜曉諭諸人通知

大德 年 月 日

泰州據前安慶路儒學正朱景新謹呈切見西溪范文正公祠堂係是宋時天聖年間文正公監西溪鎮買納鹽倉之日因見瀕海田土被海水侵鹹有妨耕種乃相度此地宜剏捍海堰以救護良田遂作程度計料文書申覆上司達知朝省就任遷范監倉知興化縣監督人夫剏築捍海堰於西溪之東計長一百四十六里零六丈六尺其高一丈其闊二丈為則用磚包砌截海水於外護良田於內自後海陵興化鹽城等縣田土皆得種蒔不特百姓有糧及諸鹽場亦賴以培養剪燒氣力者今三百餘年矣亡宋年時鄉人告於官而立文正公祠堂於西溪以報范公之德已經年深至歸附後毀廢祠堂大德四年間前任海陵縣丞白將仕等收買屋料興復起蓋祠堂重新裝塑賢像彼時蒙海陵縣曾出榜文禁約諸人毋得沮壞祠堂一節今為年深前榜不在一等不畏公法之人

在祠堂毀壞牆壁寒澆蕪草地上掘取泥土多端侵損即日再行修整若不呈乞出給榜文付祠堂張掛省諭諸人毋得似前沮壞誠恐日漸毀壞前代名賢遺迹不便據此合行具呈

右泰州西溪書院禁約

據前真州儒學學錄朱景新狀呈切見泰州西溪范文

正公書院昔因通泰兩州之地東臨大海每遇風濤大作直抵城下人被其苦仁宋天聖間公監西溪鹽倉之日遂築捍海堰橫截潮水自後盜農俱受其賜爲此立祠於西溪歲時致祭積有年矣自歸附後廟貌頽圯迨今未整若不重爲脩理恐負上司美意今欲興工慮有一等不知禮法之人攬擾沮壞未便乞出榜禁約施行得此使州台行出榜如有違犯之人仰指名告官取問是實痛行斷罪所有榜文須至出給者

大德五年二月

日

右泰州榜文

中書省准河南省咨言泰州海陵縣西溪鎮前宋范文正公仲淹所建書院在焉當其還朝民爲立祠以報其德經二百餘年至元歸附學遂廢弛大德間美國英以已財重建祠宇乞令本儒主領相應中書送禮部議既經本道廉訪司體察舊有祠堂委係前賢合設書院宜從所請

延祐二年

月

日

朝廷優崇終

遺文

文正忠宣父子諸公道德充積於中著於勳業見于文章其片言隻字皆有裨於治道世教非若世之文士徒枝詞琢句務爲工而已故今於諸公之文雖有數語亦必記錄使人知范氏之不朽者蓋在於穆林之所謂立言而非宣子之所謂世祿云

與中書論責劉琦事

忠宣公

今日忽聞詔命以臺官劉琦等言多失實事輒近名擅去官曹規喧朝聽各落御史降充監當者聞命之際中外震驚蓋人臣以率職爲忠人君以納諫爲美是以仁宗開言路優容諍臣執政不敢任情小人不能害政以致太平日久億垤又寧先帝容納直言未嘗變色是時呂誨等與純仁爲御史亦嘗擅納告身皆蒙慰諭主上思紹先烈而因二三執政不能以道致君教化或失其後先刑賞或乖於輕重中書蔽其本末但致外議喧騰凡居言責之臣敢不即時論奏既許風聞言事即是過失得陳而柄臣遂摺據其罪主上將何所賴且叅政以文學自負議論得君專任已能不曉時事而又性類率易輕信難回舉意發言自謂中理欲求近切忘其舊學捨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講五伯富國之術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之徒棄公論爲流俗之語異已者指爲不肖合意者即謂賢能所以薦薛向爲周才指呂誨爲無用主上無從諫之美時政有

握苗之憂曾相公年高不遜廉節道虧但欲見容雷同
苟且舊好拘文守法今則一切依隨趙叅政心知其非
而辯辭不及凡事不能力救徒聞退有後言此皆朝廷
大臣所為安得政令無失按此篇亦見言行錄中但被
舊熟詞誦亦多
不同故重出之

論王觀不當責疏

忠宣公

陛下臨御以來未嘗嚴責諫臣一旦行之恐傷仁化又
慮來者或多各一一竄逐浸失朝廷清淨之體所有先
降貶責王觀文字臣未敢簽書若陛下決以臣言無取
乞請臣補外臣雖一身斥遠若遂決朝廷大疑則是猶
有所補不辜東掖則死之日猶生之年

王氏語錄序

忠宣公

先生名伋字孔章希逸子其號也自唐中葉世司天文
能先見藝祖祚曆之象者先生之世祖也族居京師有
年矣以議金鷄曆出江西故先生為江西人明經取青
紫佐雍熙者先生之志也不幸試南宮偶遺乃蘊所學
以紹箕裘交遊中有以功名勉之者則曰植黨蔽賢象
數已著吾人苟獲漏網亦幸矣未幾王介甫出焉朝野
咸服其明嘗病卜相之術雖可與醫同試見效然於人
事不加損益醫與管居送死雖皆為通世之術然禍福
詭誕非若卜相者之有稽驗因考諸左傳著書五篇折
衷陰陽使與儒家不相角立曉迷釋惑為有力異乎
太史公所謂流者遠矣又有醫書二十四卷行于世此
又可見先生之博物也一日葉焯亮集其語錄以示

丹陽叟嘉其純正不爽時譽出處之節無愧古人因接
筆以書左界焉叟謂誰范其姓純仁名堯夫字先生故
人也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蓋七世定於

廟數之中不緣所事之人所謂有天下者事七世云者
特因廣數以經禮言之也國朝自禧祖而下至仁宗始
備七世故英宗祔廟則延順祖神宗祔廟則遷翼祖三
昭三穆合於典禮今來太行皇帝於神宗父子也如禮
官所議更增一室則廟中當有八世四昭三穆考於典
禮未有合者况唐文宗即位則遷肅宗以敬宗為一世
故事不遠在後無違將來大行皇帝祔廟當以神宗為
昭上遷宣祖以合古三昭三穆之義

南郊合祭天地不見於經神宗

皇帝致援古誼詔罷合祭元豐六年止祀昊天上帝於
圓丘唯是北郊先帝未及躬行然詔旨明甚所宜遵守
者也又言春為陽故以正月迎於東郊秋為陰故以七
月迎於西郊聖人有作莫之能改也今使迎春則在西
郊而用秋之時迎秋則在東郊而用春之時樵夫野叟
猶恠以駭而況於鬼神乎天之與人非有異也今應祭
方澤也而合於圓丘用夏至也而用冬至益何以異此
合祭肇於漢末其言不經朝廷近制考之方策告之宗
廟行之天地布之天下以億萬世或委聖言而從不經
不可也

能圖元祐後合國事以圖云元祐六年九月奏准樞密院劄子夏國既失恭順又復已絕恩必須輕忿日以擾邊爲計更須別圖方略元祐以來朝廷之所以御夏人處邊畫者莫非以禮義爲本以恩信爲先一切容貸期于息兵然六七年間戍兵之卒未嘗減罷金穀之費未嘗省羨備禦之計未嘗簡弛耳且彼所求我必與之不知真足以厭其所欲不爲它日之患乎夫要害之地濟無厭之求虧國體勢墮賊計謀養虎開端不可不謹臣願並以元頒詔書從事如其僣蹇置而不問戒飭吏嚴備如昔希希切造事固所不可讓邊待敵宜無甚難以區區內亂之小恙尚能與中國久抗乎以歲月決可竟事在朝廷不惑而已

臣聞熙延兩路與夏國所畫封疆至今未決外議謂朝廷務在息兵失于欲速故強寇要索日益滋彰雖聖朝懷來四夷固爲上策若邊臣不究利害但務委隨則國體事機不無虧失自二聖臨御之始夏人來朝繼乘常計至輒順自立使者係道往返五六買取貿易隨已豐富雖脩其恭蓋亦爲自資之計耳朝廷即遣使往加封冊欲速之意爲賊所窺果聞侮慢使人不即稱謝與兵入寇延涓破殘反覆不恭宜在殊絕後日復有所請但可只委邊臣謂之要約示以閑暇使之望望然惟恐拒而不納則輕重之權在我事既審決邊臣始以謝罪請盟之狀聞于朝廷然後明詔中外貸彼既往之罪聽其乞盟之請歸吾陷賊

之人賜汝既許之地如是則朝廷之體豈不甚尊而制寇之策豈不甚簡歟昨不爲此計聞其有請即許造朝使人既至朝廷酬對寧不知皆廟堂謀臣之言乎是顧接太重許可太輕既許以陷虜之衆易新造之壘人有品色多寡之異地有形執遠邇之差約當素明謀當素定皆著于書然後受人割地交相付與則彼尚何所能爲乎今謀約不素明定彼以疲殘百餘人塞責而來我乃不復較問壘以四壘付之四壘即付即以平鞞熙延二境始議畫疆顧不晚乎先已然者固不可追今可爲者審究徐圖尚未晚也如聞夏賊於塞門金城之城重有邀求又鼓言與西鄰爲合從之謀將以重我外議謂朝廷不以爲重而輕棄之信如是則欲速已甚矣朝廷所以謂金城塞門爲不可棄者非以兩孤壘之爲利也謂其形勢險阻足以藩籬邊徼土田沃壤足以贖給邊兵也故不在賜給之限今乃欲局目前之小休棄形勢之要地舍數千戶已耕之土斷數百里斤候之衝屏蔽無餘出門過敵道路梗澆運餉艱虞孤壘僅存我料安用詔旨不與之地徒虛名耳彼乃愈益猖狂邊患滋甚固宜朝廷之改圖也聞梁乙通用事之久元祐二年三寇涇原而漢兵十一將拱手城中不出一騎使席卷而歸後乃悉得前後所積歲賜金帛每語人曰鬼名家人管國事有此功否我之所以連年黜兵者欲使朝廷懼我而爲國人求罷兵耳昔元昊叛時雖數遣人求和而故爲悖慢難從之議朝廷既不從則語衆曰我求罷兵

而南朝不許用此以歸怨激衆衆戰威力乙適今乃効之今朝廷既議賤絕宜作邊帥草檄以淺近易曉之言具道乙適無厭犯順之詳朝廷用兵于不得已之意今諸路多作木印棄于賊疆不惟可以伐徂衆怨之謀又足以激怒其衆使知禍自梁氏始庶有衆怨親叛之理朝旨但欲使近邊之人不能著業臣已謂未足繫彼國之要害使一國之衆奔命不暇而莫知所備斯可矣欲如是當令諸路帥臣公心叶力謀議相關一路將有所舉則諸路陽爲點集出兵之勢以留對境之備則實出路分賊無併兵拒敵之患諸路更守迭出則彼所備者勢分而力勞矣又自來諸路多招納降人自元豐以來諸路所納不爲不多若謂可以耗彼力戰之人則夏賊舉必數十萬豈招降之可耗也若謂可以助戰緣降人出入將帥豈敢全然倚仗計口給食坐耗邊穀借有地土可給亦妨占弓箭手請射之田其間仍多姦細緩急漢界有所舉動則猝然逸去致漏機事有害無益將求漢兵迭出宜悉止絕以清久弊朝廷如果令諸路互出銳兵撓賊當密戒諸路帥臣每有所舉不用過爲秘密略使兵數先出勢若大舉使彼衆得以遠避我鋒然後出偏師以信其敵則其誰敢當要使數百里野無得耕之土衆無休息之期而已又申嚴博易之法以絕市貨則困賊之策在其中矣是不待多殺而爲利也

又之條明元初國之所以前坐制西夏者誠由連城北帥並統重兵利害相同左右相掣首尾相

副敵勢相接心一而力同氣遠而勢重如一身之有手足上下交相爲用而無有偏廢此我之所長而彼之所畏者也昔竇元康史用武之時先臣仲淹嘗統兵往援隣道破元昊長驅深入之謀救涇原屢劾可憂之患見於已試理勢灼然朝廷後來參定戰守約束頒降諸路實用其策非因徐禧計議邊事輕有改張遵行之初自罹其害蓋兵家張輿敵勢左牽右制古所不廢固未聞兵家兵乏不假敵援而能獨勝者也今邊事未平虜情難測伏望朝廷深賜詳度檢會臣前奏及元頒戰守約束再如條明

又奏論防備事 准詔諸路探報自乘常身死梁氏族人侵擅國事遂致諸部酋豪往往不服變亂交攻日相屠害若有投來西人仰相度可否收留仍更切厚與賞物募人遠探目今邊情向去利害縷細詳究措置聞奏臣除已依朝名施行外伏詳詔旨所問邊防機事而繫中外安危之本者如臣之愚願何足以語此臣早膺使任久在邊徼探據審料在朝廷正宜安不妄動用觀成敗之變息兵止殺重農務本太平之迹始於今日尚何此策之議哉彼之部酋若有以梁氏之禍來告者若請兵于朝者若據地而願附者若挺身以降者朝廷使邊臣諭之曰若主不幸爾乃臣子當盡死節之義善爲若主討賊而已尚何來告耶何但欲脫身而內附耶我之邊兵方備他盜不爲爾捕寇也臣觀戎狄之性以種族爲貴賤故部酋之死其後世之繼體者雖

雛稚之子亦足以服老長之衆。秉常父子有國，縣久國人歸心。今諸路謀者之言，雖曰秉常之死不明，梁氏之族侵擅國事，若謂遂能滅李氏之宗，而有其國，則臣未之信也。蓋一國之衆，豈無豪傑推李氏族子以主其國者乎？豈遂甘心爲梁氏子臣屬乎？

又奏乞那差將乞

紹聖二年，呂大忠乞赴闕，願早降指揮，始朝廷劄下熙河，范純粹預行措置，建汝邊堡，有如脩建定遠城之類，機便行以乘伺間隙，脩建之時，即趁時併功，興役伏奉指揮，昨脩定遠城，下除本路將兵盡數調發，照應防托外，更蒙朝廷指揮，下秦鳳路那將兵三二萬於通渭，若側近擇利駐劄，照應萬一西賊犯境於本路，將兵共力枝梧，及下涇原環慶路各於本差定兵將頒及萬人，已上沿邊擇利駐劄，大張毅勢，使賊疑懼，不敢併於一路。作過將來萬一遂舉汝邊之役，除本路兵馬酌量調發，防托外，乞朝廷預降指揮，下秦鳳涇原環慶路經略司各令密切依昨來脩定遠城例，差那將兵預作準備，候見本司聞報，即於逐處沿邊駐劄，照應。

又奏審官李忠傑等事云：准樞密院劄子，審官包順包

誠、李忠傑、趙懷義、趙永壽許時，輒赴闕，臣赴任之初，准朝旨體探招納，邈川河南人戶等，蓋自范育在本路，日曾有遺納趙嗣忠之議，又种誼還自京師，昌言被旨招

納，緣日有阿里骨般次買賣向者，謀議不容，不知今醇忠之子，被召恐多猜疑，於臣所放機事，有害兼懷義永壽，資才無可取，未敢遣赴闕，并免與功多，蕃官別有形迹，及李忠傑見體量將入界，捉來首領，却送過天都等事，臣輒從宜將行出文字，節去李忠傑、趙懷義、趙永壽姓名，止將包順包誠，差使臣押伴赴闕，其包順包誠，今來朝見，如欲示旌勸，只乞賜與金帛，願留官爵，差遣以責來效，及乞不以邈川河南情偽，詢訪逐人，恐有漏泄，詔阿里骨見差般次赴闕，進貢所有前後經營，青唐指揮，更不施行，李忠傑三人別聽朝旨，其體量李忠傑事狀，如無顯迹，即不得少有枝蔓，漏落，致使危疑不安。

又奏審制面夏事

牽制之要，當於平日先探知彼界

人戶團聚虛實之所，遇事決策，前去指其巢穴，攻其必救，則解圍制寇，不致虛發。緣諸路帥司所出牽制之兵，止於一路，而賊之大衆，勢必十倍，既衆寡不敵，則牽制兵馬所行，分須與賊兵，敵勢相逐，彼犯我東，我出彼西，進退之際，不相逢迎，庶無取困之慮。今熙河秦鳳路地，如犬牙，兼秦鳳一路，止有雜川兩寨之地，係有邊一面受敵之處，若西賊舉衆欲秦鳳兩寨，須經由看都川，淺并川，羅和市一帶，山谷分頭南來，此外更無他路。如此，則賊兵未至秦鳳，已先逼近本路，通遠軍通渭若一帶，邊面地形道路，披圖可見，除通遠軍蕃漢兩將人馬，自須戒嚴以防侵軼，不惟難以內自空虛，引兵出外，所有熙河蘭岷等處，漢兵蕃馬，雖是可用，緣本路對境惟東

北天都山南半會打繩川到子一帶方是西界人戶團聚住坐之所指此而進即行兵之路却須自看都川淺井川羅和市或石砮子等處結陣前去乃在賊兵歸路之外聲勢甚逼彼雖已犯秦鳳若探知本路兵行不遠必是引聚而還遂出我師之後即見我之歸路立見梗經甚非安全之計蓋本路在夏國西南極盡之處除天都等處路與賊迫近不可經畫外捨天都而西即全無人戶住坐如蘭州正北屢經漢兵討蕩具見的實矣雖無利可乘恐徒有塞命之名枉致勞弊以此推較蓋諸路地形遠近不同而夏人團聚居止疎密有異故攻取便利理難一體本司今相度除賊寇河東廊延環慶如探得天都一帶別無大段人馬會聚本路可以出兵牽制外如西賊併兵寇犯秦鳳路即本路兵馬止可於白城谷尖竿堡左右照應相度賊勢寬便攻擊或會合秦鳳之兵共力掩殺如此則兩路兵勢相合賊必不敢為深入持久之計所貴不失機便伏線今降朝旨定本路不許策應只令牽制有此利害深慮緩急申請不及伏乞朝廷更賜詳酌指禡

貼黃熙秦路兩既相隣接則形勢一同今秦鳳之於熙河既不可牽制只可策應即熙河之於秦鳳利害不殊並乞驗會本路前後所供對境圖籍即見逐地名道路形勢利害牽制策應之法中間久廢因臣在環慶累曾論列方蒙朝旨下諸路頒行臣等曾預先探知西界人戶團聚之所後因賊犯鎮戎係在涇原

西北與環慶相去三百餘里臣曾搗虜破賊於曲六律掌俘賊甚多遂解鎮戎之圍比其歸讓巢穴則我師還塞方綽一日僅免阻扼轉戰之患是時若賊勢稍相附近即歸師難保伏乞朝廷更賜照察

又奏分兵... 樞密院檢會已降朝旨下熙河蘭岷路乘機會脩築汝遮去訖近節次據本司奏乞脩築蘭州西城及史西史遠城雖已各降指揮依奏三處所用功後萬數不少慮本路於脩建汝遮有所窺避將來以此為名致失機會昨者本以三處城圍全關增展或見今人馬暴露或緩急矢石交通無計保民日憂招寇念汝遮大役既須候可乘之機則廂兵數千不當廢他壘之用兼汝遮役所地里非遠候其進築有期立可移兵前去愚慮偶尔及此於理合具奏心實無他事屬兩便臣所以且以脩築蘭州史西史遠為名分肇役兵前去使衆人明見逐處與作庶解夏人之疑比至汝遮有機可乘則役兵皆在隣近委實安便

契勘本路蕃官自來有因歸順或立戰功朝廷特賜姓名以示旌寵如鬼名山為趙懷順朱令喚為朱保忠是也後有蕃官無故自陳乞改姓名經畧司不止逼據狀申解省部亦無問難遂改作漢姓如乙格為白守忠兀乞為羅信是也亦有不曾陳乞衷私擅自改作漢姓如盧唆之子為周俊明是也見今更有蕃官扳援陳乞無故自便衷私撰改漢姓竊詳古者賜姓氏者皆朝廷所以酬功德別忠勤也今反使夷狄醜

類無故自易姓名混襍華人若年歲稍速則本源汨亂無由考究漢番弗辨非所以尊中國而別異類也欲乞諸路蕃族除係朝廷特旌寵賜與姓名外即不許陳乞改作漢姓有今日不因朝廷賜姓之人並行追改各依舊如元所奏只乞作朝廷訪聞立法行下

又論交移生口事云

樞密院言環慶路將兵與夏人戰俘馘老幼婦女范純粹選留仍揭榜喻其親族以舊掠漢人對易其引導者人賞以綸三匹十歲已下二匹

交換生口若施之於講和罷兵之時則名體俱順無所不可緣夏國方爾悻慢與師盜邊在朝廷宜明示棄絕戒諸路邊臣整兵聽命或間出奇兵使其應敵不暇或擾彼農事使其地不得耕或又間用權或旁行招納必使彼衆勞厭人意動搖則其凶酋必使改輒然後邊業可期於止息也若於此時便議將生口與之交換即恐體勢不重有害事機庶訪聞得西界凡是捉虜到漢界人口並一一赴衙頭呈納多是於近裏去虜監防羈管今來本路所獲老小人口止是橫山一帶人戶縱有逐家骨肉丁壯願遵朝命亦何緣於近裏取得羈管之人前來交易以此推之恐徒有輕動必無實利

又論治平兵馬路今不同

元祐三年癸亥詔以治平臣僚所上互進方略授逐路帥臣講求困賊之策

切詳治平年兵馬數目以至將佐頭項遺應次第即與

目今全然不同臣仰悉朝旨大意而已使西賊於逐路山界各有所畏分兵待敵不敢併兵一路則我計方行邊機難以預定貴在臨時處決即先事無可預陳所有准備西賊互有酬賽防庇邊民一節即不異見今僭寇之策

又奏乞訪聞州縣關食去處云

臣訪聞得本路州縣民間其有關食去處及逃過主客人戶數目不少蓋緣累年不熟又自軍興以後調發額卒凋弊為甚而保結團教之法方此推行蕪民間以邊事未平妄意私憂加之向春關食遂此流散深慮關陝根本益致殘弊所繫不輕如棠施行只乞作朝廷訪聞內賜指揮

又奏乞論西界備邊事云

昔年雖有隣路牽制應援之法多是兵將官不務公心不以隣路被寇為己職或量以少少軍馬或故為迂遠備禮塞命遂致永樂之禍臣自領漕關中至忝今任累累論列三年間方蒙朝廷之議再立牽援之制昨來九月初五日晚得涇原路報賊公牒臣於是特遣委曲珎已下點兵束裝翌日長驅出境外三百餘里大破賊巢賊衆到漢界三數日解而去者珎之功也今來受指揮臣並未敢輒以語人欲望聖慈只遣近下使臣依涇原例就慶州勞問出界將官曲珎已下支押賜合得銀合茶藥見朝廷勸賞不忘功之意在朝廷無所增費而於本路士氣足以激勵稍厭人情不為小補

遺文終

諸賢贊頌論疏

韓魏公贊 魏公謂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師魯之所存也身安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存也敢問二公曰立一節則師魯可也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若成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韓公與孫元規龍圖書云近方知希文留徐將治已差下人致書藥詣徐及裁記為慶通中忽領來教且承希文疾遂不起聞之驚慟數日不能飲食忠正大賢天下屬望平生素蘊未得舒盡遂至于此深可哀哀痛痛所幸者到公治所後事得仁者盡力幹辦亦賢者之先識希文瞑目無憾矣今專差人致奠如公未發告令一幹吏同辦之幸甚

富鄭公稱之為聖人石徂徠比之為夔高張橫渠謂才氣老成

歐陽公贊

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

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

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得戮力平

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

正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群議而用之歐陽公手自

記日脩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尔脩初以范

希文事得罪於丞相坐黨人遠貶三峽流落累年比呂

公罷相始被進擢及後為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呂公

擢用希文盛稱二公之賢能釋憾而共力於國家者希

文子純仁大以為不然刻石時輒削去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每歎曰我亦得罪於丞相者惟其言公所以信於後世也嘗聞范公平自言無怨惡於一人燕其與呂公解仇書見於范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於地下父子之性相遠如此邵氏聞見錄曰歐陽作碑辯不可則自削去雖然劬力等語歐陽殊不樂謂蘇明允云范公碑為其子弟擅於石本改動碑中文字令人恨之

歐陽公論小人

韓琦仲淹富弼等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弼等亦可謂難得之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各思報臣謂事無不濟但願行之如何耳况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此等之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而奸邪未去之人須時有譏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臣謂當此行事之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定日見成功

歐陽公論范公為眾所推

韓琦與仲淹皆是國家委任之臣材識俱堪信用然仲淹於陝西軍民思信尤為眾所推今若令仲淹外捍寇兵而琦居中應副必能濟大事若陛下以新用仲淹責其展効則且令了此一事俟邊防稍定不兩三月可以還朝既先弭於外庶可漸脩於缺政

歐陽公論四賢不富羅羅云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

下皆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
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為朋黨欲搖
動大臣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
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蓋去之則善人少過難於一
一求瑕唯指以為朋黨則可以一時盡逐大臣不可以
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
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必有朋黨
專權之說上惑聖慈臣請詳言之杜衍為人清審而謹
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正
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
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
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
急脩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
號仲淹之黨及爭水各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
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為彰著陛下素已
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間居則相稱美
之不暇為國讓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臣見
杜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
朋黨誣矣陛下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
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為
陛下惜也

蘇子美聞京尹范希文謫鄱陽尹十二師魯以
黨人貶鄧中歐陽永叔移書責諫官不論救而

貶夷陵令因成此詩以寄且寬其遠邁也

朝野蔚多士
喪然良可羞
伊人秉直節
許國有深謀
大議搖巖石
危言犯采旒
蒼黃出京府
憔悴謀南州
引黨俄嗟尹
移書遣竄歐
安慙言得罪
要避曲如鉤
郢路幾來馬
荆川還泝舟
傷心衆山集
舉目大江流
遠動家公念
師魯曾父作深貽壽母憂
歐陽承叔橫身罹禍難
當路積仇讐
衛上宰無術
亢宗非所優
吾矣思正士
莫賦畔牢愁

蘇子美上文正公書云舜欽觀古之烈士受人一言一

顧之重不計已之能否事之重輕隕命捐軀無問而不
入或促其禍敗累於所知者多矣然史氏禪說皆撮之
以稱述其事而警厲偷淺舜欽竊謂其勇敢敦氣節則
有餘至于成就大詳趣道與權則不足矣故舜欽自少
小迫於作官所為不敢妄必審處已之才能而傳會于
道人雖不知自信甚焉且久矣昨者朝廷以閣下才謀
絕世負天下之重望倚之以究西事閣下開置幕府收
策志慮英華之士以自廣蓋以兵者重器資群材以共
舉一失其任則折衄報之而閣下誤有采聽將引猥瑣
置於左右委言垂意發於顏色舜欽非不知依閣下之
重可以取先價而自振起設臨機事不能有所建弼耻
也有所建弼而不合於義不行焉亦耻也况於傾撓哉
及是則不惟虧損閣下之望舜欽終身可廢無所容焉
是以上犯盛德慷慨避辭者蓋在此也然舜欽雖至冥
愚內荷閣下之顧夙夜感慨思有所報昨聞閣下以張

存不才自求守延州物喻喧然以閣下領經略之權自可往來陝右進退在已延州逼近賊鋒而能舍安逸以就危隘雖古人不遠也又或云閣下居長安統軍於人不能明白立功名將高舉遠去以自異此二除未必中閣下之度以舜欽觀之既白張存則不得不自請但裁授之際有所未安何者以閣下為經略則自陝西以至於邊徼斥候皆可處置在延則局于一州於他郡不接矣他郡不接或可不能仰制閣中事則可慮也蓋閣中之俗大抵強悍豪忍又形勢險固出於天下方今盡取鄉民藉之為兵得操弓矢以自肆習往來道路與寇賊不辨小人少思慮加之氣俗又得此利器幸而歲常豐父兄家老聚居可約束不幸小歉父兄不能保有其子弟必將人人依險以自快則其將柰何耶况煩細迫而驅之以向敵人頗失望有天下而失人以信後將何所恃焉昨者延安鎮戎殺害民畜不可勝紀死氣結戾不判必能變化陰陽之和今雖稍稔恐來年宿麥不登民必狼顧矣弱者流轉強者化而為寇賊則心腹自有疾矣閣下居延州雖能制吳賊之命係屬其種族逐之絕漠而遁亦何救閣中之事耶故舜欽謂西羌不足憂於閣中也近日竊聞降郡數勝頗得馬畜屠其柵壘火其積聚朝廷即時越次以賞其勞使人得自有其所軍聲稍振士百其勇以舜欽觀之古之善禦戎者豈特是哉蓋務訓撫吾民使其業不以非義動扼其衝塞絕其互市閉之沙漠之外俟其隙且困則破散之晨鈔夕咨

與競尺寸之地非大國之體也舜欽返慮將佐不知此事銳而少思狙豪駭之勝中其詭譎而所喪必大蓋兵家之法必以餌驕人而後取之况老庸常以伏奇包衆勝中國當此之際閣下能部勒諸將分乘險阻不使冒小利以為功持重其體而死其奸謀不憚曠日而使之內潰此孫武所謂善之善者也况夫體幽靜則謀精而威氣張銳則令頓而愾閣下立謀而首令者也以身繫安危可不慎哉若能去延州之狹以自任撫閣中之水以示信而又沉遠變動則何敵之敢兀耶懸料古人所難况舜欽淺識而欲上贊遠略然區區之誠願臆于內萬冀一得以補高明撫斷之餘特賜省闕幸甚幸甚窮邊寒苦乞加練護不任慷慨之至

道遠且阻不得上記以候起居家兄封到閏月所賜手教一通訓愛切至情義並隆懷感益深不言可喻舜欽昨得罪後都下沸騰未已其謗皆出人情之外而往往信而傳之自念非遠引深潛則不能快警者之意又以世居京師墳墓親戚所在四方茫然無所歸始者意欲重去不得已遂沿南河且來吳中既至則有江山之勝稻蟹之美充州有田數頃郡中假回車院以居之親友分俸伏臘似可給豈致更求贏餘以足所欲日甚間曠得縱觀書策及往時著述有未備者皆得綴緝之治易頗有所得苦與處無人商論乃知君子理身格物之道自有本也險難萌而不之見宜其悔焉况舜欽性疏且拙疏則多觸時忌不能防閑小人拙

則臨事不敏無所施爲因此遂得退藏蓋亦自幸苟致之劇地責其功績徒自勞困而無補於時也衣食之勿止此而已今得心安舒而身逸豫坐探聖人之道又無譏察而青望之何樂如是攝生事素亦留意今飲食起居皆自適內無管而外無勞斯莊生所謂遁天之刑者也歲餘來能飲冷而少病此其功歟舜欽既廢于世本當於江湖之上與魚鳥麋鹿同樂不欲使聲問踪跡一至於人間因閣之教丁寧委析不得不具道所懷幸聞察焉

又答 去冬捧策問條目甚備深明幽患之故實之坐右一食三誦嚴然如臨師保之前雖未能盡其要處而粗忘墮獲之苦專人至又承親筆伏審坐鎮之暇體力平裕且謂其窮道著書日與聖人語於堂奧晏然自居得易艮象時行時止而其道光明也此閣下救之愛之之過實也夫適其時之動靜使其道之光明此大君子之行藏屈申非罪戾人之所可爲也本以不知時之可止而遂於行蹈此機穿今既止而雖欲行莫可得也閣下前視仰輔之地不欲履謙讓引去偃息藩鎮以閑放自喜此正得時止之道也處此至靜益宜思念康世尊本之術充於胸中因時而發大庇天下則其道卷舒而光明矣放廢者安有此理但守六五一爻之義而已庶乎語言有序悔吝稍亡不貽知己之所憂念耳閣下其察之

五月日舜欽頓首獻書于參政諫議閣

范文正公集

諸賢贊頌論疏

下舜欽伏觀自唐至于本朝賢者在下位天下想望傾屬欽至公相聲名烜赫未有如閣下者自閣下作諫官天下之人引領數日望閣下入兩府使天下被其賜及閣下受譴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歎息怒罵以謂宰相蔽君怙權不容賢者在朝將日衰矣無復太平之期當是時無此言者衆指以爲愚唯是險姦凶穢之人嫉閣下聲名出入甚於讐寇然駁於群議暗鳴伏毒不敢開口但日日窺伺閣下之失將以快意相決羗賊不庭西方用武策畫顛倒兵師敗沒衆謂非閣下之才不能了此事天子采閣下之議用閣下於延州果能使士卒奮厲涉寇聞之不敢窺境有求和之請時堂上有沮隔者議者欲食其肉舜欽嘗靜思閣下功業未及天下而天下之人愛而美之非人之盡受惠也由閣下蘊至誠以康濟斯民爲己任故誠之感人如四時之氣鼓動萬物遠近無不被也去年天子又采天下之議召閣下入政府天下之人踴躍詠歌若已得之皆曰朝廷用人如此萬事何足慮日傾耳拭目望閣下之所爲未及半年時舜欽自山陽還臺已聞道路傳云閣下因循姑息不肯建明大事時尚竊竊私語未敢公然言也舜欽始絕不之信必謂惡惡之人扇成此謗談者好奇易傳耳及至都下言者稍不復避人矣舜欽始疑之是何知於前而昏於此耶而又爲辯之曰治久疾者不可速責以效苟以擇劑暴藥攻之死生未可知也談者或然之已而舜欽又嘗閣下之薦不復可與衆辯矣與之合倡實不忍

為但惻然愧羞暗不復言退而念慮終夕不能去懷乃知古之烈士為知己死者以此也舜欽又竊觀閣下所為於時亦孜孜數有建白未堪為矚是何毀之多也豈誠之少衰不銳於當年乎豈施設之事未合羣望乎豈以為高世之名未見為高世之事乎愚者不可曉但聞

論議之衆皆云教訓暨工更改磨勘復戩田定贖刑之類皆非當今至切之務譬如倒懸者饋之以食大饒者飲之以梁徒益人之忿耳舜欽受閣下非常之知日思

所報欲閣下之譽復加於當年念之無他術焉必取衆議而用之則皆厭然而服不復有所詆訾矣今輒條數

事布於左右非出於淺見寡識蓋得之羣言焉若閣下擇其一二上聞而行之於國實利人又甚樂故非刻薄

僥一時之利今議稍喧矣閣下若更畏縮循嘿顧望而不為則不唯國計漸陳亦恐禍患及身矣如此則使姦

纖之人得以藉口而快意天下之人疑惑有名之人又天子不肯采議而用人是不為來者之地閣下其念之

今所建之事不合指極不過於免位則天下之責不及若不建事而無所為天子將采天下責而免閣下若天

子未免閣下安能肆然又當天下之責乎必因事求免舍胡而退則人無後望平生令名至此盡之矣夫建事而免絕異速甚苟建而得行位自不免於朝廷之利甚大閣下之聲名復還不亦美乎所建之事不必其之所陳其術在衆論之長者閣下納而行之無憚其大且難矣嗚呼歲月有去而無回功名難成而易隳此古人所

以珍重寸陰而皇皇於立事也若蹉跌失時齎泊前志則抱恨萬世為來者所笑我無復自明亦已痛哉亦可惜哉幸閣下留意焉

致位臺諫後雖改他官不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

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而皆罹中傷竄謫而去使正臣奪氣顛士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齊

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及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故

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老人愚老疏隔之至

也豈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况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

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軫念于茲可為驚怛觀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勤

于采納下及芻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若詔勝未削欺罔既成則不唯堂下遠於千里竊恐指鹿為馬之事復見於今朝矣

奏乞遣范公巡邊

聞已差范仲淹宣撫陝西

近又除參知政事未有巡邊之日竊以西賊不朝其言驕慢必無可從之理范仲淹久留邊郡威名在敵若早令經制事宜閔中百姓有休息之期故邊將雖多莫如朝廷輟柄臣以臨之柄臣之中莫如仲淹自行望於西人未行之間早遣巡邊無使後時以失大計

又論范出於韓之百又伏見陝西路招討使韓琦范仲淹各除樞密副使並以西寇未寧慷慨恩命朝廷再賜手詔督令赴闕臣竊私料琦等必再有陳論辭讓於未決之間而異同之說有三焉曰使琦仲淹皆來也曰一內一外也曰皆留在邊也臣竊謂仲淹作招討使若我既畏其威名今在樞府正議兵謀其畏必甚况在陝西民既倚賴在樞府必陳利病而行之所賴者愈大以物議言之二臣之忠勇其心一也若以才謀人望則仲淹出韓琦之右故仲淹宜來琦當留邊於理甚當其韓琦范仲淹伏乞朝廷不聽辭讓各授恩命

臣因義激心以戒獲譴天容地載蒙幸何深然理有所未伸情有所未達鬱悒之心不得不盡陳之道輔仲淹與臣等議皇后不宜廢是以羣詣殿閣上疏而執政進說使臣等不獲面對道輔仲淹出守外郡臣等蒙爵中外皆以為非陛下之意特宰執假天威以斷來者之說不報又上疏曰臣伏準戒諭自今不得羣詣殿門請對且伏閣上疏自有故事昔唐陽城王仲舒伏閣雪陸贄之枉崔元亮叩殿陸理宋申錫之寃今陛下未忍廢黜皇后而兩府列狀議降為妃諫官御史敢廢伏閣之事乎陛下深惟道輔仲淹等所言為阿黨乎為忠亮乎不報

英英如神巖巖如山仁義道德盡於顏間大忠臯夔元功方召以贊中樞以尊巖廟佑我仁祖格于皇天是肅是虔不傾不騫維慶有祠邦民瞻思

慶山可夷茲堂巍巍

文正范公在布衣為名士在州縣為能吏在邊境為名將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備數器在朝廷則又孔子所謂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間蓋不一二見非但為一代宗臣而已丁酉四月獲拜公像於其孫園職為之贊云以將則視管樂為不忝以相則方韓富為有餘其忠可以支傾朝而寄末命其量可以際圓蓋而蟠方輿朱衣玄冠佩玉舒徐見于丹青英風凜如古之所謂番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如泰山之安者其表固如是歟

先儒論本朝人物以仲淹為第一觀其所學必忠孝為本其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有所為必盡其力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誠心也觀其論上壽之儀雖晏殊有不能曉寬仲約之誅雖富弼有所不能知而十事之規模雖張方平余靖之諸賢有所不能識仁宗晚年欲大用而范公已即世矣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歟

元昊所以敢於憑陵者人皆以為為寶元康定積弱之故而不知其志已萌於德明與中國易馬之時元昊所以終於帖服者人皆知其一韓一范之功而不知其夷簡之功也蓋當夷簡未入相之前張士遜在政府王黼在密院夏竦在帥涇州范雍帥延州

為相則無補君務而不免韓琦政府養病之議本兵則不習邊防而忘曩日曹瑋元昊必反之言為帥則師無功而徒以隳虜人詐和之計當夷簡既入相之後與仲淹釋憾於朝廷而協力於西事前日之蔽賢固可罪今日之補過亦可書此仲淹所以樂為之用也自夏竦未罷帥之前師惟不出出則致敗寇惟不來來則傷殘劉平之敗范雍奪節鉞任福之敗韓琦罷經略而竦為四路統帥三歲擁握大師未嘗身履行陳自夏竦既罷帥之後付秦鳳於韓琦付涇原於王沿付環慶於仲淹付鄜延於龐籍分為四路各任經略敵勢相援此元昊不復有深入之謀也韓琦所上之攻守策其意則主於攻故不免有好水川之敗至於仲淹所上攻守策則言攻有利害守有安危攻宜築近邊城取其近而兵勢不危守宜開屯田用土兵圖其久而民力不匱是則攻不至於輕戰守不至於示弱而舒徐待其斃也然至於協謀以取靈夏之地則韓范同此心也惜乎志未遂而二公歸矣

論蓋自李文靖抑四方言利害之奏所以積而為慶曆元祐之緩勢自文正范公文章閣一疏不盡行所以激而為熙寧之急政吾觀范文正之於慶曆亦猶王安石之於熙寧也十事之奏實慶曆三年九月矣始於明黜陟重命令當時之言見用明黜陟之法則以十月壬戌行擇官長之法則以十月丙午行任子之法則以十一月丁亥行館職之法以癸未行公田

之法以壬戌行貢舉之法以明年三月行減錄役之法以明年五月行其餘厚農桑軍恩信重命令皆悉用其說或者為令行之未及一年而陳執中之徒已不悅矣嗚呼使慶曆之法盡行則熙寧元祐之法不變使文正之言得用則安石之口可塞今文正之志不盡行於慶曆安石之學乃盡用於熙豐神宗銳然有為之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會治躅得失之機於是乎決矣

揚州志范文正公薦於忠亮雖喜功名而不為朋黨早歲排呂申公勇於立事其徒因之矯厲過直公亦不喜也自饒州還朝出領西事恐申公不為之地無以成功乃為書自咎辭俛而去故歐陽為文正神道碑言二公晚年歎然相得由此故也後生不知皆咎歐陽公子見張公言之乃信

宋文公言范文正公作成忠義之風本朝范質人謂其好宰相只是欠為世宗一死耳如范質之徒却最敬馮道輩雖蘇子由議論亦未免此宋朝忠義之風却是自范文正作成起來也清時集

宋文公曰天地間氣第一流人物

宋文公跋范文正公書右范文正公與其兄子之書也其言近而易知凡今之仕者得其說而敬之亦足以檢身而及物矣然公所自謂未嘗營私若必若公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然後為能充其

名實而其所論親僚友以銷壅蔽之萌明禁防以杜交私之漸者引而伸之又非獨効一官之守者所宜知也侯官大夫陳君焯得公此帖刻真坐隅以自警省蓋三復焉而歎其指之遠而不可窮也敢竊識其說於左方庶幾覽者有以發焉年月日新安朱熹謹書

文正公振作士氣 問本朝如王沂公人品甚高晚年乃求復相何也曰便是前輩都不以此事為非所以至范文正方厲廉耻振作士氣曰如寇萊公也因天書欲復相曰固是朱子語類

又問先生前日曾論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不知使范公處韓公受顧命處事亦能如韓公否曰看范公才氣亦須做得又曰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問范文正作百官圖以獻其意如何曰他只說如此遷轉即是公如此遷轉即是私呂許公當國有無故躡等用人虞故范公進此圖於仁宗因舉詩云誨爾序爵人主此事亦不可不知假如有人已做侍御史宰相驟擢作侍從雖官品高然侍御史却緊要為人主者便須知把他擢作侍從如何不把做諫議大夫之類

文正公解仇事 近得周益公書論呂范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為開封府又為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逼速次序曰某為起還某為左遷如是而為公如是而為私意頗在呂相呂不樂由是落職

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後呂公再入元吳方犯邊乃以公經略西事公亦樂為之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為范公神道碑有歡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公之子堯夫乃以為不然遂刊去此語前書今集中亦不載疑亦堯夫所刪他如藁談所記說得更乖熹謂呂公方寸隱微雖不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曾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既為呂公而出豈復更有匪怨之意况公常自謂無惡於一人此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者然其規模廣狹與乃翁不能無間意謂前日既排申公今日若與之解仇前後似不相應故諱言之却不知乃翁心事政不如此歐陽公聞其刊去碑中數語甚不樂也問後來正獻亦及識范公否曰正獻通判潁川時歐陽公為守范公知青州過穎謂之因語正獻曰太博近朱者赤歐陽永叔在此宜類近筆硯異時同薦三人則王荊公司馬溫公及正獻公也其知人如此又曰呂公所引如張方平王拱辰李淑之徒多非端士終是不樂范公張安道過失更多但以東坡父子懷其汲引之恩文字中十分說他好今人又好看蘇文所以例皆稱之介甫文字中有說他不好處人既不好看看亦不信也

又論范文正高處 呂申公斥逐范文正諸人至晚年復收用之范公亦竭盡底蘊而為之用這見文正高處忠宣辨歐陽公銘志事這便是不及文正又曰范文正

傑出之才嘉嘗謂天生人才自是得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到耳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已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拜停到第四五等人氣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嘉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道夫

又論文正公精密云嘉嘗說呂夷簡最是介無能底人今人却說他有相業何者善處置為相正要以進退人才為先使四夷聞之知所畏畏方其為相其才德之大者如范文正諸公既不用下而豪俊踈之土石舅卿諸人亦不能用其所引援皆是半間不界無狀之人弄得天下之事日入於昏亂及一旦不柰元昊何遂盡換與范公文正若非范文正公則西方之事決定弄得郎當無如之何矣今人以他為有相業深所未曉子蒙

又論文正公精密云德粹以明州士人所寄書納先生因請問其書中所言先生曰渠言漢之名節魏晉之曠蕩隋唐之辭章皆懲其弊為之不然此只是正理不明相衰將去遂成風俗嘉問已前皆衰纏成風俗本朝道學之盛豈是衰纏先生曰亦有其漸自范文正以來已有好議論如山東有孫明復徂徠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後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數公依舊尊他因說前輩如李泰伯門議論只說貴王賤伯張大其說欲以劫人之聽却是矯激然猶

有以使人奮起今日須要作和中之將來只便委靡了如范文正公作子陵祠堂記云先生之志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胡文定公父子極喜此語大抵前輩議論龐而大今日議論細而小不可不理會嘉問此風俗如何可變曰如何可變只且自立可學

又論文正公氣貌如何云苗劉之事今人多責之朱呂當時他也是自做未得古人定大難者不知是如何不知范文正文冠萊公人物生得如何氣貌是如何平日飲食言語是如何樣底人今不復得親自看且得箇依稀樣子看是如何地如今有志節擔當大事人亦須有平濶廣大之意始得可學

又論文正公精密云富韓公召來只是要去語人云入見上坐亦不定豈能做事嘉云韓公當仁廟再用時與韓魏公在政府十餘年皆無所建明不復如舊時曰此事看得極妙當記取又問使范文正公當此定不肯回曰文正却不肯回須更精密似前日

又論文正公待士因論李泰伯曰當時國家治時節好所論皆勁正如此曾南豐携歐公書往餘杭見范文正公文正云歐九得書令將錢與公今已椿得甚處錢留公矣亦欲少款適聞李先生來欲出郊迓之云云偶

又答周益公論范碑曲折書云蓋嘗竊謂呂公之心固非晚生所能窺度然當其用事之時舉措之不合衆心者蓋亦多矣而又惡忠賢之異已必力排之使不得容

於朝廷而後已。是則一世之正人。端士。莫不惡之。况范
歐二公。或以諷議為官。或以諫諍為職。又安可置之。而
不論且論之。而合於天下之公議。則又豈可謂太過也。
哉。逮其晚節。知天下之公議。不可以終拂。亦以老病將
歸。而不復有所畏忌。而慮失天下之事。或終至危亂。不
可如何。而欲衆賢之排去者。或將起。而後用。則其罪必
歸於我。而并及吾之子孫。是以寧損故怨。以為收之。彙
榆之計。蓋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其補過
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
公議。以貽患於國家者。相去遠矣。至若范公之心。則其
正大光明。固無宿怨。而惓惓之義。實在國家。故承其善
意。既起。而樂為之用。其自訟之書。所謂相公有汾陽之
心之德。其無臨淮之才之力者。亦不可不謂之傾倒。而
無餘矣。此書今不見集中。恐亦此最為范公之盛德。而
他人之難者。歐陽公亦識其意。而特書之。蓋呂公前日
之貶范公。自為可罪。而今日之起范公。自為可書。二者
各記其實。而美惡初不相掩。則又可見歐公之心。亦非
淺之為丈夫矣。今讀所賜之書。而求其旨要。則其言若
曰。呂公度量渾涵。心術精深。所以期於成務。而其用人
才德。兼取不為諸賢專。取德望之偏。故范歐諸公不足
以知之。又未知其諸子之賢。而攻之。有太過者。後來范
公雖為之用。然其集中。歸重之語。亦甚乎平。蓋特州郡
之常禮。而實則終身未嘗解仇也。其後歐公乃悔前言
之過。又知其諸子之賢。故因范碑。托為解仇之語。以見

意而忠宣獨知其父之心。是以直於碑中。刊去其語。雖
以取怒於歐公。而不憚也。凡此曲折。旨意微密。必有不
苟然者。顧於愚見。有所未安。不敢不詳布其說。以求是
正。伏惟恕其僭易。而垂聽焉。夫呂公之度量。心術。期以
濟務。則誠然矣。然有度量。則宜有以辨人才之邪正。欲
成天下之務。則必從善去惡。進賢退奸。然後可以有濟。
今皆反之。而使天下之勢。日入於昏亂。下而至於區區
西夏一方之病。非再起范公。幾有不能定者。則其前日
之所為。又惡在其有度量。心術。而能成務也。哉。其用人
也。欲才德之兼取。則亦信然矣。然范歐諸賢。非徒有德
而短於才者。其於用人。蓋亦兼收。而並取。雖以孫元規
滕子京之流。特才自肆。不入規矩。皆亦將護容養。以盡
其能。而未嘗有所廢棄。則固非專用德。而遺才矣。如呂
公所用。如張李二宋。姑論其才。亦決非能優於二公者。
乃獨去此。而取彼。至於一時豪俊。踞弛之士。窮而在下
者。不為無人。亦未聞其有以羅致。而器使之也。且其初
解相印。而薦王隨。陳堯佐。以自代。則未知其所取者。為
才也。耶。為德也。耶。是亦不足以自解矣。若謂范歐不足
以知呂公之心。又不料其子之賢。而攻之。太過。則其所
攻事。皆有顯跡。不可掩安。得為過。且為侍從諫諍之官。
為國論事。乃視宰相子弟之賢否。以為前却。亦豈人臣
之誼哉。若曰。范呂之仇。初未嘗解。則范公既以呂公而
再逐。及其起任西事。而超進職秩。乃適在呂公三入之
時。若范公果有怨於呂公。而不釋。乃悶默受此。而無一

語以自明其前日之志是乃內懷憤毒不能以理自勝而但以貪得美官之故俛而受其籠絡為之駢使未知范公之心其肯為此否也若曰歐公晚悔前言之失又知其諸子賢故因范碑以自解則是畏其諸子之賢而欲陰為自托之計於是寧賣死友以結新交雖至以為無有愧負幽明而不違恤又不知歐公之心其恐為此否也况其所書但記解仇之一事而未嘗并譽其他美則其斥逐忠賢之罪亦未免於所謂欲蓋而彰者又何足以贖前言之過而媚其後人也哉若論忠宣之賢則雖未易輕議然觀其事業規模與文正之洪毅開豁終未有十分肖似處蓋所謂可與立而未可與權者乃翁解仇之事度其心未必不深耻之但不敢出之於口耳故潛於墓碑刊去此事有若避諱然者歐公以此深不平之至屢見於書疏非但墨莊所記而已墨莊文正况龍川楊龜山先生志之於此又以親聞張安道之言為左驗張實呂黨尤足取信無疑也若曰范公果無此事而直為歐陽所誣則為忠宣者正當沫血飲泣貽書歐公具道所以然者以白其父之心跡而俟歐公之命以為進退若終不合則引義告絕而更以屬人或姑無刻石而待後世之君子以定其論其亦可也乃不出此而直於成文之中刊去數語不知此為何等舉措若非實諱此事故隱忍寢默而不敢誦言則曷為其彼之明白而直為此黜聞耶今不信范公出處文辭之實歐公丁寧反覆之論而但取於忠宣進退無據之所為以為有無

之決則區區於此誠有不能識者若據實而言之但曰呂公前日未免蔽賢之罪而其後日誠有補過之功范歐二公之心則其終始如青天白日無纖毫之可議若范公所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者尤足以見其心量之廣大高明可為百世之師表至於忠宣則見雖狹然亦不害其為守正則不費詞說而名正言順無復可疑矣

論范諸公不苟同 諸公平居相稱若尚同也而議事則公言無私不害其為同上前爭事若好異也而下毀則如未嘗爭不害其為異仲淹欲宥滕宗諒杜公曰不可也非異仲淹也恐素人主之操柄也富公欲罪晁仲約范公曰不可非異富公也恐導人主以嗜殺也韓公欲擊西夏杜公曰不當擊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修邊備富弼料九事且言契丹必不來君實景仁以兄弟自號者也而鍾律之議終其身不相下韓范素號相得者也而城水洛之議互爭沫泥之是非是數公者其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譏為朋黨可謂誣矣

論范文正 且朋黨之倡其萌於范呂交際之時乎謂申公為小人耶爭宸妃誕育之功而喪於成禮當宮庭避災之頃而願望清光乃拜手疏八事如正朝綱塞邪徑禁賄賂下佞士直得大臣輔相之體而其大者釋仲淹之宿怨容孫沔之直言是未可以小人之訾也謂申公為君子耶救有司不受臺諫夷簡倡之戒百官

越職言事夷簡主之罷相之後密表之類奏內侍之陰結是失大臣進退之義而其大者因私憾而預瑣華之議因比事而忌富弼之能是未純於君子也仲淹之比肩聯事豈能帖帖阿附而爲詭隨之態乎方其始蘇召還正愷公議待制之除俾仲素蘊而處鈞衡之地者思有以陷之以待臣禁其口以劇務撓其心然百官之圖四論之獻凜然生言者之氣大臣不堪遂以明黨目之仲淹於是有所鄙陽之行是行也李紘王質載酒往餞而欲附黨以爲幸歐陽脩余靖尹洙抗疏力爭而願同貶以爲榮仲淹何慊哉以至韓琦救蔡襄之詩程琳議黨人之誘若谷下君子之類此皆營救仲淹也惜夷簡之黨勝仲淹之黨不勝至使受知薦主方尔從坐同年進士又相繼出諸賢皆以朋黨逐矣至仲淹陝西召還稍愜公議日夜謀畫圖報主知然按察之令嚴磨勘之法密未有愜僥倖之意小人不悅再再以黨論之仲淹於是復爲陝西之行是行也身再去國讒者益甚賈昌朝主王拱辰而逐益柔仲淹所薦也錢明逸論章得象而去富弼富弼仲淹所厚也陳執中因孫甫而去杜衍杜衍嘗爲仲淹言也邸獄之起朋黨作仇一網之打私徒相慶雖歐陽公以去國之身懷不自已抗疏力言至謂羣邪相質于內四夷相質于外未嘗不忠于國者而大勢卒不可挽矣方仲淹始爲夷簡黨目之所斥諸賢尚有左袒及仲淹再爲夏竦黨論之所貶諸賢皆爲倒戈蓋夏竦用心慘於夷簡此元瑜所以初是仲淹而復希執

中也然嘗反覆史傳切謂黨禍之作固小人之罪而希君子之風附君子之名不得盡其諱責故嘗妄爲之說曰黨論之始倡蔡襄賢不肯之詩激之也黨論之再作石介一變一契之詩激之也其後諸賢相繼斥逐又歐陽公邪正之論激之也何者負天下之令名非惟人情不堪造物亦不吾堪尔吾而以賢自處孰肯以不肖自名吾而以夔契自許孰肯以大奸自辱吾而以公正自褒孰肯以邪曲自毀哉如必過爲矧白私自尊尚則人而不仁疾之已甚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安得不重爲君子之禍孫復謂禍始於此仲淹謂性鬼壞事韓琦亦謂天下事不可如此其亦有先見云耳唐自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至李德裕朱崖之貶一報一復凡四十二年而後息我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待遇臣下恩亦至矣夫豈無藥石以砥砭之湯沐以櫛治之未幾雲開日出所廢之人尋即召用所罷之官隨已復職如范文正以忤申公而得貶其始也雖爲之下册比之詔及西事之興不惟宥其過而且大用杜富歐余以邸獄而盡去始者所行之人雖盡廢黜而陳執中旣罷之後諸賢復召而或畀之鈞衡或列於論思氣類相感竟不至傷吾保泰之和諸賢何憾哉

臣服云 蓋自天聖中曹寶臣嘗語王

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因以元昊桀捍語之時德明尚無恙也其言至寶元而驗寶元以來逆難犯順忘食肉衣綺之恩肆猾夏亂華之虐懷敏福平以將自

諗有先敕剛愎之態無充國老成之慮其勇而無謀不能辦事當時志者已預占之矧如夏竦談心措慮但欲進擊一聞持重堅守之師則柄鑿矣自爲捻帥端坐長安四路軍政遙聽節制其誤國債軍之罪自不能掩於張方平之一疏由是好水之役任福不能嬰其鋒芝川之役劉平不能遏其勢遣使至境范雍不能明其詐遣人納降士彬不能察其欺當其時也天子不得怡宰相不暇食百官不敢退安於私第中晝置議事之廳羣策集經略之幙韓公不肯袖手於大事當決之時富公不肯結舌於虜使可斬之日小范老子胸中數萬甲兵略展布於代回國事之頃請出兵者有呂夷簡言官兵不如鄉兵者有田况身爲將量使而知四路屯兵之數者有王堯臣王守忠監軍之命不行夏竦通喃厮囉蕃族之議復寢張奎鑄錢之請既上歐陽脩通漕運權商賈之策復施我常有以破元昊而元昊然不請降於我也以廊延一路觀之狄青擊之於保安許懷德破之於永平入金明則見困於周美至延州則見摧於王信以涇原一路觀之虜寇三川王珪敗之沮其兵虜在自豹任福克之制其兵以河東一路觀之在麟州則張元易旗幟以誤敵其衆大潰在府州則張旨築城障以堅守其賊果遁至環慶一路所在自爲守備相爲牽制者又非諸路之所能及青澗旣成則以种世衡懷環州屬羗自是人精於射虜不敢近大順未城則以范純佑促慶州版築自是城寨截然虜不敢入一韓一范之謠屹然爲

天兩柱蛇豕膽喪犬羊屏息有以也夫於是議和之使至千境上者一至于范仲淹者再至于龐籍者亦再然猶未敢保其無他而輕許之也暨夫遣使納款者一遣來奏事者四然後賜警之使不得已而出疆嗚呼羽檄交馳之間勉於支撐拯救之圖玉帛相尋之後亦不駭傷厲憂虞之心擇武勇於陝西選武臣於諸路諄諄然綸綍之明揚以和好爲權宜以戰守爲實務鯁然指紳之論奏募入粟以助邊出內帑以助邊搏節三司用度之數蓋其持危益深而防閑益密救敗扶傷而經畫多未嘗窮追遠討以強兵而來懲去備無大勝亦無大負未嘗急征暴斂以豐財而量入爲出不至有餘亦不至不足每觀夏竦范雍經略西事之日與韓琦范仲淹經略西事之日勝負利鈍大略可攷信守備亦惟其人而已不然以跋扈之元昊初而帝中而男終而臣者又豈無所自耶

劉漫塘先生論本朝人物曰南渡前范文正公合居第一語錄

贊頌論疏

諸賢論頌

忠宣公謚議節文

鄧忠臣

議曰每思捐身而進策嘗願休兵而息民祇知扶危而濟傾寧恤跋前而疐後方讓言亂國而明蔡確之無實洎姦黨投石而謂大防之可原義形正色憤激至誠非特救當世正人端士之網羅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惑循公忘已為國惜賢又曰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忽如草莽紉蘭澤畔更甚屈原之悲占鵬坐隅已分賈生之死又曰側席南望而挾浮雲之蔽趣節東歸而詠零雨之濛濛又曰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塗云云

論忠宣公有量

程氏遺書

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遇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于欵語余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暴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舉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為非又不奏中使之禍也其有量如此

論忠宣公分資蔭與進士事

龜山語錄

科舉取人不得間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舉以進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得官孰為優劣以進士為勝以資蔭為憊者此自後世流俗之論至使人耻受其父祖之澤而甘心工無益之習以與孤寒之士角勝於場屋僥倖一第以為榮是何見識夫應舉亦自寒士無祿不

得已藉此進身耳如得已何用應舉范堯夫最有見識然亦以資蔭與進士分優劣建言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蔽也其言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以應舉得官者為讀書而加獎勸焉則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真學道之人至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才用為執政亦了得不可以其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才曰堯夫所別異者莫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是合下便做亦自小官以次遷之如後來吳坦求等在紹聖中被駁了學士以無出身故也彼自布衣中朝廷以其學行賜之爵命至其宜為博士乃復以為無出身奪之此何理也資蔭進士中俱有人惟其人用之如一右字亦自沮人為善

論忠宣公以德報怨 邵氏聞見錄

元符末呂惠卿罷延安帥陸師閔代之有訴惠卿多以人冒功賞者師閔以其事付有司未竟罷去曾布為樞密使素與惠卿有隙特自太原移德孺延安蓋德孺於惠卿亦有隙也德孺至取其事自治有自皇城使追奪至小使臣者德孺由是大失邊將之心議者謂有詞於前政事已在有司德孺乃取以自治失矣德孺聰明過人而為曾布所使惜哉未幾德孺亦以論伐法罷如忠宣丞相則不然公帥慶陽時為摠管種詒無故訟於朝上遣御史按治詒停任公亦罷帥至公為樞密副使詒尚停任復薦為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知隰州公每自訟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義純仁不肖為其子孫所訟

寧論事之曲直哉嗚呼可謂以德報怨者以德孺之賢於是乎有愧於忠宣矣

論李清臣

邵氏聞見錄

紹聖初指宗親政用李清臣為中書侍郎范丞相純仁與清臣論事不合范公求去帝不許范公堅辭帝不得已除觀文殿大學士判穎昌府召章惇為相未至清臣獨當中西益觀倖相位復行免役青苗法除諸常平使者惇至不能容以事中之清臣出知北京建中靖國初上皇即位用韓忠彥為相清臣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忠彥與清臣有連故忠彥惟清臣之言是聽清臣復用事范右丞純禮忠彥所薦也清臣罷之劉安世呂希純皆忠彥所重清臣不使入朝外除安世帥史武希純帥高陽張舜民忠彥薦為諫議大夫清臣出之帥真定其所出與外除及不使入朝者皆賢士清臣素所憚不可得而用者忠彥儒甚不能為之主曾布為右相用范致虛諫疏云河北三帥連衡恐非社稷之福劉安世呂希純同日報罷清臣亦為布所陷出知北京伯温常論紹聖建中靖國之初朝廷邪正治亂未定之際皆為一李清臣以私意幸相位壞之邪說既勝衆小人並進而清臣自亦不能立於朝矣使清臣在紹聖初同范丞相在建中靖國之初同范右丞劉安世呂熙純張舜民以公議正論共濟國事則朝廷無後日之禍而清臣亦得相位享美名矣此忠臣義士惜一時治亂之機為之流涕者也

又論徽宗不及相忠宣云 王儼

臣儼曰元符末命欽聖定策以立徽宗起范純仁干諫中欲任以相事而純仁以病不能造朝烏乎純仁不得相徽宗于初政此治亂之所以分也夫忠臣進則朝廷尊羣陰用則禍亂作徽宗既已悞矣於是改過不吝以彰信珉民遜位于子以克謹天戒雖二駕遂待而大業復興有以也夫

本傳贊

臣儼曰純仁忠厚仁恕宰平天下不澄不撓人莫能窺其際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凜然有仲淹之風噫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孟子謂仲尼不為己甚者臣於純仁見之矣

跋文正公道服贊 文輿可

希道比部借示文正詞筆觀之若侍其之左右令人既喜而且凜然也熙寧壬子孟夏丙寅陵陽守居平雲閣題石室文同輿可

論忠宣公不當與安燾同除 王巖叟

王巖叟言伏觀畫黃除同知樞密院安燾知樞密院試吏部尚書范純仁同知樞密院者臣謹按燾資材闕茸器識猥庸立朝以來無一長為人所稱燾之不材舊位且非所據况可冠洪樞顯兵柄所有書命謹繳連封進其范純仁除命伏乞分為別敕行下又言臣聞古人有言曰賞當賢則臣下親罰當罪則姦邪止陛下一日逐章惇於汝州可謂罰當罪矣一日擢范純仁為執政可

請賞當賢矣。燕之進則未有所當。此臣所以當力為陛下言也。又言陛下用范純仁。雖驟何故無一人有言。蓋當賢也。一進安燾。則諫官御史文章論奏。蓋非公望所與也。

送范德孺知慶州

黃魯直

乃翁知國如知兵。塞垣草木識威名。敵人開戶玩虜女。掩耳不及驚雷震。平生端有活國計。百不一試。魏九京阿兄。兩持慶州節。十年騏驎地上行。潭潭大度如卧虎。邊頭耕桑長。兒女折衷千里雖有餘。論道經邦正要渠。妙年出補父兄處。公自才力應時須。春風於旗擁萬夫。幕下諸將思草枯。智名勇功不入眼。可用折箠笞羌胡。

德孺五丈和之字詩韻難以愈工輒復和成

可發一咲

黃魯直

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獨咲真成夢。在歌或似詩。照灘禽郭索。燒野得伊丘。早晚來同醉。僧窓卧虎皮。

次韻德孺新居病起

黃魯直

潭潭經畧府。寂寂閉門居。京洛聖賢澤。江湖魚鼈窟。官如一夢覺。話勝十年書。積喜過從近。扶筇不駕車。

次韻德孺惠觀秋字之句

黃魯直

少日才華接貴游。老來忠義氣橫秋。未應白髮如霜草。不見丹砂似箭頭。願我今成喪家狗。期君早作濟川舟。漢家宗廟英靈在。足是寒儒浪自愁。

諸賢詩頌

廣德司理詩

孫莘老

維持犴杆下。枉直情必通。太守異趣會。挺然不曲從。有事爭論之。粉屏記其終。官小俸祿薄。家居率窮空。賣馬以自給。徒步氣彌充。

游百花洲盤礴文正祠下以生存華屋處零落

歸山丘為韵賦十詩

黃魯直

其一

憶昔昭陵日。傾心用老成。功歸仁祖廟。政得一書生。

其二

羊生但著鞭。勿哭西州民。故有不亡者。南山相與存。

其三

慶州自不惡。籍甚載聲華。忠義可無憾。公今有世家。

其四

公歸未百年。鶴巢荒古屋。我吟殄瘁詩。悲風韻高木。

其五

傷心祠下亭。在時公燕處。臨水不相猜。江鷗會人語。

其六

公有一杯酒。與人同醉醒。遺民能記憶。欲語涕飄零。

其七

委徑問誰俗。高丘省仙作。昔游非苟然。今花幾開落。

其八

在昔實方枘。成功見圓機。九原尚友心。白首要同歸。

其九

人去洲渚在春回花草班清談值淵對發興如江山

其十

落日衢城壁祠東更一游悲來惜酒少安得董糟丘

次韻其一

夏均倪父

神文秉周禮廟樂奏九成當時夔一足不待魯諸生

其二

噴噴雀噪屋惜惜蛛網門我來九頓首生氣凜如存

其三

堂堂古遺直心嚴貌無華人見不嫌媚何以娛大家

其四

樸藪復樸救何以棟我屋風雨莫輕捏南山無老木

其五

有酒當自酌有室莫共處古今一立務何能坐飛語

其六

夢回四賢篇長風吹人醒嗟哉不我見淚與秋露零

其七

百代無幾人九原何可作不必温御史解令君騰落

其八

寶元乃多故公時捻戎機胸中百萬兵更取橫山歸

其九

公歸今幾時遺懿何班班公議要難沒言波可懷山

其十

我心不可規油涵誰與游向來叢大雅心復成一丘

懷沈樓

中奉大夫致仕楊用道

初載希文此屈盡天衢一旦遂高搏古人直許到夔契
當世猶能並富韓事與陶朱均日煥名彰長白倚天寒
何但東坡為流涕遺編我讀亦沈瀾

故寧海軍刺史楊中奉才學與蘇黃不相上下近

於李舜臣家得公墨跡慮其湮沒命工勒石以傳

永久奉和乙丑春休日宣武將軍行主簿都騎尉

王國器立石

長山書事

孫弘多許沈齊人玉石由來各自分汲黯有靈吾可問
此山曾見范希文

至元七年秋七月二十有四日汶水節齋陳祐按

部過此故題進義副尉長山縣主簿崔仲元立石

謁文正公祠堂詩

長白何岩堯下有讀書室人云小范老於此度辰夕蕭

蕭騎荆榛落落臨泉石拳拳往拜瞻赫赫如相及維宋

慶曆間多士麟鳳集孰為天下憂一疏丹心白中朝元

有人西夏諒難國力言師出凶深慮手滑失炳幾先見

明韓富有慚德奈何時相陋欲碎和氏璧向非仁廟知

千載血應碧至今忠義氣高隘萬仞壁所以行業隆要

自清苦積功臣何代無名為富貴役視公乎昔懷霄壤

邈相隔但能一善兼亦足百歲塞遺容揭日星未覺闕

塞黑長歌景行詩風林撼秋色

右延祐四年三月廿又七日翰林學士資善大夫

知

制誥同脩

國史張養浩借

龐提領拜謁祠下

文正范公祠

吳潛

仁誼功忠一片心兵間招弄更精神當時老上龍庭種
豈信江南有此人

長山溪畔夢莪青想見當年念母情願我遠游管底事
擡頭重感老先生

長山青陽縣東二十里文正范仲淹幼鞠于朱氏讀書其地紹定二年縣令丁木立祠朝謁大夫丁輔記

池州青陽文正祠

理齋楊少愚纂註

范墉鏡州書記歸逕池之青陽謂長山朱文翰留
謝題之越三月公生瑞拱已丑歲也說名登第於

祥符乙卯歸姓於天聖丁卯文翰任淄州長史亦
嘗往長白山初仕廣德軍云便迎母家書畀池州

朱延之范太師戶置田青陽活朱氏孤遺獨墓碑
為忠宣公諱耳

七子母聖善凱風吹棘薪前贖書世子文姜絕不親詩
亡春秋作寧以諸失真人之大倫五克諧信義仁吾身

所由出同出先吾身循此而孝弟道與堯舜均異姓奉
居三友妻上君臣事母豈殊父母或從乎人從人良有

由夫命志莫伸所以謝夫人寄生天麒麟軍恩復歸宗
善平處天倫春秋明時中大經所經綸敢借魯衛書重

為范氏陳

澧州路安鄉縣太平興國觀文正公讀書

堂東原申屠嗣致祭祝詞

維元統三年歲次乙亥六月辛丑朔越十有六日丙寅

後學東原申屠嗣逕歷至澧州路安鄉縣詣太平興國
觀

先師文正范公之讀書堂謹以三牲酒饌雜果盤蔬敬
祭而昭告曰惟公有出將入相之才則見諸事業有致

君澤民之志則見乎文章捍海濤而築巨堰恤宗族而
為義莊明也昔曾拜公之像於興化今復拜公之像于

安鄉蓋非英公之自寒微而至通顯乃特慕公之秉方
正而備賢良也尚饗

與祭官

敦武校尉澧州路安鄉縣達魯花赤燕勸農事馬

合謀承事郎澧州路安鄉縣尹燕勸農事呂表友

進義校尉澧州路安鄉縣主簿夏思德縣尉楊宋

照略案牘鄧天祐將仕郎吉安路儒學教授致仕

羅勉道安鄉縣學教諭張巖儒生李恒周泰劉浚

劉南昌青陽賀常德等處權茶提舉司司吏魯思

明

祝辭

維 大元至正七年歲次丁亥八月辛未朔越二十有一日

辛卯奉議大夫奉元路權州知州燕管本州諸軍與魯

勸農事東原申屠嗣謹以潔牲清酌冥楮淨香致祭于

文正范公而昭以告曰

公昔嘗寵知於耀嗣今亦忝知于耀嗣也龜勉焉惟前

賢之是希庶幾乎追後人之所誦謹告

與祭官

雲南省臨安路建水州儒學正校相奉仲義陝
西省奉元路耀州同官縣儒學教諭韓城程好

問

讀祝儒生汴梁李鼎

詩頌

祭文

富鄭公

維年月日具銜富某謹遣左教練使陳節詣徐州以清酌庶羞之奠恭祭于故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范公六丈之靈嗚呼公乎天之生公實將濟此下民乎功乎未宣何遽奪之而不踐其初乎天乎忍為是而不自信之甚乎不然何賦公道大德具而罔克終其施乎某愚不文而不能盡揚公之懿聊書其概以寓其悲公幼孤無依零丁自生徒步遊學至于成名奔走銓選益困于行僅改一秩卿寺之丞有宗公晏薦公文章典校圖書閣之光獻后誕節姦謀請皇下率百辟北面奉觴公聞駭走出跪于囊雖示民孝君入臣行願得元宰外行故常帝首宗之內宴是將眾為公標公膽益張于時非公大節幾忘並悟獻姦逆遁于外獻既往矣諫垣召拜夙夜蹇蹇益用不忘帝怒板掖講從廢極公率諸僚御史協力伏閣而諫氣直寰域坐是謫去中外失色累易郡璽召尹上京尹職非志志安朝廷連柱柄臣又竄南征忠亮信特天下皆傾有夏不軌西鄙用兵遽召起公來撫方城大將失律閔陝震驚延是孤危賊謂已物命者必辭公獨請之人惜公去公馬星馳居未席暖賊遁而歸賊措無所羽書見詒公比尊君不欲中報手為荅書禍福以告既驛以聞上覽而喜者明贊云可附于史昧者詆媒嫉其出已胡然守邊宜賜以死常憂邊臣勉徇所故徒公內藩物論麻起俄建帥旗摠護諸將帝心思

賢天下是訪擢貳樞筦復叅政鈞二府交入萬微日新不設機械不作崖岸坦坦一心惟道之踐護間得行孤立誰辨因其出撫遂留園方穰下得請旋易于杭又易青社曾未盈歲恙起不測又求賴水及徐不行記友以死嗚呼公止於是而已乎昔某初冠識公海陵顧我譽我謂必有成我稔公德亦已服膺自是相知莫我公比一氣殊息同心異體始未聞道公實告之未知學文公實教之肇復制舉我憚大科公實激之既舉而仕政則未諭公實飭之公在內史我陪密幄得同四輔之儀公撫陝西我撫河北又分三面之寄公既罷去我亦隨逝從古罪人以于魑魅公我明時咸得善地自此蠱孽毀訾如沸必實其死以快其志云云聖賢鮮不如是出處以道俯仰無愧彼姦伊何其若天意我聞公說釋然以寧既而吹歎果不復行於是相勗以忠相勸以義報主之心死而後已嗚呼哀哉公今死矣忠義已矣萬不仰一齋恨多矣世無哲人吾道窮矣我雖苟活與死均矣嗚呼哀哉師友僚類殆三十年一日棄我悲何可存我守蔡印公薨彭門我去無所公來已魂我慟幾絕公聞不聞走使持奠作文叙冤嗚呼哀哉尚饗

歐陽文忠公

月日廬陵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范文正公之靈曰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圓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公為好訐公曰彼善公為樹朋公所勇為公則躁進公有退

讓公為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譏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進退有儀夷行險止嗚呼公平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謗人實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平欲壞其棟先摧棟榱傾巢破敵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惟誰為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平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云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焉懷平生寓此薄奠

舒王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瑾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諷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箇箇以節相修公之在貶愈勇為忠稽前引古誼不管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灑河江以灌尋尺宿賊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油仁終老無邪講藝致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剽狂敢齧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穀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如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交好既其無為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叅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冗除荒官吏於朝士變

於鄉百治目修偷墮勉疆彼闕不遂歸傾帝測卒屏于
外身屯道塞謂宜苟老尚有以為神乎孰忍使至於斯
蓋公之才猶不盡世肆其經綸公孰與計自公之貴廡
庫逾空夷其色辭傲許以容化于妾婦不靡珠玉翼翼
公子樊綿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
家孰埋于深孰鍊乎厚其傳甚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
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
哭馳辭以資醜羞

韓忠獻公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
祭于資政范公之靈嗚呼哀哉上天生公固為吾宋以
堯舜佐吾君兮既忘身而忠國以成康期吾俗兮又竭
思而仁衆升贊樞宰孰云不用殿撫藩服孰云不重何
太平之策噤而不得施兮委經綸於一夢此一人所震
嗟而天下之所深痛豈止乎平生之交得計昔而長慟
嗚呼哀哉僕始立朝接公尚踈道同氣合千里相符忝
帥於西乃與公俱協心畢力擔翦兇渠義切王室情均
友于雖千艱而萬險仗忠信而如無僕之望公公驥僕
驚十駕未逮敢擬齊驅人胡不辯速連公呼自顧無有
愧常汗珠繫公是託終履夷途叛卷來附一節同趨與
公並命參翊萬樞凡有大事為國遠圖爭而後已歡言
如初指之為黨果如是乎道卒與于時戾謂公迂而僕
愚相緣補外謗毀崎嶇感公之知謂死不渝嗚呼哀哉
定之去青不遐驛置自公之東信問時至愛顧益深文

朋莫二蠅頭細書以時為寄珠貝累幅氣嚴法備自云
矍鑠以將厚意謂公康寧曰保純粹忽以疾聞求醫往
視矍然遣使候公監寐會公得頓肩輿赴治尚煩公答
親筆數字意公少痊粗以為慰方具書藥詣公所慰得
元規報云公永逝讀之駭然手足具廢氣填滿膺食不
知味惟公事君之大端固始終而一致有生即有死兮
雖聖智其安避所借者國家待賢而後又天胡不仁而
不憚遺嗚呼哀哉公之所存履躅蹈高古文奇謀大忠
偉節充塞宇宙照曜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後可師于來
哲固有良史直書海內公說亘億萬世不可磨滅此為
天而為壽兮信誠者之能別豈於一奠之間可盡公之
德烈惟是冥然而思默然而悲此生未殞曾無已時公
乎公乎知乎不知

祭文終

